武俠世界



鉄漢嬌花（奇情哀感頑艷故事）葉達·文

他是一個被追緝的逃犯，她是一個狩獵的純潔少女，他們在懸崖上相遇，後面有追兵，沒有人能將他從
途上救出去，祇有她知道唯一的生路……

$4.00

第25年
1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以荒村僻野爲背景，充滿泥土氣息的故事——「鐵漢嬌花」。內容情節，哀艷感人。敍述兩個年青男女的一段悱惻纏綿的事蹟，他們一個是被追緝的逃犯黑虎，一個是以狩獵爲生的純樸少女金娃，二人相處時間雖然短暫，但在黑虎走投無路的厄境下，金娃屢屢義伸援手，使他化險爲夷……過程曲折緊張，引人入勝，請勿錯過這篇題材創新的巨著。

＊＊　　＊＊　　＊＊

臥龍生的中篇連載「飛花逐月」今期開始刋出，這部插圖與情節配合的佳作，保証令你在閱讀之下，能夠領略書中人物的動態，更有栩栩如生之感。內容開首是介紹一個名震遐邇的名醫，他在當地享有再世華佗的美譽，活人無數，一天……？要知故事怎樣發展下去，請參閱今期本刋５９頁吧。

＊＊　　＊＊　　＊＊

一對江湖情侶，爲了一座神秘寶藏而惹上了奇禍，兇徒佈局匪夷所思，手段兇狠毒辣，令人髮指。龍城璧親自出馬追查這件血案，欲知眞相如何？請留意下期刋出的雪刀浪子故事：「霹靂武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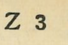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3期
（總號124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情哀感　頑艷故事

鐵漢嬌花

葉達·文
可飛·圖

亡命之徒

馬蹄踏在乾燥的泥路上，蹄聲是悶實而又短促的。枯殘了的樹葉被馬蹄踐踏過，發出清脆的折裂聲。

在泥坡上，馬韁被勒住了。

他拉下帽子，拍去帽上的泥塵，烏亮冷峻的眸子俯望了坡下的山莊一眼，他抬一抬眉，將手裏的帽子戴上。

沾滿泥污的皮靴在馬肚上一挾，馬拖着疲乏的蹄子沮喪地向坡下走。

是中午時分，太陽照在頭頂上，馬肚下的影子是短短的一個。

他用舌尖舐着枯乾的唇片，他口渴得很。那匹駿馬不斷地喘氣，馬唇滴着白色的唾沫。

馬是好馬，但是奔得實在太久了，他

酒樓鬧事

憐惜地伸手在馬頸上一拍，手掌上立即沾滿馬背上的塵埃。

從羊腸小道走進山村去，疏疏落落的排列着木搭的屋子，路旁閃出一羣小孩，張嘴結舌地望着這個陌生人。

馬蹄答答地向前，孩於們在馬後跟隨着。

他黝黑而充滿性格的臉微微昂起，他靈敏的眼睛不斷注視着屋子的牆跟。

——沒有人，沒有佈告。

這只是一個孤獨的、僻靜的村子。

他的臉漸漸地緩和下來，那表情鬆懈下來時，他也顯得特別地年青了。

濃黑的眉毛，高挺的鼻子，還有富有感情的雙唇。很好的牙齒，跟那黝黑的膚色相襯得很好。

只是臉色很冷、很僵硬，沒有任何笑容。

「小傻！」

一陣女人的尖厲聲叫喊，橫路裏一個黑衣婦人竄出來，一手拉住孩羣裏的一個孩子。

她一手將孩子往懷裏一摟，露着驚惶得不可思議的神色，望着那個騎在馬上的陌生人。

陌生人只冷冷的瞥他一眼，一絲不動地讓馬帶着他向前走。

婦人的雙臂緊緊地圍繞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們都站在婦人的身旁，惶然地望着馬匹前去。

中午，冬天的風是暖和的。

整個山村就是這樣地寂寞無聲。

他在馬背上俯望四週一眼——沒有井。他有一點點失望，鬆了馬韁，讓疲乏的馬隨意地向前走去。

轉過兩間木門掩得牢牢的屋子，馬蹄停了。

前面是一幢木搭的平樓，簡陋而且殘舊，門前的木栓上有兩匹黑馬。

他跳下馬來，拖着馬韁走到木樓前面去。

將馬拴在木柱上，他聽見木樓內有人聲。

他略略躊躇，踏上前面的三級台階。門敞開着。

沾泥的靴子站在木板上，「篤篤」的兩下，然後停了。

樓裏擺着七八張方桌和椅子，四個彪形大漢坐在右角那張長桌上喝酒，酒櫃前面，有一個年青的小伙子。

隨着靴聲戛止，那些人的笑聲也驀然靜默了。

一連串不同的視綫，注視在門旁那皮衣陌生青年身上。

強健而禿頭的酒保雙手在身前那塊藍布圍裙上一揩，然後將手臂撑在酒櫃上。

凸出的眼睛打量他一下，首先接觸在他那對沾滿泥污的靴子上，然後，接觸在他腰際的那條黑色馬鞭上。

在酒櫃旁喝酒的小伙子放下酒碗來，白皙的臉，淡色的鹿皮背心，棉布衣袖。他輕蔑地看陌生人一眼又回過頭去喝酒。

在衆人注目下，他踏進酒樓，靴底在木板上特別地响亮。

他走到酒櫃前，站定了。

「水。」他用低沉的嗓子說。

酒保意外地一怔，強健的體軀搖到他面前來。

「什麼?」酒保粗得像銅鑼一樣的聲音。

「水。」他又說一次。

喝酒的小伙子偏過臉來，與他打了一個照面。

「哈。」小伙子冷冷地嘿一下，又轉過頭去喝杯裏的酒。

陌生人的眼睛掃視他一眼，然後直視着酒保。

「水。」他用像命令一樣的聲音。

「這兒賣酒不賣水。」酒保將胸膛一挺，用濕布揩抹枱面。

「我要水，買水。」

他的聲音潛伏着某一種令人震驚的力量，禿頭酒保楞一楞，無奈的用一隻大碗從缸裏盛了一滿碗水，放在面前。

他雙手一捧，一連喝了三大口。

驀地他放下碗，巡視了四週一會。

四個彪形大漢冷冷地直視着，小伙子的視綫輕佻而又敵意，那個酒保睜大着凸出的眼睛。

他的眸子迅速地在那些人臉上掠過，面上一絲表情也沒有，只有他的眉角暗暗地跳動了一下。

他一仰頸，將碗裏的水喝乾了，把空碗在枱面一放。

「水。」他又說。

酒保的臉一沉，穿鹿皮的小夥子緩緩回過臉，輕蔑地一擧手，將碗裏喝剩的一小半碗黃酒倒在陌生人面前的空碗裏。

「喝吧！」他向陌生人說。

四週靜寂了一會，禿頭酒保縮進一口氣，牢牢地注視陌生人的行動。

「謝謝。」

出意料地，他一舉手，將碗裏的酒全乾了，重新將碗往枱面上一放。

「水！」他用沉重的聲音，「把碗加滿，再要一大木桶的水，給外面的馬。」

鹿皮少年猛地將酒碗往枱上一放，砰地一下，酒碗碎了。

「收他三兩金子，禿子！」小伙子一叉腰，向酒保仰一仰臉。

「三兩金子！」酒保的大手往枱面一攤。

「三兩金子？」青年摸一摸口袋，淺淺地一笑：「一個木桶，兩碗水，要三兩金子？」

「怎麽？」小伙子開口了，「酒喝不起？水也沒錢買？」

「我……」陌生人將手從袋裏伸出來，放在枱上是幾個個顏色黑黑的的銅幣，「我只有這些，先收了這個。」

他向後倒退一步，看看周圍。

「嘿，這兩個臭錢，還不够買你喝的那碗水。」小伙子的臉上一陣鐵青，向前逼近一步。

「對不起，我爲了趕路，只能……」

青皮鹿年謙聲說，向門邊退去。

「不付錢就走？」小伙子又向前走一步。陌生人臉色驀地一沉，冷冷瞥他一眼，同身出門。

「慢着！」一個聲音說。

「砰」地一下，一張椅子被踢倒在門邊，滿臉黑鬚的漢子從那四個人中站了出來。

他擋住門，一叉腰，一脚踏在地上的椅子上。

「哈哈，想來白吃？」長滿鬍子的臉一動，「要走可沒那麽容易。」

陌生青年退下一步，酒保已從酒櫃後出來了。

「請你——借路。」他看看那條漢子踏在椅上攔住去路的腿。

「唔唔。」漢子搖一搖頭。

「你要怎樣？」陌生人沉聲問。

「付了老闆金子，才能走！」漢子陰刺刺地一笑。

「誰是老闆？」

「誰？哈哈。」小伙子向前一挺，「怎麽，你頭上沒有生眼睛？」

青年偏過頭來，冷眼往小伙子一瞥。

「怎麽樣？老闆？」漢子向小伙子打了一個眼色。

「把他皮衣剝下！」小伙子一聲叱喝，皮衣青年一竄已迫到門邊。

「讓路不讓？」他短促地問那漢子一聲，閃電似地一手抓住漢子擱在椅上的腿，向後一扭。

漢子「呀」地一叫，已被推倒在地。

另三名漢子不約而同的從椅子上竄起來，青年一手提起一張椅子，向那張長桌摔去。

椅脚摔在一個漢子臉上，一下子就掉了一隻門牙，滿口鮮血。

另兩名漢子直湧而上。

「別讓他跑了！」地上那個扭疼了腿的漢子在高嚷。

「禿子！上去！」混亂中，鹿皮青年的聲音。

兩名漢子從右面逼近，禿頭酒保從左面上前，地下那個掉了門牙的，邊抹嘴邊殺氣騰騰地自地下爬起來。

陌生青年往牆角一靠，「颼」地一聲，腰間的馬鞭已握在手裏。

「站住！」他用不可侵犯的聲音：「誰上前，鞭下無情！」

鹿皮青年一手挽起一隻酒罎，向着牆角直摔過去。

酒罎來得像一陣風，青年一低頭，嘩然一聲，酒罎壓塌了兩張桌子，摔在地下，酒香四溢。

酒保向前一撲，「啪」地一下，馬鞭在他脚趾一吋的前面掠下。

「站住！」

酒保一陣凜然，接着「啪啪啪」地三下，鞭子沾在那三個大漢臉旁不及半吋的地方。

躺在地上扭斷腿的大漢一見情勢不對，在靴筒裏一撈，將匕首握在手中。

「讓開！」陌生青年右手握着鞭柄，左手抓着鞭端向前一揚。

衆人後退一步，斷腿的漢子一咬牙，提起手裏的刺刀向青年摔去。

「啪」地一聲，接着一陣慘叫。比閃電還快，漢子的手腕立即起了一條血痕，那柄匕首直掉在地面上。

鞭子一發一收，快得令人驚愕。

大漢倒在地上呻吟，衆人回過頭來，馬鞭一動不動地仍然握在那青年的手上。

「走開！」

他皺一皺眉，像烏雲囤積在他的臉上那樣，他挨近門邊。

一剎那，所有的人都靜止了。

他倒退着身踏出門去，他巡視着屋內的人們一眼，退到台階上。

「站住！」一陣輕輕的聲音，平穩而且沉重。

一點硬物接觸在他的背上，他一側臉，是一枝長槍。

「把鞭子扔掉。」背後的聲音說。

他躊躇一會，背脊上的槍管立時向前一挺。

「扔掉！」命令着。

他的手一鬆，鞭子落在地上。

「進去！」身後的聲音說。

槍管又向前一挺，他無奈地重新踏進木樓去。

所有人的視綫都望着他的身後，有一點愕然和徬徨。

是誰用槍指着他？他有一點懷疑。

然後，背後的槍嘴消失了。

「好了，是誰闖的禍，說出來！」木門被掩上了。

身後的人走到他的面前來。

一身羊皮，白聳聳的羊毛夾裏已經變成褐黃色了，一頂厚毛帽子掩着他一半的臉，一雙精明靈活的眼珠迅速地瞥視着室內每一個人。

「誰鬧的事？說！」他將槍柄往地上一頓，木板地上「篤」的響了一大陣。

斷腿的黑鬚漢子一拐一拐的掙扎到長櫈旁坐下，一句呻吟也不敢，掉了門牙的

那個用手背抹着唇旁的鮮血，兩隻眼睛溜轉着，賊頭賊腦地龜縮在牆角。

穿鹿皮的青年店主走到酒櫃旁，一手將剛才打破的那隻破碗抹落在地上。

凸眼睛的酒保用濕布忙着去抹桌子，裝得忙碌異常。

一剎那，室內全靜寂下來了。

「怎麽？都啞了？」抓槍的人一手拉下帽子，那是一個瘦長臉孔的青年。

薄薄的嘴唇，尖尖的鼻端，那樣子完全不符合他雄昂昂的行動，也許因爲太年青，也許他的臉部太稚氣，他完全不像一個用槍的人。

他將頓在地面的長槍一抖，迅速地握在手裏，側身看着身旁的陌生人。

「是你先出手的？」他帶於嚴肅不可侵犯的語氣問。

皮衣青年直視他一會，閉一閉唇，沒有同答。

抓槍的人瞥一眼陌生人的靴子。

「外面的馬，是你的？」他毫無微笑地又問。

「是的。」

「一個過路人。」他立即轉過頭，响亮地問酒櫃的鹿皮青年，「三令！你就是不肯放過外來的人！」

那個叫三令的年青店主頭也不抬，自顧自地喝酒。

「你聾了嗎？」一陣叱喊，槍柄在地面又是一頓。

「看看，小寶，」三令邊喝酒邊沉沉地說：「看是誰傷了誰？」

跌了門牙的漢子立即裝着一臉的痛苦，扭斷了腿的也開始呻吟起來，店裏打得七零八亂，摔破了罎的酒濺滿了一地。

立即，抓槍青年的視綫開始轉移到陌生人身上來了。

「不要以爲在這山村裏可以無法無天！」青年提起槍，「我是仇村長的兒子，仇小寶。」

陌生青年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只是他的眸子左右移動了一下，似乎在暗暗巡視四週。

「把名字報上來。」沉沉的聲音，仇小寶一絲不放鬆地命令。

陌生青年的眼蓋低垂一下，並沒有說話。

「好！無名無姓，也得留下！」仇小寶將槍嘴往他身上一指，「走！囚禁了再說！」

青年在槍咀下被逼退一步，退到門旁，冷不防地一反手，抓住槍枝往右一提，猛力地再向前一推，槍柄搥擊在仇小寶的肩膊上。

「砰」的一响，仇小寶失去平衡地跌倒在桌面上，像閃電一樣，槍桿已在皮衣青年手上，他將長槍往上一拋，槍身已經轉了過來——槍柄已牢牢地握在手中。

「你！」臉色白皙的仇小寶臉色更呈着蒼白了，他迅速地從枱面直竄起來。

「站住！」沉厚而充滿忿怒的聲音。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沒有人敢沾仇村長獨生子的一根汗毛，而這個皮衣青年却出手得那樣快！那樣清脆，那樣俐落！

「不准動，所有的人，不准動！」槍嘴着每一個人，他倒退到門旁去。

早被掩上的門突然間無聲地從外面悄悄地敞開了，皮衣青年剛退到門邊，一雙從屋外伸進來的手猛力地在他後頸一擊。

悶悶的「咯」地一下……

皮衣青年手裏的槍滑在地下，他的眼前一片紅色，綠色，一陣光亮，然後，一陣漆黑。

他的雙腿向前一曲，他仆倒在木樓板上。

× × ×

隱隱約約地他聽見人聲。

人聲在不遠的地方，似乎在商討些什麽，他的後腦痛得像分裂了一樣，那雙在他身後襲擊的手，手勁很大。他仆在地上，微微將眼蓋睜開一條縫。

——仍然在他跌倒的原地上。

店主三令仍然站在酒櫃邊，現在，四條大漢，酒保，和仇小寶都圍在一圈了，在酒櫃前，紛紛議論。

——他聽不清楚他們在爭論些什麽。

他確信自己只昏了短短的一陣。

一雙皮靴踏過來，在他的身前停住了，是一個頭髮灰白，眼光銳利的壯年漢子踱到他躺着的地方，魁梧的體軀，像一座山。他立即閉上眼睛，佯裝沒有甦醒。

皮靴聲停留在他的頭旁，然後沒有移動。

「沒有透露姓名？」一陣沉厚雄壯的嗓子。

「沒有，爹。」仇小寶遠遠地應。

——仇村長！他心地暗暗一慄。他緊閉着眼，屏着氣。

「唔，」雄厚的聲音應了一聲：「——小寶，過來，搜搜身。」

小寶的脚步來得快速，一下子，皮衣被打開了，兩隻手在他的身上摸索了一會，接着，皮衣又扣上了。

「沒有，什麽都沒有。」小寶站起身來。

「錢呢？」

「沒有。」

「嘿，」遠遠哼來店主三令冷冷的聲音：「還不是打定主意來白吃。」

「住嘴！」仇村長一聲咆哮。

一下子，聲音都靜止了。

「你們說他會耍馬鞭，是不？」仇村長的雄壯聲音。

「好厲害，颼的一下，」大漢中一人怔怔地插嘴：「就在這兒掠過，鞭風還是熱辣辣的！」

「唔。」仇村長沉吟一下，道：「鞭子呢？」

「這兒。」仇小寶走近兩步，從地上檢起馬鞭，遞給父親。

黑黑的馬鞭，閃着烏油油的亮光。

仇村長接過馬鞭，略一端視，視綫立即接觸在鞭柄刻着的兩個小字上。

「黑虎！」仇村長驟地抬起頭來。

木樓內一陣死寂，仇村長灰淡的闊眉一抬，牙關縮動了一下。

「小寶！」一聲厲响。

「是，爹！」

「用這條馬鞭將他雙手綁下。」

一陣輕風，馬鞭已摔向小寶，小寶揚手一接，不敢怠慢地跑到躺在地下的陌生

人前面來。

皮衣青年仍然閉着雙眼，小寶用皮鞭將他的雙手交叉綁牢了。

他沒移動，細聽着室內所有的動靜。

「黑虎，不出所料，黑虎！」恍然大悟的聲音：「——果然是他。」

「他叫黑虎？」店主三令的聲音。

「嘿，三十天前，我到彭莊去辦貨，滿街滿巷都是佈告，」仇村長緩慢而愼重的說：「想不到他到了這兒。」

「爹，黑虎是什麽人？」小寶蹲在地上仰起頭來。

「逃犯！」木樓內一陣哄然。

「殺了一個人，搶了一批貨，是從牢裏逃出來的！」仇村長放低聲音：「他從南面來，我們將他押回南面去！」

衆人驚疑之間，地上的皮衣青年驟地竄起。

「小寶！留神！」仇村長厲聲一喊。

黑虎被綁的雙手向前一套，緊緊地扼着小寶的咽喉。

小寶略一掙扎，背後的雙手猛然收緊，皮鞭便在咽頭，令他窒息起來。

「站住！」黑虎精光閃閃的眸子巡視着各人一眼，雙手一拖，將仇小寶擋在身前。

「小寶！」仇村長急劇地撲前，伸手去摸腰帶上的短槍。

「別動！」黑虎雙手一緊，小寶咽喉間低低地响起一陣「格格」聲。

仇村長震驚地縮進手，怒目而視。

「把槍扔下。」

「篤」地一响，仇村長的短槍，被拋在木板地上。

黑虎退後了兩步，小寶馴馴服服地跟着倒退兩步。

退到門邊，黑虎將雙手一揪。

「把門拉開，不准回頭。」黑虎湊在仇小寶耳邊低聲命令。

仇小寶蒼白無血色的臉，鬆出手來，背着身子將門拉開。

「去吧！」

黑虎雙手往上一抬，鬆了小寶的脖子，用力地提脚在他臀部一踢。

小寶直跌進木樓裏去，衝闖在仇村長身上。

仇村長一手摟緊兒子，黑虎已一躍上馬。

靴子在馬肚上拚命一挾，駿馬向前飛奔。

他將胸膛貼近馬背，被綁的雙手緊握着馬鞍。

——槍聲在馬後响了。

像一陣颱風，馬蹄向前直刺。

接二連三的槍聲，劃過空間的子彈像一陣陣的口哨。

小路左面有一條巷子，他一咬牙，將馬韁向左面一扯。

「砰」地一响，駿馬渾身一震。

一陣馬嘯，馬蹄向前一曲，他向前面直跌下馬。

「媽的！」他狠狠咒詛，在泥地打了一個滾，反身站起。

駿馬已經中彈陳屍路中，身後的馬蹄聲自遠而近。

他閃身避進巷子，奔向巷尾的一間小屋，一脚將木門向裏踢開。

「啊！」

屋內一陣驚呼。

墨黑的屋內一個黑衣婦人驚悸地站起，張大着她錯愕失神的眼睛。

黑虎用背脊將門頂上，喘了一口氣。

定下神來，那個婦人呆呆地怔在當地，像一具木塑的人像。

他看一看她，她是那個在路上相遇的女人。

他的視綫迅速地瞥向角落，黑沉沉的角落裏是一張床舖。

那個叫小傻的孩子睡熟在床上。

女人驚慌的視綫跟着他的目光接觸到床上。

「噢——不！不！」

她奔到床邊，用身子阻擋着兒子，黑黑的衣服，黑黑的頭髮，可憐而絕望的神色。

「求求你……求求你。我是一個寡婦，什麽都沒有……求求你，只有……一個孩子。」低低的，很悽切的，懇求着的絕望聲音。

「不准說話！」他怒喝一聲。

馬蹄聲漸漸近了。

他靠在牆旁閉一閉眼，然後吸進一口氣。

「我不會傷害妳，做個好事。」他突然將聲音放得很輕，他眼光柔和地看看女人和孩子，搖一搖頭：「他們過去了，我就走。」

女人用手擁抱着自己的兒子，一時失了神。

「做個好事——求求您。」他低似無聲地說。

馬蹄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近在門口……

黑暗中黑衣婦人呆呆的睜大了眼睛，黑虎注視她，注視她，注視她……

額上的冷汗一點點沿着額旁流下，癢癢的……

然後，馬蹄聲去了。

遠遠的，仇村長的聲音在叫——

「小寶，快到湖邊守橋，他就過不了湖！」

一匹馬蹄聲飛也似地直奔而去。

「三令！召所有的漢子，搜山！」仇村長响亮地號令。

馬匹像風一般地四散開去，一下子，巷子裏無聲無息。

他喘出一口氣，望一望屋角的女人，她絲毫不動地坐在床沿，瑟縮着，充滿着靜默。

他輕輕移開門，向門外張望一下。

中午，陽光刺眼，北風裏塵土飛揚。

「往山裏去。」

一陣輕輕的，漠然的聲音。黑虎一回頭，黑衣女人已經無聲地走到他身後。

她直視他，緊閉着她厚厚的唇片。

「往山裏去。」她又說一次。

她的手裏提着一柄菜刀，她走到他面前，提起刀來。

黑虎退了一步，戒備着。

菜刀往縛在他手上的皮鞭上一揚，黑衣女人瞥他一眼。

「謝謝。」他伸出手來。

她切斷綁着他雙手的馬鞭，手一鬆，菜刀跌落在地上。

「要逃命，往山上去，像我丈夫一樣，往山上去。」女人短促的聲音。

「您丈夫？」

「打不到獵，吃粥過活，也變了賊。」她抬一抬下頷，「他們抓他，被他們打死在山上。」

他低下臉，用手搓着手腕上的瘀痕。

「走，往山上走。」女人拉開門，門外的光綫直透進來。

「謝謝您，我……」

「閒話少說。」

門掩上了。

將背脊貼在巷子的破牆上，他橫着身子，往前走。

中午，謐靜地，只有北風捲着黃沙，在巷子中央打轉……

山路崎嶇 金娃帶路

長得跟人一樣高的蘆草，風刮過來，蘆草擺動得像麥浪。

用手撥開蘆草枯乾的桿子，草桿响着索索的聲音。

山上一條路也沒有，全是草，全是矮矮短短的樹叢。

他仰起頭來，望一望頭頂的太陽，然後又俯臉看看地下的影子。

「東面，西面，」他皺一皺直挺的雙眉，略略轉過身子，「北面——」

應該向北面走，走得越快越好，他告訴自己。

在這個形勢險要的地方，馬匹是奔不上來的，那些人要來捉拿，非得走路。

這樣，他和他們的機會是均等的。

「要逃命，往山上去！」

他驟然起那個寡婦的聲音。

一陣風刮過來，蘆草响起沙沙的聲音，然後風掠過去了。

那陣沙沙的聲音仍然持續着。

像有人在蹈草前進！

他機警地一回頭，身後草叢在移動。

不是風！有人在向他的方向走來。

他一回身，像兎子一樣地竄進草叢去，撥開前面的亂草向前狂奔。

被太陽晒乾的枯枝像刺尖一樣地劃過他的臉，當他奔過矮樹叢的時候，臉上是一陣陣的刺痛。

一切有一點混亂，他提着雙腿，靴子在草堆裏「察察」作响。

他這樣地逃過多少次？經過多少地方？他自己也不記得了。

像一隻困藏於暗室的老鼠，一跑到街上，所有的人都要將牠置於死地。

他，就是那隻老鼠。

逃過了幾座山？穿過了幾條河？經過了幾個村子？

他都記不起了，都記不起了。

他奔得雙腿軟弱，呼吸短促，那太陽似乎在面前一近一遠地幌動，他在一塊大石前倒下。他伸起雙手，緊緊地掩上嘴巴，深深地閉上眼睛。

他抽搐一下喉核，強硬地抬起頭來。

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至少，該有兩天了。

上一次，是經過那個村子，他想去買一點乾糧，糧食還未到手，那個老太婆已經認出是他，哇然大叫起來。

他奪過老太婆手上的乾糧，上馬便奔。於是，村子裏的人又大夥兒追索一陣，又逃了一陣。

完全像現在一樣。

之後，他沒有再吃過東西。

人要逃命，就不再顧到飢餓了。

他眞的這樣該死嗎？他將臉靠在石上，閉上眼問自己。

如果不是爲了明剛，他不會帮他去私奔。如果早知道越獄時他會被亂槍射死，他也根本不用去帮手。

現在，明剛死了，而存下他自己。

也許明剛比自己幸運，死掉了反而好，像現在，有比死更好的嗎？

不！

他抬起頭來，他的眼蓋抬起了——忿怒而仇恨的神色在他的眸子裏呈現着。

不！不能死！黑虎不會死的！

他會回去，有一天，他會回去，他會親手抓住那個人，然後，用自己的手一點一點的抓緊他的脖子，揑死他！

是的，自己逃亡，自己挨餓，自己在生命的邊緣掙扎，就是爲了這一點！

「察察察」的草聲。

風又掠過來了。

他驀地一怔——那兒有風？四週的草根本沒有移動。

那响聲明明有人在向他追踪！

踏着草的步聲越來越近了，越來越清晰。他摒着呼吸，靜靜地傾聽一會，跟剛才一樣的聲音，一樣的步聲，一樣的人。

他咬一咬唇，無聲地站起身來，挨着石邊，迅速地向巨石後面一閃。

他將背脊貼靠在石背上，從巨石後露出半隻眼睛。

一片長長的帶着黃色的野草。

沒有動靜。

然後，「察察」的脚步聲又來了。

他迅速地將視綫移向右面，密密陣陣的長草中，有一撮草在移動。

漸漸地，草被移開了。

一雙破舊的皮靴首先從草叢後踏出來，然後是一枝黑色的、長長的槍管。

一切靜止了一會，草叢裏的人似乎在聽着四週的動靜。

然後，無聲無息地，一個穿着破舊皮衣的矮小男人從草叢裏出來。

他戴了一頂狩獵皮帽，白白的臉。

他四週傾聽一會，一步步向右旁踱來。兩隻烏黑的圓眼睛警惕地四週巡視，手裏的長槍抓得牢牢的。

脚步聲越來越近了。

黑虎向後退縮一吋，靠在石背咬一咬下唇。脚步聲又停了。

黑虎從巨石後向外瞥視一下，那人正站在石前，背着他四處巡視。

黑虎望一望四週，四週無人。

他一咬唇，從巨石後直竄出來。

那人敏捷異常，一回身，立即擧起槍來：黑虎已一手提起槍咀，飛起一脚，向那人的腿部直掃過去。

那人像一陣風一樣地倒下去，手一鬆，槍桿已被黑虎一手奪過。

黑虎一竄上前，一腳踩住那人胸口，一手高高提起槍柄作勢向那人腦部搥下。

「啊……你！」一陣尖叫。

嬌弱的聲音令黑虎一怔，他定一定神，提着半空的槍桿一下子呆住了。

那人仰天倒在草叢中，胸口被黑虎的靴子踏得牢牢，那頂狩獵皮帽跌在頭側不遠的地方。

一對驚惶失措的眸子，一頭烏黑的長髮！

「啊？」黑虎一陣錯愕的低呼。

是一個少女！

她驚悸地直視着，白皙的臉上有兩隻黑黑的眼睛。

他的靴子一鬆，縮進腿，那少女已靈敏地一躍而起。

「你想殺人嗎？你！」她一臉怒容，嘟着唇，去拍身上的泥塵。

他緊抓長槍，用槍咀對準着她，倒退了一步。

「妳是什麽人？」他沉着嗓子問。

「你管得着？」她瞪他一眼，俯下身去檢起帽子。

她用手將長髮往頭頂一托，把皮帽戴上，動作爽快俐落得像男孩子一樣。

然後，她毫無怯懼地走到他面前，向他伸一伸手。

「喂，把槍還我！」她仰一仰臉。

黑虎將子彈上膛，一絲不放鬆地向她直視着。

「妳是誰？」他又問一句。

「管不着！」她又應一句。

「妳爲什麽跟着我？」他立即問。

「他媽的！誰跟你了？」女孩子這句話說得响响亮亮，絲毫沒有一些羞意。

他定神看看她，腰際是一壺水。

不會是來擒拿自己的吧，他這樣想。不然，怎麽單槍上陣？

「妳還說沒跟？」黑虎用槍咀指向遠處的山頭，「從那邊跟到這兒！」

「我知道是個男人，我才不跟，」她將聲音放輕下來，「我以爲是隻野鹿。」

他看看她，眉角跳動了一下。

「好了，現在我不是野鹿。」他將槍桿向她一揚，「走吧！」

「把槍還我。」她伸出手去。

他迅速地跳開一步。

「眞沒有用，一個女人也害怕。」她翹一翹唇角。

「妳——」

在陽光下，他黝黑結實的皮膚淡淡地泛着一陣油光。挺英勇的男人，她心想。

但是他臉上全是被樹枝劃破的血痕，他是什麽人？怎麽從來沒有在山裏見過？

她打量他一會。

「怎麽？槍還不還？」她提高聲音。

「這槍，」他用手一拍槍柄，「我要了。」

「什麽？你！你這強盜！」她臉上一沉，咬着牙直衝上來。

「站住！」他怒聲喝止。

「你這強盜！我怕你？怕你？你還不還？還不還？」她拚命衝上去。

「站住！我要開槍了！」他邊後退邊喝。

「開吧！開吧！槍是我的！你開槍吧！」她一挺胸，直撲上去，伸手去搥他的臉。

「嗳！妳——」

拳頭不斷地槌在他的臉上，他一面閃避，一手提槍，一手去捉她的拳頭。

「喂！妳！妳住手！妳住手！」他邊閃避邊低叫。

他的左手抓住她的左右兩手，她拚命地全身向他一撞。他不站住脚，向後一倒，她直跌在他的身上。

砰！

一聲震天巨响，長槍走了火。

兩雙怔怔的眼睛互視了好一會，他推開她，猛地站起身來。

她順勢伸手一撈，槍已握在手裏。

「妳——做什麽？」他呆呆地看着她手中的長槍。

「我才不像男人那麽粗魯。」她用力地挾住長槍，「我才不會用槍來對住陌生人。」

她說着瞥他一眼，拉一拉帽邊轉身就走。

骯髒的皮靴，陳舊的皮衣，在背後看起來，就像一個男孩子。

黑虎叉起腰看着她的背影，伸手去拍身上的泥塵。

少女向前走了兩步，忽然回過身來。

「喂，知道下山的路嗎？」她問他。

他搖搖頭。

「要我帶你下山去嗎？」她叉一叉腰，站在草叢裏。

他又搖搖頭。

嘿，那個男人，越看越漂亮，越看越英挺。她心裏想。

嘿，却在女孩子面前裝那個死面子！

「告訴你，這山是沒有路的，沒有我帶路，誰都下不了山。」她用清清楚楚的聲音對他高聲嚷。

「不，我不下山。」他終於說。

她不置信地看他一會，好奇地走回來。「你——到哪兒去？」她奇詫地問。

「不知道，到北面去。」

她那帽子邊下的眼睛烏溜溜地看他好一會。

「你不是住在村子裏的，你是哪兒來的？」她問他。

他低下眼睛來，瞥她一眼，立即將他的視綫抬了上去。

「妳管不着。」他回答。

「哎喲——！」她退一步，雙眼一瞪，「好哇！就讓你留在這兒給狼吃掉！」

一陣北風掠來，隱隱約約的傳來一陣陣的狗吠聲。

黑虎像觸電一樣地抬起臉來。

「狗！」他低叫着，緊張地看看那女孩子，「妳帶的狗？」

「今天沒有帶狗來。」她搖搖頭。

「但是，」他側耳聽了一會，「我聽見狗聲，似乎有很多很多的狗……」

「噢，是仇村長捉山匪用的。」她毫不在意地回答。

「什麽？」他陡然一楞。

「土匪常常往山上逃，山上行不了馬，村人就用惡犬帶路，十九總抓得到。」

「噢，」他細神地傾聽一會，「不知道……離這兒有多遠？……」

她用手掩在耳根，擋去北風，細聽一會。

「好像是很近了。」他有一點担憂地說。

「不，還遠哩。」她搖搖頭：「是風聲帶過來的，山裏還有回音。」

他轉過身去。

「我要走了。」他短促地說了一句，開始想奔。

「站在！」一聲嬌叱。

接着，是子彈上膛聲。

他背着她立住，一陣錯愕。

「舉起手來！」她命令。

長槍就在身後不遠的地方，他馴服地舉起雙手來。

「回過身來，不准動！」她又嚴厲地命令。

他緩緩地回身，她緊抓着槍，充滿着戒備。

「哼，你想活命，可沒那麽容易！」她倔強地一偏臉，「山上沒路，你翻不過山，後頭的狗，還有那些村人，一會兒就到。」

黑虎舉起雙手，瞳孔左右搜索着，打量四週的環境。

「你別動什麽腦筋！你逃得了他們，可逃不了我！」她眉尖一托，「就是你站的地方，以前就死過一個土匪。砰硼！腦中一槍！」

她冷冷地看一看他。

他沒有說話，沒有任何的表情——他只是呆看着她。

「你在村裏殺了人？」她短促地問。

「沒有。」

「搶了東西？」

「沒有。」

「你是個賊？」

「不！」

她的臉色緩和了一點，顯現着一陣疑惑。

「那麽爲什麽怕村長的狗？爲什麽往山上逃命？」她一連串問：「爲什麽我從沒見過你？」

「我……」他說了一個字，止了口。

「他們一定在抓你，是不是？」她確實地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舉起雙手呆站在她的面前。

那個可愛的陌生人，她心中突然有一點不忍。

「喂，你究竟做了些什麽？說啊！」她低叫起來。

「我是過路的，口渴，在村裏的酒樓喝了一碗清水，他們要收我三両金子。」他高擧着雙手，「後來，就打起來了。」

「三令的酒樓？嘿。」她突然喃喃地自語一下，冷笑起來。

「我付不出錢，他們不讓我走，於是就打了起來。」

「仇村長來管閒事？」她瞥他一眼。

「先是仇小寶。」

「你——把他怎麽了？」她有一點緊張地問。

「把他打倒了，搶了他的槍。」

「他老子於是插手了，是不，是不？」她彷彿能猜察到剛才的一切，「你逃了出來。」

「是的，逃了出來。」

她站在他面前一會，神色開始緩和了一點。

「把手放下。」她命令。

他緩緩的將手拉下，定着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她的行動。

「你惹上麻煩了，這兒的人誰敢碰仇村長的兒子一根汗毛？」

「我怎麽知道？我只想逃命。」

「逃命？嘿，仇村長是神槍手，店主三令會飛刀，還有成羣的獵犬，還有那些村子裏的漢子，外人得罪了他們，拚死也得擒拿回去凌辱！」她一抬眼尖，「你逃命的機會少了。」

「請妳——」他放輕聲音。

「什麽？」她雙目一瞪。

「請妳手下留情。」

她注視他一會，唇角突然呈現出一陣淡淡的笑容。

「我是不會殺你的。」她用清脆的聲音說：「——我放你走。」

「謝謝，謝謝。」

他轉身向草叢中一躍。

「站住！」她的聲音又喝住了。

他皺一皺眉，又擧起手來。

她望着他的背影發笑，提着槍走前去，她繞到他的面前。

他高高的個子，她要仰起臉來才能看到他的臉膛。

「我沒叫你逃！」她用槍指住他的胸膛。

「那你——」

「我要你跟我走。」她將頭一揮。

「什麽？」他猛地一怔。

「嘿，沒有我，你想活命嗎？」她仰頭看看前面的山峯，「若想越過這座山，只有我知道唯一的路。」

「妳——？……」

「你不想活命？」

他猶豫一會，雙手緊緊地互握一下。

「我要往北面走，我只能往北面走。知道嗎？」他咬一咬牙，壓沉聲音。

「往北走，就非得翻過這座山，想翻過這座山，就要經過面前的一個湖。」她對他說。

「湖？在那兒？」

「你不知道嗎？」她用手一指，「你走的方向，再往前走一丈，下面就是懸崖。懸崖下面就是湖——你剛才走的是條絕路。」

他慄然地轉過臉去；四週是一片長草，野草在風中擺動。

「前面沒有懸崖，」他輕輕的擺一擺臉，「別打誑！」

「不信？走前一丈。」她將槍一揮。

他莫明地看看她，向前跨大脚步。

脚踏在草內察察的發出聲响。

女孩子握着槍，一絲不放鬆地跟在身後。

「小心，停步！」

驀地，她向前尖嚷。他站住脚，回過頭來，她神色倉惶地直奔上來。

「站住！別動。」她緩緩走到他的面前，輕聲說：「伸出手去，撥開前面的長草。」

他不置信地看她一眼，終於伸出手。

長草一撥開，他張目結舌地楞住了。

在他面前不及一呎的地方，就是一望無際的虛空，俯望下去，是一大幅斷崖，長草遮掩着邊際，一點也看不出來。

「看見沒有？看下面。」她囑咐。

他俯望下去，懸崖下全是亂石，亂石前面是一個大湖，而那座山頭，聳立在湖的另一岸。當他上山的時候，一點也看不出兩山之間隔着一條懸崖，還有一個湖。

「看見沒有？」她在他身側問。

他驟地回過身來。

「沒有別的路？」他厲聲問。

「你走的是絕路。」她搖搖頭。

「沒有別的路？」他睜大眼睛。

一陣強風刮來，號吠的犬聲又再來了，聲音比剛才更接近更恐怖。

「他們已經在搜山，」她細聽着，「他們向懸崖迫過來了，你在酒樓裏留下過什麽沒有？」

「我？」他思索一下，點點頭，「一頂皮帽，打架時遺留在地上。」

她搖搖頭。

「你只能跟我走了。」她無奈地說。

他站在當地，一時間失去了主意。

「他們讓狗嗅了你的帽子氣息，他們遲早會來的。」她將長槍向前一揮，「還不快跟我走？」

他有一陣混亂的感覺，一時間主意全失。

「來啊！不逃命嗎？」她响亮地問。

「我們走哪一條路？」

「那兒走，」她指一指相反的方向，「從那兒下山谷。」

「下山谷？」

「唔，那是我的家。」

他倒退一步。

「妳要回村子去？」他戒備地問。

「別傻。」她笑起來，「山谷裏只有我們一間木屋，沒別人，只有我祖母。」

「妳的祖母？」

「唔，槍法厲害，狩獵第一能手，滿頭白髮。」她用手在皮帽上一拍，「快來吧。」

「不！」

「又怎樣了？」她叉一叉腰，滿臉的不耐煩。

「妳——有馬嗎？」他打量她一會。

「有一匹，最強壯的。」

「我可以借用嗎？」他問。

她無聲地打量他一會，咬一咬下唇，恍然大悟地點點頭。

「我知道——」她厭惡地歪一歪嘴，「你只不過是不信任我。好吧，隨我回家，我把馬給你。」

她的聲音充滿了憤怒，却又顯得那樣天眞無邪。

「聽住！」她將槍咀向他一揚，「我要救你，你不接受，好！一上馬，你走你的，就是我看你死在地上，也可別想我來收屍！」

他一陣錯愕，她緊閉一閉唇，向他一偏臉。

「走啊，我把馬給你！」她回身向前走，他看她背影一會終於無奈地跟隨着。

從草叢中走過去，一前一後，草聲响着單調的，清脆的聲音。

× × ×

踏過一望無際的草，在峭壁巉崖的山谷裏緩緩向前。空氣漸漸轉涼，北風在山谷裏迴旋震盪，風聲像號哭着的寡婦。

黑虎默默無言地向前走，少女握着長槍身形敏捷在形勢險要的懸崖上疾走自如。山勢越來越崎嶇不平，她躍上一塊巨石，站在上面回過頭來。

他回顧四週，一望無際的崇山峻嶺，陰森森的氣勢幾乎令人窒息。

「前面不能走了。」他仰頭向她嚷。

「上來！」她伸手向他一揮。

他竄身上石，她向前面指一指。

「看，下面！」她俯望下去，然後撐一撐腰，再仰頭看他。

石下是幾乎成垂直形的峭壁，亂石與野草佈滿四周。

「妳的家在哪兒？」他沉聲問。

「那邊。」她又指一指谷下不遠的地方。

峭壁下的山谷濃蔭密佈，山谷前方就是那個湖，在陽光下閃着片片水光。

在濃蔭裏他看不見任何屋子的踪跡。他迅速轉過臉來，眼神閃爍地向她一瞥。

「屋子呢？」他放重聲音。

「那邊啊！」她睜大眼睛，顯得那麽清純而無邪。

他靜默一下，他有一點疑惑，那烏亮的眼睛後面，是眞純？是狡獪？是友善？還是一個陷阱？

他俯視一會，下面杳無人跡。

「我看不見什麽屋子。」他說。

「屋子在樹裏，在這兒自然看不見了。」她將手上的長槍帶往肩上一掛，「走啊！」

她才偏臉，他一反手，已抓住她的手腕。

「聽住！妳！」他從鼻孔哼出來的聲音，「如果妳要什麽花巧，够妳瞧的！」

她一下子定了眼，不置信地呆了一陣，「噯，你這個人！」她哇然起來，「人心當狗肺，你——你不要命了！」

她一咬唇，手一揮，肩上的槍已握在手裏！「放手！」她臉上一陣鐵青，怒喝着。

他定神注視她，手一鬆，她轉頭便跳下了巨石去。

「去找死吧！」她尖嚷一聲，往峭壁下移步。

「噯！妳……」他仰起頭，叫了一下，他止住聲音。現在還選擇些什麽？在這個深山峭壁上，擺脫了她能依靠誰。

「嗨！妳！」他高叫着跳下巨石。

「站住！」她臉色愼重地轉過臉來，低喝：「不要動！」

他倏然怔住了。她直視着他脚底的石塊，緊張地喘不過氣來。

「不——要——動。」她伸手向他搖搖。

靜止了一會，她的神色彷彿鬆懈了一點。

「不要動，你脚下的石塊是鬆的。」她放輕着壓悶着的聲音，「過來，小心，踏在我踏過的地方，這兒，這塊石子。」

她用手一指，他望一望壁下，背脊上

滲着一陣冷汗。

他呆木地提起右脚，左脚底的石子「克勒」一下，開始搖動。

「跳！」她一聲尖叫。

他躍身一跳，跳在她指示的石塊上。才站穩，他剛站過的石子往壁下直滾而下。

石子滚下峭壁去的聲音，「得得得」地，越滚越深，越滚越輕……一下子石塊在視綫裏消失了。

像從夢魘裏醒來一樣，他鬆一口氣。風掠過的聲音。

四週一片寂靜。

他無聲地抬起黝黑的臉，她大而明亮的眸子正沉默地接觸在他的臉上。

「我……對不起，我……」他的聲音一下子哽住了。

她深深的看他一眼，轉過頭去。

「看住我的脚，踏在我踏過的石塊上，」她沉重地說：「——踏得輕，走得快，知道嗎？」

「妳下山回家就是走這條路？」他猶疑着問。

「村裏有一條小路經過湖邊，可以回家。」她簡短地說：「現在恐怕已經有人守住了。」

她的神色很鎭定，舉手托一托皮帽，看看他。

「準備好了？」她問。

「走吧。」他咬一咬牙。

「別害怕，我記得這兒每一塊石頭，數得出每一棵樹，每一枚草——相信我！」她露出一絲淡淡的，令人安詳的微笑。

「跟住我！」

她向下一躍，跳在下面一塊平面的石頭上。

「下來啊！」

他向下一躍，耳邊是一陣厲風。他跳到平石上，直撞在她懷裏。

她一伸手，用槍桿將他來勢格住了。他的手按在槍桿上，她和他同時怔了一怔。

他站定了，他鬆開手，沒有去奪她的長槍。

她怔呆地凝視他一眼——在懸崖峭壁上。

「行嗎？」她用輕得像耳語的聲音。

他點一點頭。

她坐在石面上，轉過身，雙手摸在石沿邊，然後背着身子向下吊去。

她的脚尖沾在下面的一塊小石上，然後她的雙手一鬆。

他站在平石上看不見她的身形，他俯下臉去望她。

她站在下面的小石上，她的脚下是千丈懸崖。

「下來！傻子！逃命啊！」她向他嚷，「學我的樣子，吊下來！」

他的指尖滲淌着手汗，將雙掌往前胸一揩，他雙手輕扶石沿，背着身子向下面漸漸吊下。

他的脚尖在她站的那塊小小的石塊上，他有一絲安穩的感覺，他鬆開手。

那塊小小的石塊——他多麽地需要她！多麽地需要她！

他閉上眼，輕息在將胸膛裏的氣一點點地透出來。

天啊！這是怎麽一回事？一塊小小的石塊，一個單身年輕的少女——他多麽需要！

他的安危，就祇剩下這一點點？像一塊小石？

「你怎麽了？」她的聲音。

「——」他睜開眼睛，「嗯……我……很好。」

「不用怕，」她安慰地笑一笑，「第一次，總是怕的。」

他的牙齒格格咬响着，他的臉皮像火熔一樣地炙辣着。

黑虎！多麽地羞慚！黑虎在依靠着這個陌生的少女！

現在還能有自尊嗎？回過頭去，死！向前走吧，往前走。崇山矗矗，也許還有能容他逃生的地方。

在死前面，自尊又是什麽？

他的手被她伸過來的手輕輕地拉住了，他像在噩夢中驚醒了。

「拉住我吧。」她告訴他，「你在怕，來，這一段很容易就過去的。」

第一次，他的手觸了她的手。

第一次，他讓她的手拖引着。

他走她指引的路，他踏她踏的地方。

一塊一塊的小石，往下、往下……往下……

風在慘厲地刮着。

他咬着牙關，忍着羞恥往下攀移。

黑虎，黑虎，現在還是黑虎嗎？

他被她牽引着，眼眶裏噙着薄薄的淚光。

太陽開始西斜的時候，她停下步來。她在一塊石面坐下，伸直雙腿舒出一口氣。

「下面的路比較容易走了，可以攀着樹枝往下走。」她仰起臉來，說：「坐下，現在可以休息一會了。」

她拍一拍身邊，他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

「還需要多久能到妳的家？」他有點担憂地問。

「快了。」

他仰頭看看崖上，峭壁聳天，他幾乎難以相信自己是從那上面攀下來的。

「他們——會追上來嗎？」他問她。

「不，至少，沒有那麽快。」她搖搖頭，「他們搜索到崖邊，就得下山。他們如果再追尋到湖邊，得兜一大個圈子。」

他抹一抹臉上的汚漬，被樹枝劃開的皮肉被手指沾上去，有一點刺痛。

「你需要洗一個臉。」她的聲音。

他將手放下，她正一刻不停地注視着他。

現在他和她彼此都注視得這樣平靜，一切的敵意都在這危崖上消失了。

「你往北邊去幹什麽？」她脫下皮帽，將烏黑的長髮從帽裏垂下，她用手指梳理了一下。

「去……活……」他猶豫一會，終於回答。

「家人呢？」

「沒有。」

「沒有馬？」

「馬被他們槍殺了。」

「噢！」她的臉色黯淡一下，「沒有馬，你就不能到北面去。」

「所以我需要妳的馬。」他立即說：「我沒有錢，祇能够借，以後會將馬歸還你的。」

她靜默地坐在石上，有一下子啞息。

「怎麽？妳不願意把馬借給我？」他敏感地問。

「不，我……」

她又止住聲音，忽然她笑起來。

「爲什麽不在我的屋子裏住幾天？」她建議，「讓他們忘記了這件事，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往北面去。」

「不，我要立刻走。」

「在我的家裏，沒有人敢碰一下你的汗毛，我讓祖母把他們都轟出去！」

「不。」他拒絕着。

「我們有一間小小的木屋子，在樹蔭下面。前面有一口井，我養了兩隻鴨、三隻白鴿，一隻花狗，還有幾隻鷄。」

她充滿興緻地告訴他：「早上，太陽還沒有出來，白鴿已經咕咕的叫，聲音像在咒人的老婆子。那些鷄我們從來不用飼食，牠們遍野走，找自己的食物，養得又肥又大，還有那些鴨子……噢，那條狗，是一個打獵的過路人給我的，已經養了好久，你會喜歡牠，牠全身黑色，身上三點白斑，所以叫牠三花——」

她說着、說着，那樣喜悅和興奮。然後，她呆呆地止住口，楞然地看住他。

他向她微笑着，然後，他搖搖頭。

「我知道，那是一個可愛的家。」

他有點黯然。「但是我不能久留。」

「我知道。」她緘默地垂下眼睛。

四週死寂，祇有風聲掠過草叢的悉索聲。

「如果你沒有在酒樓裏闖禍，那就好了。」很久，她低低的聲音。

他看看她，沒有說話。

「如果你祇是個旅客，就在這兒過路，那就好了……」她用低訴的聲音說：「但是你闖了禍。」

闖了禍？

在她的心目裏他祇是打架闖禍，但是他是一個逃犯，這祇有他自己知道。

「這個村子裏的人……」她搖搖頭。

「他們怎麽？」

「就是不肯放過過路的人。」她告訴他。「也許是爲了從外面來的人富有，而他們自己貧窮，也許因爲外面來的人勤力，而他們懶惰，也許因爲妒忌，也許是因爲——」

他入神地看着她。

清秀的雙眉，很白皙的膚色，女性的柔和，混合着男性的剛強——她是完完全全跟其他少女不同的。

「也許因爲他們生性殘酷。」她繼續說。

他咬一咬唇，很沉默。

「那個店主三令，祇知道刮外面人的錢，自然，他不會放過你。去年，他叫人來做媒……」突然她的聲音止住了。

「什麽？」他立即抬起頭來。

「見了我他就動手動脚，一次給我咬了一口，一次給我用手指在臉上抓了五條痕。」她爽爽直直地說：「嘿，他可佔不了我的便宜。」

「那麽做媒的事……」

「還用說？」她回答：「還未進門口，已經給婆婆轟了出去。」

「祖母不喜歡？」

「三令送東西來，婆婆一手扔在地上，他還是厚着臉皮再來。」

「妳喜歡他？」他放輕聲音。

「嘿！想也別想！我死了也不會嫁村子裏的人……」

她突然發覺失言，立即止了口。

他俯頭看看她的臉，她馬上將臉轉開去。

他的唇角呈露出一絲微笑，在他的黝黑的臉上，那絲微笑充滿着柔意。

她瞥他一眼，看見他的微笑——那雪白強壯的牙齒，烏黑的眸子，筆挺而英勇的雙眉，寬闊得像豹子一樣的肩膊。

不，三令是比不上他的。

不，仇小寶也比不上。

不，仇村長也沒有他英勇。

唔，就是這種過路人，就是這樣的過路人。

她總是每天帶着獵槍上山去，她總帶着一個夢一起上山去。

她夢想有一天，有一日——她上了山，遇見一個陌生的過路人，迷了路。

那個迷路的陌生人，好看的牙齒，烏亮的瞳孔，堅挺的雙眉，寬闊得像豹子一樣的肩膊……

她給陌生人引了路，陌生人就跟她笑了。

他笑了，一手帶她上馬，帶着她離開這個可怕的，孤獨的，寂寞的山村。

那是夢，和那桿長槍一樣，她天天帶着上山。

現在這個夢就存在她的面前，他的微笑，就像那夢一樣地充實，一樣地眞切。

「妳在想什麽？」他的聲音。

她甦醒似地睜大了眼睛。

「我們可以走了嗎？」他問她。

她站了起來，用手拍一拍皮帽，伸手將皮帽戴上。

「你冷嗎？」她看看他，「沒有帽子，耳朶冷嗎？」

「不，現在還有太陽。」他仰頭望一望西面的山頂。

「走吧。」

她跳下石塊，走在傾斜的草堆裏。

「拉住樹枝，行嗎？」她邊走邊回頭問他。

「行。」他向她感激地一笑。

「——」她站住了脚步，「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他的笑容消逝了短短的一瞬，然後抬起深邃的視綫。

她圓大的眼睛正注視着他，他唇角的笑容又隱約呈現了。

「我叫黑虎。」

「我叫金娃。」

「我叫金娃！」

她喜悅地歡笑着，跳躍着往山下奔。

她邊奔邊嚷，喜悅的回音在山谷裏迴旋。

「我叫金娃！我叫金娃！」

豺狼闖屋　婆婆迎敵

夕陽漸漸轉成黯紅時，他們走進了山谷的綠蔭裏。抬頭仰望上去，全是密密層層的樹枝，紅色的夕陽映在樹枝上，樹幹呈現着深深的褐色。

她挾着槍向前奔跑兩步，顯得特別輕鬆。

「看！看見沒有？」她伸手向前一指，回過頭來。

黑虎的視綫接觸在前面不遠的那個高坡上。一座陳舊的、用木塊併搭的小屋孤獨地聳立在坡上，一條簡陋的木樓梯由坡上通下。

屋頂的烟囪冒着一陣陣的黑烟。

「婆婆在弄吃的了！」她含笑地跟他說：「跟我來！」

她帶他走到木樓梯前去，有鴨子的「呷呷」一聲，有母鷄在地上啄食。

木樓梯前是一口井。

他三脚兩步奔到井邊，提起井旁的大木水桶，仰頭喝了兩大口。他放下木桶，才抬起頭來，一下楞了。

木樓梯的梯級上是一條藍色的舊圍裙，圍裙的長度幾乎沾在地上——梯級扶手上是一隻充滿皺紋的手。

他的視綫向上移——一個目光矍鑠，滿頭白髮的老太婆，正站在他前面的梯級上，漠然地俯視着他。

老太婆的唇旁、額前、耳邊充滿着皺紋，她眼神烱烱，臉上一層令人敬懼的威嚴。

她一絲笑容也沒有，站在木梯上面，像一具塑像。

他伸手抹一抹唇角，回頭去看金娃。

「這是我的婆婆。」她站在他身後。

他再回過頭來，向老太婆微笑一下，老太婆銀白的頭髮在風中飄揚一下，一絲沒表情地回過身，向木梯上走回屋子去。

一頭黑狗自木梯上迎面而下，擦過老太婆脚邊，急匆匆奔向金娃來。

「三花！」金娃滿面喜悅地叫起來。

三花奔到金娃身邊，踮起後腿站起身來，在金娃周圍團團地跳着。

「三花！三花！」金娃一手將狗抱起，走到黑虎面前來。

小狗亂舐金娃的臉，金娃尖叫着避開臉去。

「看，看見沒有？」她將狗抱到他面前，「看，三塊白斑，一、二、三，所以我叫牠三花。」

她伸手將狗遞到他的臂彎去，他默默地退開一步。

「怎麽？你不喜歡？」她失望地問。

「妳說的馬呢？」他問她。

「馬？噢，」她蹲下了身，將狗放在地上，然後站起身來露着一臉的笑容，「你急什麽，天也快黑了，吃點東西充飢再說。」

他思索一會，感到肚子飢餓的嘰咕聲。「我想我還是早點趕路，妳能施捨一點乾糧嗎？」他低聲問。

「什麽話？」她叉一叉腰，挺胸嚷起來：「我千辛萬苦把你從山上帶下來，你這樣就走？」

「我……」他退下一步，爲難地垂下臉。

「至少，你也應該進屋去，休息一下……」她的臉上立即又露出一層無憂的微笑，「來，跟我來！」

她登登踏上木梯。

「妳婆婆……」

「噢，」她立即醒覺地向他點點頭，「她老人家就是這樣，不喜歡外頭人。連村子裏的人也不喜歡，所以我們住在這個山谷裏，她的心是挺好的，來！」

她向他伸伸手，他仍然呆站在梯下。

她一沉臉，一手將他的皮衣領一抓。

「你上來不？不然叫婆婆用槍打死你！」她高叫着。

她的手往上用力一扯，他祇得跟着上樓梯。

木屋子的木門敞開着，小小的木屋裏面冒着一陣充滿香味的白烟。

老太婆在屋後烤肉食，香氣陣陣。

屋內簡陋而且狹小，在夕陽裏，屋子內更顯得陰沉黯淡。

金娃將長槍往牆角一靠，小狗擦地往屋角的一張小床上一竄，在鋪在床面的毛皮上懶洋洋地伸一伸前腿。

「坐啊！」她在他肩頭一按，讓他在桌前木櫈上坐下。

老太婆一聲不响，默默地將一個鐵叉在火上烤兎肉，睡覺的地方和火堆上之間隔着一層黑黑的木板。

香味陣陣地從木板另一面透過來，他嚥下一口唾沫，祇覺得腹部在陣陣收縮。

「婆婆，拿點吃的來！」金娃仰着嗓子叫。

老太婆篤篤篤地走到桌子前，一手提着一隻鐵叉子，一手提着一個大盤子。

將盤子放在桌前，將叉上的一隻兎腿往盤中一扔，一聲不响的回頭便走。

「婆婆。」金娃叫住她。

她回過頭，充滿皺紋的眼角停留在陌生人臉上。

「這是黑虎。」金娃含着笑輕鬆地說：「他是過路的，迷了路，我就……」

老太婆一絲感情都沒有，冷漠着臉抬起瘦瘦的脖子。

「很抱歉打擾您，我祇想借一借金娃的馬，立即就走。」他用歉意的聲調說。

「馬——？」

老太婆驟然一怔，眼色烱烱看一看孫女兒。

「是啊，我的馬，不在嗎？」金娃立即打岔着，「咦，眞的，怎麽沒見到？噢，對了，叔叔騎去了。」

「什麽？」黑虎倏然站起身來，一下子屋子裏都靜寂了。

「妳……妳不是說可以將妳的馬借給我嗎？」他焦急而疑惑地看着金娃：「馬呢？」

「我忘了……叔叔一早來借馬，我就到彭莊去，我完全忘了。」她急促回答。

「什麽時候回來？」

「也許……就回來的，」金娃忽然含笑問婆婆，「不是嗎？叔叔說傍晚回來，把我的馬也帶回來，不是嗎？」

老太婆站在一旁，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祇站着，用冷冷的，不可思議的神

色看着他們。

一陣強烈的失望侵襲着黑虎，他頹喪地在桌旁坐下。

「你担心什麽？」金娃很喜悅的聲音：「到了我家，怎能愁眉苦臉？來，吃了再說，一會兒馬回來了，吃得飽飽的再上馬。」

老太婆猛地抹轉頭走進內室，一句話也不說，什麽都沒有理會。

「妳確定馬匹晚上回來？」他用低沉愼重的聲音問她。

「你到現在還不相信我？」她有點生氣，「來！吃嘛！吃！」

他瞥一眼碟子裏的兔腿，伸出手去。

手上積滿泥汚，他立即將手縮進去。

「我想洗洗手，可以嗎？」他問她。

「在外面。」她走到門邊，向外面指一指，道：「那兒，有木盆和面巾。」

他走到門邊，在門前不遠的地方，安置着一個瓦水缸，盛滿冷水。

木盆安置在水缸邊，一棵小樹懸着一條繩子，上面有晒着的毛巾。

「謝謝。」他踏出門去。

夕陽微弱而暗淡，天邊呈現着一片深紫，寂靜的木屋四週充滿歸鳥的吱喳聲。

他仰天看一看頭頂的樹枝，寧靜地，可以聽到歸鳥飛掠過樹叢的撲翼聲。

他吸進一口氣，深深的挺一挺強健的胸肌。

他有一絲安寧的感覺，不知道爲什麽，在這個隱蔽着的樹林裏，他忘記自己是一個逃犯。

他巡視四週，樹叢都在夕陽裏變得深沉了，泥土是紫色的，那些枯黃了的野草被夕陽渲染成淡淡的橘紅。

他踱到木梯邊，母鷄開始回籠了。

這是一個家，他仰起臉告訴自己。

而他，却是一個飄泊四方的奔命者。

他回過身來，驟然看見站在門後呆看着他的金娃。

她靠在門上，長長的頭髮披在她半面臉上，光亮晶瑩的眸子正默默凝視着他。

他捲起皮衣衣袖，蹲下去，從水缸倒了一木盆的清水。

他將手伸進冰凍的水裏，破舊的靴子輕輕的走到他身邊。

他仰起臉，她取起繩上的毛巾，無聲地瞥他一眼。

他低下頭去洗手，躲避着她的眼神。

她無聲無息地將毛巾的一角沾了水，抬起頭，輕輕的將沾水的毛巾印在他臉上那些被樹枝劃破的血痕上。

她的手是那樣的輕息……

那樣地溫柔……

那樣的充滿了情意。

他將他的臉偏開了，默默地咬了一咬唇。

她意外地垂下手來，羞慚而失望地呆着。

「謝謝妳，」他用很低的聲音說：「不要毛巾，會把妳面巾弄髒的。」

她看着他，眸子裏有深深的空洞和憂怨的神態。

「進去，金娃，」他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伸手在她的手背輕輕的拍一下。

她垂下眼，看着自己的手背。然後，她站起身來。

她俯進木屋，屋裏比剛才更暗沉了。

「金娃。」一陣低低的聲音在屋裏的木板後嘆着。

「是，婆婆。」她立即走到屋後去。

木板後站着婆婆，沉重和嚴厲的神色，令她看來更蒼老了。

「過來，金娃。」沉沉的聲音。

金娃走到婆婆身邊去，一切靜靜的，她似乎能感覺到祖母說的話。

「在哪兒遇見的？」婆婆邊問邊用叉子烤着兔肉，聲音裏一點情感也沒有。

「我不是說過，在山上。」

婆婆將叉子上的兔肉轉一個身，望着爐裏的火。

「妳打算將他怎麽樣？」又是毫無感情的。

「……」

「又把他留下來？」

「……」

「把他留在家裏？」

「我不知道。」她有點倔強地答道。

「金娃！」老婆婆的臉色愼重，吐一口氣，神色肅然地看看孫女兒，「我告訴妳，這一次妳不能胡來！」

金娃靠在木板上，手指尖順着木紋，一下一下地胡亂地劃着。

「妳聽見沒有！」老太婆遏不住怒氣，聲音响了起來。

金娃的眉尖一托，閉一閉唇。

「告訴妳，外面的是一個男人！一個堂堂的漢子！」老太婆手指往外一指，「妳可不能把他收在這兒！妳要狗，我就讓妳養狗，要鷄就養鷄，要白鴿、要鴨子都可以！但是外面那是一個漢子！」

「又怎樣？」金娃的雙眼一翻，倔強地反問。

「妳喜歡，也不能把他留在這兒！」老婆婆一臉埋怨之色，「嘿，向他撒什麽謊，把他留到這兒，這算什麽話，忘了幾年前……」

「您——！」

金娃驀地回過頭來，臉上是一陣冷冷的寒霜。

「告訴您，婆婆！我警告您！」她咬牙切齒地說：「這一次，您再把我朋友趕走，我就不會饒您！嘿！我無論如何不會寬恕您！」

「妳強嘴！」

「幾年前，難道我會忘了？」她充滿憎恨地偏一偏臉，「那個狩獵的人，你明知道我要跟隨他，您明知我愛他！嘿，您却暗暗把他趕走了！祇留下他的三花！嘿，難道以爲我會忘了嗎？」

老婆婆一陣震驚，一擧手，將叉着肉的那枝鐵叉往空中一擧，作勢打下。

「妳頂嘴！」

「您敢！」金娃頭一揮，長髮披肩，毫無怯懼地將身子往前一挺。

木屋內一下子寂靜得像墳墓一樣。

爐子裏熊熊的火光映着老太婆和孫女，爐裏的火種在「畢啪」地作着微響。

婆婆的憤怒支持了一會兒，終於平淡下來。

他轉身，將叉子重新放到爐子上去。

「讓他吃一餐，立即遣他走。」老太婆毫不留情的聲音：「不管他跑路，爬山，遣他走！」

「您管不着！」金娃向前踏上一步，放輕着聲音，堅硬而有力地說：「婆婆！您再趕走這一個，我死都要拚命！」

老太婆半側過臉來，神色烱烱地，一句話也沒有說。

孫女兒長大了，自己也的確老了，管，也管不了了。

老婆婆望着火光，心裏告訴自己。

有時候想想，還是讓她去吧，女大當嫁，將來總得有個家，也該有個丈夫，也該要有幾個孩子。

可是兩人相依爲命，怎能捨得她走？走，也得讓一個正人君子帶她走。

幾年前的那個狩獵者，年紀够得上她的父親，孫女怎能跟他去？

跟了他，又是狩獵，那比兩口子相依爲命好得了多少？

火光熊熊，老婆子緊閉着嘴，一聲不响，心裏却左右思量着。

金娃在木板旁站了一會，婆婆的突然沉靜顯得有一點奇特。

她瞥婆婆的背影一眼轉身走出屋外。

木梯上黑虎正將木盆裏的水倒去，將濕的手巾在細繩上掛好。

「進來吃一點東西。」金娃站在門邊說：「相信你已經餓扁了。」

黑虎回過頭來，深深地看她一會。

她有一點唐突，他怎麽會這樣地注視她？

他沒有說話，伸手將皮衣袖子翻下，一聲不出的踏進屋子去。

黯淡的夕陽照到屋子來了，洒在木桌上，紅紅的，間雜着樹枝的蔭影。

他在桌旁坐下，她坐在他的對面，她的臉在夕陽下是粉紅的。

「吃！」她將盤子推到他面前去。

他略一遲疑，一手迅速地抓起兔腿，拚命地大咬一口。

她牢看着，似乎很有興緻。

他將兔肉嚥下，又咬了一大口，又再咬一大口，直到塞得嘴巴滿滿的。

她突然笑了。

他鼓着嘴巴，放下肉腿來。

「妳呢？」他問。

「還有哩，婆婆在烤。」她指一指木板後面。

「妳們平日就這樣過活？」他問：「吃這個？」

「打到什麽吃什麽。」她回答：「還有乾糧。乾糧是村子裏面帶回來的。」

「那妳叔叔——一定是去買乾糧去了。」他猜測着。

「是——的。」

他看看她。

「妳說——什麽時候會回來？」他突然問。

「快回來了。」

「告訴我，」他問：「我應該從哪兒走？」

「首先，過湖。」

「有多深？」

「很深，會沒頂的。」她回答。

「馬怎能過？」他問得急速。

「有一條橋，祇有一條。」她說。

「過了橋……」

「我會指你該走的路。」

「妳……」

「我和你一起過橋。」她望望他，「怎麽？你又不相信我了？嗄？」

「可是馬……」

「馬被我叔叔騎去了，馬被我叔叔騎去了。」她有點不耐煩地皺一皺眉。

木板給推開了。

老太婆從板後出來，瓦盆子裏盛着兔肉，她將兔肉在桌上一頓。

「要逃命——嘿，」她响亮而且嚴威的聲音，「可沒那麽容易。」

黑虎錯愕地抬起頭來，老太婆站在面前，仍然是那副板着的臉孔。

「婆婆，他路過，在三令店子裏要了一碗水喝，三令逼他要三兩金子，他沒有，三令手下和他打了起來。」金娃立即忿忿不平地一口氣說。

「哦。」老太婆凌厲的眼色瞥黑虎一眼。

「他無意中又得罪了仇小寶，現在仇村長追尋他。」金娃繼續說。

「哦。」

老太婆又唔一聲，再掃視黑虎一眼，臉色稍爲緩和下來。

「所以，他們一羣人你都得罪了。」她喃喃說。

「他往絕崖上逃，他們用狗追他，我把他從……」金娃怯怯地止了一下口，立即避重就輕地說：「我把他從山上帶到這兒來了。」

「所以妳又去走那條峭壁的路了？」老太婆臉色頓時一沉，「——我告訴妳多少次不准走那條路？妳耳朵聾了？命也不要了？」

「可是他們追他啊，」金娃一鼓臉，放輕了聲音，「也該救救他的命……」

老婆婆低思一下，暗自搖搖頭。

「嘿，那批人，」她喃喃地說：「三令簡直是個地霸，仇村長除了忌我幾分，誰都不能惹上他。」

黑虎望望老太太，又轉頭不明瞭地看金娃。

「婆婆槍法厲害，仇村長就祇對她又忌又敬。」金娃插口說：「婆婆與他向來不對，這才住到這兒……」

「妳嘴巴小心！」老太婆一聲厲喝。

金娃止了口，老太婆沉默了一陣。

「沒人知道妳帶路？」她轉問金娃。

「沒有。」

「那他們趕到這兒可能還有一段時間。」老婆婆暗暗忖算着。

「是啊，」金娃喜悅地看看黑虎，「所以你吃飽了，休息一大陣，打個瞌睡也不要緊。」

「不！」婆婆驀然站起身來。

「婆婆，您——」金娃一陣錯愕。

「不，不能躭了，不能躭了！」婆婆側耳細聽，神色愼重起來。

「什麽？」金娃接着一陣緊張。

「聽見驚動的鳥聲嗎？」老婆婆擧起佈滿皺紋的手掌，示意噤聲。

她細聽一會，沉下臉來。

「有馬來了。」她告訴金娃。

金娃神色一陣驚慄，黑虎霍地從櫈上

竄起。

「金娃！出去擋着！」老婆婆剎那間動如脫兎，一手抓住黑虎的肩膊。

「告訴他們，我在睡覺！」她吩咐金娃，接着回過頭來，「跟我來，到板後避一避，小伙子。」

金娃迅速地一手抓起牆旁的長槍，一手開門，一下又掩到屋子外去。

老婆婆掩上門，帶黑虎蔽藏在木板後的爐子旁。

黑沉沉的木板後，老婆婆精銳的眼光立即接觸在黑虎的臉上。

黑虎的眸子與老婆婆的眼睛短短地接觸一下。

那樣沉重，那樣嚴肅，那樣決斷，彼此像在短短一瞬間完全明瞭了一樣。

「您放心，婆婆，我是不會躭在這兒的。」他用輕得像呼吸一樣的聲音說：「您和你孫兒說的話，我剛才都聽到了。您放心，我不會躭在這兒的。」

婆婆沒說話，祇默默的站在黑暗裏。

「帶她走吧。」突然，是她決斷的聲音。

「什麼？」

「帶她走吧，帶她到天涯海角，讓她跟隨你。」婆婆有點憂傷而沉重的聲音，「這個孩子——也大了。」

「可是，我……」

「我知道，」老婆婆一目了然地點點頭，「你不祇是一個過路人那麼簡單，我知道，我這個年紀，什麼人不看過？」

「我……」

婆婆搖搖頭，顯得很乏力，很煩燥，在那冷冷淡淡的神色後面，卻又充滿了仁慈和藹。

「別告訴我你的來歷，我也不想知道。」她停頓一會，「祇是——帶她走。」

是那樣地奇詫，老婆婆完全變了，變成另一個人，另一種主張，另一個決定。

「我就在剛才，忽然想通了。」她放低聲音，「一個孩子大了，像一顆種子，從老殘的花桿掉落了下來，自己生長。像一隻小鳥有了翅膀自己飛翔。老的，就像一隻蠶蛾，產下了卵，漸漸的死亡……」

一陣深深的憂傷在黑虎的心際掠過，他低下臉，默默地搖搖頭。

「我的孫女兒脾氣強蠻，家務也不大會做，不過心地善良，捨己爲人。」老婆婆輕輕的說：「很聰明，也孝順，這種狩獵生涯，對她也不大適宜了。」

「婆婆……請您明白……」他哽咽住了。

「她總喜歡進村子去，可是我不喜歡，她從來不去。」老太婆眼中呈露着一層薄薄的，安慰的淚光，「一次村裏的嬸嬸來，我就破例讓她去一次。她回來就說：『婆婆，村子裏的女人好漂亮，頭上有紅紅的繩子束辮子。』我說那是紅絲繩，她很喜歡，可憐，這兒連半根繩子也找不出來……」

她搖搖頭，有點黯然。

「村子裏好多人喜歡她，那個三令，那個仇小寶，都要娶她，都是她打獵時遇見的。」

他點點頭。

老婆婆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緊緊地握了一握。

「都拜託你了！」她兀自點點頭。

「婆婆！」

「天保佑，走不走得掉，都要靠運氣。」老婆婆繼續嘆一口氣。

「婆婆，那匹馬……」

老太婆仰起頭來，緊閉着唇，忽然向他搖搖頭。

他一陣寒慄。

「什麼？」他楞了。

她轉過臉去，又搖了搖頭。

「您……您……您說什麼？」黑虎睜大着眼睛。

「沒有馬，我們根本沒有馬。」老太婆低低的聲音。

他倒退一步，靠在木板上呆住了。

「可是她爲什麼……」

「她要你跟着她回來，這個孩子，要什麼就非要不可。」老婆婆搖搖頭，「她要白鴿，就去村子那邊偷，要鴨子，又到別人池塘去摸，唉！她這一次撒這樣大的謊……」

他有一點昏厥的感覺。

唯一的期望就是那匹馬，然而却是一個謊！一個那樣大的謊！

那他就在這兒幹什麼？

他千辛萬苦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他的心頭莫名地充滿了憤慨，似乎是一種被人玩弄了的感覺。

一下子，四週沉寂了。

遠遠的，傳來屋子外木樓梯下的叫聲，是金娃的尖喝聲。

老婆婆與黑虎面面相覷一下，婆婆首先從板後出來，悄悄的走近窗隙旁去。

黑虎貼緊牆壁，一點點向門邊移近。

從門縫張望下去——金娃雙手握槍，怒氣滿面地站在木梯的最後一級。

一匹黑馬拴在樹邊，一個青年正在跟金娃不斷地爭執。

黑虎細神一瞥——鹿皮外衣，棉布袖子，竟是酒店店主三令！

「我說不准進屋！就不准進屋！」金娃一臉怒容，雙手用槍咀指住三令。

「非進不可，我要親口告訴妳婆婆。」三令作勢要從木樓梯擠上來。

「不准！」

金娃一聲嬌叱，雙腿分列，阻住樓梯的整個入口。

「告訴妳！小娘子！不讓我進屋，準有道理！」三令懷恨在心一歪嘴唇。

「嘿，你敢進來？婆婆再把那天做媒那樣地轟出去。」金娃冷冷嘲笑一下。

「好，我祇是先來通知妳，要妳小心，」三令叉一叉腰，露着一臉的無賴相，「待會仇村長就到，看妳硬得了什麼！」

「哼，都是飯桶，一個人打一場架，就全批武裝到處亂撲，什麼大不了？」金娃雙眼一翻，「走，沒空跟你嚕嗦！」

「好！警告妳！走掉的叫黑虎，是個逃犯，殺過人！搶過貨！」三令轉過身去，「妳們倆小心點！」

「啊……」金娃祇覺耳邊嗡嗡的一聲，驚悸地倒退一步。

三令敏感地轉回身來，狡猾地望望金娃的神色，抬一抬眉。

「噢，勞煩妳——要一口水。」他裝

腔作勢地說。

三令趁勢上前一步。

「下去！」金娃槍咀往他一頂，他頓時跌退一步。

「水啊，噯，要水啊。」他嚷起來。

「瞎了眼啦，井不是在這兒！」金娃一指梯旁的那口圓井。

「這水怎麼能喝？」

「不喝就滾！」

「好好好。」

三令走到井邊，一手挾槍，一手提起水壳，喝一口井水。

「咦——噯！」三令望一望井底，驀地抬頭高叫起來，「快來！看！妳的三花掉在井裏了！」

「什麼？」

金娃一慄，急急從木梯旁奔往井邊。

三令趁她不備，閃電似直衝上木梯。

「喂！你——」金娃急嚷起來，「站住！站住！」

三令已竄上樓梯，提起右腿，一脚猛力地將掩着的木門一踼。

木門砰地敞開，門內赫然站着神色凜然的老祖母。

「大胆！」老太婆目光銳利地上前一步。

三令出其不意地退下一步，眼珠却迅速地向屋裏溜溜地一轉。

「幹嗎？」老婆婆厲聲問，身子往門外一擋。

「村裏走脫一名逃犯，仇村長命我來搜。」三令握一握手上的槍，理直氣壯地答。

「村裏逃了犯人村裏搜！到此地來騷擾什麼？」老太婆雙目一瞪，勢不可擋。

「但是，仇村長……」

「仇村長，嘿，告訴他管村裏的事，這兒的事情管不着！」老太婆向木梯下一望，「金娃！上來！」

金娃氣忿忿地登上梯級，怒目相視往門口一擋。

一老一少在木門口擋阻，威風陣陣，這令三令不得不壓下傲氣來。

「好！就讓仇村長自己來！」他忿忿地說出一句。

轉過身去，三令無意中瞥見還存着水漬的木面盆。

他的眸子一斜，立即又看到掛在樹枝椏上的細繩，還有上面的那條毛巾。

他思索一會，用手一抓毛巾，還是濕濡濡的，細神觀察，毛巾上有淡淡的，絲絲的血漬。

他冷笑一聲，回過頭來。

「好哇，把他拿出來！」他又一叉腰，瘦長的脖子向前一伸，「我知道他在屋裏。」

金娃怯怯地看看祖母，老太婆向前一挺。

「滾下去！」她怒叫着。

「嘿，騙得了別人，可逃不了我的眼睛！」三令乾笑一下，「毛巾上的血漬那兒來的？」

「我劏野兎留下來的！」金娃插嘴便說。

「好，嘴別刁，一會兒讓仇村長來！」三令狠狠地轉身，接着暗暗地咒一口。

「他媽的！」金娃忍捺不住，向前一躍，向他臉上便揍。

「妳——妳這野種！」三令着了一拳，反手一抓，緊揑着金娃的手腕。

「你滾！滾！你這無賴、惡霸、賤貨、你滾不滾！滾不滾！」

金娃哇哇地邊叫邊嚷，拳打脚踢，用牙向三令的手背咬去。

三令抵擋不住，奮命將金娃一推。

金娃被推，退倒在門邊，三令趁機向梯下一躍，竄上馬去，轉眼間跑得無影無踪。

老太婆看着馬匹遠去，回頭看孫女一眼。

金娃抹一抹臉上的亂髮，一臉氣憤。

「仇村長立即會來，快進屋去。」老婆婆臉色沉重地吩咐。

金娃無聲地看着祖母，老婆婆向她淡淡地一笑。

笑得那麼安詳和平定，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絲毫慌張的情緒也沒有。

金娃踏進屋子。

才踏進門去，一隻強健有力的手猛地從門背伸出，一手扯住金娃的長髮，向屋內一拖。

「啊——」

金娃一聲劇叫，黑虎緊揪她的頭髮，舉手狠狠的摑了她兩個耳光。

「啊！你！」

「妳這騙子！騙子！馬呢！馬呢！妳沒有馬！妳却騙我！」

黑虎咬牙切齒地舉拳作勢搥擊，老婆子一手擋住。

「住手！」祖母厲喝。

黑虎像從噩夢中驚醒，怔呆了一會，終於失神地放下手來。

金娃的身子一陣蜷縮，捧着被摑紅了的臉，一下子悶悶地嗚咽起來。

「不准動手動脚！人家是個大姑娘！」老祖母低喝道：「現在還是吵鬧的時候嗎？」

金娃倒伏在小床的羊皮上，掩着被摑的臉輕聲不斷地啜泣着。

一陣憤怒之後，黑虎看看自己的手掌，默默地有一點後悔。祖母瞥一眼金娃，忍不住走到床邊去伸手輕撫着孫女肩頭。

「金娃……我……」黑虎楞楞的上前一步。

「走開！」祖母一聲高喝：「誰敢碰我孫女一條汗毛？你這畜生！」

老太婆厲聲怒責，黑虎在屋裏垂下臉，咬一咬唇猛然轉身向屋外便闖。

啜泣着的金娃霍地站起身來，閃着滿含淚水的眸子。

「站住！你往哪兒？」她急劇地嚷。

「再見。」他沒有將身子轉過來，用沉沉的聲調簡短地說。

「站住！」金娃霍地跳下床來，直衝過去一手拖住黑虎的手臂，「你不能走！不能獨自走！你這樣走是去送死！」

老祖母呆呆的坐在床沿，抬起她惘然而空虛的臉孔，佈滿皺紋的眼角裏淡淡地泛着一層淚光。

「把我作弄得還不夠嗎？妳要把我怎樣？」他用憤怒的，却又不响亮的聲音問

金娃。

「我帶你過去，帶你過湖，過了湖，再帶你翻山！」她用急速和充滿信心的聲音說：「我認識路，祇有我知道！祇有我能帶你出去！」

她拚命地告訴他這一切，但是她祇看見他在輕輕地搖頭。

「妳說有馬，馬呢？」他問：「妳說能帶我出去，帶到哪兒？」

「請你相信我，相信我。」她焦急地咬唇說：「我說有馬，因爲在山上你不相信我，而我要把你帶回來……所以我說謊。請你相信我，我眞的沒有惡意。」

「帶回來？」他偏過臉來：「妳把我——帶回這兒來？」

「是的，是的！」她急急地點頭：「因爲我要和你在一起，我……」

她在一刹那間啞息了。

他烏黑的眸子開始接觸在她的臉上，是那樣地莫測，那樣地疑惑和好奇。

「我——會把你救出去，相信我，黑虎。」啞息了一會，她用一種很成熟，很堅定的聲音說。

那樣地誠懇，可是他仍然搖着頭。

「不，妳不認識路。」他斷然地說。

「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知道這山區唯一的路徑？」她張嘴失望地低叫起來。

他閉着唇，緊緊地，他看她好一會。

「不。」他回過身去向門外走。

「她知道——」

一陣低低的，沉重而坦然的聲音。黑虎錯愕地回過身，老太婆緩緩的從床沿站起來，踏着穩重的脚步走到黑虎的面前。

「她知道。」老太婆突然用一種很柔和：柔和得像親人一樣的神色注視黑虎一會，然後向他點點頭，「她知道，祇有她知道。」

黑虎失神地看着金娃，金娃一副期待着、緊張而熱心的神色令他的心絃暗暗的震動了一會。

「跟她去，孩子，她會帶路。」老婆婆瞇一瞇眼，充滿皺紋的手在黑虎的手背上輕輕的一拍。

親切得像親人一樣。黑虎無聲了。

「不相信她，得相信我。」老婆婆慈祥地仰望陌生人一眼，向他點點頭。

他又在注視金娃，一絲希望呈現在她圓而明亮的眼睛裏，她滿懷渴望地向他怯怯地展露出一絲微笑。

「金娃，把妳的槍拿來。」老太婆囑咐着。

「是的，婆婆。」金娃興奮地竄到牆角，喜冲冲地提起長槍，遞給婆婆。

老太婆接過槍，緊緊地，憐惜地看看槍身，突然迅速地將槍向黑虎手裏一遞。

「拿住。」她帶着命令的口氣。

黑虎俯頭看一看槍柄，意外地感激地抬起頭來。

金娃站在他的身邊，那樣儘願地微笑着；她與他爲了這柄槍而拚命搶奪過，也幾乎而成了敵人。

可是現在，槍在他的手裏。

「走！現在就走！」老太婆斷然地說：「金娃！帶他走！」

「好。」金娃轉身，走到床邊，蹲下身在床底的箱子裏摸索着。

一下子，她又站起身來，將一隻皮水袋和兩枝蠟燭往黑虎手裏一塞。

「拿住！」

「蠟燭！」他看看手裏，「山風裏怎點蠟燭？」

「你別管！要逃命，聽我的話去做！」金娃提起皮帽往頭上一戴：「走吧！」

兩人抬起頭來，才發現婆婆失了踪。

「婆婆！」金娃低嚷着。

不一會，婆婆從木板後緩緩的踱出來，手裏拎了一隻舊包袱，還有一件又大又寬的羊皮衣。

她默默的將包袱往桌上一擱，手裏將羊皮衣抖開了。

「是妳爸留下來的衣服。」老太婆將毛衣搭在孫女的肩頭：「夜裏山上風大，披上了。」

「婆婆……」

金娃心中一慄，那件皮衣是爸爸死後唯一留下來的東西，婆婆一向收藏着，如同珍寶。她怎麼會把皮衣披在自己的身上？金娃突然疑惑不定。

老太婆回過身去，又拎起桌面上的包袱。

「婆婆，您也去？」金娃低着聲音問道。

「我老太婆還跑得動嗎？」婆婆淡然一笑，提着包袱走到黑虎的面前來。

她將包袱往黑虎身上一按，漸漸抬起頭。

「都是我孫女兒的東西，你替她拿了。」老太婆柔聲說。

「婆婆！」金娃一陣高叫，黑虎頓時楞着。

「走吧，孩子，爲了妳自己，走吧。」老太婆的眼眶裏充滿了一層薄薄的光亮，「我——照顧不了妳多久，妳就在這兒也只是爲了我……我知道。」

「婆婆，您——」

婆婆慈祥的臉上呈現出温和而幸福的微笑。

「妳一向喜歡城市，那些乾淨的街道，那些大屋子，妳說看看也好。還有，那些頭上戴着紅絲繩的大姑娘，跟他去，金娃，妳也大了，應該去了。」老太婆用顫動的聲音對孫女兒說。

「不！婆婆！」金娃猛然冲口大叫。

「傻孩子，妳不是剛才還說喜歡他嗎？」老婆婆伸手拍拍金娃的肩頭，「他會帶妳到城市裏去，會買紅絲繩給妳，會讓妳看許許多多的地方……」

「不！不！」黑虎將手裏的包袱往桌面一扔，堅決地呼喝起來。

金娃含着淚的眼睛望向黑虎，心中一陣慌惶。

「不！我不能把您的孫女兒帶去，不！」黑虎將頭一擺緊握着拳。

「什麼？」老太婆直竄上來，伸手狠狠地往黑虎臉上奮命地一摑。

「婆婆！」金娃尖叫。

「啪！」地一下，屋子裏驟地沉於死寂。

黑虎垂下臉，緊緊地咬一下牙關，久久沒有抬起頭來。

「畜生！」老婆婆心疼欲裂的聲音，

「我把我的一切給你，難道我的金娃就不配嗎？」

金娃微張着嘴一時楞了，默默地，一顆晶瑩的淚在她的眼角垂下。

「還是你自己不配？畜生！」老婆婆握拳往桌面一擊，「你是一個男人！她能救你逃生，你就不敢帶她走？」

黑虎倏地抬起頭來，堅毅而且倔強地咬着牙根。

「好！帶她走！」他斷然地說。

低低的哽咽聲響起，金娃用手掩着自己的嘴部，盡力不讓自己的哭聲洩出來。

老婆婆直視着黑虎，欽佩地點點頭，神色強硬地向他一笑。

「金娃，過來。」她又叫。

「是的，婆婆。」金娃邊應邊含着淚走到婆婆的跟前。

老婆婆憐惜地用手抹去金娃臉上的淚痕，深情地凝視着她。

「上兩次，我把妳帶回來的人趕走，因爲他們都不是妳應該跟隨的人，」老婆婆點點頭，「這一次，我讓妳去了。」

老婆婆回過頭來看一眼黑虎，又跟孫女點點頭。

「不管他怎麼樣，他的心一定是善良的，我看得出。」她告訴孫女。

「婆婆！」

「你一定要對他像妳媽對爸一樣，記住嗎？」

「婆婆，不，我不離開您，我不要離開您！」金娃哭泣着倒在婆婆的肩頭上。

「在別人面前哭，成什麼體統？」婆婆一手將她推開：「傻孩子，就在這兒，我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誰照料妳？這樣祇有令我放心。以後，這些事情一過去，你們可以隨時來看我。」

「婆婆！」

「不要婆婆媽媽！」老婆婆臉色一沉，「還不快救人命，就在這兒哭什麼喪，把淚揩乾！」

金娃用手指抹去淚水，哀傷地看着婆婆。

「走哇！走！」老婆婆一反臉，順手拉開木門。

遠遠的，在寂靜的夜裏，樹叢中有鳥羣飛聲。

「快！仇村長那帮人來了！」老婆婆神色驟變，一手將金娃往外一推。

「走！跟她走！快！」她催促着將黑虎推出門外，急急地將木門一掩。

木樓梯上一前一後的步聲迅速地消失了，夜仍然是那樣地寂靜。

老太婆靠在門背上，望着屋角淡淡的火光。天已經全黑了，她遲鈍地走到牆邊，取起燭盤，將火點上。

遠遠的馬蹄聲近了，近了，近了……

馬匹停在木屋下面，一陣混亂聲，夾雜着狗吠的聲音，人們的紛紛議論聲。

脚步從木樓梯上來了，是一個人的靴子聲，重重的，毫無怯懼地。

木門砰地被踢開，門外是持槍待發的仇村長。

屋子裏，燭光搖幌下，桌邊坐着白髮蒼蒼的老祖母。老婆婆神色漠然，冰冷的視綫一動不動地盯在仇村長的臉上。

「把犯人藏在那兒？」仇村長粗豪的聲綫。

「找我這個老太婆，也犯得着帶槍？」老婆婆一開口，詞鋒尖厲地說。

「別裝蒜！人哩？」

「進來搜。」

仇村長目光銳利地向屋內瞥一眼，放下槍來。

「金娃呢？」

「怎麼？」老婆婆眼睛向上一翻，「是你兒子託老頭兒來做媒了？」

「嘿……別裝痴，金娃呢？帶逃犯走了？」

「金娃打獵去了。」

「半夜裏打獵？」

「日裏打不到，明天餓肚子！」

「唔——」仇村長的視綫立即瞥在桌面的兎肉上。

老太婆冷眼一瞥，毫不動容。

「到哪兒去打獵？」仇村長接着問。

「笑話，有野獸的地方。」

「老婆子！」仇村長闊臉一沉：「別嘴刁，告訴您，逃掉的是犯人，殺人刦貨，您孫女兒可要上當了。」

「犯人？」老婆子鼻子一哼，說：「嘿，金娃的爸難道是犯人？你『啪』的一槍，可打得眞準哪。」

「——」

仇村長神色驟變，狠狠地瞪老婆子一眼，轉頭就下樓梯。

「搜山，點火把！搜山！」底下傳來仇村長的命令。

「搜山！」「搜山！」

人聲滔滔，馬蹄聲紛紛去遠。

在燭光中老太婆呆坐着，看着火光，她漠然地，淺淡地一笑。

× × ×

從爬滿荊棘的山側前進，夜裏的北風刺骨。金娃將羊皮外套用皮帶在腰際扣上，小心翼翼地撥開前面的樹枝草叢，回過頭來。

黑虎隱蔽在後面的樹葉裏，在黑暗裏祇呈露着他黑皮膚上的兩隻閃閃發亮的瞳孔。

「看，前面。」金娃低壓着的聲音。

黑虎低伏着身掩到金娃的身邊，樹叢不遠的地方泛光點點。

「是那個湖！」他低嘆起來。

「看，右面。」金娃的臉幾乎貼在他的肩膊上，神色緊張地告訴他。

右面，在反着銀光的湖面，呈現着一條長長的，窄窄的木橋。夜裏，那條孤單簡陋的木橋顯得特別冷酷與陰森。

靜悄悄的，四周一絲動靜也沒有。

「仇村長已經懷疑我會領路，他勢必會到橋頭來截路，」金娃緊閉一閉雙唇，「我帶你走的是捷徑，沒有人知道可以由這條路到湖邊來，走！趁他們的馬匹還沒到之前過湖！」

金娃竄身向前一衝，黑虎反手猛力地將她手肘扣住。

「別去！」他粗豪的聲音。

「——？」金娃睜着錯愕的眼睛。

他凝視她，在深夜裏，在寒風中，在草聲瑟縮內……

「謝謝妳的一切。」他的聲調突然放得很柔和，柔和得令他自己也難以相信：

「謝謝妳引路，以後的路我可以自己走，妳——回去吧。」

「什麼？」金娃臉色倏地一沉，反手將他的手揮開，「你敢？」

「金娃！」

「你好沒良心！」她雙唇顫動地尖叫起來，「過了湖，你沒了我就能逃嗎？呸！你過湖，他們也會過，沒我指路，你怎能活？」

「金娃，妳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是看見了他們來勢洶洶嗎？你知道，祇要仇村長一下令開始搜山，格殺不論，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殺你。」金娃氣憤地轉過臉去，「枉我這樣待你，現在叫我那還有臉回去？」

「——」

「嘿！你以爲我眞的配不起你嗎？」她一嘟嘴，「就是仇村長的兒子，嘿，就會娶我，還有三令，做做酒樓老闆娘不好？偏要跟你這個無賴在一起。」

「金娃，妳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他伸手去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冰冷，在這樣的冬夜裏，她一定冷壞了。他緊抓着她的雙手，將她的手拉到他的懷中去，那樣能令它們暖和。

「妳是婆婆唯一最親切的骨肉，知道嗎？」他深深地凝視她，「妳眞的這樣忍心扔下她就走？」

金娃垂下眼蓋，無聲而倔強地偏過臉去。

「婆婆比我還能幹，她什麼都能做。」她用很低的聲音反辯着。

「但是她老了……」

「誰說的！不准說我婆婆老！」她一抬頭，充滿惱怒地警告。

「還有，」他回過眼去看一看橋畔，「前面的路……他們隨時可能——那是很危險的。」

「你把我金娃看成什麼人？」她雙手一縮，「我帶你來，我就會怕死？告訴你，你去不去？我帶你走捷徑就是要你在他們趕到之前過湖，你去不去？你說！」

黑虎垂下自己的手，呆呆站了一會。

一陣莫名的憂傷在侵襲着他，也許那是快樂，也許那是傷感，他不知道怎樣去形容，因爲他從沒有嚐過和試過……

「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金娃？我祇是一個……陌生的過路人。」他帶着一點絕望的聲音說。

「你去不去，去不去？」

「妳告訴我，這樣做爲什麼？」

「我喜歡！」她睜大眼睛，「你！走不走！」

黑虎站在她的面前，像失神似地微笑了。

「我去。」他點點頭。

她緊繃着臉開始呈露出笑意，是那樣地溫和與可愛。

她扭過頭，輕輕地撥開樹叢，伸手向黑虎一揮。

鑽出樹叢，初升新月的銀光耀洒在他們的臉上。

沿着樹叢向湖邊奔，四周萬籟無聲，木橋伸展在前面，象徵着自由、象徵着生命與幸福。

他們向前奔，向前奔！終於他們的脚在那條簡陋的，却又令他們充滿信心的木橋上。

他吸進一口氣，橋下是片片水光，橋前，是另一岸。

金娃仰起臉，在銀光下，她喜悅地伸出雙手。

「金娃！」他低喚。

她回過臉來，含着風采飛揚的目光。

「金娃！」他伸手將她一拉，讓她的臉靠在自己的胸膛上。

「不！」她立即將他推開了。

他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急急解開他腰際懸着的皮水袋。

「我差點忘了盛水。」她匆忙地說：「你在橋柱邊躲一會，我立即就來。」

她轉身向湖邊奔，踏過碎石子，她蹲下身去，將皮水袋的口子浸進水中。

卜卜卜的响起了輕微的水泡，金娃望着水裏銀色的氣泡，心裏喜悅，興奮而且羞慚。

剛才的擁抱，他緊緊的手，強而有力的勁力，還有那厚厚的，充滿維護力的胸膛。

是爲了感謝她而抱她？還是爲了……如果他喜歡她，又爲什麼總要把自己遣開？——她呆呆地望着水面，一聲聲地在自問着。

她有一點失神，驟然，銀色的水面反映着一枝黑黑的、長長的槍咀——那槍咀正指在她的腦後，她這才驚醒起來。

一雙長長的腿接着在水面反映出來了，身後的人走近了一步。

「起來！」低沉而充滿痛楚的聲音。

她望着水面楞了一陣，倏然驚惶地回過身來。

在月光下，那麼地清晰，那麼地接近，長長的身形，有點蒼白的臉——提着槍的仇小寶！

他看着她，用他那傷神的，碎心的眸子。

金娃呆呆的，緩慢的站起身來，盛着水的皮袋無聲地從手裏滑下去，跌在石子上。

從那一年起，那一年金娃由一個嬸嬸帶進村子的那一年起，他幼小的心靈上已經烙上了金娃的影子，之後，一年一年的成長，金娃的影子一年比一年的深刻。

仇小寶永遠不能忘却金娃，之後，她狩獵的時候他又遇見她，他帮助她射了一頭野鹿……

他很愛她，是無聲的、羞慚的、含蓄的……

但是現在，她却帮助另一個男人逃命，一個她素未謀面的男人……

仇小寶手裏握着槍，緊緊地，雙手滲着汗。

他望着她，緊緊地咬着牙根，顯得那樣地頹喪。

「妳不是被迫帶路的，是嗎？」他茫然的聲音。

一向當他看着她的時候，她能很容易地看出他的瞳孔裏的千情萬緒。但是這一刻，他的眸子是那樣地黯淡，黯淡得有一點悲慘！

「告訴我！」他斗然响亮地喝。

「不！」她倔強地仰起頭來，「我自

願的！」

他定着眸子，他臉上的肌肉一下子全部僵硬了。

「是自願的——」他低喃一聲，「爲什麼？」

「小寶……」

「別叫我的名字！」他憤恨地怒喝。

「你們爲什麼要對他這樣迫害？……小寶，他祇不過在村裏打了一場架，也不值得你們這樣……」金娃焦急地輕聲央求着。

「打一場架？金娃！他是一個逃犯，他殺過人，逃了獄，妳不知道？」

「不！不！你們說謊！騙人！我不會再因此相信你們的鬼話！」金娃仇恨地怒叫起來，「你們想把一個人置於死地，就把一切的罪名都套在一個無辜的人的頭上，你們一向如此！嘿，當年我爸爸不也是因此而給你父親……」

「住口！」小寶一聲叱喝。

「你知道！你知道得清清楚楚！」金娃理直氣壯地反辯着，「你知道你的父親！比誰都清楚！爲了保持他村長的地位，他什麼都幹！而你！你祇是躲在母鷄翅膀下的小鷄！」

「妳！」

他忿忿提起槍來，她向前一挺。

「你敢！」她威嚴地說。

他濕濡的手心有些震動，看着她大大的充滿靈氣的眸子，他痛苦地放下槍桿。

「他呢？」他沉聲問。

「你要把他怎麼樣？」金娃低聲地問他。

「把他押回去，放妳自由。」他簡短地說。

金娃看看四周，風吹草動，靜寂寂地，仍然沒有馬聲。

「你父親呢？」她問。

「帶了一批人搜山，我從村子直接趕到這兒，我知道他會過湖的，想不到——」他放輕聲音，「妳竟帶他過湖。」

金娃瞥一瞥四週。

「只有你一個人？」

「幾個夥伴聽說黑虎藏在妳家，趕到妳的木屋去了。」小寶將聲音放輕下來，「金娃，把他交出來，別令我難做，妳知道我……」

金娃驟然轉身，邊奔邊放喉大叫：「黑虎！跑！往對岸跑！沒有別人！跑！逃！逃得快！」

尖厲的叫聲在山谷裏迴旋着，仇小寶臉色一沉，躍身向前一撲，一手揪住金娃的脖子。

「妳！妳這賤貨！」他緊咬牙關，「啪啪」地伸手摑了金娃兩個耳光。

金娃跌倒在石地上，小寶垂下手，看看自己的手心一下子楞了。

打了她了！打了她了！怎麼可能？怎麼捨得？

他的心像在承受着絞刑，他的眼眶內有一點模糊。

「丟下槍！別動！」

一陣低沉的，有力的，渾厚而無怯的聲音在小寶身後响起了，接着槍咀指在仇小寶的背脊上。

仇小寶失神一瞬將長槍往地上一扔。

「黑虎！」金娃如獲救星似地從地上爬起來，歡悅地低叫。

「把槍拾起。」黑虎吩咐金娃。

她急急拾起仇小寶的長槍，倒退了一步。

「向橋邊走，金娃。」黑虎用槍指着小寶，邊吩咐金娃。

金娃担心地望着黑虎，倒退兩步。

「走啊！金娃！我隨後就來。」黑虎眉心一皺，發狠地命令着。

金娃一咬唇，扭身迅速奔到木橋上。

黑虎遠遠瞥橋上的金娃一眼，用槍嘴向仇小寶背脊頂了一頂。

「現在，回過身去，不准看！」他沉聲吩咐小寶。

小寶還未轉身，突然地，無聲無息地，另一枝槍管輕輕地在黑虎後頸上一指。

「想逃？嘿嘿嘿……」

一陣陰森可怕的笑聲。

「舉起手！扔槍！」黑虎背後的聲音，「黑虎，今天你該命絕了！」

仇小寶回身一手奪去黑虎手中的長槍，背後提槍的人走到黑虎面前來。

鹿皮外衣，一副可惡的，傲氣而陰森的笑容。

「三令！」仇小寶感激而又有點慚愧的聲音，「爸呢？」

「跟着來了，」三令頭一揮，「來，先結束這個小子！」

他一扳槍掣，子彈上了槍膛，向黑虎腦袋瞄準。

「不！要生擒的，爸說——」仇小寶將槍一擋。

「嘿，你爸！你爸！」三令一臉鄙視，「我拿到這條賊，我來處置！」

「你……」

「不！不！不！」

遠遠的風裏傳來一陣激厲的求饒聲。

金娃瘋狂地在黑暗裏奔來，伸手猛搖着。

「不！不能殺他！不能殺他！」金娃的皮帽在風裏跌落，長髮在黑暗的狂風裏飄盪。

三令眼神一定，唇角狠狠地一笑。

「不！不能殺他！」金娃奔到面前奮身一衝，用自己的身子擋在黑虎面前。

「金娃！妳！」黑虎一手擁住金娃，無聲地哽咽了。

風在刮着，掠過耳邊一陣陣慘厲的號哭聲。

三令神色森沉地注視金娃一眼，臉色僵硬得像凝固了的黃蠟。

那樣清的，那樣倔強的金娃，在他的心裏就是唯一的美人。一次又一次地要得到她，討好、做媒，給她整間酒樓，她都不要。她越不要，他想得更加急劇，可是，她現在却用自己的生命來掩擋着那個逃犯！

一陣酸氣往三令鼻上直湧，他的眼色更冰冷了。

金娃能看出他眸子裏的殺氣，她縮進一口氣，伸手阻擋在黑虎前面。

「不！三令！不，不准殺他！要殺！先殺我！」金娃急促的叫喊着。

三令舉起槍來唇角的笑意更森沉了。

金娃驚惶地一睜眼，黑虎迅速地將她一扯，把她扯在身後。

「殺吧！」黑虎胸前一挺。

「不！不！」金娃瘋狂一般地往前一撲，「三令！不！求求你！讓他走，讓他過橋去，我嫁！我嫁！讓他逃命，我什麽都應承你！」

三令的槍柄已按在肩前，突然地，他遲緩下來。

「金娃！」站在一邊的仇小寶突然激厲地，痛楚而絕望地低叫出來。

三令眼尾向仇小寶一瞥，立即又警惕地用槍指向黑虎。

「我嫁！三令！我嫁啊——」金娃搶天呼地地哭喊着。

三令眉角一抬，臉旁的笑意開始得意起來。突然——

「嫁？沒有我答應，誰敢嫁？」

一陣穩定而沉厚的聲音在黑暗裏傳了出來，接着，黑暗裏一個影子向前呈現出來。

白白的頭髮在夜裏飛盪，充滿皺紋的嚴肅臉孔，手上長槍一枝，威氣陣陣。

「婆婆！」金娃驚叫出來，聲音喜悅而又恐懼。

「傻孩子，過不了湖？嘿，婆婆帮妳。」婆婆臉上短促地一笑，倏然又轉過臉去，「三令，你好放肆，要我孫女，你可沒那種福氣！」

「老賊婆！妳敢擋我？」三令殺氣陣陣地面向老太婆。

「要擋就擋，你敢攔我？」老婆子跨上一步，手中的獵槍挾得緊緊。

「老婆子，妳眼花繚亂——」三令邊說邊將長槍迅速地往上一提。

「婆婆！」金娃激厲地號叫。

「砰！」

槍聲一响，祇見婆婆手上一抖，三令槍還未發，哼也沒有哼一聲便滑倒在地。

「三令！」仇小寶略一定神，向上撲去。

「站住！」老婆子一聲厲喝，「仇小寶，別插手，站在一旁！」

仇小寶睜眼注視老婆婆一會，在黑暗裏呆着了。

金娃含淚向婆婆身邊撲去，黑虎俯身一手將長槍撈起，握在手中。

「婆婆，謝謝您……謝謝您……」金娃倒在婆婆肩頭低聲抽搐着。

「孩子！走！立即就走！」婆婆向黑虎打眼色，黑虎無聲地上來拖金娃的手。

老婆婆將頭一偏，硬着心不再看任何人一眼。

夜裏的風，刮得凄涼。

靜幽幽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跨上木橋，黑虎拖着金娃迅速地向木橋另一頭直奔。

仇小寶含着淚光的眼睛向木橋的那一方遙望着，她終於去了，去了！不會再回來了，跟着另一個不認識的、不知道的、不愛的人……

老婆婆放下槍來，木然地踱到三令的屍體身邊。她用脚尖將三令屍身一翻，看了一眼他緊閉着的眼睛。

「你作惡多端，我想殺的却不是你。」她移動一下唇片，自唸着，「我一直要殺一個人，却不是你，不是你……」

風像號哭一樣地刮起來。

馬蹄聲自遠而近，人聲和火光一點點地越移越近，越來越近。

一匹白馬上騎着仇村長，後面的馬上是禿頭酒保，再後面，掉了門牙的大漢，再後面，另外兩條酒樓裏的彪型大漢，再後面，囂鬧的村人……火把照耀着整個湖邊……

老婆婆提槍向前一站，在烈風中英武無比。

馬韁一扯，白馬前蹄向上微微提起，馬上的仇村長已一躍下馬。

後面的馬擁了上來，成一排地戛止了。人聲靜止一會，火把光亮裏，有狗羣的吠叫聲。

仇村長向前步上，瞥一下伏仆地面的三令屍骸，精光四射的眼睛迅速地落在老太婆臉上。

老太婆嚴肅的眼神向四週一瞥，驟然冷笑起來。

「嘿，區區一個逃犯，竟動用整個村子的人來擒拿，仇村長，不怕別人笑話嗎？」老婆婆清晰响亮地問。

仇村長一臉寒霜，眉頭緊緊一皺。

「是您幹的？」仇村長將靴尖向屍骸略略一翻，看一看創口。

「你要怎樣？」婆婆將頭一揚。

「殺人賠命。」仇村長低沉的聲音，「跟我走！」

「殺人賠命？哈，」老太婆响亮地大笑起來，「仇村長，金娃爹的命誰來賠，那些被你迫上山取了命的人，他們的命誰來賠？」

「住嘴！」仇村長叱喝起來。

「住嘴？可沒那麽容易。」婆婆鼻子重重一哼，「老婆子住在山谷裏甚麽閒事都不管，可是殺了我兒子的這筆賬，我可要算一算。」

「你——」仇村長頓時一傈，四週刹那間肅靜無聲。

「老婆子平日裝聾作啞，今天可要當衆說說。」

「住嘴！」仇村長勃然大怒喝止着。

「哼，我兒子槍法凌厲，百發百中，你自命不如，懷恨在心，他祇是引路讓一個山賊逃生，也犯不着你將他迫上死路！」婆婆又一字一字地高聲問：「仇村長，你當時是依法行事？還是蓄意殺人？」

「你！你！你！」頭髮灰白的仇村長驀然地連臉色也轉爲灰白了，他咬牙切齒地上前三步。

「站住！」老太婆厲喝一聲，將槍往前一抖：「哈，老婆子今天饒不過你！」

仇村長驀地站住，錯愕地一楞。

「提槍起來！」又是一聲叱喝。

火花照映着仇村長的臉，眼色呆滯，額頭隱隱約約的閃着汗光。

多少年的心血，多少年的奮鬥掙扎，陷害了多多少少的優良槍手，保持了今天村長的地位——可是，就是這一次，他自己知道，這一次，還有這一個。

一個長輩，一個年事已老的婆婆。

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敵手。

「提起槍來老傢伙！」又一聲怒喝。

好吧！拚它一拚，村長可下不了這一個面子。好，拚一拚！



金娃雙手握槍，怒氣滿面站在木梯上。

仇村長咬緊牙關，濃眉一抬，提槍向前連上三步。

四週靜謐無聲，風聲裏祇有火炬劈劈啪啪的燃燒聲。

仇村長觀清形勢，在衆目睽睽下正想舉槍拚命。

「啪」！

响亮的一聲，槍响劃破整個黑夜。

仇小寶拾起地上的長槍，往老婆婆背後暗射一槍。老婆婆背後中槍，咬着牙關回過頭來。

仇小寶握着長槍，楞楞地，驚惶而恐懼地愕然着。

「好，小寶，好，閃閃縮縮，做得好，」婆婆身受巨創，譏諷一聲：「別再想依靠父親做英雄，明兒戴孝哭一塲！」

老婆婆悠悠閒閒地說完話，飛身一旋，祇見槍頭一擺，「砰」地發槍——仇村長應聲倒地。

老太婆將槍一扔，長笑一聲，向前仆倒。

「爸爸！」

一陣悲痛欲絕的呼叫，仇小寶向父親撲去。

仇村長胸前中槍，掙扎着撐起身來。

仇小寶含淚蹲下，伸手去扶父親的肩膀。

「滾開，畜生！」仇村長一臉忿恨，伸手拚命地連摑兒子兩個耳括子。

「爸爸？」

「畜生，爸沒有你這種畜生……教你養你，你却是個小人，暗算……別人！」仇村長悲憤欲絕咬牙切齒地怒罵。

「爸！我爲了救你！我爲了……」仇小寶含淚哽住了聲音。

父親搖頭絕望地向後傾倒，倒在兒子的肩膀上。

「沒有用……我得承認……我的孩子，沒有用……」仇村長不斷地搖頭，伸手捉住了兒子的手。

「小寶，你十歲還不敢上馬，我就知道……」仇村長苦澀地一笑：「我怕別人笑話，逼你壓你，要你成個英雄……但是你祇是一隻……老鼠。」

「爸！爸！」仇小寶悲憤欲絕地垂頭緊閉上眼睛。

「爸走了，這個地位就保不住……一個一個強手都去掉，最後，還是……自己騙……自己。」

「爸！我替你報仇！我把金娃——」

「不！不！金娃不能殺……金娃爹，早年我就不該去掉他，祇是因爲你……還有我的地位……他太……強了。」仇村長掙扎一會，急促地喘着氣：「老太婆……忍受了好幾年，也該出一口氣……我死了，她就……她呢？小寶，她呢？」

仇村長忍着痛楚支撐起來，小寶輕輕地將父親按住了。

「爸，她就在前面，躺着……」小寶輕似無聲地說。

「把她……叫過來，看我死——她會高興的——去！去！」仇村長遲鈍地揮着手。

「爸……」小寶輕弱地喚。

「去……」

將父親輕放在地上，仇小寶站起身。風無情地刮在他的臉上，他走到老婆婆仆着的石堆旁。

「婆婆……爸快死了——去，去看他死，令您高興……」小寶的聲音抖着，淚水如雨洒下。

老婆婆佈滿皺紋的手垂在石子旁，白髮蓬蓬，在寒風中吹揚。

「婆婆！」

小寶伸出手去，她的身邊轉開去，她閉上眼，嘴角邊是一絲絲淡淡的微笑。

「她——死了。」小寶站起來，「她——死了……」

他退後身去，瘋狂地奔到父親身邊。

「爸，她死了，爸，爸——」小寶渾身一怔，他僵直地垂下手，脫節地驀然向前跪下。

「爸！爸爸！原諒我！原諒我！」

風夾雜着泥地上的沙，吹進頭髮裏，沙沙地在响着。

人聲嘈雜起來，嘈雜起來，終於變成了囂鬧。

一雙靴子緩緩地踱近小寶，小寶抬起頭來。然後，另一個人也站近了。

禿頭酒保叉着手俯視着小寶，脫掉門牙的大漢站在後面，眼睛裏一副鄙視的神態。

小寶定一定神，伸手將父親身邊的長槍一撈，兇惡地抬起頭來。

「不准動！」他將槍向前一指，「誰動就一槍！」

禿頭酒保笑了，無牙大漢也笑了，一個個村人的臉孔是那樣地陰沉，那樣地狡猾，又似乎是那樣地得意。

「小子！」禿頭酒保首先開口，「不要作威作福吧，先報報你父親的仇！」

「——」

「嘿，我的老闆死了，你爸死了，你心中的女人帶着別個漢子在逃哨！」無牙大漢又插上一句。

仇小寶握着長槍的手緊緊地握緊了。

「爲村長報仇！」有人在人羣中叫。

「報仇！」又有人叫。

聲勢洶湧，仇小寶仰一仰臉，深深地吸進一口氣。

「帶狗帶馬過湖！」他高呼命令。

少女護郎 命喪礦洞

翻過山腰，黑虎覺得肩上的包袱越來越重。北風刺骨，靴子裏的脚趾完全像結冰似地僵硬了。

金娃冒着烈風向前挺，步伐有一點踉蹌。路越行越艱巨，進度也越來越遲緩。

黑虎在寒風裏伸出手來，回身緊拖着金娃。

她的唇角已凍得發紫，緊裹着身外的羊皮外衣，身上仍然不斷地發抖。

「要停一會嗎？」在呼呼的北風裏，黑虎的聲音幾乎全讓北風掩沒了。

「翻過這兒，前面有一塊大石！」金娃向前指指：「那兒可以擋風！」

黑虎伸手半扶半拖地支撐着金娃。

如果不是爲了生命，這樣艱巨的山路誰也不敢再跨前一步，昏天黑地的，四週一點亮光也沒有。

雲層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悄悄地囤積起來，月色早已經消失得無形無踪。

從山岩旁拐過去，前面黑漆漆的一塊大石聳立在崖旁。

金娃迅速地冒風向前奔，轉到巨石後面，喘息着用嘴向手裏呵暖氣。

黑虎竄到石後，靠在石壁上鬆出一口氣來。他轉過臉，看看一旁的金娃，她的烏亮的眸子正注視着他。

無聲地，他伸出手去，將她擁在他的懷裏。

他用手輕輕拍着她的肩頭，愛護而又憐惜地將臉靠在她的頭髮上。

「天——也許要下雪了。」他仰望着前面一望無際的黑夜。

「你冷嗎？」她顫抖着的聲音。

「唔。」他回答得老實。

她推開他，開始去解身上那羊皮外套的腰帶。

「不！」他一手按着她的手，「妳自己穿。」

他將她又向自己胸前拉回來，用雙手圍繞着她的身子，讓她溫暖。

他的胸前是溫和的，溫暖得像婆婆的木屋子，還有鋪着毛皮的小床。

一切的寒冷都在這一刹那驅散了，祇是暖流在他們的體內流盪着。

「我在想……婆婆……」伏在他身上，她低喃着。

他緊緊地擁她一下，沒有說話。

「她爲什麼不跟我們一塊兒走……」

她用低得幾乎祇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說：「從小她就這樣地照顧我，她是一個慈祥的好人，祇恨一個仇村長，因爲……」

「妳的父親？」

「祖母和父親的槍法馳名，仇村長顧忌的就是他們，那一年——」她放輕聲音：「一個被環境壓迫而成了山賊的人被仇村長追迫到山上去，爸爲了仗義，助他一臂之力，誰知道……仇村長公報私仇，將爸爸……」

「——」他輕輕地拍着她的肩頭，安慰着，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媽悲痛欲絕，第二天投崖死了。」

「爲什麼？爲什麼仇村長要這樣？爲了什麼？」黑虎憤怒地低嚷。

「因爲他要做他的村長，村子裏誰強誰就有資格，做了村長好吃好住，能向所有的人發令，」她悲痛地搖了搖頭，又道：「可是我爸從沒要當村長，那老傢伙却將他——」

「不要再說下去了，金娃。」他用手輕撫着她的長髮，「不要再說去下了。」

她將臉緊緊地埋在他的胸前，靜默一會，她仰起頭來。

「你是一個已經有老婆的人！是嗎？」驀地她莫名其妙地問。

他有一些愕然，搖一搖頭。

「沒有？」她呆呆地張着雙眼，臉上隱約地泛現着一層笑意，立即，那笑意又消失了，「那麼……爲什麼你總是想撇開我？」

他的心有一點傷感，他咬咬牙關，抬起頭來。

「走吧。」他說。

他將包袱重新背上肩頭，右手提槍，左手拖着金娃，從石背踏進風裏。

「上去，往上！只要再走一段路……」金娃偶一回顧，驀然縮進一口氣，低叫起來，「看！他們過湖來了！」

黑虎警惕地俯頭往山脚下一望，山下點點火光，在樹叢下閃耀着。

「前面眞的有路？」他焦灼地問。

「你還不相信？」金娃一轉頭，「走！快跟着我！」

深夜裏兩個影子一前一後地在崇山峻嶺裏前進。

躍上石塊，穿過荊棘，撥開樹叢，在毫無人跡的山野裏往上逃命。

勁風迎面掠來，風裏隱隱約約的夾雜着一陣焦味，金娃向前奔跑兩步，驟然停下步來。

她靜止一會，側耳一聽，一陣陣輕息的，劈劈拍拍的聲音。

「山火！」倏地她轉身劇叫。

「什麼？」黑虎雙眼一睜。

「山火！上面山火！」金娃氣急敗壞地奔到黑虎身邊，「黑虎，不能上去！」

「什麼——」一下子，彼此都楞了。

烟味越來越濃，順着風勢往下蔓延。迅速得不能令人置信，空氣突然令人嗆咳起來，濃烟蔓延，一下子伸手不見五指。

「能上嗎？」黑虎在濃烟中的聲音。

「不！上面的樹一定全燒着了。」

「還有別的路沒有？」

「沒有，非得上去不可。」

黑虎咬緊牙根，吸進一口氣。

「往上闖吧！」他沉聲回過頭來，「金娃，妳下山！」

「什麼？」一陣強烈的絕望侵襲着她，她狠狠地呆立了好一會。

「金娃！回去！」黑虎瞥見她神色有異，慌惶地在濃烟中喚叫。

燃燒聲漸漸展延，強風裏傳來一陣陣悶熱的，焦臭的氣息。

整座山勢陰森得像要咆哮起來，四周被濃烟包圍着。

「金娃！」黑烟朦朧中，黑虎担憂地四處覓尋金娃，她在濃烟裏突然消失了。

「金娃！金娃！」

「黑虎！」一聲倔強忿怒的叫喚：「你撇不掉我。」

黑虎迅速地回身，只見濃烟中人影一閃，金娃已往上奔去，一下子在濃烟裏消失得無影無踪。

「金娃！」

他只覺得身上一陣寒慄，來不及思索，他往山上迅速直竄。

「金娃！」

「金娃！」

烟濃得像黑墨，劈劈啪啪地，聲音越來越近。

「金娃！金娃！」他嘶着喉嚨。

樹叢阻擋在前面，他衝過去伸手將樹叢撥開。

「蓬」地一聲，火舌向他直冒而來，他一回身，身後的草叢也燃燒了起來。

列焰熊熊，一片金紅，一片灰白，一片漆黑。

「金娃——」火勢在他身邊蔓延，一聲聲奇異的，可怕的，噬人的火焰聲抖動着他的心。

金娃怎麼了？她跳進火裏？她已經死了？

剛才爲甚麼要撇開她？現在，太遲了，太遲了……

「金娃！」他呆站着放喉大叫起來。

突然那強烈的火光令他醒覺起來，往上逃，往上逃，立即就逃。

他退後一步，往濃焰中直竄。

一切都在這一刻混亂，眼前是一片火紅，一片金黃，一片淡白，一片烏黑……

他拔脚飛奔，爲了自由，他不顧一切地向前直奔。

跳過石塊，竄過樹叢，爬起——他像完全喪失了主宰，他像野獸一樣地往前逃，往前跑……

脚下的地面彷彿完全抖動起來，彷彿在迅速往後退，他喘息着，哽咽着，直奔到精疲力盡。

他仆倒在地下。

他昏厥了一陣，閉上眼，他忍住哭聲，哽咽一下，他緩緩地抬起頭。

風掠過來。

沒有悶熱氣，沒有令人嗆咳的焦味，沒有劈啪聲，也沒有火光。

風掠在他臉上，冰冷的。

他倏然坐起身來，怎麼一回事？那場火呢？

他回過頭去，心中突然顫抖一下。

他坐在形似垂直的高峯上，脚下面是遼遠的，一陣陣熊熊的火光。

他奔了多少路？他怎麼會奔得這麼高？他自己也不能夠瞭解。

山火順着風勢向下伸延，他呆看着那些火光，眼角的淚無聲地沿着頰旁垂落。

爲甚麼呢？爲甚麼呢？那個可愛的女孩子爲甚麼要自己這樣不顧一切？自己是一個死裏逃生的人，而她，却是那樣地無辜。

跟隨自己又有什麼幸福？那可憐的女孩子，自己不能給她幸福，跟隨着又能得到一些什麼？

爲了她好才阻攔她，可是她却跳進了火裏……

他摸一摸肩上的包袱，她的包袱仍然懸掛在他肩膊上，但是現在，一切都無用了。

以後的路，往哪兒？向左？向右？還是向上？往哪兒逃生？

他從來沒重視過她，可是就在這一刻，他除了金娃，忽然對一切都不在乎了。

「金娃，我抱歉……金娃！」他伸出手，痛楚地緊緊的將臉掩在手心裏。

四週全轉變了，祇有遠遠刮過來的風聲。

尖厲的風聲彷彿有人在狂叫，又像是悽厲的啼哭聲……

他將臉埋在手裏，靜止了一忽。

有人在尖呼，有人在狂喊？

他驟地像觸電似地仰起頭來。

「黑虎！黑虎——」在風裏，遠遠的，一陣又一陣的呼叫。

他淌着淚的臉驀地充滿了希望，他站起身來高高站在危峯上。

「金娃！金娃！」

「黑虎！」

「金娃！」

遠遠的坡上是一點白色的影子，是金娃，是金娃羊皮衣的白色毛領子。

「金娃！我在這兒，在這兒！」他張喉狂叫。

「黑虎！」她向峯上直奔而來。

熱血沸騰着，他歡笑地向前伸着手，瘋狂地向峯下奔去。

她奔向他，含着淚。

他奔向她，歡呼着。

他們越奔越近，終於他們彼此在山坡上相觸了，牢牢地相擁在一起。

「金娃！」

她哭着，那樣担憂而驚恐地哭着。

「金娃，妳別……金娃！」他將臉貼在她的臉旁，輕撫着她的長髮。

「我忽然想到你不熟山路，我以爲你……死了。」她啜泣着抬起頭來，接觸了他的眼神，她低下頭去安心地笑了。

「死——？」他猛地心中一凜：「—

——不。」

「噢——黑虎！那山火可以擋他們一陣。」她俯頭望一望山腰，「去，那個地方快到了。」

「那個地方？」他不明瞭地問。「什麽地方？」

「跟我來。」

「金娃！」他將她的手一拖，細神地注視一會她的臉，然後他伸起手，「妳的臉全被烟薰黑了。」

他抹去她臉上的汚漬，她伸起手，也揩去他臉上的汚漬。

她柔軟而溫暖的手指接觸在他的臉上，他深深地靜止了好一會。

「告訴我——」她輕聲問，「他們爲甚麽叫你黑虎？是因爲你黑黑的皮膚？」

「從小，他們都叫我小黑子，」他回憶着，告訴她：「後來大了，跟村子裏的人打架總是打贏，他們就開始叫我黑虎子，後來——他們就索性叫我黑虎了。」

「黑虎。」她點點頭：「我喜歡，黑虎。」

「走吧，金娃！」他將槍往肩上一掛，另一隻手緊緊地拖住金娃。

× × ×

上面的山路就比較平坦了，野草叢生着，草堆下面的泥土，很結實，很寬闊。

「以前，這兒是一條路，」她拖着他的手在前面走，「現在好久沒有人來，草和樹叢也到處長起來了。」

「這兒怎麽會有一條路？」他詫異地問他。

她向前迅速地奔兩步，站定腳，突然伸手向他回過身來。

「看——」她站在高高的地方，呼喊着。

在黑暗裏，他仰起頭來，黑沉沉的山岩上是一個巨大得驚人的洞穴。

他睜大眼睛，帶着奇愕的神色踱到金娃的身邊去。

「是一個山洞！」他終於鬆出一口氣，放輕着聲音：「一個這樣大的洞！」

「這就是我要你來的地方，也是你能走的唯一的路。」她緊緊地拖着他的手：「來，跟我來。」

向洞穴移近過來，深邃而漆黑的洞口猶似一隻蜷伏着的巨獸。

「把包袱裏帶來的蠟燭點上了。」走進洞口，她吩咐他。

黑虎點上蠟燭，在黯淡光亮的映照下，能清晰地看到洞口支撐着的無數的木柱。仰望上洞頂上去，上面也支撐着一條條數不清的木架。

「這是一個礦洞。」他低嘆起來。

「好多年前，有一批外洋來的人，他們說這山裏有金子，就開了這麽一個洞。」金娃告訴他：「後來金子找不到，他們就把洞扔在這兒，都跑回國去了。」

「沒有人知道這個洞吧？」

「有的，年老的人都知道，」金娃搖頭，「可是他們都不敢進去。」

「爲甚麽？」

「這個洞深得驚人，支路四通八達，許多人在裏面迷失過，以後都沒有再出來了。」

一陣陰陰的霉濕氣息從洞裏傳來，金娃的聲音被一陣空曠的回音籠罩着，顯得特別陰森可怖。

「妳知道裏面的路？」他輕聲問。

「祇有一條路能走，路的盡頭就是邊界。」她回答。

「金娃——」他驚喜地呆住了，立即，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道：「謝謝妳，金娃。」

「先別謝，過了洞，我還要你帶。」

她拖着他的手往洞裏走。

地上佈滿着細細碎碎的石子，脚踏上去，响着細細碎碎的聲音。

聲音是那樣地低微，可是在空曠的洞裏迴傳出來，清脆而且響亮。

燭光漸漸向前，洞壁的木柱上佈滿着濕濡的水跡。

沒有風，祇是一陣陣滲骨的寒冷，一切平靜得像在另一個世界裏一樣。

直向前走，金娃站定了，前面有三條分叉的小路，金娃思索了一下，走那條左面的。

進了一層，洞口的面積縮小了一倍，裏面更死寂了。

「每一次我走進來，我總記着走那一條路，那樣回去就不會弄錯。」她放低聲音對他說。

他不明白她爲甚麽將聲音放得這樣輕，他發現她的脚步也放輕了。

「這一次，我不用再記住出去的路了，」她仰起臉，向他展露着一個喜悅的笑容：「這樣，很好。」

他沒有說話，他有一點矛盾。

就這樣把她帶走嗎？就這樣把她帶過邊界去？

將那孤單的老婆婆獨自留在山谷裏？

可是他又這樣地需要她，他從來沒有這樣感覺過，就是剛才，在山火裏……

讓她走？讓她跟自己？讓她走？讓她跟？

脚步漸漸向前，他的步聲有點沉重。

「前面，小心，」她突然回頭用很輕的聲音說。

前面又是兩條叉路，往左的那條比較窄小，往右的，比較寬闊。

有兩條粗粗的木柱支撐着那許多木樑，黑虎舒一舒腰，作勢往木柱上靠上去。

「不——」金娃驚愕地一怔，一伸手，猛將他拖住了。

他愕然地看着她，一絲一絲的，有泥屑從頭頂無聲地洒在他臉上。

他仰起臉，擧起蠟燭，淡黃色的光圈下，洞頂的木柱間有鬆泥一絲一滴漏下。

金娃摒息地注視了那些泥屑一會，漸漸地，漏下的鬆泥停止了。

她鬆下一口氣來，忽然看見黑虎蒼白的神色。

「摸一摸木柱都不行！」她很低的聲音警告說：「這裏面的木柱越殘舊，泥也越危險，這洞實在太久了。」

「說話也——」

她點點頭。「說話要輕，不然……」

「現在——往哪兒？」他焦急地問。

「你猜猜？」她仍然展露着微笑，似乎什麽都不放在心上。

「左面？」他指一指。

「不，右面，再轉右。」她

搖搖頭。

「還有多長的路？」

「路？這洞裏全是路。」她向他翹翹唇，「我以爲你胆子很大，却想不到這樣胆小。」

「我不想在這裏面活埋，妳不知道活埋的滋味嗎？」他責問。

「我知道，」她拖着他的手往前走，「以前村子裏捉到一個偷馬賊，他們將他活埋了，在地上挖了一個大洞，用泥從他的脚跟埋起，埋到頭上，他已經叫不出來了——是嬸嬸告訴我的。」

從右角的洞穴進去，又轉了左面。

木柱顯得很霉舊，全是現着深黑的腐爛色素。

「爲什麽——村子裏的人那麽狠？」他邊望着四壁，邊心不在焉地問。

「他們生性殘酷，尤其對外來的，或是犯了罪的，他們總不肯放過。」她很感慨地搖搖頭，「他們用自己的威力來警惕別人，否則……他們怕被別人欺負。三令是這樣，仇村長是這樣——他們個個都是這樣。」

盡頭又到了，她又領着他走到右面去。才走了一步，她停下步來。

「黑虎……」她低柔地叫。

「唔？」他詫異地看着她。

「你眞的願意帶我走嗎？還是……」她担憂地，傷感地將聲音放低了，「還是……一點點對我的心也沒有？」

「——」他啞然了，默默低下眼睛。

「你——」

「先帶我出去，金娃。」他無聲似地要求。

「別怕，他們跑不到這兒來的。」她安慰他。

「先帶我出去。」

她失望地抬起頭來，點點頭。

「好吧。」她咬一咬唇，終於說。

她含着笑，站在左右交叉口的頂端上，笑得很神秘。

她伸手指指左面，又指指右面，沒有說話。

「妳？」黑虎上前一步，怔住了。

「走啊！」她抬一抬眉尖。

「什麽？」

「你要走，自己走。」金娃刁鑽地笑着，「走，自己走。」

「妳！妳？」

他的手有一點激動，燭光也因此而抖動着。

在燭光抖動下，他的眼神裏充滿了一層突然而來的莫名憤怒。

「妳！妳還要我？」他一咬牙，衝上前，一手摑了金娃一個耳括子。

清脆的聲音响起，沙沙的一陣低响，木柱上的鬆泥緩緩滑下。

「妳——妳一直沒有眞心！一直在要我！開始說有馬，然後沒有馬！又說有路，現在！是不是沒有路！沒有路！妳！妳在要我！」

他忍不住大叫起來，金娃捧着被摑紅的臉，瞪大眼睛！

她一下子直竄上來，一手掩着他正想大聲叱喝的嘴。

她緊緊地撲在他胸前，像粉末一樣的泥屑直洒在他們的臉上。

死寂地，整個礦穴似乎在搖撼着。，

她緊緊地倒在他的懷裏，他的手拚命地擁住了她。

窒息着，窒息着。一點一點地，泥屑止住了。

於是一切靜止了。靜寂中，她低聲地在他的胸膛哭泣起來。

「金娃——」他哽咽着，他的手伸起來，接觸了她的長髮。他用手掃去她髮間的泥屑，呆呆的看她。

她從他的臂彎中退開去，一聲不响地看着他手中的燭光。

在這一刻，她完完全全地絕望了。

「你去吧，我攔不住你，去吧。」她從喉頭發出來的聲音。

溶蠟從燭尖滴下來，沿着他的手指，像一顆眼淚，然後，凝住了。

她俯下頭，用手背揩去眼淚，倔強地抬起頭來，她站在洞穴的叉路上，向他傷感地點點頭。

「你可以走左面，也可以走右面，」她黯淡地說：「兩條路是相通的，他們——沒有人知道。」

「什麽？」他意外地。

「左面和右面，結果相連在一條通道上，沿着那兒走，可以由山的另一頭穿過去，那邊是——邊界。」她垂下臉，一顆晶瑩的淚珠從眼角垂下。

他握着蠟燭，一陣強烈的，突然而來的激動令他深深地黯然了。

「金娃。」他無聲地走到她的面前。

他用手托起她的臉，燭光在這一刹那是那麽柔和，她烏黑的瞳孔裏，那燭光是兩點明亮的，光芒的，像閃爍着的星……

「不要哭，金娃。」他的喉頭哽咽了一下，「學我，我從來不哭。」

她接觸了他的眸子。

不，他說的是謊。在燭光下，他的眼眶內是一層淡淡的，朦朧的，震顫着的淚光。

「謝謝妳帶路，我不該……摑妳，我……」他搖搖頭，將手扶在她的肩膊上。他轉開臉去一會，又回過臉來，「我不帶妳去，那是爲妳好……」

她睜大着眼，任由淚水成直綫垂落。

「我喜歡妳，金娃，我從來沒有女孩子，你救了我的命，我應該報答，可是……」他咬一咬下唇，猛地搖一搖頭。

「黑虎，我求求你，帶了我……」她抖動着的聲音。

「不！」他斷然地，「不！我不能！不能！」

「爲了什麽？黑虎？」

「我今天活了，不知道明天——在這兒，在那兒，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他沉沉地自語着，「我不能累妳，不能累妳。」

「你——你是說？」她張大着嘴。

「我是一個逃犯。」他駭然脫口說。

「哦？」她不置信地楞直了。

在燭光下，他看着她，是那樣溫情。

「他們……」她輕輕的聲音：「他們說你搶了貨？」

「是的。」

「還殺了一個人？」

「不，不！」他驟然否認。

他們彼此面面相覷地靜止了好一陣。

「怎麽一回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她猛然搖頭。

她轉過身去，將蠟燭放在地上，他一聲不响地在角落裏坐下。

洞穴內靜得能聽到彼此的心跳，彼此的呼吸，一切是那樣急促，又那樣沉着。

「眞像一個夢——一個夢——」他疲乏地用手掩着臉，「我是怎麽被捲進這件事去的？」

他將眼睛從手心中抬起來，望着前面穩定的燭光。

「我祇有一個朋友，從小的朋友，叫明剛，住在叔父家裏。」他低聲回憶着，「我在一家姓倪的人家做馬伕，明剛不知怎的愛上倪老爺的千金，他要娶她。姓倪的祇要聘禮，明剛沒有錢，來跟我說。

「我知道倪老頭祇要錢可不管別的，勸明剛去籌那筆錢。於是他去問他的叔父借。」他搖搖頭，「他叔父非但不肯，而且知道倪老爺要聘禮這件事。」

金娃大大的眼睛出神地望着黑虎，一動也沒有動。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拍拍她的手背。

「叔父找了媒人，決定送聘禮，自己娶那個千金，原來他早就對她有了念頭。」黑虎無奈地笑一笑：「之後，那千金要嫁過去，明剛像瘋子一樣地來找我。」

「他要你帮忙？」金娃啞然地插進一句。

「是的，他和那千金相戀，他們兩人決定私奔，來向我要馬。」

「你就帮了？」

「是的，出嫁的那一晚明剛和她潛逃了，偷了一筆錢，明剛叔父的錢，却沒有搶——是偷。」

「以後呢？」金娃瞪大着眼。

「我駕着馬車在後門等，他們剛踏上馬車，叔父追了出來，要衝上車來，我舉鞭一揮，馬向前直衝……於是……」

「——？」

「明剛叔父一隻脚已跨在車上，向後一仰，腦先着地，於是……」

「後來呢？」

「明剛心軟，總是自己叔父，要我停車。可是，那時候他叔父早已斷了氣。之後……」他的聲音也止住了。

「他們將你們抓了？」

「謀命劫財，將我跟明剛都抓了，而那千金，」他鼻孔內的聲音輕蔑地一笑，「爲了面子，爲了畏罪，什麽愛情都沒有了。她誣告明剛和我迫她潛逃，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怎麽她……」

「在牢中，明剛差點瘋了，又恨又悔，天天向我懺悔，說累了我。」黑虎默默地望着燭光，「他說他要逃出去，要和我再在一起無憂無愁地生活……他整天精神恍惚，幾乎瘋狂了。」

「他——後來呢？」

「一個大雨的晚上，他逃了。不知道爲什麽，我也跟着逃，」他木然地輕聲說：「也許是因爲我自小孤獨，沒有親人，祇有這樣一個朋友。也許，我實在害怕那些罪名，也許……我要自由。我跟着逃，奔着，奔着……然後……」

他的視綫從燭光上突然抬起來，停留在金娃臉上。

「我想我一直混混噩噩的逃，跟隨着逃，直至他們追到我們，一槍射進明剛的腦裏，他祇悶悶的哼一聲就倒了下去……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眞正的逃命，」他緊緊地咬一咬牙關，「我知道不逃他們就會要我的命，於是我就往前逃，往前逃，一直逃，沒有停過。」

他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捏得她的手有一點酸痛。那是一種掙扎，她一聲不响地承受着。

「於是，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一條河又一條河，一座山又一座山。」他痛楚地垂下眼蓋，「沿路搶過馬，騙過食物，威脅村人，什麽都做，爲了命，什麽都做……」

他的手越握越緊，她牢牢地凝視他，泛起了一層深意的微笑。

現在，她知道這對她多麽地重要，是的，他的生命，她指的路，多麽地重要！還有其他一切的一切，多麽地重要！

「帶我走吧，黑虎，請你帶我走。」她低下臉，將臉輕輕地印在他的手背上，「我要跟住你，無論怎樣，請你讓我跟住你。」

「可是，爲什麽？」

「我不管明天，我不管前面，讓我在你的身邊。」她輕聲央求着。

他將她的手漸漸地放開了。像觸電一樣，她反手將他的手握緊了。緊緊地，比他剛才更緊地握着他。

「我帶你到這兒，你就應該帶我到更遠的地方。」她急切地說。

「更遠的地方？」

「是的，更遠的，更美麗的地方。」她點點頭，喜悅而充滿着憧憬，「那兒有乾淨的街道，永遠不滅的火爐，那些人穿着寶藍的，墨黑的，閃閃生光的絲綢，那兒有桂花的香味，有賣糕餅的叫聲。那兒有亭台，有樓閣。那兒的女孩子頭上繫着紅紅的絲繩，她們提着紗扇，襟上掛着芬香的白蘭……」

「金娃——」

「夏天有閃光的螢虫，冬天有滿院庭的白雪，春天有碧綠的楊柳，秋天有甜蜜的金橘……」她柔和而滿足的聲音繼續說：「我在你的身邊，握着你的手，像現在一樣，我們並肩坐在一起，手接觸着手。那我將頭靠在你的肩膊上，低述着故事。那兒沒有流血，沒有眼淚，沒有逃亡，沒有槍和子彈……」

她的聲音輕息下來，輕息着，最後靜止了。

她呆望了燭火一眼，淚無聲地在眼眶內泛起了。

「請你帶我去，黑虎。」她哽咽的聲音震動着。

他放開她的手，那樣地強硬，那樣的絕情，他霍地站起身來。

「不！」他斬釘截鐵地說。

她垂下頭去，看着蠟燭，她咬着顫抖的唇角，承受地點點頭。

「我知道……再求也是沒有用的了。」她緘默一會，向自己說：「祇是……不

要我，你祇是不會要我。」

「妳不想想妳的婆婆？不想想老人家？」他皺起眉，聲音放得很沉悶，「她辛辛苦苦的把妳養大，妳一點點對她的孝念也沒有？」

「我，我——」

「回去！不要像一個孩子，跟住我是沒有用的！」他故意將他的聲音講得很厭惡，這樣令她和令他都會覺得好過。

「你眞的這樣厭惡我？」她猶豫地，却又那樣地不能置信。

「回去！不要多說！」他催趕着。

她閉上嘴，一聲也沒有响。似乎思索了一會，她下決心地兀自點點頭。

「好吧，我回去。」她告訴自己。

她走到他面前，伸手去解他肩上的包袱，他不自覺地舉起手來，用手按在肩頭的包袱上，無聲地，她已經將她的包袱解下了。

她脫下身上的羊皮外套，一聲不响地放在他的手裏。

「我不要！」他立即說。

「以前，是爸爸的。爸爸是個好漢，祇有你配得上穿這件外套。」她體貼入微地告訴他：「拿着吧，你還要過邊界去，那兒會冷的。」

他感到難以支持下去，他的心有一點絞疼，他的手在不斷地激動地顫抖。

她蹲下身子，解開包袱，在包袱裏取出另一支蠟燭，然後緩緩地站起身來。

「一枝你帶去，一支我帶走。」她說。她將燭頭接觸了他的燭光，一下子，她手中淡黃色的火光亮了。

他深切地看着她的眼睛，是那樣地不捨。

「金娃，」他將燭尖拉開去，「金娃，聽住我，有一天，妳會有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有雄心、有前途、有深情，妳會遇到他，他會帶妳離開這兒，到又大又乾淨又美麗的大城市裏去。他會買給妳數不盡的紅絲繩，妳會住在飄滿桂花蘭花香味的庭院裏，妳會有很快樂的生活，有一天，等着，有一天……」

「有一天。」她苦澀地嘲笑一下。「你不知道我已經等了多少個有一天？」

「金娃，相信我，這一天一定會來的，妳心裏的人也會來的。」

「是嗎？」她抬起淚汪汪的眼睛。

「是的。」他傷神地點點頭。

「黑虎！」她驀然傷感地大哭起來，迅速地撲向他的身上去，「回來！記住！一定要回來！我等着，你回來的時候，也就是這一天。」

「金娃……」他仰起臉，將眼眶裏的淚珠不致於因此而落下。

金娃咬唇提起手中的包袱，用手揩去淚痕，提着蠟燭轉過身去。

「希望回來的時候……你會認識這兒的路。」她悲切地叮囑，「我的木屋在近湖的山谷裏，不認識……問問別人。我會在家裏等。」

「我一定回來，金娃，」他眞摯而誠懇地應諾，「只要我有命，一定回來！」

「保重，黑虎。」

在離別的一刹，她成長得那麽快，不再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就像一個飽經世故的少女。

她低下臉向前才走了兩步，驀然地，一條黑影從洞穴外面的通道向金娃直竄過來，向金娃一撲。

「啊——」金娃向後一退，燭光下赫然是金娃飼養的小狗。

「三花！」黑虎陡然低嚷起來。

「牠怎麽會來的？難道婆婆沒將它關在屋裏？」金娃蹲下身去，用手撫摸三花柔軟的長毛。

三花搖頭擺尾，在金娃身畔團團地亂轉。金娃親着牠，驟然，她疑惑地抬起頭來。

「牠是怎麽來的？可憐的狗，一定跟着我，牠常常跟我在這兒進出。」金娃低喃着，倏地，她驚愕地向黑虎面前一站。

「我們被跟踪了！」她急劇地說。

「什麽？」黑虎一怔。

「三花跑到這兒，他們一定跟着到這兒……」

隱隱約約地，傳來一陣輕輕的狗吠聲，有脚步聲踩在石子上的聲音。

金娃猛地住口，睜眼向四週巡視。

「他們來了！」她放輕聲音，「走！黑虎，立即就走！」

脚步聲越來越近，隱隱約約地可以聽到人們的談話聲。

「金娃。」他低聲喚。

「走吧！走！」她急急向他揮手，「左右兩條，隨便走！我擋路！」

他咬一咬牙根，轉身便走。

「再見，金娃。」他低喚一聲，往右面的通道直奔。

她背過身去，不去看他的背影。然而迅速地，她又回過頭來。

暗淡的燭光下，他已經走了。

一顆無聲的淚珠從她的眼角垂下，她靠在支柱旁，頽喪地沉默着。

三花在她的脚跟擺着尾巴，似乎一點也沒有注意發生在主人身上的悲劇，她蹲下身去，將三花抱起了。

又剩下三花與她，像上一次那個獵人走的時候一樣。

回到山谷裏，又住在那小小的木屋中，又狩獵，又爬山，又聽風聲，又看着草動，一天又一天。

又要再默默地重新憧憬另一個人，希望那個人帶她離開這兒，看美麗乾淨的城市，看漂亮的女孩子，聞桂花的香氣。

跟那唯一的祖母，過一天又一天平淡的日子，沒有奇蹟，只有幻想的日子。

一切都過去了，自己還要做什麽夢？她輕輕地告訴自己。

他只是一個逃命的人，今天跟昨天和明天一樣，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所以悲傷些什麽？惋惜些什麽？他只是一個過路的陌生人。

她緊緊地抱住三花，用手搔搔牠的耳後。三花靠在她的臂彎內，很舒適地擺着尾。

「回去吧，三花。」她低聲說。

「回去？嘿，沒那麽容易！」一個聲音突然而來。

一幢黑影擋在她面前，一枝長長的長槍，一枝火把。

瘦瘦的、長長的臉沉着地看着她，神

色冷酷而令人心慄。

「仇小寶！」她低嚷起來，雙手一鬆，三花無聲地滑在地上。

仇小寶的臉上毫無血色，他擋着去路，對她一向和善的臉突然變得無情而且可怕。

另一枝火把又從洞外傳來，是禿頭的酒保，弄得有點氣喘，臉上殺氣重重。

接着一枝、兩枝、三枝火把出現了，三條三令店裏的彪形打手跟踪而至，緊張而陰險的神色教人不寒而慄。

「小寶——」金娃定着神，向後倒退一步。

仇小寶看着她，他的臉皮似乎完全僵直了一樣。他的眼神裏已經沒有柔情蜜意，目光呆滯，他的牙根緊緊地咬緊着。

「小妞！妳逃不掉！」禿頭酒保伸手一指，向金娃叱喝起來。

立即洞頂的鬆泥沙沙地瀉下。洞內靜寂一會，幾條漢子恐慌地抬頭望着洞頂，只有仇小寶的眸子動也不動地盯着金娃。

「說出來！他從那一條路走的？」仇小寶沉着聲音。

金娃略略回頭，發現自己站在交叉洞口的中間，她一轉念，低下頭去搖搖頭。

「他——沒有來。」她傷神地說。

「什麼？」禿頭酒保一下低嘆。

「上峯來的時候，下面那陣山火……」金娃擺着頭，「他穿進了着了火的樹叢裏，就沒有再出來……我找了半天，累了才到這兒來稍息。」

仇小寶不等她說完，伸手向前一揮，「啪」地摑了金娃一個重重的巴掌。

「你！小寶！你……打我……」金娃瞪眼掩着臉，倒退下身去。

「今天，妳在我的眼裏不再是金娃，不再是那個打獵的女孩子。」小寶向前威逼着，「今天，你不說出來，我不會放過妳！」

金娃倒退一步，一咬牙，猛然仰起頭來。

「嘿，不，不會告訴你！」她充滿倔強與反抗地，「要找，自己去找！」

「好！小妞嘴硬，綁住她吊到村裏去！」長滿鬍子的大漢驀地插嘴。

「你敢！」金娃一聲嬌喝。

「嘿！誰不敢？」大漢格格一笑，「難道叫妳祖母從閻王那兒來保你的鏢？」

「什麼！你……你說什麼？」金娃驟然一怔。

「哈，老婆子去了見閻王，小妞兒還不知道？」另一條大漢冷冷地低哼。

「什麼？」金娃唰地回過臉，盯着小寶，「小寶，你說！婆婆怎麼了？」

仇小寶的臉上更蒼白了，在火光照耀下，青白得像一張紙一樣。

「你，你說！說啊！」金娃抖着聲。

仇小寶呆木的眼蓋抖動了一下，一層層薄薄的淚光呈現在他的眼膜上。

「我殺了妳……婆婆。」從喉頭哽咽出來的聲音。

「啊？」金娃渾身一抖，慌惶地伸手掩住了嘴。

「而妳婆婆殺了我父親。」他又接着說。

在金娃的怔呆中，仇小寶像融蠟一樣地軟化了，頹喪得像崩潰開來一樣。

「你……爲什麼？爲什麼？你們……爲了什麼？」金娃緊緊掩着唇，眼淚一連串地散落下來。

「嘿，再不說實話，妳也一樣送命！」禿頭酒保臉色不動地插上一句。

「爲什麼？……這又何必？爲了什麼？告訴我，爲了什麼？」金娃輕聲地，絕望地，而又不明瞭地問：「婆婆只是一個老太婆，活不了幾年。黑虎只是一個過路人，犯不了你們什麼，你們爲了什麼？小寶，爲什麼？」

她伸出手來，淌着淚黯然地問小寶，小寶低下眼，垂下頭來。

「你們一定要互相殘殺嗎？你們一定要彼此憎恨嗎？」她含着淚問道：「你們不會施出一點點同情心？不施出一點點友愛？」

「金娃，」小寶驀地阻止着，「妳不要再說！」

「小寶，求求你，放了他，求求你。」金娃緊緊咬着下唇，傷神地央求着。

「不！小寶！」酒保沉沉的聲音，「爲了那條賊，三令少爺死了，你爹也死了，放了他，你受得了別人的恥笑嗎？你說！小寶！你說！」

小寶充滿矛盾地猶豫了。

是的，本來這是一個美麗的山村，簡陋，卻充滿着和祥。自從爸爸當了村長，一切都因此變了。如果從現在起，不再流血，不再仇恨，四週會是那樣地平靜，湖面會那樣地澄清，人們的臉上會再重現微笑……

然而驟地——爸爸倒下地去的那一幕又突然在他臉前呈現出來，爸爸咬緊牙根摑他一個耳光，都是因爲自己沒有用。

爸爸除卻強敵，流血傷人，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就是要兒子有地位，有一個出頭的日子。

不，爸不能白死！仇一定要報！

他的心一狠，情感硬得像堅冰。

「講出來！往左？往右！」他威嚴地低喝，「講！不然要妳的命！」

「嗄？」金娃強烈地失望，睜着眼睛有一點呆木，「你——」

「哈哈，不吃些苦頭，怕妳就不知道厲害！」禿頭酒保斜眼向小寶一瞥，打了一個眼色。

小寶眉頭一緊，硬着心點點頭。

禿頭酒保向前一踏，金娃迅速地向後一退。

閃電似地一刹，金娃的手臂已被禿頭酒保握得牢牢，酒保臃腫而強碩的體軀向前一竄，金娃的手臂立即被反絞在身後。

一陣劇疼從斷節處傳進金娃的心坎，她緊咬着牙，一聲也不哼。

「妳說不說？」滿臉鬍子的大漢將火把提高一點，將火光照亮着金娃的臉。

「不！」

「好！有妳瞧的！」酒保的手向上一提，金娃被揑着的手臂又絞得緊了一點。

「不……不！」汗珠隱約從金娃的額間滲透出來，在火光下發亮。

仇小寶的牙關緊緊地抽動着，永遠想不到這一天！永遠想不到這樣的一天！愛得她那樣深，那樣地強烈。可是今天卻看着她在他手下的人掌握裏，受着折磨。

「還不講！好，扭斷妳的骨頭，看妳招不招！」禿頭酒保兇神惡煞地喝起來。

仇小寶驀地抬起頭來。

「不！放了她！」他驟然命令。

「什麼？」酒保意外地一瞪眼。

「放了她！」仇小寶能清晰地看出酒保與那三條漢子眼裏的反叛性，他將手裏的長槍往酒保腦間一瞄。

「放手！」他毫不怯懼地命令。

酒保鄙視小寶一眼，很不願意地將手一鬆，金娃滑倒在地下，輕輕啜泣起來。

「過來，金娃！」仇小寶輕聲吩咐。

金娃咬着唇仰起頭來，她無聲地望着小寶，忍住哭泣。

她沒有爬到他的身邊去，她坐在地上，只是默默地怔呆着。

那樣纖弱，那樣可憐。仇小寶傷神地默視着她；在這最後的一刻，她仍然不肯到他的身邊來，他的心似乎在一片片地碎裂。

是的，自己太懦弱了。是的，金娃只配得上黑虎，只有他，能令她捨死相隨。

黑虎——那個逃命的陌生人，令他又恨又妒！

在沉默的空隙中，酒保悄悄地去摸腰間的短槍。

「別動！」仇小寶像一隻機靈的兔子，手中的槍往前一伸。

他巡視那四條大漢，在那些充滿仇視與反抗的眼色裏，要挽救金娃是困難的。

「你們不用用你們的腦子！」他立即機警地說：「傷害她又有什麼好處？黑虎逃得了嗎？」

仇小寶邊說邊搜索着各人的神態。「洞外聚集着村人，這兒也不過是兩條路。找不到，黑虎也會餓死在洞內。」

「哼，那小子一定得綁起來，吊在村裏來示衆！」那個甩脫門牙的漢子憤憤地說。

「那好。」仇小寶瞥一瞥金娃。她倒在地上，睜着一對孤單而又無助的眸子。三花坐在她身邊，用舌舐着她的手。

仇小寶抬高聲音。「現在，我們分左右兩路搜索，金娃，妳出洞去！」

他柔情萬縷地看着金娃，金娃突然瞪着眼驚惶地站起來，擋在衆人面前。

「不！不！你們不能去！不能去！」她高聲阻擋着。

「他媽的！分兩路前進！」禿頭酒保將金娃一推，往右面通道前進。

金娃瞥向左面，另兩名大漢又持槍往左面前進。

不！不能讓他們去，左右兩路會合之後，黑虎就難有生路了。

一閃而過的意念，那樣地快，那樣地迅速，她奮身奔在禿頭酒保的前面。

「快逃！黑虎！」她有意無意地向前劇聲一叫，身子往通道的木柱上撞去。

「金娃！」仇小寶嘶啞的喊聲。

木柱脆弱得像炭屑，「克勒」一下，洞頂的泥堆烏天黑地似地傾瀉而下，支樑滾滾落下，禿頭酒保慘叫一聲，被一條木柱擊中頭部，頓時斃命。

仇小寶緊靠在洞邊，一聲聲轟轟的聲音，悶悶的，中間混和着泥土的霉爛氣。

一切都被黑暗籠罩了，一陣陣的烟泥，之後，四週又漸漸地趨於平靜。

仇小寶緩緩地睜開眼，不能置信剛才發生的一切。

有泥屑絲絲撒下，散落在小寶的臉上，鼻上。他移動一下，沒有任何的動靜，他才漸漸離開洞壁。

暗淡的光綫從右面傳來，他移近過去，洞角站立着長滿鬍子的大漢，手上擧着僅存的火把，他雙目呆怔，受驚地不會移動。他的身邊是掉了門牙的大漢，面無人色地瑟縮在一旁。

仇小寶迅速地回過頭來，四週一片鬆泥，斷木散佈在四週。

金娃呢？怎麼不見金娃？

「金娃？」他心驚胆顫地高呼。

沒有回音，一點點回音也沒有。

他一手奪過大漢手裏的火把，像瘋狂一樣往泥堆裏衝。

「金娃！金娃！」他邊叫，邊伸手推開阻擋在面前的橫木，木一移開，他木然了一會。

禿頭酒保瞪大着眼，腦前一灘鮮血，形態可怖地喪命在木樑下面。

仇小寶的心頭一陣寒慄……

「你們死的嗎？快來找！」他含着淚向那兩名大漢喝叫。

他們充滿驚惶地移着腳步，就在面前，他們踩着了另一條屍骸。

「阿彪！」無牙大漢低呼起來。

「阿彪！死了？」長滿鬍子的那個大漢蹲下身去，突然充滿悲憤地伏在同伴的身上低聲哭泣起來。

仇小寶心頭一驚，急急向前搜索。踏過泥堆，經過斷木，他的脚被一件物件一絆，他低下頭看，是金娃的靴子！

「金娃！」他興奮地高呼。

提起火把，他的神色迅速地低沉下來，一陣蒼白重新在他的面色上呈現了。

一條粗粗的木樑壓在金娃的背上，她的臉埋在泥中，長髮披散在地上。

「金娃！金娃——你們來！來人啊！」仇小寶倒退一步，喉頭起了一陣哽咽與抽搐，他靠在洞壁旁，忽然僵直了。

兩條大漢惘然地奔到仇小寶面前，只看見他兩眼含滿着淚水。

「救她……救她……救……」他呆呆地伸着手。

一陣混亂中，木樑被移開了。

「還有氣——」一陣低低的聲音。

「什麼？」仇小寶急切地衝上前去。

「金娃！金娃！」

抹開她臉上的泥漬，他伸手撫摸着她長長的頭髮。

終於，她在他的懷裏，那個可憐的女孩子，還有自己可憐的愛情。

他的淚直淌下來，一滴滴地散在她慘白的唇旁。

「金娃，妳不能死！不能死……他們都死了，妳不能死……」小寶像一個嬰孩一樣地哭泣着。

漸漸地，金娃的眼蓋跳動一下，那樣地輕微，卻又那樣地安詳。

火光在她面前搖幌，睜開眼，是那樣舒適，她躺在黑虎的懷裏。

「黑虎。」她低喃着。

「是我！我！小寶！是我！」擁抱着她的人悲切地低喚着。

她睜大着眼，怔呆了好一會。然後，她笑了。

「你們跑不過去——路給塞住了，跑不過去……」她安詳地說：「塞住的路，就是他逃去的路，別追……」

「金娃，」仇小寶難堪地垂下臉去。

她望着火光，一絲一絲地，但是那象徵着光明。

「他現在該出了洞，過了山，那邊是邊界。」她喃喃地說：「那兒有白雪的山頭，碧藍的天，有凜寒的禿鷹，有長滿濃毛的綿羊……他走過去，雪地留下他的足跡，強勁的風，清新的空氣，那兒令他自由，」她漸漸地展露出一絲微笑自信地說：「有一天，他會回來，回到這個地方。到小小的山谷去找那間小小的木屋，我在屋子裏等他，頭上束着紅色的絲繩……」

「金娃，妳——」

「他會回來，他會回來，他一定會回來。」她向小寶點點頭，天眞而且充滿着渴望，「相信我，他一定會回來……」

——一陣低聲的，柔情的，却帶着傷感的聲音，在沒有人注意的角落裏响起。

「我回來了，金娃。」是黑虎的聲音。所有的人驚惶而意外地回過身去，左面的叉路口，站着穿皮衣的黑虎。

臉上是那樣地黯然，生命對他似乎再也沒有意義。沒有反抗，沒有憤恨，他只是呆呆地站立着。所有的人都被他的神態怔懾了，他踏前一步，看看那兩條漢子，然後，視綫停留在仇小寶的臉上。

「黑虎！」小寶完完全全地愕住了。

黑虎向前走來，手一揮，將手上的長槍擲在地上。

一切靜止着，靜止着——

他走到金娃身邊，跪下身來。

他向小寶伸出手，小寶黯然而又痛楚、地靜止一會，將金娃扶到黑虎的懷裏。

金娃的眸子明亮着，她柔情蜜意地微笑着，沒有一個女孩子在這一刻比得上她、沒有一個女孩子比她更美更可愛……

她靠在黑虎的懷裏，是那樣的溫暖，那樣的強壯，那樣地充滿着維護力。

「我回來了，金娃。」他用輕得只有他和金娃能聽得到的聲音，在她的耳畔低喃着。

「我知道你會回來的。」她柔和地點點頭，「可是，爲什麼……這樣快？」

「我回來帶妳去……」他緊緊地閉一下眼睛，眉頭緊鎖了一下。立即他用很溫和的聲音，「帶妳和我一起去生活。」

「眞的？黑虎？眞的……」她喜悅地要仰起身來，他緊緊地將她擁住了。

眼淚在他的眼眶中打滾，他拚命地忍受着，不讓它們掉下來。

「我帶妳一起去，金娃。」他伸手撫摸她的長髮，「帶妳去看美麗的城市。」

她看着火光，响往地歡悅地傾聽着。

「那兒有乾淨的街道，有雅緻的亭台樓閣，那兒有穿着絲綢的女孩子，有桂花的香味……」黑虎哽咽着聲音，「那兒的春天有綠色的楊柳，冬天有紅色的桃花……那兒……」

終於，他的聲音停頓了，眼淚緩緩地順着他的臉頰淌下。

「那兒有賣糕餅的叫喊聲，有搖着紗扇的女人，」金娃立即接着說下去，「那兒有嘻笑的孩童，那兒沒有悲傷，沒有槍聲，沒有流血，那兒平靜，安寧，和詳，充滿着幸福……」

「是的，我要將妳帶到那個地方去。」黑虎默默地應着她。

「那地方，有多遠？」她啞然地問。

「不遠，很近。」他告訴她：「來，拉住我的手，那地方很近。」

她緩緩地提起手來，他厚而寬闊的手緊緊地包圍着它，牢牢地握緊了。

「既然不遠——我們帶了婆婆去，她走得動。」她忽然說。

「好的，帶了婆婆。」他點點頭。

「也帶了三花去，好不好？牠很乖，自己會跟路……」

「好的，好的，好的，帶了三花。」

她滿足地點點頭。

「我很抱歉，留小寶一個人在這兒。」她有點難受地說：「他一向對我很好，我們從小就在一起，他還帮我打獵……他常常騎着馬，在山谷口等我回去，爲了要見一見我。我們不能帶他……」

黑虎默默地抬起頭來。仇小寶緊咬着下唇，轉過身去，靠在角落裏低聲飲泣。

「我們可以請他常常來，探訪我們，好嗎？金娃？」黑虎低聲說。

「好的。你——不會再離開我了？黑虎？」她有一點担憂地問。

「不，不，永遠不。」他堅決地說。

「那很好，我放心了，」她安定地閉上眼睛，「我要安心的睡一會兒，醒了，你就帶我們去。」

「睡吧，醒了，我帶妳去。」黑虎被淚水掩遮着面前的一切，淚光後面，世界都在浮動着。

金娃安詳地閉上眼睛，她的唇角含着笑，是那樣的滿足和歡悅。

一切都沉默了，死寂了……然後，金娃的手鬆開了，她的手從他的手中滑下。

黑虎輕輕地抹去她臉上的汚漬，用手指梳理一下她額前的亂髮，一聲不响地橫抱着她，站起身來。

兩條大漢呆若木鷄似地呆立着，小寶哭聲慘切地回過身來。

小寶的視綫一下子接觸在黑虎臂彎中的金娃臉上，登時愕住。

「她？」他低喚一下，完全呆木了。

黑虎將視綫從懷裏的金娃的臉上抬起來，緩緩地搖一搖頭。

「爲了我，你們怨人，恨人，殺人——」他神色凛然地望望衆人，又感慨地搖搖頭。「走吧，」他說：「我跟你們，走吧。」

他抱着金娃，仰起臉，一步一步地向洞外走。

無牙大漢拾起地下的槍，黑鬚大漢接過小寶手中的火把，忽然哈哈地大笑，往小寶肩頭一拍。

「走哇，人拿到了，走哇！」

小寶惘然地回過身來，踏着盲目的脚步，含着淚隨着火光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微弱的火光遠了，遠了，更遠了，於是隱沒在漆黑裏……

（全文完）

日本哀艷詭異小說

刀山地獄

麥海雲・文
可飛・圖

中原第一劍、闖入妖女島

一對有情人，在地獄之內碰頭，經過無數挫折，相擁而死，本來是刀山地獄的火山洞穴，變成了交頸鴛鴦的天堂。

日本中部叫做「本州」，伸展到北方最遙遠的一處，叫做「北海道」，如果向南伸展，盡端稱做「九州」，在本州與九州之間的地區，山勢雄偉，烟水迷茫，風景絕佳，叫做「四國」，係古代用兵必爭之地，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遊客乘坐遊覽船在「四國」的「內海」觀光，欣賞海中大大小小的島嶼，十分高興傾聽船伕逐處指點，講述每個島的特色，那些美麗的島嶼，包括了「火島」，「琴島」以及「劍島」等，最凶險的一個島作「妖女島」，相傳五百年前妖女「天宮燕」在島上過活，統治島上的「絕望武士」，後來她消失了，整個島仍有一股魔氣，經常有一團黑霧籠罩，地面有井形的裂坑，滑脚跌下去便是地獄，死了永不超生，因此之故，導遊的船伕至今仍不肯把遊船划向該島。

其實妖女「天宮燕」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不過武功深厚，懂得邪門的招式而已，並非「蛇髮美人」那一類妖怪。她的一生充滿了詭異氣息，最爲令人驚奇的一頁夢痕，就是「刀山地獄」，它把她的內心感情很尖銳的刻劃出來。

現時請你聽聽天宮燕的遭遇。

萬事總有一個開端，這一宗奇怪遭遇是由一個英俊武士引起的，他是當時江氏望族最出色的「全能武士」，叫做「江中原」，在暮春櫻花燦開的季節，隻身到四國內海的邊緣「松山」那一個城內遊覽，後來，他走到望海樓最高的一層喝酒，豪氣逼人，突然有人走近，跟他點頭打招呼，說：「我叫做陽平子，是個相士，千里迢迢走到望海樓的人，必有所圖，一向是絕望的人居多，你却容光煥發，衣冠楚楚，且又腰間掛劍，看來並非絕望，兄台何故遠道而來呢？」

江中原說：「陽平子，你只會看相，不會看出一個人的心事，太過可惜了，如果你能夠看出我的心事，多麽好呢？」

陽平子說：「相由心生，你的臉上透着一層晦氣，可見你的確有些心事，似乎你此行想找一個人，却又担心撲個空。」

江中原說：「陽平子，你剛剛說我容光煥發，並非絕望，忽又說我臉上罩着晦氣，這些話豈非前言不對後語，互相矛盾嗎？」

「不，並非互相矛盾，實情確是如此，你一貌堂堂，穿了高貴的武士衣裳，看來容光煥發，有目共睹，至於晦氣，只係內心的隱憂，一般人自然看不出來。」

「陽平子，你認爲我有隱憂，究竟我有甚麽隱憂呢？」

「你想追求一個女人，却又担心死在石榴裙下。」

江中原心上一震，說：「陽平子，相請不如偶遇，我想請你喝杯酒談談，並非

看相，只是閒談，相金當然照付，你可否暫時作伴呢？」

陽平子說：「難得有一個像你那麽高貴的公子請我喝酒，怎會不肯奉陪呢？相金可以免付。」

「不，這是一兩銀子，你收了再說。」江中原十分慷慨，除了付出銀子，還叫酒保多拿一些酒肉欵待相士，使陽平子覺得受寵若驚。

江中原忽然很鄭重的說：「陽平子，我想找妖女天宮燕，聽說看見她的人，全部變成活屍，是否眞有其事呢？」

陽平子說：「並非看見她的人變成活屍，而是想見他的人，先行變了活屍，才有機會站在她的臉前，聽候差遣。」

「這種人一定是絕望武士了，她養活了大批活屍，打算利用那些人幹甚麽呢？殺人嗎？抑或耕田？」

「我不很明白，我只能够把自己懂得的秘密說出來。」

「妙極了，凡是跟天宮燕有關的秘密，我總是樂意傾聽。」

陽平子緩緩的說：「這一座山城叫做松山，甚爲壯觀，岸邊有一條石橋，直達一處從海上湧起的礁石，叫做望鄉台，認爲生無可戀的人，單人匹馬，走盡了石橋，站在平台似的礁石上面，大叫幾聲，喊的是：「天宮燕，我想投靠你！」便卽有人從海裏鑽出來，跟他交手，如果那個人太過平凡，死在海中殺手的刀下，他就無法看見天宮燕一面，反之，他贏了海中殺手，自然有船駛近，把他送往妖女島，不過，他坐在船中，仍要一個條件，他非答應不可。」

「甚麽條件呢？」江中原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那個條件簡單得很，只是敬他一杯濁酒，他喝乾了，便即如願以償，必然很順利的過關，在妖女島登岸。」

江中原說：「眞是有趣，喝了一杯酒，他就前事渾忘，儼如活屍。」

「是的，不過一杯濁酒，他就名符其實的變成絕望武士。」陽平子的語氣帶着幾分惋惜，說時，他還向對方打量一眼。

江中原不理會他，盯着他說：「求見妖女的人，變成了活屍，還有甚麽可怖的遭遇呢？」

「還有另外一些遭遇，聽了也覺得心寒，他被人送到妖女島，還要被人帶到一個火山口，讓他跌下去，那個火山口雖然沒有噴火，望下去黑沉沉的一片，偶然閃着劍光，傳說下面就是刀山地獄，我所知的秘密，只是如此，因爲所有求見妖女天宮燕的武士，進入妖女島，總是一去不返，他們跳入火山口之後究竟看見一些甚麽？我無法獲悉，言盡於此了，承蒙你盛意拳拳的欵待，我只有一言奉告，如果你垂涎美色，甘願變成活屍去見她，即使你有甚麽艷遇，仍是枉費心機，因爲一個人變成了行屍走肉，甚麽快感都蕩然無存。」

「陽平子，我並非爲了垂涎美色而來，你不必担心，你看見過的絕望武士當中，只看我姓江的一個，能够闖入妖女島，活着回來見你！」

「壯士怎樣稱呼？」

「我姓江，喚做江中原。」

陽平子驚呼了一聲，說：「你是否外號中原第一劍的江公子呢？」

「是的，中原第一劍就是我。」

陽平子突然緊張起來，問：「江公子，你並非垂涎美色，拚了一條性命不要，直闖刀山地獄，爲的是甚麽？是否懷了殺機，打算把她一劍穿心呢？」

江中原哈哈大笑，說：「我從來沒有殺女人，跟天宮燕素未謀面，怎會懷了殺機去見她呢？」

陽平子愕然，說：「沒有殺機，也沒有慾焰，冒險入地獄，只是想見見她，太過奇怪了，這種事情，眞是難以置信。」

江中原說：「你不必信我，信雪花白的銀子好了，我另有五兩銀子送給你，勞煩你引路，把我帶到生死橋。」

陽平子愕然，說：「江公子原來早已知道如何走進望鄉台。」

「不，我只是聽人講過而已，你跟我說的幾句，證實南山客所言非虛，我當然要向你道謝。」

陽平子說：「南山客是我的師兄，你是他的朋友嗎？」

「我不單是他的朋友，還是好朋友，今天我遠道而來，也是受到他的鼓勵。」

「他也贊成你到妖女島去拜訪天宮燕嗎？」

「是的。」

「我不信你這樣子的一個名門望族，肯犧牲一切去做絕望武士。」

「這是我的私事，希望你不要批評，看在南山客的份上，盼望你協助一切。」

「你知道嗎？越是有份量的武士，想到妖女島，越加碰到堅強的對手，你的名氣响噹噹，兼且是全能武士，能够分別在拳脚、劍擊以及暗器三種決鬥爭勝，妖女島必然派高手考驗你的武功，坦白點說，我眞的替你担心。」

陽平子很認眞的說，對方並不接受這種善意的勸告，他只好悶悶的走開。

他們二人在「生死橋」分手，江中原昂然走向望鄉台。

天色雖然陰暗，接近黃昏，夜幕仍未低垂，快要走盡石橋，遙見一個特別高大的武士，坐在石櫈上面，目光炯炯。

江中原走前兩步，說：「壯士好像等候一個朋友，是否如此呢？」

「是的，我叫做柳雷，在等候上船的人。」

「你是梢公嗎？」

「我不是梢公，任何人想坐船到妖女島，先要跟我搏鬥，如果你有這個願望，不妨說我等候的人就是你。」

「我眞的有這個願望，我叫做江中原，最擅長的是劍，如果逼我跟你用傳統的日本柔道作戰，我輸定了，反之，只是徒手搏鬥，不拘任何形式，我就有信心把你拋入海中。」

「你有本領把我拋入海裏？快些出招吧！」

自稱是柳雷的大漢，只是說了這一句，緩緩的站起來，逐步逼近對方。

江中原很冷靜的說：「柳雷，我發招了，我打算採取最厲害的脚法出擊。」

他剛閉嘴，已經展開攻勢，向前跨進一步，雙腳上下翻飛，在極短的時間踢出

掃腰腿、低撐脚、掛眉腿以及穿心腿，料不到每一脚都是踢在岩石上面那麽強硬，險些令到江中原十隻脚趾發生痛楚，他從來沒有碰上過如此厲害的武士，一時之間，沒法進攻，對方已經向他展開凌厲的攻勢了，他逼於左右躲閃，暫時避開對方的招式。

他的脚法靈活，身手敏捷，任由柳雷頻頻伸手抓他，或者用沉重的拳頭撲攻，總是沒法打中他，雖然一攻一守，形勢各異，柳雷仍然佔不了上風，至於江中原，却在騰挪躲閃之際，暗中研究對方的虛實，並且分別施展各種招式出擊，渴望戰勝，終於，他無中生有的想出一個巧妙的招式了，由於對方體重超過三百磅，轉動不便，一雙脚要承担上半身的體重，往往突然慢下來，江中原想好了招式，立刻發動攻勢，竭力貼近對方的身體，却又不是拳打脚踢，只是誘惑對方出拳或出掌，整個軀體搖搖幌幌，他看準了方位，突然滑跌，雙脚向前撐出，由於他跌在對方背後，雙脚向對方兩條腿的腿彎襲擊，那種壓力太大了，柳雷沒法站穩，不由自主的雙膝跪下。

江中原得勢不饒人，趕快雙手齊出，抓住柳雷的頭髮，使勁一扯，同時把左脚的膝頭菠蘿蓋那塊大骨向上頂撞，撞了撞對方的頸骨，跟住鬆開右手，用手刀的一招向對方頸子正面出擊，快如閃電，劈在氣喉上面。

這一招斬頸刀，任何人都捱不起，柳雷吃了這一個手刀，渾身發抖，倒地打滾，好像受了傷，江中原走過去，推了幾推，補加一脚，就把三百磅重的巨無霸拋入海中。

他雖然巧勝，相當吃力，拋了柳雷，剛剛轉身，便即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武士，站在前面，趕快擺出戰鬥姿勢。

這傢伙絕不緊張，笑嘻嘻的說：「你跟柳雷苦鬥，太過吃力了，休息一會，然後跟我過招，這樣子安排，比較公平，不過，我的武器長達十二尺，係三叉鋼叉，威力強大，你只有一把佩劍，長三四尺，怎能跟我搏殺呢？如果你想要一把六尺長的劍或刀，或者要一條長棍，我可以叫人把它送上，你的意思怎樣？」

「我的武器雖然短，善於運用，不見得鬥不過你，發招吧。」

高個子的武士大聲說：「我叫做三叉桂，看叉！」說了這一句，那一柄鋼叉迎腰刺來。

江中原稍爲避閃開了便一劍削下去。

他十分小心，如果那一把劍剛剛削在鋼叉上面，被鋼叉的齒咬住，無法拔出來，對方發力一扭，他的短劍就會脫手飛出去，故此他的短劍只是往下削去，絕不停手，即削即收，此外，他毫不反攻，免得對方乘虛而入。

三叉桂鬥了一會，冷然說道：「江中原，你綽號中原第一劍，爲甚麽還不發招呢？」

「是的，我生長的郡叫做中原，它屬於姓江那一族的采邑，佔地很少，即使我在中原稱霸，不過井底之蛙，不算甚麽，你以爲日本的中原等於中國的中原嗎？我鬥不過你，不足爲奇，不過，今天我却很想打贏你，因爲我急於拜訪天宮燕。至於我的戰術，一向如此，沒有找到對方的破綻之前，決不出擊。」

「你現時是否找到我的破綻呢？」

「還未眞正找得到，假如我冒險衝殺，希望那把劍由鋼叉的尖端倒削上去，削斷你的前鋒手，必然挫敗，因爲你擅長使用鋼叉，一定知道破這一招的方法，故此我不敢輕舉妄動，我所知道的是這一點，纏住苦鬥，時間越長，對我越加有利，因爲劍比叉輕。」

「你的戰術很好，可惜我不高興苦鬥，我立刻把鋼叉短縮，貼身橫掃，這一招恐怕你受不起。」

說完，他把鋼叉縮短，握住中部，令到一柄鋼叉分爲兩截，跟住貼身轉動，叉頭叉尾都是武器，恍如一個車輪，向江中原直滾過來，殊不料江中原收了短劍，凌空躍落，落地之前，抓住他的頭髮往上一提，大喝一聲，把他連人帶叉拋入海裏，立刻分出勝負。

仍和上次一模一樣，他剛剛轉身便即看見一個矮子，只有四尺多些向他微笑。

江中原說：「你大概是擅長施放暗器的人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也姓柳，叫做柳葉鏢。」

「你當然是擅長拋出柳葉鏢了，爲甚麽你不出招呢？」

「我的柳葉鏢很細，很薄，故此脫手可以拋出二十四塊，分別向你上中下三路出擊，你就算飛躍到空中也躲不了，我不想殺你，特別是我對你有太過強的好奇心，更加不想殺你，在我沒有發鏢之前，你可否回答我一個問題呢？」

「好的，有問必答。」

「江中原，現時我把那個問題說出來了，你是一個公子哥兒，豐衣足食，何苦要做絕望武士呢？」

「因爲我已經絕望。」

「你是否犯了瀰天大禍，害怕皇帝派人追殺，無路可逃，才投靠天宮燕呢？」

「別人投靠天宮燕，也許如此，我的處境大不相同，我沒有闖過禍，更加沒有犯過誅九族的瀰天大禍，我講的是眞話，我到松山城，投靠天宮燕，只是因爲我覺得絕望。」

「你可否坦白點對我說知甚麽事情令你覺得絕望呢？」

江中原想了想，說：「好的，我還是把它說出來吧，中原郡的隣境，有一個地方叫做天川郡，兩個郡都有很出色的武士，各不相讓，可以說是代代尋仇，到了我這一代，天川郡第一把交椅的武士叫做天川長勝，寫了戰書，定期比劍，決定兩個郡邊界的糾紛，我既然是中原第一劍，當然是我跟他交手了，我有自知之明，如果我無法找到異人傳授更高級的劍法，有把握壓制他的天川劍，到時跟他決鬥，我必然死在劍下，我不想血染東郊，唯有投靠天宮燕，跪地拜師，懇求她把威震天下的空手破劍絕招擒龍十八抓傳授給我。」

「江中原，原來你是因此走到松山縣的，眞是可笑！」

「人各有志，有甚麽可笑呢？』

「你大概不知道這裏的規矩了，沒法闖過望鄉台這一關的人，根本上不能够闖

入妖女島，如果他能夠闖過這一關，沒有船，或者有船而沒有梢公，不懂得航程，他就沒法抵達那一個孤島，梢公是有的，此人必須親眼看見你飲了一杯忘情酒，七情六慾一刀兩斷，變成混混噩噩，才肯把你送到妖女島，否則，你殺了他，他也不會送你去那個島的，實情如此，你即使到了妖女島，已經變成呆人，往事全不能記憶起來，怎能向天宮燕說出你的願望呢？這一層道理十勢顯淺，你居然想不通，豈非可笑？」

江中原聽了，說：「這是我的事，你用不着替我担心，你有甚麼本領，盡量施展出來。」

「好的，你死在柳葉鏢下，早些變鬼，總是勝過做活屍！」

只是說了這麼一句，那個矮子身形一抖，果然有一簇薄如柳葉的飛鏢飛出來，它是銀色的，寒光閃閃，眞的是一出手就拋出二十四塊，比刀還銳利，看來江中原絕對躲不了，殊不料他突然坐低了身子，抓住身上所穿的武士衣裳，向前一抖，罩在身上的披肩閃電般散開，有如一把傘，二十四塊柳葉鏢都插在那塊披肩之上。

他得勢不饒人，先把披肩向對方沒頭沒腦的罩下來，順勢拔劍砍劈，那個矮子來不及再拋另外一把柳葉鏢了，大喊一聲：「好厲害！」便即躍入海中，轉瞬之間，踪影全無。

江中原只是失了一塊披肩，但却殺退三個強敵，着實高興。

突然，狹長的小艇自遠而近，相當精緻，看來有如騷人雅士飲酒作樂的畫舫，料想它是接送嘉賓的「鬼艇」了，他定神一望，艇上只有一人，正是纒住他談過許多話的相士「陽平子」，驚奇不巳。

「公子，恭喜你了，你連闖三關，眞是了不起，請到艇上一敍。」陽平子稍爲用勁，竹篙往下一沉，小艇就像一枝箭似的滑到眼前來。

「好一招蜻蜓點水！」江中原由衷的讚了一聲。

他跳下艇中，落坐後，陽平子把竹篙撐離岸邊，小艇就向烟水之間滑送過去。

途中，陽平子問：「公子，你懂得眞多，南山客料想對你說知坐在鬼艇以後發生的遭遇了，否則，你不會知道它叫做鬼艇。」

「是的，南山客對我說過，坐在小艇上面，喝了一杯酒，立刻失去記憶，此後在夢中行走，恍惚變了鬼，故稱鬼艇，這種說法跟你所講的相同，我有一個請求，未知你能否接受？」

「除了不喝酒之外，其他請求我都可以接受。」

「好，你眞够朋友，我必然永誌不忘，我的請求十分簡單，傳說妖女島的岸邊怪石林立，風景幽秀，無與倫比，我喝了酒就無法欣賞，可否讓我看到怪石欣賞一番，然後喝那一杯忘情酒呢？」

陽平子大笑，說：「這個請求，十分合理，我當然不會拒絕，公子，你有這種閒情逸緻，眞是難得！」

陽平子繼續划艇。

夜色漸深，薄霧迷漫。

陽平子忽又開口：「公子，南山客詭計多端，他是否有甚麼靈丹妙藥，預先吞服，然後走過石橋挑戰，到時喝了濁酒也不會忘記一切呢？」

「陽平子，絕對沒有那麼一回事，我以江族武士的名譽發誓，沒有吃過解酒的丹藥。」

「那就好了，假如你的頭腦清醒，潛入刀山地獄，勢必引起一連串的糾紛，到時天宮燕可能要把我處罰，誤會我放你一馬。」

江中原趁着他健談，問：「陽平子，刀山地獄裏面有些甚麼？」

「我沒有到過，無法奉告。」

「那麼，你可能看見過了，是否井形的火山口，下邊眞的有一排排尖刀而又刀鋒朝天呢？」

「是的，確是刀鋒朝天，俯頭望下去，一片刀光，除非那個武士變成活屍，根本上不知死活，才有勇氣躍下。」

江中原心上一怔。

形如畫舫的小艇，在「內海」遨遊，沿途眺望每一個島嶼的奇景，本來是賞心樂事，遍是那麼古怪，有機會欣賞的人，不久就要喝進忘情酒，實在是一宗憾事，至於江中原，他更加引以爲憾，因爲他在夜色深沉中逐漸逼近妖女島，霧色太濃，實在看不出甚麼。

他嘆息了一聲，說：「陽平子，我忽然覺得萬念俱灰，斟酒吧！」

陽平子說：「公子，你看得見的，最近貼近小艇左邊的怪石當中，有一塊石很像和尚伸手，打算把遠客拖進去，它叫做接引石，上了岸，只有一條路，順着脚步走，走盡了，便是刀山地獄，如果你跳下去，等於跟紅塵隔絕，反之，你不敢跳，便會活活的餓死，我決不會把小艇留下來的。」

「那時我巳經喝了濁酒，怎能不跳？陽平子，我們二人在此永別了，多謝你提點的一番好意。」

陽平子沒有再說甚麼，酒器巳在艇上的石桌放置，壺中有酒，滿滿的斟了一杯敬客，那是濁酒，他從另外一個酒壺斟一杯白酒出來伴飲。

從來沒有一種酒是如此渾濁的，江中原絕不考慮，舉杯一飲而盡。

乾杯之後，江中原站了起來，自管自的轉了轉身，頹然倒下。

他再度站起，一雙眼透着血色，臉孔緊綳綳，判若兩人。

小艇靠岸，他的一雙脚使勁一跳，相距二丈過外，飛躍過去，即時隱沒在夜霧之內。

那一處也正是形如和尚伸手的「接引石」。

陽平子嘆息了一聲，小艇離岸，很快就看不出來。

岸上，只有江中原孤零零的一個。

他看來跟常人無異，並非像活屍趕路那麼雙脚直立逐步跳，而是慢慢的移動脚步。

他一口氣走了一個時辰，遙見光氣冒升，脚下一緊，便即走到井形的火山口。

那個地方以前是噴火的裂坑，一百年前，巳沒有火光冒出來，假如它忽然噴火，灼熱的熔岩冲天而起，江中原那裏能够

站得穩？那些火光必然不是火山爆發。

他懷疑那是「刀光」。

他終於站在闊大的井口，向下俯瞰，他所看見的仍是刀光，看不見刀，那個地方跟刀光泛出之處，起碼距離千尺，貿然往下一躍，就算下邊沒有刀，只是石頭，仍然會粉身碎骨，無怪他感到難以決定去留。

假如他眞的飲了忘情酒，他就不必考慮那麼多，可惜他沒有眞的飲酒，只是使用掩眼法騙過陽平子的一雙眼，那就不同了，他仍有智慧，不能够輕擧妄動。

末了，他仍是把心一橫，咬牙切齒的跳下去。

事實上他巳經沒法走回頭路了，陽平子早巳說過，決不會把小艇留下來，旣然他沒法離開妖女島，遲早也是一個死字，他當然要拚一拚。

他閉上了眼睛躍下，料不到他的身體浮在空中，有如騰雲駕霧，同時在身邊環繞的一團光，越來越亮，即使他巳經閉上了眼，仍然感覺得到，旣然死不去，他索性把眼睛睜開。

他看得清楚些，頓有所悟，火山口的底層不斷的有白霧冒升，看來就像是刀光，那些白霧只能够使他下跌的速度減弱，不能够把他整個托住，故此他仍然無可避免的慢慢往下沉。

他發覺了眼前的景象，驚喜交集，旣然他不斷的往下沉，降落不快，他決不會跌死，因此他放心了許多，直到他整個跌落軟綿綿的泥地，不由自主的翻身打滾，然後結束了這一段可怖的旅程。

他安然無恙，半點傷痕也沒有，四尺長的佩劍仍在腰間，摸了摸它，他就勇氣勃發，順着脚步往前面走。

他無法推測前面有些甚麼，只好胡亂的走，起碼他有這個念頭，希望遠遠的離開火山石。

在陰暗無光的泥地上面走動，沒有目的，不辨方向，他覺得自己宛如在夢中散步，不覺苦笑起來。

迷惘中，他忽然聽到一股嬌滴滴的話聲，每句話都是針對他講的，不覺愕然。

那股語聲說：「絕望武士，我們歡迎你，你的武功相當好，不必再加訓練了，只是吃和睡，等候出戰好了，再往前走，你就會看到許多個跟你完全相同的人，只是衣裳和武器不同，你不必向他們挑戰，沒有命令之前，誰也不准出手傷人。這個地方是地獄的核心，只有微光，不分晝夜，希望你逐漸習慣新的環境，腦袋裏面沒有半點思慮。」

那種語聲相當迷人，不會是妖女天宮燕的語聲吧？

他迷迷惘惘，形勢迫人，只好把命運看做賭注，在不分晝夜的地方過活。

妖女多情公子甘心賣命

那個地方雖然不是眞正的地獄，却是跟地獄相差不遠，只是失去了思想能力的人，然後能够活下去，能够想的人，遲早會悶死，不過活了三天，江中原就沒法忍受，千方百計偵查神秘語聲在甚麼地方透露出來。

他巳習慣了在晝夜不分的洞穴之內過活，視覺有了顯著的進步，居然可以看得出一個穿白衣長袍而又身型窈窕的女人，每逢他聽到神秘的語聲，她總是在身邊出現，不過，行踪飄急，兼且白色的長袍散開，如果他飛撲過去，伸手抓她，沒有機會接觸她的肉體之前，先行抓住長袍，她仍有機會走開，他必須一擊即中，故此他守候到認爲有機可乘，然後動手。

他的運氣不錯，由於他猝然飛躍，擋住去路，然後撲攻，她沒法逃走，不過，她並不叫喊，只有輕微的喘息聲。

她的形態很美，每一寸肌肉都充滿了彈力，看來她絕不掙扎，大概是她發生誤會，以爲他想滿足肉慾的要求，故此不逃避，如果她是天宮燕，早巳施展擒龍十八抓的絕招把她制服，故此他不必多想也知道給他擒住的少女，並非天宮燕，只是妖女的爪牙，趕快在她的耳邊低聲說話。

他幽幽的說：「我並非絕望武士，是天宮燕的朋友，你必須把我帶到她的身邊？辦得到嗎？」

她點了點頭，想澈底表達她的心意，她不止是點頭一次，而且連續點頭幾次。

她顯然是有恃無恐，認爲天宮燕必然可以打發他，故此她絕不反抗，輕移蓮步把他帶到有石級的地方，逐步走上去。

那個洞穴眞的有氣魄，洞內居然有一簇簇的樓台，還有石級，倘不是他自己由火山口躍下，他無法相信那個地方係巨大的火山洞穴。不管怎樣，他巳經很巧妙的達到目的，有機會看見天宮燕，其他事情，一概置於腦後。

他給那個穿白袍的少女帶到高處，看見一塊水晶簾子，低垂在鳳閣之前，又看見她停步，他也自然而然的停下步來。

她忽然開口：「江中原，我先走進去通報一聲，你留下來。」

她怎會知道他是江中原？他沉住氣答應她，照情形看，她決不會把他拋開，沒有弄清楚他是友或者是敵之前，大概不會加害他，故此他很是悠閒。

站了一會，水晶簾子被一雙玉手揭開，那少女露出半邊臉孔，柔聲說道：「江公子，你一直向前走，很快就看見她。」

果然不出所料，那個少女是女僕之類，不過，她相當迷人，臉型體態語聲俱是第一流，料想天宮燕更加嬌艷，如此一想，他就興奮了些，脚下一緊，飄然入內。

他走進去的地方似是大堂，不過，沒有傢俬，距離五十步左右的一處，站着一個美女，穿了薄紗，嬌軀任何一處，若隱若現，看花了他的一雙眼。

他越走越近，自動停步，很有禮貌的說了一句：「江中原拜見公主天宮燕！」

天宮燕含笑點頭，說：「別人都把我說成是妖女，你怎會把我說成公主？」

「你容華絕代，儀態萬千，怎會是妖女？就算你宰了我，我也要把你尊稱做公主。」

「閒話休提，我先要問你一句，你是怎樣逃得過那杯忘情酒的？是否你有恩於陽平子，他放你一馬？」

「不，我眞的當着他面前把那杯濁酒喝掉，因爲我在事前得到南山客指點，使用膠囊貯酒之法去應付陽平子，故此闖得

過這一關。」

天宮燕眉心一皺，說：「膠囊貯酒之法是怎樣子的？」

「先把又長又薄的軟膠，製成長管形，下邊是一個小囊，上面有繩子套住兩隻大牙，先行吞了膠囊，然後灌酒入喉，喝了酒仍可隨意談笑，實則沒有一滴酒入胃。我喝了酒，便即離開小艇，躍登怪石林立的岸上，走了十多步，立刻把膠囊挖出來，拋棄在荒山，無人知曉。」

「眞是有趣！江中原，你施展詭計，闖過忘情酒這一關，還有勇氣躍下刀山地獄，實在難得，遠道求見，究竟有甚麼企圖？」

江中原很愼重的說：「我答應了死對頭天川長勝比劍，爲期只有半月，自問劍術比不上他，九州四國的劍客和武士都鬥不過他，只好冒死求見，盼望公主賜敎擒龍十八抓，到時我在擂台上空手奪劍。」

天宮燕說：「明明是用劍比武，怎可以棄劍，變成徒手奪劍呢？」

「不，我先行跟他鬥了十多個回合，然後送出一劍，讓他劈落，到時我不奪劍，就會被殺，爲勢所迫，徒手奪劍，不會犯規。」

天宮燕向他瞟了一眼，說：「江中原，你果然想得週到，只是可惜我的擒龍十八抓，曾經發了毒誓，絕不傳授外人。」

江中原想了想，說：「如果公主肯賜敎，我拔劍相鬥，你處處尅制我的劍，我暗中偷學，就可以一招又一招的學習得來，就算我沒有學齊十八招，只是學會了十招八招，仍是不虛此行。」

「好的，我就試試你的劍術吧。」天宮燕說完，卸下羅衣，只穿貼身衣物，看來更加迷人，江中原看了，不覺怦然心動，學武要緊，趕快沉住氣拔出佩劍來。

天宮燕隨意站着，說：「江中原，此處特別闊大，是我的練武廳，並非客廳，有足夠的地方廻旋走動，你發招吧，不要担心刺傷我！」

江中原心上一喜，立刻發招，剛剛出手，他就施展一式七變的中原劍法，步步搶攻，每一招比上一招更加毒辣，眞料不到，天宮燕跟他過招，就像是大人跟兒童相鬥，佔盡了上風，他把整整一套中原劍法一百零八招全部搏盡，仍然沒法刺傷她一寸半寸，髮絲也沒法斬落一條，終於收劍，茫然的站着，呆若木鷄。

很遲，他才有點氣力，說：「公主，我太過愚蠢了，不單沒法取勝，甚至沒法學習你任何一招空手奪劍，眞是可悲！」

「我始終沒有奪去你的佩劍呀！」公主說。

「不，你已經有幾次反手扣住我的腕脈，如果你使勁一扭，我的劍就會跌下來了。」

「江中原，你已經看得出來，爲甚麼你還說一招也學不到？」

江中原嘆息一聲說：「看得出跟學得到根本上就是兩件事。看來我絕對無法憑着拆招學習你的徒手奪劍絕技了，即使你肯放我自由離去，仍是死在天川長勝的劍下，今晚還是在你的裙下伏劍而死吧！」

江中原並非隨意說說，他閉上了嘴，臉色大變，突然橫劍向自己的咽喉割去。

天宮燕怎樣肯讓他死在她的腳下呢？對方的佩劍剛剛放橫，她就如飛殺上，扣住他的右腕，使勁一扭，佩劍就錚的一聲跌下來。

江中原恨恨連聲的說：「公主，我已經變成眞眞正正絕望的一個武士，爲甚麼你還要讓我留在世上受辱？」

天宮燕很冷靜的說：「因爲你仍未絕望。」

「我非學到擒龍十八爪不可，你又不肯敎我，豈非絕望？」

「不，你還沒有聽清楚我講的一句，我只是不肯把絕技傳授給外人，並非不肯敎你，這句話是有點深意的，你這樣聰明，難道想不出來嗎？」

江中原不是呆鳥，細心想想，果然想通了，驚呼了一聲，衝口而出的說：「我爲甚麼這樣蠢？天宮家族死剩你一個，你的婚事，可以自作主張，如果你肯招我做駙馬，我就不是外人了，對不對？」

天宮燕噗嗤一聲的嬌笑起來。

那種笑聲，加上了銷魂蝕骨的風姿，把他迷住了，他覺得天宮燕似乎沒有惡意，胆大了許多，得寸進尺，說：「江中原這一條性命是你的，你可以讓他倒下來，化作飛灰，也可以讓他變成忠心耿耿的伴侶，永遠供你差遣，你的意思怎樣？」

天宮燕突然歛笑，很鄭重的說：「江中原，你似乎向我求婚了，看來你是個名門望族，一貌堂堂，劍法也不錯，跟我是相配的，不過，我挑選的男人，一定是對我有帮助的，你究竟能夠給我多大的帮助呢？」

江中原很冷靜的說：「我沒有冒險進入妖女島求見之前，曾經在南山客口中稍爲獲悉你的身世，我只是名門望族，你却是不折不扣的公主，由於天宮藩王的一族，被人趕盡殺絕，只就死剩你一個，故此你蓄意報仇，你收容武藝高強的人，變成絕望戰士，就是想找個機會把仇人趕盡殺絕，不管你的仇家勢力多大，我既然效忠於你，等於你的絕望武士，必要時我會率領他們搏殺，血戰沙場，死而無悔。」

天宮燕說：「我明白你的好意，由衷的感謝，不過，對方勢力實在太大，只是憑着我收容的幾百個絕望武士，實在沒有把握取勝，加上了姓江的中原望族，那就不同了，到時我有足夠的信心，誅滅仇家，重振聲威，你想做天宮藩王的駙馬，先要效忠我，再其次，接受我的命令，把中原姓江一族人歸入我的轄下，替我出擊，這樣做可能使你滅族，並非徒然犧牲你的性命那麼簡單，請你充份考慮之後再答覆我。」

江中原心上一震，形勢比人強，他還有甚麼路可走？只好把心一橫，硬着頭皮答應他。

天宮燕忽然又開口：「好的，從今晚開始，你就是準新郎了，不過，你想跟我同衾共枕，却沒有那麼容易，你只是用口答應，自願把一族人供我差遣，到時你的父兄如果不允遷就，那你就有心無力，故此我要守候到你有事實表現，才跟你正式成爲夫婦！現時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已，你先行回到原處睡覺，我想見你，自然派人召見。」

說完，她揮揮手表示送客，江中原一切屈居下風，無話可說，只好低頭走開。

江中原拚死救心上人

第三天的晚上，天宮燕再度召見，對江中原說：「你有沒有學習過金剛指以及粘魚功呢？」

江中原很坦白的說：「禀告公主，金剛指這種功夫，只是聽見過，沒有學過，至於粘魚功，聽也沒有聽見過，公主突然問我，料想你一定是精於這兩種功夫了，是也不是呢？」

「可以這樣說，如果你不懂這兩種功夫，就算你學會了擒龍十八抓，也是白費氣力，閒話休提，你立刻跟我過招！」

「好！」江中原只是說了一句，便卽搶攻。

人到劍到，剛剛拔劍出鞘，已經失去了她的踪影，連發七劍，俱是徒勞無功，她忽然跳出圈子，說：「江中原，你用劍搏鬥，已給輸過了一次，再鬥也是輸的，索性收劍，只用拳脚過招，也許你能夠抓住我，亦未可料。」

江中原點了點頭，立刻收劍發招，施展正統的中原拳法出擊，這一路拳脚爭取中路，大拳大馬，咄咄逼人，看來對方不易招架，殊不料天宮燕身形一閃，便卽滑步走向對方的左邊，江中原以爲她一閃再閃，遲早閃到他的背後，立刻轉身，竟然看不見她，他又再轉身，怎料她又失踪，如是者轉了五次，始終不見她，他改變主意，不再轉身了，伏地用脚急掃，連續掃了七個掃堂腿，微覺傷氣，喘息起來，不得已的停步。

天宮燕忽然在由遠處走近，說：「江中原，你第三次轉身的時候，我已經走開，你仍是忙個不了，自管自的拳打脚踢，怎會如此呆鈍？現時我不想走開了，你快些抓我！」

江中原疾走過去，齊手抓出，向她肩上抓去。不錯的，他這回抓住她了，想不到他剛剛發力，她的身形縮矮了半截，他就抓不牢，跟住他東抓西抓，始終無法抓緊她，她就像是水中的魚，一抓就脫落，他逐漸明白，她施展的是粘魚功，再鬥下去，她的十隻指頭分別在他的脈門敲打了，使他一雙臂膀，先後覺得痲痹，她沒有向他解釋，他也知道是金剛指，由衷的佩服。

他的一雙手雖然痲木，那雙脚仍然有勁，他索性集中力量在脚的一方面，各種脚法應有盡有的踢出來，只是三幾招，他的腿彎就十分呆滯，越來越沉重，左脚沒法活動，只是右腿還可以偶然踢一踢。

他知道再鬥下去，右脚一定沒法活動的，獻醜不如藏拙，只好厚着臉皮認輸。

天宮燕嫣然一笑，說：「江中原，你沒學習過粘魚功，也沒練過金剛指，當然是鬥不過我的，不過這兩種功夫，並不難學，你只要苦練一年半載，必有成就。」

江中原苦笑一聲，說：「可惜我跟天川長勝約定在半個月後比劍，現時我仍未學習，怎能把它施展出來呢？」

天宮燕低頭想想，說：「有了，我有一個巧妙的對策，你先看看我的吹氣功夫，再行定奪。」

說完，她嬌叱了一聲，很快就看見三十尺外有一枝長燭，吐出光焰，燭是紅色，燭光白色，看來十分威武。

她向江中原望了一眼，說：「你細心看看我怎樣吹動燭光，在我把它吹熄之前，先行吹氣令它搖搖幌幌？」

她並非說着玩，站着吹氣，燭光搖曳不已，跟着她吸氣，燭光竟然朝着他倆飄送過來，最後，她用勁一吹，燭光立卽熄滅。

相距二十多尺，居然可以運用內勁控制燭光，如此稱心如意，眞是難得，江中原一再稱讚她，忽又發問：「你表演吹氣的功夫給我看，是否想站在人叢運氣傷了天川長勝的一雙眼呢？」

「不，我沒有這種本領，能夠把他吹盲了一雙眼，可是，我把他的視覺擾亂，使他迷迷惘惘，你乘虛而入，他就完了，懂得嗎？」

江中原喜出望外，很興奮的說：「他死定了，如果他的劍術打了一個折扣，我必然可以把它一劍穿心！」

天宮燕說：「運用內勁吹他的一雙眼，只是兵行詭道，你是我的枕邊人，我仍想你學會了粘魚功以及金剛指，將來對你十分有用。」

「是的，我必然朝夕苦練。」

「江中原，你必然聽見過中國武功高手有些人擅長點穴的功夫了，我表演給你看的功夫，叫做金剛指，跟點穴的功夫十分接近，却又大有分別，他是用軟掌變成指頭有勁再去敲打敵人脈門的，叫做打穴，你先行苦練軟掌，再把十隻指頭分開，用彈勁出擊，恍如十條鋼鞭，火候够了，便可傷人。如果你眞心愛我，永遠聚在一起，我所懂的武功，全部敎給你。」

江中原越聽越加興奮，情不自禁的擁抱她，深深一吻。

人非草木，怎能處處忘情？這一吻，竟然吻出火花，情苗茁長，不由自主的睡在一起。

經過一番衾枕之間的龍鳳鬥，江中原樂得心花怒放，如登仙境，事後他看見落紅片片，才知道天宮燕仍是處女之身，迷戀得更深了，從心坎最深處吐出這一句：「天宮燕，我心中只有一個願望，能夠跟你死在一起，那怕它是眞眞正正的刀山地獄！」

「你爲甚麼不說我們活着的時候片刻不會分離？」

「因爲我倆心心相印，根本上沒有一種力量使我們二人分開，故此我不必多此一舉，說得那麼俗套，死是人生最後一段旅程，能够擁抱在一起，雙雙跌進鬼門關，眞是難以追求的一種境界，能渴望有這一天，故此無可壓抑的表達我的心意。」

她也感動起來，幽幽的說：「江中原，希望你記得今天發生的事情，更希望你永遠記得起你說過的一句。」

兩人情話綿綿，恍如新婚夫婦同在一起渡蜜月那麼起勁。

自從那一晚開始，江中原就搬到上屋睡在她的寢室裏，儼如夫婿，時間太長，兩人無話不談，江中原多次向她查問底細，她終於吐實，說：「這一宗不幸的慘劇

發生在上一代，日本皇帝荏弱，朝綱不振，總是藩王爭霸，我的祖父天宮藩王以及我的父親，甚至我的母親，都是武藝超羣的，不知道爲甚麽，跟一名戰將吉光刀影發生爭執，他驅遣血武士百多人，衝入我們的城堡，縱火行兇，見人就殺，我們這一族人約有五百之衆，全部喪生，只是我偶然被保姆帶往另外一個地方朝聖，然後變成漏網之魚，當時我只有四歲，保姆担心我回到舊居受到血武士屠殺，逼於替我隱姓埋名，住在北海道的農舍，後來她病重，把我交到天魔敎的敎主照料，我的武功和異術俱是從天魔敎主雷沙丘學習得來，今天我二十二歲了，十多年來，我念念不忘的只是報仇雪恨，發誓把吉光刀影這一族人連同血武士一起殺個寸草不留，我孤軍作戰，必然鬥不過他們，故此在妖女島落地生根，養活兩百多個武士，他們已經絕望，吃了我的草藥，忘記了一切，有足够的實力向吉光刀影那帮人拚個你死我活，甚至同歸於盡，我的遭遇已經說完了，你有甚麽疑問，不妨問個明白。」

江中原說：「我對你是絕無疑問的，你多次提及血武士，他們究竟是怎樣身份的人呢？」

天宮燕說：「日本宮廷本來有御林軍以及錦衣衞，用不着找外人帮忙，可是，碰上了宮內邪氣籠罩，那就需要血武士入宮鎭壓了，這些武士是從千千百百武士當中挑選出來的，總共有三百人，平時飲血，兇悍無比，有甚麽犯人判了死罪，他們就到刑塲搶先飲血，沒有死囚行刑，就飲狗血。

「平時穿的衣裳，沒有分別，執法的時候穿大紅的衣裳，一望而知。」

江中原說：「聽你所述，血武士的威力必然凌駕一般武士之上，你苦心訓練出來的絕望武士，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天宮燕說：「所有絕望武士本身都是武功優異的，由於他們的出身不同，武功各異，很難說他們的武功是否比得上血武士，不過，他們在刀山地獄之內過活，所吃的食物有異，所飲的酒會是忘情酒，日子拖長了，不單是本人的底蘊忘得了一乾二淨，七情六慾，化爲烏有，甚至沒有痛楚的感覺，如果一個絕望武士，跟血武士相鬥，吃了一刀，對方的刀子還沒有從他的肚內拔出來，他已經發刀出劍，令到殺他的人，同歸於盡，因此之故，我要有足够的絕望武士，跟對方單對單的決鬥，死個清光，才有把握把吉光刀影一族人趕盡殺絕。」

「原來如此，我越是明白你的底細，越是對你肅然起敬。」

天宮燕黯然說：「即使報仇雪恨是一種變態的滿足，大仇已報，沉寃得雪，事後感到此生如夢，茫茫然的過活，我仍然要做，因爲這是我的責任，現時我忽然想起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你說沒有走向松山這一座城之前，曾經在南山客那邊打聽到我擅長擒龍十八抓，認爲僅有空手奪白刄這種功夫才可以擊敗天川長勝，南山客亦是異人，究竟他是個怎樣的人呢？」

江中原想了想，說：「他已經超過六十歲，並非武林中人，而是風雅之士，詩畫琴棋，無一不精，兼且懂得奇門遁甲之術，九州四國的富豪，多數懂得有他這個人，有些王爺特意到南山精舍，付出重金，請他看相批命，趨吉避凶。」

天宮燕喜形於色，說：「你跟他是否一向交情不錯？」

「何止交情不錯？我們可以說是天涯知己。」

「那就好了，我不便跟你同行，即使我在你啓程之後的一兩天，然後動身，到了中原那一處，仍要找個地方歇脚，看來你說的南山精舍是我最適合的歇脚地方了，你回到故鄉，最好找個機會對南山客說知，免得我求見兼求宿的時候，令到他生疑。」

「我必然一心一意的依照你的計劃去做，我啓程返鄉之前，仍想問一句，假如我得到你的帮助，殺了天川長勝，我留在中原呢，抑或回到仙女島找你。」

本來是妖女島，他在愛侶的身邊，總改稱仙女島，這句話她當然是聽得進耳的，沉思了一會，說：「到時再算吧，記得這一點，我們分手之後，我就一直不會再看見你，甚至你在擂台上面決鬥，我仍是不會露臉的，你戰勝或者受傷，不宜急急忙忙的找我，我在南山精舍守候旬日，然後走開，十日之內，任何一天你都可以走到南山客那邊，跟我晤聚，或去或留，到時我察看形勢再行定奪。」

「好，一言爲定，南山客根本上就是我的媒人，萬一我們分開，找他查問，便可獲悉對方的行踪。」

她笑了笑，說：「南山客認識許多有財有勢的人，將來對於我作出總決鬥的計劃，大有帮助。」

過了幾天，江中原就飄然而去，有如倦鳥思鄉，飛到「中原郡」，謁見江氏的族長江山滿成以及副族長江雷湧。

江雷湧是他的爸爸，十分熱烈的歡迎他，問：「中原，你突然走開，我眞是担心你一去不返，不過，你囘到原處，我又有另外一種心事，如感重壓，你到底是否打算代表江族出戰呢？」

「我當然是有把握打贏天川族任何一個武士然後才囘來，爹，你放心好了，孩兒一定不負你的期望。」

江雷湧臉露笑容，說：「本族有許多武器是很有用的，族長打算借給你應戰，除了寶劍，還有一張天羅帳，披在身上，任何尖銳的暗器都不能够穿過它。」

江中原笑了笑，說：「爹，難道我帶了天羅帳應戰嗎？」

「不，我並非叫你把它帶在身上，只是派人帶它站在擂台旁邊，以防萬一，假如你戰勝，天川那邊有人向你拋擲暗器，到時你就跟對方的武士同歸於盡，看熱鬧的人太多，無法逐個搜身，只好採取這種措施，還有一點，我們暗中派出一百個人，佯作欣賞，這一塲精彩的決鬥，其實是早作準備，到時決鬥之後，他們就會保護你離開豐台。」

「多謝爹的安排。」江中原說。

江雷湧說的「豐台」，那個地方正是「中原」跟「天川」交界的一個市鎭，百多年來，紛爭不已，到了這一代，雙方同意各派一名高手代表一族人出戰，勝利的一邊永遠佔有它，實情如此，無怪江族的

人，不分上下，十分重視這一塲決鬥。

此外，還因兩族都是以劍法享譽的，那一邊打贏，譽滿天下，打輸的一邊屈居下風，故此雙方必然傾全力挑選最出色的武士迎戰。

很快就到了擂台會戰的日期，四月十八日，它是「英雄節」，八尺高的木台屹立在草地，數不清那麽多的人圍觀。江雷湧有三個兒子，全部出動，從各方面展開助戰的工作，長子江中原，威風凜凜，登台之後，向四週鞠躬爲禮，站在一角，等待厮殺。

他先行躍登擂台，只是想提早多少時間，向台下的人叢用目光搜索，看看天宮燕是否在塲，他相當失望，傾全力細看，仍然看不見她，只是一會，天川長勝就登台了，兩人相對鞠躬，面對面的站着，退守一隅，各有兩個助手，屬於江中原的兩個助手是「鏡明」以及「春水發」，兩人向他打個眼色，表示天羅帳就在腰間，隨時可以拋出去，他也會意點了點頭。

兩人休息一會，分別從矮櫈站起來，助手奉上六尺長的劍，拔劍出鞘，一聲號令，便即展開比劍的決鬥。

由於這一塲決鬥，雙方都用寶劍出擊，誰也佔不了上風，不過，所穿的武士衣裳就頗有分別了，江中原所穿的衣裳薄而且韌，係天宮燕珍藏之物，雖然一劍可以把它刺穿，却不能够用手抓它，憑着這一套滑不留手的戰衣，加上了他連續幾天苦練的粘魚功，倒是有些帮助的，至於劍法，他實在不是敵手，有幾次他從對方連環刺出的險招化解出來，有人替他喝采，他本人却是有點慌張的，由於雙方出劍快如閃電，他沒法抽出半秒的時間向挨近台邊的觀衆偷窺，不知道天宮燕是否到來，心上一急，劍法漸亂，顯然他是屈居下風了，就在這時，他發覺天川長勝頻頻伸手拭抹眼睛，喜出望外，信心陡增，劍法靈活了許多，招招逼緊，看來他已經接近取勝的邊緣。

突然，台下的人叢發生騷亂，有人大叫：「妖女休走！」

只是這一聲叫喊，他已經心上一悚，定眼看時，人叢之內有四個穿紅色長袖的武士出現，較遠之處，有一個村姑忽忽忙忙的奔走。

他瞥眼看到這種景象，立刻醒悟起來，四個武士必然是她畏懼的「血武士」了，奔走的村姑，當然是她！

他認爲天宮燕寡不敵衆，如果她奔入樹林，林中有伏兵，凶多吉少，咬一咬牙，猝然把手中的長劍向對方飛射，大喝一聲，從「春水發」腰間拿走了天羅帳，向台下的人叢跳去。

憑着他的上乘輕功，他的脚步很密，不斷的踐踏人叢肩膊，便即飛越，這一招蜻蜓點水，使他搶過了四個紅衣武士的頭，追上了天宮燕，大聲叫喊，叫她切勿走入樹林。

天宮燕聽到背後有人叫喚，停下步來，那時她已十分逼近樹林，伏兵齊出，十多枝飛箭向她發射，江中原剛剛趕到，拋出天羅帳，把她罩住，才使她死裏逃生。

林中的血武士一口氣射出一百二十枝箭，沒法傷她，遷怒於江中原，集體向他出擊，刀劍紛投，另一方面，四個血武士也在後面趕上，展開大包圍，江中原雖然把他學習得來的擒龍十八抓施展出來，勉強抵擋一陣，仍然吃了三刀，僥倖江家扮演觀衆的武士紛紛走近，向血武士挑戰，天宮燕也揭開罩在身上的天羅帳，加入戰團，然後把他救出來。

儘管如此，他已昏迷不醒。

江中原從昏迷中覺醒過來，睜開了眼睛，首先看見的人就是天宮燕，驚喜交集，斷斷續續的呼喚她，天宮燕喜極而泣，大聲說：「公子甦醒了！」

在房外等候的江家長輩聞聲走入探望，知道他能够講話，脫離危險時期，紛紛把喜訊傳播出去。

江中原休養了五天，能够下床走動，趕快走出大堂，江雷湧看見了，滿心歡喜，說：「你的傷勢復元了嗎？」

「大概有七八成痊癒了，」他只是答了一句，便即十分懇切的問：「那個女人呢？她到了甚麽地方去？」

「你說的是妖女天宮燕嗎？她昨天走了。」

「爹，她並非妖女。」江中原趕快替她辯白。

「她不是妖女是甚麽？」江雷湧有些光火。

「她是孩子的妻子，已經當天發誓，永不分離，只是沒有擧行婚禮而已。」

（以下轉入第一〇二頁）

迷香黨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文·騰飛　圖·馬可



村姑失蹤　遍尋不獲

臘月二十六。

臘鼓頻催中，蕭原接到他在這世上唯一最親的親人——姑母托人帶來的口信——八年沒有見面了，很想見他一面，希望他能夠回鄉渡歲，敍敍姑姪之情。

蕭原父母早逝，他自十三歲就寄居在姑母家中，而他至親的人就只得這位姑母，他可說是由他姑母養大的，自二十一歲出道，只在二十三歲時返鄉探望過姑母一次，一直到現在，他也沒有回去過。

事實上他不是不想回，而是一來幹上捕手這一行之後，空閒的時間很少，二來他顧慮到若是與姑母來往太多，那可能會引起仇家的尋仇而拖累了姑母她老人家，幹他這一行的，可謂仇家不少，而且還是窮兇極惡之輩，什麼事也做得出來，他就是顧慮到這一點，才不想與姑母來往得太頻密。

而事實上，他對於他自己的藉貫一直是諱莫如深的，就算是同道中的好友，他也不願吐露。

這不是他自私，實在是他不想姑母遇到意外，他不想因爲他的關係，令到他的姑母太快離開這個世界。

但自接到姑母托人帶來的口信後，他便決定返鄉一行。

八年了，姑母她老人家也應該有七十多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能够見多一面，還是見多一面的好，這就是蕭原決定返鄉一行的主要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他這一段時間很空閒，沒有「生意」上門，那何不趁這段日子返鄉一行。

× × ×

蕭原是個坐言起行的人，而且已是歲暮時分，他略爲料理了一下身邊的瑣事之後，翌日一大早，他便上路趕返故鄉。

趕了兩日路，在臘月二十九，他便返到故鄉清河鄉。

清河鄉僻處於湘桂交界的十萬大山一座名爲鷄爪山的山脚下，背山面溪，沃野十里，農漁獵皆可，加上是附近三十里內最大的一條鄉村，故此十分富裕興旺。

逢一逢十，皆是墟期，而墟場就設在清河鄉集上，所以，鄉集上便開設有不少茶寮飯舖雜貨之類的店舖。

所以一到墟期，從四鄉入村趕來趁墟的人便像潮水一樣湧來清河鄉集，刹時間有如趕廟會般熱鬧。

由於明日便是大年三十，所以墟期提早在二十九，也就是蕭原趕返清河鄉集的這一天。

× × ×

人謂近鄉情更怯，蕭原這一刻的心情，倒有那麽一點點。

八年了，闊別了八年的故鄉，風貌依舊，倒是他這位浪子，却變得成熟了，望着故鄉的一草一木，他感到有一種湧上心頭的親切感。

所謂人不親土親，故鄉畢竟是故鄉，何況，故鄉還有他在這世上唯一最親的親人，他的脚步沒來由地加快了。

才踏入墟集內，他便被那熱鬧喧嘈的情景吸引住了。

墟場就設在鄉集口的一幅空地上，這一刻，是人頭湧湧，地上擺滿了四鄉八村趕來擺墟的攤擋，大至牛馬，小至鷄蛋綠豆，各種農產品，應有盡有。

望着那些面目粗糙風霜滿臉，衣着簡樸的鄉下人，蕭原心中那種親切感更濃，他忍不住忘其所以地擠入了擁擠的人羣中，滿有興趣地東瞧瞧西瞧瞧。

「秋桐叔！」驀地有人朝他大叫出聲，叫聲透出喜悅。

蕭原聞聲急不迭朝叫聲傳來的方向望去，望到一個十五六歲的楞頭小伙子像泥鰍一樣自人縫中朝他擠過來。露出滿咀白牙，喜悅地朝他直笑。

「二福子！」蕭原朝那楞頭青少子脫口叫去。

被蕭原叫作二福子的楞頭青小子溜滑地一下子擠到蕭原的身前，驚喜無限地一把拉住了蕭原一條手臂，他眨着一雙明亮的圓眼睛，急聲道：「秋桐叔，你怎會回來的？」

原來蕭原的眞名叫蕭秋桐，蕭原這名字乃是他幹上了捕手這一行之後改的，那是顧慮到可能會牽累到家鄉的親人，才改了名字的，江湖上什麼風險沒有？特別是那些黑道中的牛鬼蛇神，什麼手段施展不出？

「哈，二福子，幾年不見，你長這樣高了？」蕭原用手輕摩着二福子那推了個平頭裝的腦袋，心中既感嘆又喜歡；他記得清清楚楚，八年前他回鄉一行時，二福子還是個穿着開襠褲，滿臉汚垢，趕牛上山吃草的小孩子，如今，一晃眼間（蕭原此刻的感覺中，八年只是一晃眼間那麽短暫），這二福子長得身材壯實，個頭兒已到他耳朵，要不了兩三年，只怕長得比他還要高。

「秋桐叔，我今年十五歲了。」二福子一直目不轉睛地望着蕭原。「秋桐叔，你一點也沒有老，還是以前那樣子。」

蕭原被二福子後面那句話說得不由笑起來，「二福子，我若是變了樣子，你還能够一眼認出我來麽？」

二福子眨了眨眼，亦不由憨笑起來。

「二福子，這麽早到墟場來幹麽？」

蕭原與二福子被擁擠的人羣推得不得不往前走。

「我是來買豬肉回去的，奶奶還嫌我不够早呢！」二福子歪着腦袋直瞄着蕭原，「嗯，現在我明白了，奶奶這樣早叫我出來買豬肉，原來是買給你吃的。」

「奶奶身體好麽？」蕭原關心地問。

「奶奶的精神很好，整天停不下來，走得差點比我還快。」二福子喜洋洋地說：「只是，她管得我好緊。」說到這裏，苦起臉口。

「二福子，奶奶這樣是爲你好，明白麽？」蕭原深有感觸地說道：「我像你這般年紀時，管得比你還要緊。」

「奶奶也常常這樣對我說，我當然明白奶奶是爲我好，我什麽也聽她的」二福子又展露出一臉的笑容。

二福子與蕭原口中的「奶奶」，正是蕭原的姑母，二福子的奶奶。

二福子乃是蕭原的大表哥的第二子，所以二福子稱蕭原爲秋桐叔。

「二福子，那你買到豬肉了麽？」蕭原望着二福子那空空的雙手。

「唏，若不是秋桐叔你提起，我眞高興得差點忘了。」二福子伸手拍拍腦袋，憨直的傻笑。

× × ×

當年逾七十的姑母看到蕭原時，歡喜得顚着一雙小脚，走到蕭原的身前，雙手執着蕭原的一雙臂膀，毫不昏花的雙眼只管着上下打量着蕭原，咀裏同時嘟喃：「秋桐，你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

二福子手中提着三五斤的豬肉，站在門口，看到奶奶那種情形，不由憨笑。

「姑母，妳老人家身體好壯健啊，精神比我八年前那次回來還要好，眞是老當益壯！」

作姑母的臉上笑容與皺紋溶在一起，笑得雙眼擠成了一條縫，揑摸着蕭原的臂膀連聲道：「秋桐，我老了，這幾年來，只盼能時時看到你，嗯，你的身體比幾年前又強壯了，只是也添了風霜，唉！我多想看到你成家立室，蕭家也就有後。」

蕭原被姑母這番話說得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事實上，他又何嘗不想成家立室，但幹他們這一行的，又焉敢有家室之望？

「奶奶，別只顧嚕嗦了，秋桐叔趕了兩日路，很累了，還讓他站着。」二福子的話，替蕭原解了圍。

作姑母的這才猛然省悟地「啊」了一聲，鬆開一隻手，另一隻手却拉着蕭原往屋裏走。

蕭原也乘勢攙扶着姑母，邊走邊道：「洪表哥他們呢？」

姑母一邊顛着一雙小脚走着，一邊道：「振洪與你表嫂一大早就趕到鎭上去辦年貨了，大概要到午後才能回來，秋桐，你趕了這麽多路，累了，快坐下歇歇。」

「姑母，妳老人家先坐。」蕭原却先扶姑母坐下來，才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二福子，你又懶哪，也不端杯茶給你秋桐叔。」姑母提高嗓門叫起來。

「奶奶，這不是端來了麽？」二福子雙手捧着一杯茶，走了出來，很有禮貌地對蕭原道：「秋桐叔請喝茶。」

蕭原伸手接過，放在几上，笑對姑母道：「姑母，那年我回來時，二福子只是個半大小子，晃眼間，却這樣高大了，過得眞快啊。」

二福子嘻嘻笑道：「秋桐叔，再過兩年，我想跟你到外面跑，見識一下。」

姑母瞪着眼，望着心愛的孫子，又疼又愛地薄責道：「二福子，你的心就是野，你捨得奶奶，奶奶也捨不得你。」

「奶奶，你不是說男兒志在四方的麽？難道你不想我跟秋桐叔闖出一番事業來嗎？」

姑母被二福子這番話說得又好氣又好笑，直瞪眼，好一會才佯裝氣惱地道：「奶奶就是不許你到外面亂跑。」

二福子委屈地道：「奶奶……」

驀地，一個少女惶急的驚叫聲截斷了二福子下面的話：「奶奶——」

人隨聲現，一名身材苗條的少女像一陣風般，從外面衝了進來。

「素馨，什麽事這樣大呼小叫地？」姑母年紀雖然大，身體却很硬朗，一下子就從椅子上站起身來。

被稱爲素馨的少女一下子衝到姑母的身前，驚惶氣急地道：「奶奶，不好了，小青姐不見了！」

姑母愕然道：「素馨，妳怎麽哪？好好的一個人，怎會不見了？」

原來這少女就是蕭原姑母的孫女兒，亦即是蕭原的表哥夫婦的長女——二福子的姐姐。

素馨的年紀比二福子大三四年，眉目清秀，亭亭玉立，出落得好標緻。

「姐姐，我今早在墟場上還看到小青姐，她怎會不見了的？」二福子瞪着一雙圓碌碌的大眼，一付不相信的表情。

素馨正想說話，一瞥到坐在椅子上，正含笑望着自己的蕭原，不由臉上一紅，眨動着一雙靈動異常的大眼睛。

蕭原的姑母立時道：「素馨，還不叫表叔，你認不得妳秋桐叔了？」

素馨怎會認不出蕭原，立刻歡快地叫了一聲：「秋桐叔！」

蕭原應了一聲，看了素馨一眼，含笑道：「幾年不見，素馨已是個大人了，姑母，看來妳快要……」蕭原說到這裏，一眼看到素馨羞赧得垂下頭來，打了個哈哈，沒有再說下去。

「秋桐，我都想先喝你那一杯，可別讓我等得太久。」姑母倒也會打蛇隨棍上，又提起了令蕭原頭痛的事情來。

蕭原苦笑，急不迭岔開話題，朝素馨道：「素馨，妳剛才說的小青，是不是開源叔的么女兒？」

素馨點點頭：「秋桐叔，你還記得小青姐？他正是開源伯公的女兒。」

蕭原立刻問：「她怎會不見了的？」

素馨立時又驚又急地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總之，小青姐在散墟之後，一直不見回家。開源伯公家裏的人找遍了墟集，也找不到小青姐，現在還在找着。」

蕭原的姑母聽完孫女兒的說話後，臉上的笑容已消失得乾乾淨淨，代之的是憂慮，而蕭原的臉色也沉肅起來。

「奶奶，秋桐叔，我出去看看。」二福子早已蹩不住，轉身一溜烟跑了出去。

「姑母，以前有沒有發生過這種事？」蕭原吐口氣望着姑母。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連一隻鷄也沒有走失過，好端端的一個人，忽然不見了，眞不敢相信。」蕭原的姑母神色變得很沉重。

「或許她去了親戚處也說不定。」蕭原盡量往好的方面去想。

他的姑母却已經忍不住，對蕭原道：「秋桐，你歇一會兒，我與素馨到開源家看一下。」

蕭原點點頭，看着素馨扶着奶奶走出了門口，這才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然後將雙眼閉起來。

× × ×

大約半個鐘頭左右，蕭原的姑母與素馨才走回來。

蕭原一聽脚步聲，立時睜開雙眼，見是姑母回來了，忙不迭站起來迎上前去，關切地問：「姑母，小青找回來了麽？」

蕭原的姑母憂慮地嘆了口氣：「到處也找遍了，連小青的影子也見不到，眞不知她跑到了什麽地方。開源他可急死了，唉！」

素馨也憂愁地道：「秋桐叔，你說小青姐會不會出了事？」

蕭原這時也感覺到事態的嚴重了，沉吟了一下，道：「若是整個鄉集也找遍了，仍不見人，那就有點不妙了。姑母，去開源叔親戚處的人回來了沒有？」

「那有這樣快。」蕭原的姑母坐下來，又嘆了口氣：「但願小青她是去了她的親戚處。」

「這也是有可能的。」蕭原安慰姑母。「小青也這樣大個人了，應該不會輕易出事的。」

「唉，我眞是老懵懂了，只顧着小青不見這回事，却忘了已近响午，該是吃飯的時候了，素馨，你表叔趕了半天路，餓了，快點去淘米煮飯吧。」

素馨應了一聲，急忙走向灶間。

响午這一頓飯雖然很不錯，但蕭原的姑母與及素馨皆沒有心情吃，連帶也影响了蕭原的胃口，不過，蕭原還是吃了兩碗飯。

他確實是餓透了，大清早只吃了一碗白粥，一條油條便趕路，走了足有四個鐘頭，就算是鐵打的人也餓了。

二福子在他們吃罷早飯後仍未見回來，這又令到蕭原的姑母叨念不已！

蕭原的姑母嫁給蕭原的姑丈蔡三，蔡三是獨子，蕭原的姑母却只生下蕭原的表

哥蔡振洪——亦即素馨二福子姐弟的父親，便再無所出，而蕭原的表哥夫婦也只生下素馨二福子姐弟，二福子可謂蔡家的一根苗——三代單傳，做奶奶的自然視之爲心頭肉，記掛不已。

看到這情形，蕭原再也坐不住了，於是對姑母說了一聲，便出去了。

小青的家就在蕭原的姑母那座屋子的後面那條街上，蕭原小時候那裏跑不到，他記得很清楚，開源叔的家他可是常客，因爲開源叔最喜歡小孩，而蕭原小時候活潑伶俐，開源叔最喜歡逗他玩。

這時候墟場早就散了，鄉集上的人家誰不回家趕着蒸年糕炸煎堆，所以街上冷冷清清，只有一些小孩在追逐玩耍。

但那些小孩似乎也玩得不大起勁，大概是受到小青忽然間失踪不見了的影响吧，總之，蕭原才走到街上，便感受到那種無形不安及張惶。

他還未走近開源叔那間熟悉的屋子，便聽到屋子內傳出來的惶急的雜亂語聲及哭聲，他的心不由一沉，脚步一急，匆匆走前去。

來到開源叔的屋門前，他却無法進去，因爲不但屋子內滿是人，連門口也擠滿了左隣右舍的婦道人家，個個皆是憂形於色，七嘴八舌地在猜測着小青倒底去了哪裏？

蕭原一出現，那些媳婦閨女立時一靜，閉起嘴巴，所有的眼光一齊集中射在蕭原的身上！

終於有人認出了蕭原。「秋桐，啊唷！原來是秋桐回來了。」說話的是住在開源隔隣的三嬸，她亦是看着蕭原長大的，所以一眼就將他認出來！

經三嬸這麽一說，那些上了年紀的婦人都認出了蕭原，爭着向蕭原打招呼，令到蕭原一時間不知應那一個才好，只好笑着喏喏連聲。

那些年輕的閨女媳婦，有些也認出了蕭原，但由於怕羞的關係，個個只是垂下頭，偷偷瞥蕭原一眼。

蕭原一邊應付那些三嬸八姑九叔婆，一邊偏側身走了進去，一眼就看到年約六十，滿頭花白短髮，臉上皺紋有如刀割般的開源叔。

開源姓蔡，乃是蕭原的姑丈的堂兄弟，所以蕭原就跟表兄振洪稱之爲開源叔。

「開源叔！」蕭原很有禮貌地朝蔡開源點頭爲禮。

蔡開源聞聲望過去，一眼看到蕭原，剎那收斂起臉上那憂惶焦急之色，硬硬擠出一絲笑容，急不迭迎出來。「啊，是秋桐，幾時回來的？」

邊說邊親切地伸手緊緊執住了蕭原的雙手。

「剛回來，聽素馨她說……」蕭原忙亦執住蔡開源的雙手，但下面的話却讓對方打斷了。

「秋桐，你眞有我心，快坐下再說。」蔡開源邊說邊拉着蕭原往屋裏談。

蕭原只好跟着蔡開源往屋裏走，一邊與滿屋子的人打招呼。

滿屋子的人有大半認得蕭原，可說是稀客，爭着向蕭原招呼。

進入堂屋，蕭原被蔡開源硬按着坐下來。「秋桐，難得你還記得我……」，

蕭原連忙道：「開源叔，哪裏話？」跟着語氣一變，關切地道：「聽說小青不知去了哪裏？找遍了全墟場也找不到，是麽？」

「可不是嗎？」快嘴的大姨婆緊接着搶着道：「找了足有一個鐘頭了，連影也不見，眞是急死人了！」

蔡開源一見提起他的么女兒，臉上那絲笑容立時消失得乾乾淨淨，重又泛現起惶急憂慮之色，唉聲嘆氣地道：「小青她媽臨去時，千叮萬囑要我照顧好小青，萬一有什麽三長兩短，叫我怎有臉見她。」

原來蔡開源的妻子是四年前因病亡故，所謂么女拉心肝，臨死也念念不忘小女兒，叮囑丈夫好好照顧，而小青有二兄三姐，俱已婚嫁，三個姐姐俱嫁外村人，兩位兄長結婚後仍然同住，沒有分家，兩位兄長都去了找小青，留下兩位媳婦在陪伴開源。

「公公，或者小青姑娘去了三位姐姐的其中一家也說不定。」二媳婦見公公那種憂急之色，開口安慰他！

「開源叔，有派人到小青的三位姐姐家探問麽？」蕭原接問。

蔡開源仍然憂急地道：「有，大概快回來了。唉，小青以前若是去探她的姐姐，必然會告訴我，她不會一聲不响就去的，只怕她眞的出了事。」

「公公，你別盡往壞處想，身體要緊。」大媳婦亦開口安慰蔡開源。

蕭原接口正想說話，外面一陣人聲傳來，令到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肚子裏，隨着屋裏的人往外面望去。

「大牛，找着小青麽？」一個尖嗓門的語聲衝破雜亂的人聲，傳入屋內。

「大牛，小青可在她三姐家？」又一個粗嗓子的婦人叫聲傳來。

那位被叫做大牛的可無暇答應，在擁擠的人羣中硬擠進了屋子中來。

大牛是一個年約十七歲的小伙子，但個頭兒却很高大壯實，看樣子絕不像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

蕭原依稀還認得大牛就是村屋那位周伯公的孫子，他一眼看到大牛那一絲臉容也沒有的笑容，便知小青不在她三姐家。

其實，就算不用看大牛的臉色，也應該看出大牛找不到小青，若是找到，小青在知道了父親及村集上的人在躭心她的安全時，她一定會跟大牛回來。

所謂關心則亂，那些人的情形就是這樣。

「大牛，小青可在她三姐家？」蔡開源也不等大牛喘口氣，緊張地問。

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在大牛身上，包括堵塞在門口的人！

大牛沉重地喘了口氣，在人們鴉雀無聲的緊張期待下，澀聲道：「小青姐不在她三姐家，她三姐去了地裏叫她三姐丈趕來看看。」

大牛說完話，又喘了口氣，掃一眼仍然鴉雀無聲的人羣。

蔡開源則在聽了大牛的話後，臉色白了一些，臉上的肌肉微微搐動着，整個人僵木着，微微噏動着嘴唇，却就是說不出什麽話來。

蕭原看到蔡開源那樣，不禁打從心眼裏同情這個操勞了大半輩子，勤奮善良的老人，從椅子上站起來，趨前兩步，兩手扶住老人的雙肩，安慰道：「開源叔，快坐下來，小青她不在她三姐家，或許在她四姐五姐家也說不定。」

蔡開源却像木頭人一樣木然不語。

擠在屋子裏的三姑六婆等人也七嘴八舌出言安慰蔡開源。

一時間，屋子裏滿是人聲，嘈得頭昏腦脹。

「唏，鐵柱回來了。」門外有人叫起來。

剎那間，屋裏屋外的人像被人堵住了嘴巴一樣，語聲頓止，所有的目光皆望向外面。

蔡開源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就要往門口衝去。

蕭原在心裏嘆了口氣，一把將蔡開源拉住。「開源叔，別急，等鐵柱進來再問他吧。」

蔡開源掙了一下，掙不動，只好眼巴巴地望着門口。

這一次，塞在門口的人很自然地閃開一條窄窄的道路，一個黑黑實實的小伙子像一陣風般從那條「縫」中衝了進來，頭上竟然有汗冒出來！

蔡開源立時急不及待地朝那小伙子叫：「鐵柱，找到小青了麽？」

鐵柱來不及抹去頭上汗水，氣喘吁吁地道：「開源叔，小青不在她四姐家！」

蔡開源胸脯急劇起伏了一下，雙眼翻了翻，抖着聲道：「那……那她去了哪裏呢？」

這一次，連蕭原也不知該用什麽話來安慰這位老人了！

所有的人在聽了鐵柱的話後，俱是心內一沉，誰也沒有開聲說話。

剎那之間，靜得就只有鐵柱粗急的喘息聲！

蔡開源忽然像瘋了一樣，猛往門口衝去，嘶聲大叫：「小青，妳去了哪裏？我要去找小青回來。」

幸虧蕭原一直扶住他的雙肩，及時將他拉住，同時連聲道：「開源叔，別急，急是沒有用的，待去小青她五姐家的人回來再說，你且坐下來。」

蔡開源的兩位媳婦見公公那樣子，俱不由哭了起來，上前勸阻公公。

那些姨嬸姑婆也齊聲勸慰蔡開源。

蔡開源眼中含着淚，被蕭原扶到椅前，頹然坐在椅子上。

一時間所有人均閉口不語，不過，所有人的心中都仍抱着最後的一個希望——派去小青五姐家的樹根能夠帶來好消息。

在衆人的期待中，往蔡開源的五女兒家探問的樹根也跑着回來，令人好失望，他帶回來的也不是好消息。「小青不在她五姐家。」

蔡開源一聽，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全身抖顫着，張着口，噏動着，却就是一聲也說不出。

蕭原眼明手快，急忙伸手搓揉着蔡開源的心胸，蔡開源的兩位媳婦亦哭喊着：「公公，你不要嚇我們，說不定大富與大貴將小青姑娘找到了。」

蔡開源呆木的眼珠子轉動了一下，咳了一聲，終於長長地吐了口氣，抖着聲叫：「我要去找小青，小青，妳怎麽還不回來……」

那些心軟的姨嬸姑婆看到蔡開源那樣子，俱不由心中一酸，流下淚來。

碰上這場場面，蕭原眞不知怎樣才好，心中也很難過，也感到很氣悶，留在這裏也解決不了問題，於是他低聲對蔡開源道：「開源叔，你不要着急，那樣急壞身體的，我出去看看大富哥與大貴哥找到了小青沒有。」

蔡開源感激地望着蕭原，沙啞地道：「秋桐，我很感激你，你才回來，還是回去歇一下吧。」

蕭原輕輕拍一下蔡開源的肩頭，温聲道：「開源叔，我不累，我這就出去看一下。」

說完走了出去。

出到外面，他長長地吸了口氣，便快步往集口那邊走去。

邊走，他邊思索着，雖然他所知有限，但他巳隱隱感覺到，小青的失踪不會是無緣無故的，更不會自殺，可能是被人擄走了！

「難道是綁票？」蕭原驀地心中一動，但隨即又推翻了這個推想。

綁票這種事，蕭原可謂見得多了，他亦曾經捕捉過綁匪，但綁匪綁票的對象，多是有錢人家的家人，而蔡開源只不過是小康之家，若是小青是被綁票，根本就沒有甚麽油水可撈，這一點，綁匪是沒有樣笨的。

那麽，小青倒底遭到甚麽意外？

這一點，就算是經歷過大風大浪，見多識廣的蕭原，一時間也想不通。

不過，在他心中，却巳隱隱感覺到，小青的失踪，可能是人爲的。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打斷了他的思路，目光一抬，他看到迎面走來一羣人，個個脚步匆匆，神色沉重。

走在前面的兩個年約三十多四十許的漢子，蕭原一眼就認出是蔡開源的兩位兒子——大富、大貴，他急走兩步，正想開口招呼，走在最前的大貴巳張口叫道：「咦？這不是秋桐嗎？」

所有人的目光皆一齊望向蕭原。

蕭原忙招呼道：「大富哥，大貴哥，可找到小青？」

「啊，果然是秋桐。」大富有點驚喜地叫：「秋桐，幾時回來的？」

就這說話間，兩下裏巳迎在一起，停下來，大貴親熱地執着蕭原一隻手，高興地道：「秋桐，這多年不見，一點也沒有變。」

大富搶着道：「一向好麽？」

蕭原含笑道：「托賴，這多年來平安無事。」

「秋桐，別是忘了咱們吧，怎麽這多年才回來？」大貴用力握了蕭原的手。

「大貴哥，我怎會忘了你們及鄉親們，我一直想回來探望你們，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蕭原這話確是有感而發，他若不是害怕爲親人及鄉親帶來禍患，他早就經常返鄉了。

蕭原與大貴是兒時的玩伴，兩人相差

只不過三四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所以大貴才會說出那番話。

「秋桐叔，你還認得我麽？」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上前問蕭原。

蕭原上下打量了一眼這個精靈的小伙子，笑着道：「你這個頑皮鬼，我還記得你整天光着屁股到處亂跑，不是趕鷄就是捉鴨，小山子，我沒有說錯吧？」

剎時間，所有的人皆「哄」地笑起來，笑得小山子不好意思地笑着低下頭來。

但笑聲很快便停了下來，一個個臉上又露出憂急之色。

蕭原亦收斂起笑容，望着大富、大貴兄弟道：「找到小青麽？」

其實，他不用問，單從大富大貴及衆人的臉色神情，也猜到他們找不到小青。

果然，大富憂心形於色地道：「找遍了也找不到，咱們是回去看看小青是否去了她三位姐姐家。」

蕭原吸口氣道：「鐵柱樹根他們巳回來，都說小青不在她三位姐姐家。」

大富大貴兄弟一聽，當堂呆了一呆，憂慮之色更甚，大貴急地道：「那……那她去了哪裏？」

一時間，衆人面面相覷，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大富跺跺脚道：「還是回去看看再說。」說吧招呼了一聲蕭原，急匆匆往家裏走去。

衆人自然跟着急奔。蕭原也不例外。

× × ×

小青就像石沉大海一樣，一點消息也沒有。

雖則大富大貴兄弟及蕭原等二三十人再在鄉集的內外又找了二遍，依然是失望而返。

而小青的三位姐丈與二位姊姊在傍晚時分陸續趕到來，也是束手無策，除了憂急之外，還要安慰蔡開源這位老人。

天黑了，臘月二十九的夜晚，分外黑沉，加上凜烈的北風，眞是又黑又凍，找人是更加困難了，大富大貴見白天找了這麽多遍也找不到。黑夜中更加找不到，只好叫各人回家。

蕭原也眞的又累又困，拖着一雙沉重的脚步，走回姑母家。

他的姑母一見蕭原回來，立刻關切地問：「秋桐，找到小青了？」

蕭原沉重地搖搖頭。

「秋桐，快坐下吃飯吧。」他的表哥振洪親熱地對他說。「見到你眞高興。」

「振洪哥，表嫂呢？」蕭原忙笑着上前執住表哥的一隻手。「辦了很多年貨回來了？」

他表哥振洪笑着道：「年年難過年年過，過年總要高興一下，今年手頭鬆動，便去城裏揀你姑媽喜歡的東西，買幾樣回來，叫她老人家歡喜一下。」

「秋桐叔。」一個婦人從灶間捧着一個托盤走出來，一眼看到蕭原，忙含笑叫了一聲。

蕭原忙亦含笑叫：「表嫂，我買了一樣禮物送給你，妳一定喜歡的。」

振洪忙道：「秋桐，你又破費了，自己人，客氣甚麽？」

蕭原邊伸手入懷掏摸，邊道：「要的，一點點心意，算不了甚麽。」

接着拿出一個小小的錦盒遞給表嫂。

表嫂接過，喜孜孜地輕輕打開來，一看，立時歡喜地輕叫起來：「噢，秋桐叔，很貴的吧？」

振洪忙亦湊過去一看，原來是一對鑲工精細的翠玉耳環，忙對妻子道：「當然是很貴的了，瞧妳歡喜的樣子，還不快多謝秋桐！」

表嫂忙不迭朝蕭原笑着叫：「秋桐叔，眞多謝你了。」

蕭原笑着道：「自家人，多謝甚麽！不過一點小意思。」

接轉對姑母道：「姑母，這一件是送給妳老人家的，匆忙間買不到甚麽好東西，望妳老人家笑納。」

接着又從懷中掏出一個扁扁的錦盒，雙手送給姑母。

他姑母連聲道：「秋桐，叫你這樣破費，我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蕭原笑着截道：「姑母，這是姪兒應該的。」

蕭原姑母只好接過，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只通體的晶瑩的玉鐲。

「姑母，喜歡麽？」蕭原笑着問。

「歡喜，只要是你買給我的東西，通通喜歡，就算你不買給我，只要見到你，我一樣喜歡。」蕭原的姑母一迭聲說，接目光一抬，望着蕭原問：「這只玉鐲質量這樣好，價錢一定很貴吧？」

蕭原說道：「不太貴，買了百多塊大洋。」

蕭原的姑母一聽，不由乍舌道：「還說不貴？唉，秋桐，你年紀也不少了，留點錢成家立室才是，我這樣老了，就只有這件心事未了。」

蕭原的表哥振洪也道：「秋桐，以後回來，別買東西了，那樣太破費了。」

「奶奶，秋桐叔，爹，別只顧說話了，快來吃飯吧。」不知甚麽時候，二福子巳回來了，站在擺滿了飯菜的桌子前叫。

素馨這時亦幫着她母親繼續將菜餚捧出來。

蕭原上前扶着姑母走向木桌。

表哥振洪則去拿出一瓶平時捨不得喝的天津五加皮酒。替蕭原滿滿斟了一杯，自己則斟了小半杯。

喝着酒，吃着菜，一家人圍坐在一起，談說着往事近況，眞是樂也融融。

蕭原巳很久沒有這樣舒舒服服，其樂融融，温馨親切地與家人一起吃飯了，所以，他這一飯頓吃得很開心，不知不覺也喝多了兩杯。

他平時是很少喝酒的，就算喝也不會過量，那是由於職業的關係，一個人若是喝得太多，頭腦必然被酒精痲醉，無論是反應及動作均會受到影响，變得遲鈍，幹他這一行的，隨時有危險，若是反應遲鈍，行動不够敏銳，那就十分危險了。

這就是蕭原平時很少喝酒，喝也不過量的原因。

其實，他的酒量是很大的。

今晚雖然喝多了兩杯，他却沒有一絲醉意，仍然像平時一樣清醒。

難得與至親的人圍坐在一起吃飯，叙家常談近況，不喝多兩杯才怪。

吃罷飯，表嫂特意沏了壺濃濃的龍井茶，一家人又圍坐在一起。

連平時坐不住的二福子也老實地坐下來，聽着大人們的談話。

一直以來，二福子就很崇拜這位表叔，今日難得表叔回來，不親近親近才怪。

× × ×

喝着茶，蕭原還是放心不下，轉望着二福子問：「二福子，開源伯公可找着了小青姐？」

二福子立時收起笑容搖頭道：「還未找到，開源伯公憂急得連飯也吃不下。」

「唉，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忽然間不見了的？眞是奇怪。」蕭原的姑母搖頭嘆氣。

「媽，眞的找遍了也找不到？」振洪接着問。

「這我倒不大清楚，你問二福子吧。」蕭原的姑母望着孫子。

二福子立時道：「爹，眞的找遍了墟集內內外外，連小青姐的三位姐姐也去問過了，就是找不到小青姐，就只差沒有到河裏去撈。」

「小青會不會水的？」蕭原插口問，拿眼望着素馨。

素馨點頭道：「會，而且水性不錯，天氣這樣冷，小青姐又怎會去河邊呢？」

蕭原心頭一動，接問：「這幾天有沒有生面人出現？」

振洪首先搖搖頭，道：「這就不大清楚了。」

蕭原的姑母皺着眉頭道：「今日是墟期，四鄉八村的人皆來趁墟，少說也有幾百人，就算有面生的人出現，也不足爲奇，也沒有人在意。」

蕭原沉吟着道：「依我看來，小青斷不會無緣無是失踪的，也不可能是綁票，有可能是被人看中了……」

蕭原的姑母不等蕭原說完，便已面上變色地搶着說道：「你是說小青被人擄走了？」

「這只是我的猜想。」蕭原凝重地道：「目前還不能肯定，若是河裏也找不到，那就九成是了。」

衆人聽了蕭原這番話，心中像壓着一塊大石頭，怔怔地說不出話。

× × ×

翌日，亦即是大年三十。

全鄉集的人皆由於小青失踪之事，弄到個個心頭沉沉地，誰也提不起勁去籌備大年三十那餐團年飯。

所謂遠親不如近隣，住在這鄉集上的人，不是沾親就是帶故，鄉里鄉親的，有人出了事，自然驚動了所有的人，誰不憂急心惶。

蔡開源更是一夜沒有睡，女兒不見了，他又那裏睡得着？只不過一夜之間，他頭上花白的頭髮像白了很多，人也憔悴似是蒼老很多。

大富大貴兄弟當然睡不着，所以精神也很差。

鄉集上的人差不多皆聚集在蔡開源家的附近，這裏一堆那裏一簇，都在談論小青失踪的事。

這件事，連鄉長也驚動了，大清早就來到蔡開源的家，安慰與詢問小青失踪的經過。

鄉長不愧是鄉長，他問清楚了小青失踪的經過之後，立刻有了主意。

首先，他吩咐大貴再帶着鄉中一部份青壯男丁，再到鄉裏鄉外搜索，跟着吩咐大富帶一部分精熟水性的精壯小伙子，到河裏去找！

鄉裏大部分的人皆跟着大富那班人到河邊，看看打撈得到小青的屍體否。

大富帶着十多個年青人壯的小伙子，分乘四艘小船，用魚網來網刮，足有個多鐘頭，人是網不到，但魚却網到不少。

大富再也忍不住了，從衣袋中拿出一瓶烈酒，拔開瓶塞，「骨嘟嘟」喝了幾口，跟着將上身的衣服全部扒脫，扔在船上，一頭扎入冰寒的河水中。

岸上的人見到大富竟然不顧寒冷，跳入水中找尋，有不少人皆失聲叫了起來，不少人則激動讚佩不已。

那些小伙子個個皆是血氣方剛，熱血沸騰的青年人，眼見大富不畏嚴寒，跳落水中，一個個心頭一熱，血氣上湧，幾乎是所有的人皆扒脫了身上的衣服，毫不猶豫地縱身跳入水中。

這種塲面實在令人感動，首先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小子喝起彩來，跟着那些老人婦女亦喊吶助威。

幸好今天刺骨寒冷的北風不大，而且日頭全露了出來，跳落水中的小伙子還能夠熬得住。

跳落水中的小伙子皆潛入了水底找摸，一時間河面上只有那四只空船在幌蕩飄搖不已。

「花！」地一下水响，水面冒出一顆腦袋，是大富，張口噴了一口水，臉色很白，深長地呼吸了幾口氣之後，又一頭扎入水中。

岸上的人見大富找不到什麽，一顆顆緊綳着的心跟着鬆了一鬆。

他們之所以放鬆了，那是因爲大富旣然摸不到小青的屍體，那就是說：小青不是淹死在河中，那就還有一絲希望。

他們都是品性純良的人，也所以他們這樣關心小青的生死下落。

潛入水中的小伙子一個接一個先後從水中冒出來透氣，他們皆是兩手空空，都找不到小青的屍體。

天氣雖然寒冷，河水也冰寒刺骨，但這些小伙子還能夠熬得住，一個個又先後潛入水中。

再一次冒出水面時，大富及那些小伙子熬不住了，一個個翻上船上，大富那瓶酒這個喝一口那個喝一口，一下子便喝光了。

大富及那些小伙子在數十丈長的河底摸索，找不到小青的屍體，那些小伙子在緩過一口氣後，身體緩和了，又要跳下去摸索，大富却阻止了他們。

俗謂人心肉做，在這樣的寒冷天氣中，跳進水中可不是好玩的，萬一有一兩個逞強跳下去，一個支持不住，那豈不是弄出人命來？那叫他於心何安？若是小青是被淹死的，就算不打撈，屍體遲早也會浮起來，何必還要那些小伙子再冒險呢？

這就是大富阻止那些小伙子再跳下水去找的原因。

大貴那一路人馬從早上一直找到晌午，亦是找不到小青，一個個心頭沉重地走回大貴的家。

蕭原在聽二福子向他述說了大富大貴兄弟兩路人馬找不到小青後，他對於自己昨晚的猜想，初步肯定了。

蕭原的姑母一早就去了蔡開源家，表哥也帮着大貴去找，家裏只剩下表嫂及素馨在整弄着鷄鴨菜餚，蕭原想了一下，一個人走出門，先到墟塲那面看了一下，然後一個人一逕走出了鄉集口，邊左右觀看邊一直走下去。

農曆新春，是中國人一個最重要的節日，雖則鄉集裏發生了小青失踪這種事，晌午過後，人們還是忙着在家中準備團年夜那頓飯。

蕭原一直到太陽快落山時，才從外面走回來。

他一步才跨入屋中，他的姑母便問道：「秋桐，你去了那裏？二福子找不到你嗎？」

蕭原朝姑母笑笑道：「我到鄉集外面走走，看看這幾年附近可有改變了，倒令妳老人家牽掛了。」

「唉，過年時候，偏偏出了這種事，眞令人心翳。」蕭原的姑母嘆了口氣。

「秋桐，這眞是叫人想不明白，小青也不是小孩了，却一下子不見了，找也找不到，看到開源那心碎焦惶的樣子，我心中也一直不安樂。」振洪從灶間走出來，朝蕭原直搖頭嘆氣。

「那開源叔準備怎樣？」蕭原問。

「還能够怎樣？」振洪攤開雙手苦笑着說：「什麽地方也找過了，仍然找不到，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麽法子可以找到小青了，只好等奇跡出現了。」

「你們有沒有想到，小青可能是給人擄刦了？」蕭原眉毛揚了一下。

「秋桐，這一點你昨晚巳經提過了，他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振洪目光一亮，「你怎會想到這一點的？」

蕭原沉吟了一下，才慢慢地道：「旣然鄉集內外及河裏皆找不到小青，那就只有這一個可能了，我在外面這幾年，不但聽過，也見過有些喪心病狂的匪徒，專門四出擄刦年輕樣貌好的少女賣到省城的妓寨去，不知你們聽說過沒有？」

振洪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咱們村裏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秋桐，你說小青可能被人擄走賣到那種見不得人的地方？」蕭原的姑母老眼大睜。一副駭然欲絕的樣子。「那眞的糟了，小青她前世作了什麽孽啊？」

蕭原忙安慰姑母：「這只是我的猜想，這還需要證實才能肯定，再說，我方才到外面走了一轉，察看之下，發現不到可疑的踪跡，或許是我太多疑也說不定。」

「秋桐，你的性子一點也沒有變，樂於助人，我眞爲蕭家有你這種後人感到高興。」蕭原的姑母舒眉笑眼地望着蕭原。

「今天是大年夜，難得秋桐回來與咱們吃團年飯，咱們暫且放開一切，開開心心地吃這一餐團年飯。」振洪搓着手說：「快吃飯了，娘，秋桐，過來坐下吧。」

「秋桐，咱們一家又能够坐在一起吃團年飯，我開心死了。」蕭原的姑母邊說邊笑着站起來。

蕭原忙過去扶着姑母走向飯桌。

「嗨，奶奶最喜歡吃的栗子炆鷄來了。」二福子雙手捧着一瓦鍋熱氣騰騰，香氣四溢的栗子炆鷄從灶間走出來。

原來這小子見大人在說話，便乖乖地溜到灶間帮忙了。

「二福子，你只說奶奶喜歡吃，難道你不喜歡吃麽？」老人家眼見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團年飯，歡喜得打從心裏笑出來，慈愛地看着孫子。

二福子伸了一下舌頭，作出一副饞相，然後將那鍋栗子炆鷄放在靠近奶奶的枱面上，一溜烟又跑入灶間了。

蕭原的姑母及蕭原，振洪皆被逗得笑了起來。

吃飯時分，村子裏到處响起「畢畢啪啪」的鞭炮聲，就在爆竹聲中，家家戶戶圍坐在一起，開開心心地吃着團年飯。

只有蔡開源一家例外，他們可說是食不下咽。

× × ×

爆竹一聲除舊歲。

子夜，零時零分，不知誰家的爆竹聲首先爆响了，緊接着，家家戶戶也响起了爆竹聲，刹那間，爆竹聲震天價响起，天地間就只有那响成一片的爆竹聲。

去舊迎新，舊的年在爆竹聲中送走，新的一年也在爆竹聲中來臨了。

春，總是與人以喜悅的感覺。

爆竹聲可說代表了人們對春之喜悅。

這一夜，爆竹聲沒有停歇過。

蕭原一時手癢，孩子氣地與二福子燒了好幾串爆竹，才同去與姑母及表哥表嫂圍坐談笑。

再擄三女　歹徒落網

大年初一。

一切皆是新的。

衣服的新的，鞋襪也是新的，甚至連光禿的枝椏上，也吐出了點點新綠。

過新年，最高興的要算是小孩子與閨女們了。

小孩子們可以穿新衣，穿新鞋，收利是，結伴在街上燒爆竹，嬉戲追逐，大人們是不會像平日那樣管束得那樣嚴的，反而會笑着看孩子們在耍樂。

閨女們當然也是最開心的了，他們可以穿上最心愛的花衣裳，戴上平時捨不得戴的首飾，盡量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綉花鞋去串門子，走在街上，令到那些小伙子的目光爲之一亮，更可以在自己的意中人前，盡量表現自己平日不大顯露的美態，這是何等開心之事。

二福子一大早就穿着新衣出門去找他的伙伴了。蕭原循例起床後與姑母表哥表嫂拜年，姑母及表哥夫婦亦循例將利是封給蕭原，並說一些吉利的話，每一個人皆顯得喜氣洋洋地。

素馨也從房間中出來了，所謂十八無醜女，何況素馨本就生得清麗可人，平時還不大顯眼，今日這一刻意打扮之下，簡直是容光煥發，令到做父母及奶奶等人爲之目光一亮，將目光一齊集中在她身上。

「奶奶早晨，爹媽早晨，秋桐叔早晨。」素馨很有禮貌地一一招呼，接着恭敬

地對奶奶道：「恭祝奶奶身體健康，多福多壽……」

下面的話她却說不下去了，因爲她發覺奶奶他們皆含笑望着自己，臉上不由一紅，羞赧地將頭垂下。

「哈哈，我的乖孫女原來生得這樣標緻，怎麽我平時發覺不到，莫非我老眼昏花了？」做奶奶的連眼睛也是笑意，疼愛地望着孫女兒直笑。

素馨的臉更加紅了，垂得也更加低。

「素馨，你可是要去找小梅她們？那還不快去，快吃午飯了。」還是做母親的笑着爲女兒解了圍。

素馨立時點點頭，接對奶奶他們說了一聲，便一隻彩雀般「飛」了出去。

蕭原的姑母及振洪夫婦，望着素馨消失大門外的身影開心地笑了起來。

蕭原也笑着道：「素馨這孩子幾年不見，生得這樣討人喜歡，我也爲姑母你們感到高興。」

「秋桐，將來你討了媳婦，一定會生一個比素馨更加討人喜歡的女兒。」蕭原的姑母又來了。

他表嫂也笑着道：「秋桐叔將來一定可以娶到一個好媳婦的。」

蕭原最頭痛就是這個問題，忙笑着岔開話題道：「二福子呢？怎麽不見他出來了。」

「他一早就去野了，這孩子就是野性重。」蕭原的姑母那裏是責備，看見她臉上歡愉的笑容，就知道她是如何疼愛這位孫子了。

× × ×

吃午飯的時候，二福子與素馨都沒有回來吃飯，做奶奶的及振洪夫婦也不以爲意，新年頭，說不定他兩姐弟在那一家吃了，這是很平常的事。

飯後，蕭原出門走走，鄉村各處一片熱鬧新氣象，見到的每一個人皆與平時有顯著的不同，彷彿換了一副新臉孔，個個都喜氣洋洋，親親熱熱地打着招呼。

蕭原一路上與鄉親們打招呼，心裏頭暖暖地，感到分外親切。

興緻來時，他會與街上的孩童玩一陣，燒爆竹，讓自己回復到童年時那種無憂無慮的心境。

在鄉集上走了一圈，蕭原才來到蔡開源的家。

蔡家的門前也是一片過年的景象，門口兩邊貼上一幅大紅對聯，兩扇板門上分別貼着秦叔寶與尉遲敬德的畫像，據說，這樣可以怯鬼鎭邪，門口的地上散了一地的爆竹衣。

農曆新春這個節日，畢竟是傳統中的大節日，蔡開源雖則不見了女兒，但仍然照常過節。

「開源叔。」蕭原在門口招呼。

「唏，那一位？請進來。」屋裏傳出的是大富的語聲。

「大富哥嗎？我是秋桐。」蕭原邊說邊跨入屋中。

「啊，原來是秋桐。」大富一臉笑意地從屋裏迎出來，一迭聲對蕭原說：「快請坐下。接着轉頭叫：「牛根他媽，快端茶來。」

裏間傳出大富妻的應聲：「來了。」

蕭原坐下來後，看一眼大富，發覺大富的笑臉上，隱藏着濃濃的憂傷之意，他原本輕鬆的心頭不禁亦一沉。「大富哥，開源叔呢？」

大富臉上那強裝出來的笑意消褪乾淨，愁苦地道：「爹他老人家病倒了。」

蕭原心裏不禁嘆了口氣，關懷地道：「開源叔現在怎樣？」

「他老人家只是憂傷過度，加上沒有吃過飯，所以支持不住，暈倒了，如今好多了。」大富長長地嘆了口氣。

蕭原站起身道：「大富哥，讓我看看他老人家。」

大富感激道：「秋桐，你眞好……」

這時從左邊廂房中走出大貴夫婦，看到蕭原，忙親切地招呼道：「秋桐，原來是你來了。」

蕭原忙亦招呼：「大貴哥，大貴嫂，新年好。」

「大貴，爹如今怎樣了？」大富急切地問。

「爹是精神好多了，喂他吃了一碗粥，剛睡了。」大貴答。

「秋桐眞有心，他說來看看爹。」大富對大貴說。

「開源叔既然睡着了，不好驚醒他老人家，讓他老人家多睡一會吧。」蕭原說着停下脚步。

「秋桐叔，請喝茶。」大富妻捧茶出來，端給蕭原。

蕭原雙手接過，忙道：「謝謝。」

「秋桐，快坐下說話。」大貴忙招呼蕭原。

蕭原重新坐下來，與大富大貴兄弟談話起來。

他盡量說些安慰大富大貴兄弟的話，令到大富大貴兄弟的心情放鬆了不少，臉上也有了笑意。

這時候，蕭原才突然道：「大富哥，大貴哥，你們可有想到，小青的失踪，可能是給人擄走了！」

大富大貴兄弟神情震動了一下，好一會，大富才愕愕地道：「這一點我們倒沒有想到。」

「唏，怎麽我們就想不到這一點？」大貴一拍大腿，「還是秋桐見多識廣。」

「秋桐，你怎會這樣想的？」大富目光灼灼地望着蕭原。

蕭原摸摸下巴。才道：「小青不是小孩子，斷不會無緣無故的失踪，河裏找不到，鄉集內外也找不到，若是淹死了，早就浮上來了，既然不是淹死，更不可能被野獸拖走，那就只有一種可能，是被人擄走了。」

「聽秋桐這一說，大有可能！」大貴激動地大聲說。

「但可惜一點跡象也沒有啊。」大富拿眼望着蕭原。「小青若是被人擄走，應該會驚動附近的人，也有掙扎的痕跡留下才是。」

蕭原想了一想，雙眼凝光道：「這一點不難解釋，我在外面就曾經見識過一帮匪徒擄人的手法，那眞是神不知鬼不覺，他們有一種特別的迷香，可以令到被擄的人在聞了那種迷香之後，不自覺跟着他們走！」

大富大貴兄弟聽了駭然道：「眞的有這回事？這麽厲害？」

蕭原肯定地點點頭，「我親眼看見，假不了，現在那幾個匪徒還被關在省城的監牢內！」

大富大貴兄弟不由不信了，吸口氣，面上變色道：「他們擄拐人口幹什麽？」

「將她們賣落妓寨，這可是無本萬利的生意，據說，一個姿色中上的女孩子，可以賣到百多二百塊大洋。」

這一次，大富大貴兄弟連眼色也變了，霍然道：「那小青她……」

蕭原忙安慰道：「這只是我的猜測，但願不是，再說，昨日我曾經到集外去査看過，却發現不到什麽值得懷疑的踪跡，但願我的猜想是錯的。」

「若不幸如你所說，那麽小青就慘了。」大貴揑着拳頭痛苦地說。

「若眞是，那還有機會可以救回小青。」蕭原有信心地說。

「眞的？」大富大貴兄弟幾乎是同時脫口問。

「因爲據我所知，這種被稱爲迷香黨的匪徒，每一次在一個地方擄人，不會擄一個就走，必然會伺機再擄刧多幾個，那樣才有油水可撈，小青若是眞的落在迷香黨的手上，那些匪徒必然會再次下手，那就難保沒有破綻了。」蕭原頓一下接道：「到時，看他們還逃得了！」

大貴大富兄弟一聽，俱不由舒了一口氣，但隨即又躭心地問：「小青若是落在那些人的手上，她可是黃花閨女，那……那豈不是……」

下面的話他本來想說，但却實在說不出口。

蕭原明白大貴兄弟的意思，他於是安慰他們道：「這一點你們倒不必躭心，除非那是色鬼，否則，是不會侵犯擄到的少女的，因爲那樣會賣不到好價錢的。」

「但願如此。」大富一臉祈求地低聲說。

「這些只是我的猜想，還需要證實才能肯定。你們不要告訴開源叔，免他受不住。」蕭原說着站起來。「代我問候一聲開源叔他老人家。」

大富大貴兄弟二人也沒有挽留，只是誠摯地執着蕭原的兩隻手道：「秋桐，我們好多謝你。」

蕭原連忙道：「鄉里鄉親的，說什麽客氣話。」

大富大貴兄弟一直將蕭原送出門口，望着蕭原的身形轉出巷口，才走回屋裏。

× × ×

從大富大貴兄弟家出來，蕭原又走了一會，才回到姑母家。

才進入屋中，便聽到姑母一個在嘮叨念着：「二福子與素馨怎麽還不回來，玩昏了頭？」

蕭原笑着大聲道：「姑母，怎麽啦？一時三刻不見兩個寶貝孫子，就牽腸掛肚了？」

他姑母可沒有掩飾，着急地道：「晌午飯沒有回來吃也就算了，看看這是什麽時候？還不回來！」

蕭原望望外面的天色，這才發覺，山那邊的日頭已落山，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也難怪姑母這樣着急，但口裏却道：「時候還早，素馨二福子大概快回來了。」

振洪也道：「娘，新年頭，就讓他們玩個夠吧。」

蕭原的姑母瞪眼道：「你就是會寵他們，你以爲我不想他們高興麽？別忘了小青到現在還未找回來。」

振洪被他娘這樣一說，心頭跳動了一下，失聲道：「娘說得是，怎麽我沒想到這一點。」

說着站起來道：「我這就出去找他們回來。」

說着匆匆地走了出去。

蕭原這剎那心頭沒來由地跳動了一下，不由心中納悶起來，坐下來悶聲不響。

× × ×

二福子很快便回來了，進門時高興地叫了一聲：「奶奶。」

奶奶一見孫子回來，心頭定了一半，却故意繃着臉道：「我以爲你不會回來了呢？」

二福子乖巧地道：「我早就想回來了，只是樹根他們不讓我回來，奶奶，你生我氣？」

做奶奶的聽到孫子這樣說，就算是生氣，也消了，何況不是眞的生氣，不由「噗嗤」一聲笑出來：「奶奶當然生氣！你秋桐叔難得回來一次，也不陪陪他！」

二福子忙道：「奶奶，我若是陪秋桐叔，你又要不高興了。」

做奶奶的不由問：「怎會不高興？」

「可不是麽？」二福子狡黠地笑道：「那豈不是秋桐叔不能陪奶奶妳了麽？」

做奶奶的一聽，不由笑罵道：「油咀滑舌！」

蕭原也不由笑了起來。

二福子嘻嘻笑着，眼珠一轉，道：「奶奶，我去帮娘燒飯。」說着就返身往灶間走去。

「二福子，你可有見到素馨？」做奶奶的及時開聲問。

「晌午時分我見到姐姐與小梅姐蘭紅姐她們走向鎭口，以後就沒有見過她們了。」二福子邊說邊走向灶間。

「唉！女大不中留。」蕭原的姑母故意嘆口氣：「一出門口，就連奶奶也忘記了。」

「姑母，素馨是個好女孩，一年到晚，難得過新年，高興高興，妳就讓她玩個夠吧。」蕭原開解姑母。

「秋桐，我只是咀上說說，不放心那丫頭吧了。」蕭原的姑母登時笑起來。

轉眼間，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碗筷早已擺上飯桌，但振洪却仍未回來。

奶奶不由問二福子：「二福子，你爹可是去找你姐姐、回來了沒有？」

二福子答道：「爹叫我回來後，他說去找姐姐，我便回來了。」

「振洪也不是小孩子，這麽大個人，找一個人，找這樣久也找不回來。」奶奶埋怨起來。

「姑母，或許振洪哥被人拉住談話，一時間回不來也說不定，我出去找他回來。」蕭原說完便起身出門。

姑母想叫住蕭原有話跟他說，可是他已消失在門外。

× × ×

這時候日頭已隱沒在西邊的山頭後，天邊只殘留下一抹淡淡的殘霞，天色灰黯下來。

冬天的夜晚，特別來得早。

蕭原仰望一下天邊的那抹晚霞，舒了口氣，走不了幾步，便見到表哥振洪一臉緊張地匆匆走來。他於是張口叫道：「振洪哥，找到了素馨麽？姑母她老人家可急死了。」

振洪抬眼道：「秋桐，素馨她不見了……」語氣焦急的說。

「找不到她？」蕭原急迎上去。

「唉，她不知跑到什麽地方，我找遍了鄉集上相熟的人家，也找不到她。」振洪急得直搓手。頓了一頓接道：「小梅及蘭紅她們的家人也說她們仍未回家，眞急死人了。」

「她們可有說到什麽地方去了？」蕭原心頭一沉，急急問。

「聽蘭紅的妹妹彩娥說，她們好像去了鄉集外那座娘娘廟去上香，順便採幾束梅花回來，可是我趕到娘娘廟去問那位優曇大師，他說午後確實有三個女孩子來過，並採了幾束梅花，跟着就走了。」振洪如今顯得有點六神無主了。

振洪頓了一頓，又焦地問道：「秋桐，素馨她們會不會像小青那樣失踪？」

蕭原這時候幾乎可以肯定自己早先的猜想了，心頭緊了緊，他匆匆對振洪說：「你快去召集人手，準備火把，在集口前等我，我再去娘娘廟看看。」

說完像一陣風般，衝向集口那面。

振洪呆了呆，猛地拔腳就跑。

× × ×

娘娘廟座落在集口北面的一座崗脚下，廟前遍佈梅樹，素白粉紅的梅花正開放，遠望有如一片雲彩般似的，煞是好看，令人賞心悅目。

蕭原以前不知來過多少次，那是梅子熟的時候，來偷梅子吃，小時候，他可是個出名的頑皮鬼。

穿過那片梅林，蕭原來到娘娘廟前，略一觀望，邁步走了進去。

才進入廟內，他一眼便看到坐在神壇前合什垂目誦經的優曇大師。

蕭原小時候見過優曇大師不知多少次，可謂印像深刻，那時候優曇大師約四十許年紀，十多年不見，樣貌老了很多，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般，但蕭原仍然一眼就認出他來。

優曇大師聽到脚步聲，停止了誦經，目光一抬，扭頭望向堂下。

蕭原忙上前兩步，虔敬地道：「打擾優曇大師晚課。請莫見怪。」

優曇大師定定地望着蕭原，好一會才道：「有何貴幹？」

蕭原道：「我想請問大師一聲，午後是否有三個女孩來過這裏？」

優曇大師目光一轉，頷首道：「不錯，確有三個姑娘來過。」

「她們逗留了多久？」

「大約一柱香時分。」

「在她們走後，大師可有聽到什麽異聲？」

「沒有，就只有風吹梅林聲。」

蕭原再想了一下，再問：「這兩日可有生面的人來過？」

優曇大師想了一下。雙眼倏地一睜，點頭道：「今日午前曾有兩個生面人來過，他們賊眉賊眼地在廟內到處亂溜，香也不上就走了。」

「你肯定沒有見過他們？」蕭原心頭劇跳了一下。

「我雖然老了，但眼却不花，我還能認出你就是以前那個常來偸梅子的小桐子，是麽？」優曇的目光好銳利。

蕭原肅然道：「大師，我確是以前的小桐子。」

「這就是了，」優曇大師邊誦一句經邊道：「這附近四鄉八村的人，有那一個我沒有見過，不認識的？那兩個人我敢說從來沒有見過他。」

蕭原有了收獲，也不再逗留下來，連忙恭敬地道：「大師，小桐子打擾了，告辭。」

優曇師亦稽首道：「小桐子好走，不送了。」

蕭原轉身走出了廟門，這時天已差不多黑齊，但他仍然走入梅林中，四處察看起來。

梅林內很黑暗，但仍然可以看到近距離的景物，不過那要很仔細才成。

起先，蕭原在梅林中發現不到什麽值得懷疑的地方，他却毫不氣餒，繼續在梅林中察看下去。

終於，他在梅林左面深處發現地上有物件棄置，他走前去彎腰細看之下，發現那是一束用紅頭繩扎起來的梅花，這一發現，令到他精神不由一振，俯身伸手將那束梅花檢起來。

跟着，他左右察看起來，又發現了值得懷疑的地方。

那是兩旁的梅樹伸出來的枝椏有折斷的痕跡，而且地上還散落了斷不少的樹枝落葉。

這一連串發現，令到他大爲興奮，他已敢肯定，這一束梅花一定是素馨小梅三位女孩子中的一個掉落地上的。

而地上的斷枝落葉，一定是她們走過時撞斷落下的。

蕭原站着想了一會，却將手上那束梅花放回地上，然後返身走出梅林，朝鄉集那面走去。

還未走到鄉集口，老遠便看到火光通明，人聲嘈雜。

蕭原脚步更急，走向聚集在鄉集口的人羣。

「是秋桐叔回來了，」老遠便聽到二福子在叫。

所有人的目光皆望向蕭原一邊。

蕭原舉手朝人羣揮動一下，緊走兩步，終於走到人羣前，一眼看到站在人羣前的幾個人正是表哥振洪與大富大貴兄弟，小梅與蘭紅等三位女孩子的父兄等人，正焦灼的惶急地望着自己。

「秋桐，你可有發現到什麽？」振洪急巴巴地問。

鄉集口這時少說也聚集了近百人，都是青壯年人，只有二福子一個少年，不少人的手上舉着火把，火光熊熊中，必必剝剝爆響。

蕭原吐了口氣，才道：「娘娘廟的優曇大師說，午前曾見兩個陌生人到過娘娘廟，行動鬼祟，這兩個人可能就是迷香黨的人，素馨她們可能在去娘娘廟的途中，不幸被他們遇到，便被他們擄走了。」

衆人一聽，俱不由鼓噪吼叫起來。「好大胆的賊徒，竟然敢來咱們這裏擄人，他們是不想活了。」

一時羣情洶湧，蕭原忙舉起雙手擺動，大聲道：「大家別吵，靜一靜。」

振洪及大富大貴兄弟也搖手大叫道：「大家靜一下，聽秋桐有什麽話要說。」

人羣這才慢慢靜下來，目光集中射在蕭原身上。

蕭原知道事不宜遲，於是大聲道：「各位請聽着，立刻分成十隊，分從十個方向追尋下去，沿途盡可發聲，吶喊，至緊要的是多帶火把，每隊最少要帶兩條槍，振洪哥與大富大貴哥跟我一隊。」

衆人齊聲應是，人羣立刻行動起來，很快便組成了十隊，每一隊皆有兩三個人手上拿着長槍或是獵槍，火把光下一個個同仇敵愾。

蕭原這時候已當仁不讓，大聲道：「每一隊在搜索時，或是發現了素馨他們，或是發現了任何踪跡，立刻朝天鳴鎗通知其它幾隊的人，而其餘九隊人在聽到鎗聲後，立刻趕往鎗响的方向，明白麽？」

衆人轟然應了一聲：「明白了。」

應聲有如一聲响雷，在夜空中迴蕩。

而鄉集裏也人嘈狗吠，素馨幾個女孩子的失踪，驚動了鄉集內的所有的人。

本來，這是一個歡樂的新年，可是，發生了這種事後，人們的心頭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個新年對他們來說，是個多事的新年。

× × ×

十隊人迅速地分成十個不同的方向，就像十條火龍一樣，伸延出去。

蕭原帶着振洪及大富大貴兄弟，還有約十個年青小伙子，他們不是執鎗便是持棍握刀，直撲梅林那邊。

二福子本來不准去的，無奈他死纏着要去，蕭原只好答應讓他跟着，但却要他不可離開父親的身邊。

二福子滿口答應。

在蕭原的帶領下，一行人很快便抵達梅林。

「秋桐，你到底還發現了什麽？」振洪終於忍不住問。

蕭原邊往林子中去，邊道：「我在梅林中發現了一束用紅頭繩扎起來的梅花，我猜可能是素馨她們被擄走時遺留在地上的。」

振洪一聽，緊張地道：「秋桐，你怎麽不早些告訴我？」

蕭原一邊往內走，一邊道：「現在告訴你也是一樣。」

蕭原走着忽然停下來，伸手一指前面的地下，「你們看，就是這一束花了。」

在火把光下，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上有一束用紅頭繩扎起來的梅花，還有地上散落的斷枝落葉。

原來蕭原先前之所以將那束梅花放回地上，乃是方便自己可以帶人找到來。

振洪一個箭步搶上去，俯身拾起地上那束梅花，仔細地看看扎着梅花的那條紅頭繩，然後搖搖頭道：「我不敢肯定這是素馨的紅頭繩，可能是小梅或是蘭紅她們的。」

「不管是誰的，只要是她們其中的一個的，那就要快追下去，否則，隔了這樣長一段時間，只怕很難追到那班賊徒！」大富性急地說。

「若是讓我追到那班賊徒，我不將他們的腦袋轟爆才怪！」大貴用力拍拍手上的獵鎗，神態很兇。」

蕭原却沒有說什麽，從一個小伙子的手上接過一根火把，一路走前去，左右察看着，接又蹲下來，低頭看着地面。

一會，他扭轉身叫道：「振洪哥，你們快過來，錯不了，快追下去。」

說着挺起身來，舉着火把，一直往前走去。

衆人立時精神一振，脚步追上前去。

蕭原一馬當先，一路走下去，時而停下來察看一下附近的環境，時而一直走下去，不久，他們走出了梅林。

走出梅林之後，蕭原停下來，在附近視察看起來。

衆人皆靜靜地注視着蕭原的動作，誰也不敢出聲驚動他，因爲他們皆知道蕭原在找尋綫索踪跡。

蕭原終於又發現踪跡了，興奮地道：「幸好今天沒有下雨，否則，就不可能找到綫索。」

大貴搶上前急問道：「秋桐，你發現什麽？」

蕭原指一下地上，道：「你來看看這些脚印。」

這時大富與振洪亦一齊上前，三個人俯下身來細看，在晃亮的火把之下，可以清晰地看到地上留着凌亂的脚印。

原來這附近的泥土很鬆，所以才會留下這麽清晰的脚印。

「秋桐，你肯定這些脚印是素馨她們的麽？」大富疑惑地問。

「我雖然不敢肯定，但却敢肯定這些脚印中，有四對是女的，有兩對是男的。」蕭原很肯定指着地面上那些脚印，指點着道：「你們看看這些脚印是否比較仔細輕淺，那些脚印是否比較粗大深沉？」

振洪與大富大貴兄弟細看之下，果然看出那些仔細輕淺的脚印是女的，那些粗大深沉的脚印是男的，三個人不由佩服萬分地望着蕭原，一齊點頭道：「果然如你所說。」

吐口氣，蕭原接道：「小青及素馨她們是四個女孩子，優曇大師見到的是兩個陌生人，人數正與這些脚印吻合……」

「秋桐，不用說了，快追下去，」振洪已相信蕭原的判斷，性急地催促蕭原。

大富大貴信到十足，霍地站起來道：「秋桐，他們會不會逃之夭夭了。」

蕭原滿有把握地道：「他們就算是，也走不遠的，別忘了他們身邊有四個擄來的姑娘，他們的行藏一定要很小心，這就令到他們的行動不能够快，若是我估計沒有錯，他們可能還未走，或是走不遠。」

「那就快追吧！」大貴催促。

蕭原沒有再說什麽，當先手舉火把，

追了下去。

× × ×

一路之上，蕭原他們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呼喊聲，在這寒夜中聽來，分外親切，心頭也有一股暖意。

在蕭原的帶領下，他們翻過兩座山崗，來到一處山腳下。

蕭原立刻停下來，並且示意後面的人不要弄出聲响同時將手上的火把踏熄了。

「就是這裏了？」振洪忍不住上前悄聲問。

「應該是了，」蕭原指一下前面山下那黑黝黝的林木道：「根據我的經驗，他們有可能就窩在那裏。」

「秋桐，那還等什麽？」大貴不知何時來到他身邊：「衝過去不就成了？」

蕭原却搖搖頭道：「若是只有那些賊匪，當然可以，別忘了咱們最少有四個人，在他們的手上，莽撞不得！」

大貴搔搔後腦，不好意思地道：「唉，我怎麽沒有想到這一點？」

「咱們現在怎辦？」振洪焦急地問。

「分散開來，偷偷地掩上去，有什麽動靜，立刻鳴鎗！」蕭原低聲說：「沒有鎗在手的，暫時留在這裏。」

× × ×

蕭原的身上經常帶着兩把鎗，這一次雖然返鄉過年，仍然帶在身邊。

大富大貴兄弟有獵鎗，振洪是保鄉隊的隊副，也有一支短鎗，還有兩個保鄉隊的青年也有槍，其餘沒有鎗的只好乖乖地留在原地。

蕭原將五個人分派成扇面形，他自己則居中領先，向十數丈外的山腳下那黑簇簇的林木輕捷地掩過去。

振洪大富等五人亦快捷地逼近前去。

留在後面的二福子等人則眼睜睜地望着，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們緊張的程度，比振洪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

蕭原掩前不過五六丈，黑簇簇的林木間火光一閃，「砰」然一下鎗聲乍然响起，鎗彈曳着紅光像流螢一樣從他的身邊射過，他連忙一個虎撲，撲伏在地上。

這一下鎗聲，在如此寂靜的寒夜中响起，份外震人心弦，也證明了蕭原的判斷沒有錯。

——那帮將素馨等人擄走的迷香黨，確是匿藏在前面山脚下的林木間！

鎗聲响起的刹那，除蕭原外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但隨之又興奮起來。知道這次捕捉擄人匪徒及救出被擄之人有望了。

蕭原却很冷靜，伏在地上沒有動，一會，才抬手舉槍向天，放了一鎗。

這一鎗是通知其他九隊的人趕來。

在這樣黑沉的寒夜中，他認爲人多比較容易制服那些匪徒，起碼，在聲勢上就起到震懾的作用。

緊接着蕭原那响鎗聲之後，前面的林木間立時鎗聲大作，鎗火閃吐如鍊。

振洪他們早就忍不住了，喝罵叱聲中，亦開鎗還擊。

刹那間，鎗聲大作。

蕭原在林間鎗火乍响的時候，傾耳靜聽之下，他聽出林中起碼有三個人在開鎗，那證明了那帮匪徒不只兩個人。

他自朝天鳴了那一鎗之後，便沒有開鎗，身形在地上接連橫滾出去，然後才伏着向前爬去。

二福子他們伏在地上，雖然手上沒有鎗，但却有一張咀，他們放聲吶喊叱喝起來，爲振洪大富大貴人壯其聲勢。

霎時間，鎗與人聲响成一片，震動整個夜空。

林間的匪徒顯然也不肯示弱，大概他們聽出來人中，只有五支鎗，其中還有兩支是獵鎗，所以毫不慌亂拚命朝蕭原這面開鎗。

振洪大富大貴兄弟與那兩個青年是與林間的匪徒對着幹，所以，他們被對方的鎗火壓得寸步難移，連頭也不敢稍爲抬高，他們與那些匪徒比較起來，畢竟還是差了一大截。

蕭原可不同了，由於他一直沒有再暴露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很順利地爬前了數丈，離那簇林木約只有三四丈遠。

他仍然忍耐着沒有開鎗，再爬前了約有三丈，才猛地從地上竄躍起來，標向林子。

他的動作不可謂不快捷的了，但仍然被匿在林子間的匪徒發覺了，「砰！砰！砰！」一連串鎗彈陡地追射向他的身形。

幸好他距林邊樹木不遠，加上速度又快，故此那連串鎗彈竟然追不上他的身形，他一閃，便閃到一棵樹後。

「噗」一下疾响，一顆鎗彈射入他身前的樹幹上。

蕭原暗道一聲：「好險！」身形緊貼在樹幹後，動也不敢動。

「砰！砰！砰！……」又有一排鎗彈掃射在樹身上，幸好樹身夠粗大，否則，他可就危險了。

鎗彈一排接着一排掃射過來，令到蕭原動也不敢稍動，更遑論將頭探出去張望及舉鎗還擊了。

「呼」地一聲，有一團火球扔過來，但却被一條伸出來的橫枝阻了阻，折墜落蕭原藏身的那棵樹前面約半丈遠的地上，燃燒起來。

蕭原不由抹了把冷汗，若是火團扔過來，那他就藏不住了，勢必將身形暴露出來，那就會成了對方的鎗靶。

那團火在地上燃燒着，並燒着地上的枯草落葉，火勢一閃一閃地，若是蔓延開來，蕭原就藏不住身。

蕭原心中大急，但一時間却想不出脫身之計，雖則對方已停止了向他掃射，可是他知道，他的處境更加危險，因爲他的身形若是稍爲暴露，那麽對方瞄得準準的鎗管就會向他射出無情的鎗彈！

對方不但毒辣，而且經驗豐富，是很難纏的對手。

這時候，所有的鎗聲已經停止了，蕭原不免詫異起來，對方不放鎗可能有陰謀，但連振洪他們也不開鎗，那就更令他不解了。

「莫非他們皆中彈身亡了？」這個念頭令到蕭原不寒而慄，渾身冷汗暴沁。

幸好，他的後面有了動靜。

蕭原立刻就聽出，那是人體爬行的摩擦聲。

他將頭轉過去望一下，發覺有幾條黑影正向林子前爬過來，他提起的一顆心這

才放下。

這時候那團火球已蔓延開來，而且火勢越來越旺，已快蔓延到蕭原藏身的這棵樹前。

蕭原不由大急。

同時他也不得不佩服對方的心思，因爲燃燒的火光將林子前照得光亮起來，爬過來的振洪他們若是太過接近林子，就會被火光映到，那就無處可藏了。

蕭原思忖一下，認爲這樣下去，只會一直處於挨打的地位，必需要扭轉這種劣勢。

思忖了一下後，他認爲可行的，只有硬闖一途了。

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將手中的匣子鎗從樹側伸出去，食指一扣，將一排子彈掃射出去之後。

同時間立刻他身形猛矮，接連滾倒在地上，滾了出去。

令到他好奇怪，林子内竟然沒有一點動靜。

但蕭原不敢大意，身形一連幾滾，滾到另一棵樹後，就勢貼着樹幹標竄起來。

林子内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不由狐疑起來，但這時已不顧其他，他目光一瞥，瞥到振洪他們已不在原來的地方，大概是繞到一旁去了。

他不由暗讚一聲他們的機警。

傾耳靜聽了一會，什麽也聽不到，這令他疑念又起，「莫非他們靜悄悄地溜了不成？」

此念一起，他立刻加以試探，貼着樹身滑落地上，伸手在地上摸了一把碎石子，抖手向林中擲了出去。

「刷拉拉」一陣子急响，跟着是「噗噗」的石子落地聲。

林子内却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脫口暗罵一聲：「好狡猾的賊徒！」猛地竄起來，喝叫一聲：「快！他們可能是偷偷溜走了。」

喝叫未完，他已從樹後轉出來，疾衝入林中。

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林中仍然沒有動靜。

不過，蕭原仍然不敢大意，盡量將身形掩蔽，從這棵樹竄到那棵樹，向林中衝去。

× × ×

林子的深處，靠貼着山脚下，有一間用大石疊起來的簡陋石屋，孤零零地像一隻怪獸般蹲伏着。

這間石屋大概是附近的鄉民進行打獵時用來歇脚避雨的屋子，這一類的石屋或是茅棚，在這一帶是很常見的。

蕭原藏身在石屋前面一棵樹後，爲了謹慎計，他不敢貿然衝上前去，恐怕中了匪徒的狡計。

「嗨，你們被包圍了，跑不了，快投降吧！」蕭原朝石屋大聲喝叫。

石屋內沉寂如故，一點反應也沒有。

「再不出來，咱們開鎗了！」另一邊的樹後，傳出大貴的粗嗓門喝聲。

「乖乖地將人放出來，饒你們一命，否則……」另一棵樹後，又傳出振洪的喝叫聲。

蕭原不由吐了口氣——大富大貴他們全來了。

那間石屋就像一塊岩石一樣，死寂一片。

蕭原終於忍不住了，揚手朝石屋邊掃射邊衝前去。

振洪他們倒很配合，從樹後開鎗掩護蕭原。

刹那間鎗聲大作，鎗火曳空，蕭原在無驚無險無阻之下衝到石屋前。

貼身在石屋門邊，憑他敏銳的感覺，已察覺到石屋内空無一人。

不過他仍然很小心，一側身，緊貼在門邊，然後飛踹一脚，將兩扇掩起的木門踢開。

兩扇門原來是虛掩着的。

屋內一點响動也沒有。

蕭原吸了口氣，身形一矮，接一倒，冷不防滾進了屋子内。

依然沒有人阻止他。

其實，他在滾進屋的刹那，目光已瞥到屋子内空無一人。

屋子内雖然黑暗，但蕭原仍然憑着一雙銳利的眼睛，瞥望到屋内的一切。

他立刻從地上挺躍起來。

這一次看得更加清楚了，屋子内確實沒有人，不過却明顯地留下有人住過的痕跡。

「果然溜了！」蕭原低聲咒罵了一聲，返身走出去。叫道：「過來吧，一個人也沒有。」

樹後立時閃出四五條人影，奔向石屋，正是振洪大富大貴他們五人。

「見不見素馨她們？」蔡振洪劈頭一句就問。

「好狡猾的賊子，他們早就偷偷溜走了，屋内一個人也沒有。」

「那還不快追？」大富發急地左右張望起來。

「別急，先弄清楚他們向那個方向溜走，才追不遲。」蕭原冷靜地說。

就像响應蕭原的話一樣，石屋左面的林子中，適時傳來一下異响。

「快追，他們向那邊逃了。」大貴伸手一指，當先飛跑過去。

振洪與大富亦同時喝了一聲：「追！」隨在大貴身後急追前去。

蕭原却畧爲遲疑了一下，才拔脚追下去。

前面傳來一下沉悶的鎗聲，接着是大貴等人的叱喝聲及連續急驟的鎗聲。

蕭原不由皺了一下眉頭，鎗聲跟着又沉寂下去。

追了一會，前面鎗聲又响，跟着就是大貴他們的還擊鎗聲，這樣連續好幾次。

總之，最先响起的一下鎗聲，就像指引大貴他們追下去一樣，時不時响一兩下，引誘大貴他們猛開鎗。

蕭原追着追着，陡地停了一下，接轉身跑回石屋那邊。

他是覺得對方時不時開一兩鎗，是有意將他們引開追下去，這豈不是調虎離山之計？他就是想到這一點，才跑回石屋那邊。

× × ×

石屋前這時已火光通明，人聲喧嘈，原來是其它九隊人馬已先後趕到來，在林

外遇到二福子他們，於是一窩蜂般，吶喊着衝進了林子中，衝到石屋前，發現不但見不到匪徒，連蕭原他們也不見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及至他們一眼看到蕭原奔來，立時一擁上去，七咀八舌道：「捉到了那些賊子沒有？可是救出了素馨她們？」

二福子更是焦急地問：「秋桐叔，我爹他們呢？」

蕭原一時間眞不知答那一個才好，只好大聲道：「那些賊子很溜滑，溜了，二福子他爹他們追了下去。」

人羣立時哄然道：「咱們追下去！」

蕭原立時搖搖手，待人們靜下來，才道：「那些匪賊可能施展了調虎離山之計，將二福子的爹他們引開，實則他們往另一個方向逃了，你們若是追下去，豈不是上了大當，被他們逃脫了，救不回素馨她們？」

人羣刹那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皆望着蕭原。

「秋桐叔，那你說咱們向那裏追下去？」二福子忍不住問。

蕭原揮揮手道：「別急，先弄清楚他們向那個方向溜，才追也不遲，他們帶着幾個人，是走不快的。」

蕭原說着從一個小伙子手上接過火把，在石屋的前後左右轉着察看起修來。

終於，讓他在石屋後面發現了踪跡。那是一塊女孩子用的手帕。

「這是蘭紅的手帕！」一個小伙子一眼看到，衝上前大叫。

這小伙子原來是蘭紅的二哥錦天。

「錦天，你沒有認錯麽？」一個小伙子問。

「錯不了，我親眼看見蘭紅綉了三個晚上的，巾的一角還有一朶蘭花。」錦天急不及待地說。

蕭原忙展開那條手帕，在火把光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左上角有一朶用紅綫綉成的蘭花。

「錦天說得不錯，這確是蘭紅的手帕。」蕭原沉聲說。

「那些賊徒不就是從這裏朝山上走了麽？」有人大叫：「咱們快追啊！」

人羣立時呼喊着欲往山上衝去。

蕭原立時大聲道：「別急，先分派好再追。」

衆人這時無不對蕭原佩服得五體投地，自然唯蕭原之馬首是瞻，靜了下來。

蕭原想了一下，即道：「所有的人仍然分成十隊，每一個人皆要去弄一個火把，然後分從不同的方向上山，一路上吶喊呼叫，若有發現，立時齊聲呼叫，其他的立刻趕過去，聽到了麽？」

所有的人「轟」應一聲，各自編隊，編好後沒有火把在手的就到林中砍樹折枝做成火把。

× × ×

今夜風不大，但頗寒冷，雖然無月但却有殘星。

十隊人馬在蕭原一聲號令下，就像十條火龍一樣向山上「飛」上去，刹時間呼喊聲震動山野，刹是壯觀。

十條火龍上山後，立時散開來連成一條，那就像一面火網一樣向山上「刮」上去，他們經過的地方，一草一木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沿途之上，山獸宿鳥被他們驚嚇得亂飛亂竄，那些小伙子吶喊之聲更响，吶喊聲遠遠傳了出去，一時間山迴谷應，聲勢端的是嚇人。

蕭原手執匣子鎗，另一手高擧火把，循着那條手帕遺下的方向，一直登上山，沿途之上，他不斷發現草斷樹折的痕跡，他更加肯定匪徒是上了山。

二福子一直就跟在他的身旁。

上至半山時，蕭原抬頭上望，發現一塊突出的岩石上，有一個半隱蔽的山洞。

他立刻示意各人停了下來，也示意身旁的人靜下來。

一聲啞悶的尖叫聲也就從那山洞內傳了出來。所有聽到的人皆震動了一下，二福子忽然像瘋了一樣，嘶叫着向上衝去，「是姐姐，姐姐……」

幸虧蕭原眼明手快，一把將二福子拉住。「快呼叫其它的人趕來這面！」蕭原立刻吩咐身旁各人。

在他附近的人同時張口齊聲，呼叫起來：「快來啊，在這面啊！」

刹時間，從四面八方傳來呼應聲。

蕭原却招呼了幾個手上有鎗的青年，從左面繞路登上去，臨行時，吩咐所有人伏下來，同時不斷呼叫吶喊，以擾亂驚嚇山洞內匪徒的心神。

× × ×

蕭原帶着幾個人登上斜對那個洞口的一處山腰，便停下來，從這裏可以監視那山洞的一擧一動，而其它的人亦已趕來了，遠遠地將那山洞包圍起來，呼叫吶喊！

山洞內一直沒有動靜，這時却忽然响起了一下鎗聲。

吶喊呼叫的人刹時停止了呼叫，有人開鎗射向山洞。

蕭原這時乘機喊道：「洞內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了，就算你們會飛也逃不了，若不想死，乖乖地擧手走出來。」

這次山洞內有了反應，有人惡狠狠地叫道：「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別忘了咱們手上捏着幾個妞兒，大不了一齊死！」

山洞周圍的人立時怒吼起來：「殺了他們！將他們剁成肉醬喂豺狼！」

一時間怒吼聲，有如山崩地陷，驚起滿山飛禽走獸，攝人心魄的嗥鳴聲不絕於耳。

蕭原待怒聲稍過，才又大聲叫道：「相信你們不想死吧，只要你們將人放出來，咱們保證你們不會死，你們想想吧，別自尋死路，你們那位伙伴已被咱們捉到了，就是他將你們逃走的方向說出來的！」

山洞內立刻傳出一陣咒罵聲，接着是沉寂下來。

蕭原知道他們是在考慮他的話了，於是耐心地等待下去。

說實在的，若是山洞內的匪徒不肯棄械投降，與他們硬拚，那就棘手兼頭痛了，一個弄不好，很可能會累死素馨她們幾個女孩子，這也就是蕭原一直不肯動手硬幹的原因。

圍在山洞周圍的人在聽了蕭原的呼叫後，暫時也沉寂下來。

等待，從來都是難受的。

山洞內終於有了動靜，「說話的是什麽人？能够担保咱們不會被殺死麽？」

蕭原一聽，心頭大喜，知道對方已有點活動了，於是急不迭呼應道：「不知幾位有沒有聽聞過蕭原這個名字，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便是蕭某人！」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蕭原這一報出名字，果然具有震懾之力，山洞內立時傳出一陣慌亂的低叫聲。

「朋友眞的是道上的有名的天涯海角蕭原？」山洞內有人驚慌地叫。

「相信直到現在，還未有人胆敢冒充蕭某人，各位不信，可以探頭出來看一下！」蕭原叫着從隱蔽的地方站出來，一點懼怕的樣子也沒有，手上而且捧着一支火把。

山洞口人影閃幌，果然有人探出半身來，朝蕭原這面張望。

那幾個伏在附近小伙子却手心揑着汗，心頭劇跳，直替蕭原躭心，恐怕山洞內的匪徒乘機開鎗射擊蕭原，所以一個個將鎗咀對準了山洞口，食指緊扣在扳機上。

幸好山洞內的匪徒沒有下流到向蕭原開鎗，在火把光下，相距不過三丈許，當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蕭原的身形面貌。

蕭原外表坦然，實則也揑着一把汗，他這一着簡直是在賭命，全身肌肉綳得緊緊地，他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果然是道上聞名的蕭老大！」那探出半身來探望的匪徒說着，又回身一縮，縮回山洞內。

半晌，山洞內有人走出來，朝蕭原道：「碰上你這位令人頭痛的人物，算咱們倒霉，咱們認命了，蕭老大，江湖上講究一個信字！」

蕭原一聽那人的說話，知道對方放棄了抵抗，心中大喜，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斬截地道：「蕭某願以頸上人頭担保！」

那人爽快地道：「好，咱們信你！」

接轉身朝洞內揮手道：「弟兄們，將那幾位姑娘放出來！」

洞內有人應了一聲，接着是一陣紊亂急促的脚步聲，泣哭聲傳了出來。

「秋桐叔！」洞口人影一閃，當先奔出來的赫然是素馨，尖叫着撲向蕭原！

緊跟着是三個頭髮散亂的女孩子。

「啊，是小青，蘭紅她們？」不少人叫起來。

二福子竟然從下面衝上來，大叫：「姐姐！」

素馨一下子幌到蕭原面前，流着淚，身形晃了一下，蕭原忙一把伸手扶住她，同時低聲道：「素馨，他們沒有將妳們怎樣吧？」

素馨仍然垂下頭，但却搖了幾下。

蕭原至此才寬心大放地舒了口氣。

隨着素馨她們走出山洞，三個高擧雙手的漢子也搭拉着腦袋走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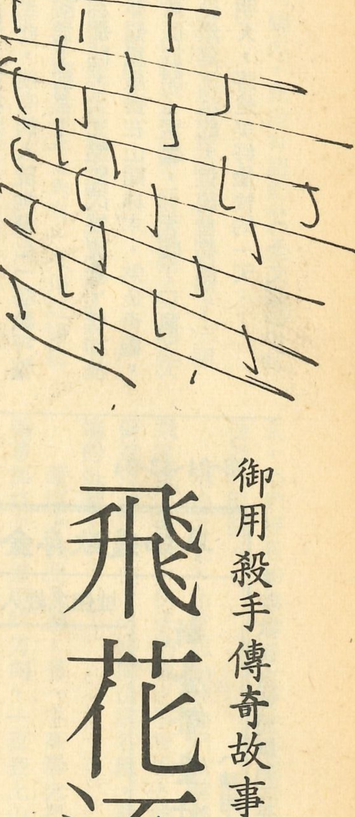
至此，所有的人陡地發出一聲歡呼聲，紛紛湧上前去！

刹那間，火光點點閃幌流動，恍如流螢，亦似星星掛在山間林木，煞是奇觀。

蕭原放開了素馨，仰天吐了口氣，天雖然仍然黑沉沉的，但總會亮的……

明天，將是美好愉快的一天……

（全文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再世華佗趙百年

東漢的華佗先生，能破腹背，湔腸胃，刮骨療毒，也就是能動大手術，在胸和後背開刀，把人的腸、胃拿出來洗刷一下，再放進去，那時代，沒有科學的麻醉設備，華佗先生的麻醉方法，是用一根銀針，刺入人的穴道。

一代外科神醫，却被生性多疑的曹操，拷死在獄中，但最可惜的是華佗先生在臨死之前，把一部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醫書，交給獄官，但獄官却怕曹操查出來受到株連，竟然不敢收受，華佗先生一怒之下，把書給燒了，絕代醫學，就此失傳。

戰國的扁鵲先生秦越人，能夠以診脈象，洞見五臟的癥結，藥到病除，那種驚人的判斷力，就算用現代最新的科學檢查方法，也無法和他診斷病情的能力相比，可惜的是，這位胸懷神術的內科大夫，竟被秦國的太醫令嫉妒殺害，名醫神術，隨人而逝。

這兩位歷史上的醫學天才，遭遇的悲慘，故堪浩歎，但他們如果早一點收個門人、弟子，承其衣缽，也許能把中國這種內、外科的神奇醫術，傳諸後世。

很可惜的是，他們沒有。

× × ×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千多年後，江南的金陵，又出了一位名醫——趙百年。

七針渡穴醫寒月

趙百年駐診的地方，叫永樂堂，原本是金陵城中一條很僻靜的巷子，但這條巷子，却因趙大夫的名氣，熱鬧起來，人來人往，絡繹不絕。

趙百年懸壺十年，醫好的病人，不下數萬之多，其中有很多是羣醫束手的疑難雜症。

三年前封藩金陵的七王爺朱豪，忽然生病，而且病得很重，金陵王府中三位御醫會診，竟然找不出致病的原因，不敢下藥，只好把趙百年請入了王府。趙百年診過脈象，立刻振筆疾書，開了一個藥方子，七王爺吃了一服藥，病體就霍然而癒，三位御醫覺得面子掛不住，同時上了辭呈，七王爺沒有慰留，每人送了五百兩銀子，讓他們同時離開了王府。

七王爺很佩服趙百年的精湛醫術，親手書了一塊「一代國手」的金字匾，送給趙大夫。

這塊金匾，不但使趙百年成了江南人盡皆知的「神醫」，也使金陵城中虛銜六部的公卿，都撫、布司、將軍府，都對他另眼看待。

事實上，趙百年醫術的成就，已到了一次診斷，能判生死的境界；他診斷服藥三副，七天能好的病，絕不拖過八天；診判十天必死之病，也不會活到第十一天。



於是，有一個流言，很快便在江南境內流傳開來，說是：趙百年不但能着手回春，而且還能為人續命，傳說的主角是富甲揚州的大鹽商胡子鏡，染病求醫，趙百年診過脈象之後，斷言他只有七天的壽命，要他立刻回去，準備後事。

胡子鏡想到了自己擁有的龐大財富，死了也不能帶進棺材，但至少應該辦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開喪，落一個身後哀榮，但又不放心交給妻妾兒女去辦，可是七天的時間，實在太短，縱然金銀如山，人手衆多，也是籌備不及，心發奇想，要求趙百年給他續長一個月的壽命，願以萬兩黃金作為酬謝，想不到的是趙百年竟然一口答應，配製了三十粒續命丹，要胡子鏡日服一粒，果然使胡子鏡多活了三十天，丹盡命絕，無疾而終。

胡子鏡死於兩年之前，那塲喪事，確實辦得哄動一時，白綾遮天，素花鋪地，綿連十餘里，由喪宅至墓地一片素白，不見雜色，凡是參加送殯的人，每人送一件白綾長衫，外帶白銀十兩。

胡子鏡活着的時候，沒有做過甚麼好事，死後却大破慳囊，十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帮人作上兩個月的長工，也未必能夠賺到，現在只要化一天時間，有吃、有喝、還有十兩銀子可拿、有熱鬧可看，誰肯不去？那一天，簡直是人山人海，由喪宅排出的長龍，直到墓地，估算總有近十萬人之多。

這塲喪事，果然是哄動江南，過了兩年之久，仍為人們津津樂道，連帶胡子鏡萬金續命的事，也一直傳誦不絕。

有人向胡子鏡的家屬求證，胡家人的回答是不明內情，是眞是假，只有胡子鏡一個人知道，但胡子鏡人已死去。

也有人問過趙百年，趙百年只是搖頭苦笑，不肯承認，事如春夢了無痕，這就成了一樁難解的疑案。

× × ×

這是個深秋的早晨，霜寒很重，但永樂堂的大門前，已然排滿了前來看病的人，秩序井然，沒有一點喧嘩吵鬧之聲。

這也是很多年來累積成的規矩，除了每個月的初一、十五，趙百年休息之外，大部份的日子，天未亮，永樂堂大門外，就排滿了等候看病的人羣。

霜寒尤勝大雪天，不少人在晨霜嚴寒下微微顫抖，但却沒有人發出一句怨言，趙百年的精湛醫術，對一個病人而言，確有着冒寒等待的價值。

日上三竿時分，永樂堂兩扇關閉的大門，突然大開，排候在門外的病人，依序進入。

趙百年的診病室，相當寬敞，分為內外兩間，外間放着很多長條木櫈，供病人休息，裏間是趙百年診病的地方，內外之間，有一道竹子垂簾隔開。

永樂堂也是趙百年開的大藥舖，藥物十分齊全，趙百年開出藥方子，就在永樂堂藥舖配藥，如果病人不願用永樂堂的藥物，趙百年也不會勉强，診病費一兩銀子，藥錢另算，但從來沒有一個病人，拿着趙百年的藥方子，跑到別的地方配藥。

一兩銀子的診費，實在很貴，但病人有病人的打算，別的大夫，雖然診費便宜，但十劑藥未必能把病醫好，趙百年診費雖貴，但一劑藥可以使病體痊癒。

趙百年看病很快，診過脈象，立刻處方，前後不過是片刻工夫。

但今天，趙百年似乎是遇上了困難，搭在病人脈門上的右手，良久無法拿開。

趙百年自負能診脈斷病，所以，很少看病

人的形貌，現在，他不得不抬頭看看病人了，病人很年輕，長眉入鬢，鼻正口方，也許是太瘦的原因，兩個眼睛顯得大了一些，但却大而無神，臉色黃裏透白，病情一眼可見。

自嘲的苦笑一下，趙百年暗暗忖道：想不到啊！這天下竟有我趙百年診斷不出的病情？

「你病了多久了？」趙百年是想從病人口中的回答，找出致病的原因。

「三個多月了，聽說大夫的醫術超絕，特地趕來求醫。」

「噢！」趙百年長長吁一口氣，道：「我診脈下藥，十數年如一日，從來沒猶豫過，可是你的脈象很奇怪！」

「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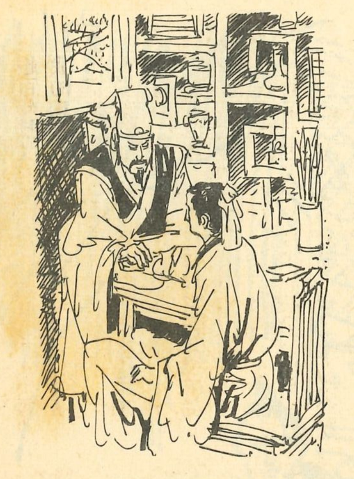
「嗯，你的脈象强弱不定，似實還虛。」

年輕人苦笑一下，道：「以大夫的醫術，難道也無法醫好我的病勢？」

趙百年目光轉動，仔細的向年輕人打量一陣，臉上突然泛現出驚異和興奮混合的神情，道：「年輕人，你貴姓啊？」

「在下蕭寒月。」

「蕭公子，可否等一下，讓我先看看別的病人，今晚上，我仔細研究一下你的病情？」



「這個，寒月恐怕……」

「蕭公子，你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儘管請說。」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大夫，我在金陵舉目無親，病勢又日漸沉重，無法謀職作工，全身所有的，也不足三兩銀子……」

趙百年拂髯微笑，道：「蕭公子，別爲醫藥費用担心，你的病情，十分罕見，我倒希望蕭老弟給我一個機會，求證一下我的醫術！」

這時侯，突然傳過來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道：「諸位鄉親父老，救命要緊，請諸位讓一讓……」

趙百年站起身子，行了出去。

蕭寒月沉吟一下，跟了出去。

只見一個三十左右的青衣大漢，跑得滿頭汗水，後面緊隨一張軟榻，上面躺着一個病人，棉被覆體，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大漢一見趙百年，兜頭一個長揖，道：「大夫，你發發善心，救救拙荆……」人也跪了下去。

「請起，請起……」

趙百年扶起那青衣大漢，接道：「尊夫人生的什麼病呢？」

「難產，大夫，只餘下一口氣，你一定要救救她！」

「快放下來給我看看。」

兩個抬軟榻子的大漢，放下軟榻，趙百年揭開棉被看去，只見一個腹部隆起的少婦，雙目緊閉，面白如紙，似是已經死了過去，全身僵臥不動，但兩道柳眉却緊緊皺在一起，好像死得十分痛苦。

趙百年蹲下身子，一探少婦鼻息，右手搭在少婦腕脈之上，片刻之後，點點頭，站起身子。

青衣大漢急道：「大夫，還有沒有救？」

趙百年點頭微笑，道：「我試試看吧！趙福，拿銀針來。」

一個十八九的青年，捧着一個玉盤行了過來，玉盤上放着銀燈、木盒，銀燈已然點起，火焰熊熊。

趙百年打開木盒，取出一支五寸長的銀針在火上燒過，又用一塊白紗拭過，看了青衣大漢一眼，道：「請拿開尊夫人的前胸衣襟。」

這時，候診的病人，都圍了上來，站成一個圓圈。

救人要緊，那大漢也顧不得衆目睽睽，解下了少婦衣襟，露出前胸。

趙百年略一沉吟，由少婦的雙乳之間一針刺下。

他似是很有把握，拔出銀針之後，立刻拉上棉被。青衣大漢望着趙百年，茫然說道：「大夫，扎一針，成麼？」

「你看她，不是醒過來了麼？」

果然，那少婦已舒展開眉頭，緩緩吁一口氣，睜開了雙目，但見週圍的人，都瞪着眼睛看她，羞得又急急閉上了眼睛。

那青衣大漢高興的爬在地上，對趙百年磕了一個響頭，道：「大夫，你是活神仙，救苦





救難的萬家生佛，我……」

趙百年笑一笑，拍拍那大漢的肩膀，道：「快去找個接生婆，你有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那大漢更是歡喜，取出一錠銀子，放在玉盤中，招呼從人抬起軟榻，匆匆而去。

「神醫，神醫，死去的人，也能夠一針救活？」

不知何人，大叫起來，候診的病人，立刻隨聲附和，一片呼叫神醫之聲。

蕭寒月目睹趙百年一針救命的神技，心中大爲佩服，決心留下就醫。

趙百年處方很快，天到中午，已然看了五十八個病人，但是病人太多，候診室仍然擠滿了人。

蕭寒月冷眼旁觀，心中暗道：這趙百年雖然一天能賺上三四百兩銀子，但也辛苦得很。

趙百年雖想早些休診，但受不住排候的病人苦苦哀求，直到夕陽下山，才算停了下來。

蕭寒月苦等了一天，雖然咬牙苦撑，仍是支持不住，靠在一處屋角，暈了過去。

當他醒過來之後，發覺自己躺在一間雅室中錦榻之上，案上紅燭高燒，趙百年正站在錦榻之側，蕭寒月急急挺身坐起，道：「大夫，這是……」

「我的客房，蕭公子，請躺下去。」

蕭寒月緩緩躺下，看了趙百年一眼，目光中滿是感激之情。

「蕭公子，不用感激我，對我來說，一個病人能讓我無法下藥，這是一件十分罕見的事。」趙百年望着他。

蕭寒月黯然一笑，道：「大夫的醫術，寒生是親眼所見，神技精湛，天下名醫，恐已無出其右，藥醫不死病，大夫無法下藥，只怪蕭某是命該如此，大夫何必爲此而不安！」

趙百年拂髯微笑，道：「蕭公子，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帮助我，找出病因，你肯留下來，是帮我的忙。」

「寒生雖讀過幾年書，但都是經傳兵略，對星卜醫術之學，却是從未涉獵，恐怕……」

趙百年接道：「你只要據實回答我的問話，我相信可找出你的病因？蕭公子，昔日扁鵲先生秦越人，診脈象，能洞悉病人的內腑癥結，着手回春，趙某不才，也不願古人專美於前，所以，一旦有這個機會遇上我不能下藥的疑難雜症，趙某就情難自禁，不找出病因，決不罷手。」

蕭寒月啞然一笑，道：「大夫，難道你還能爲人添壽續命？」

趙百年神情肅然的沉思了片刻，道：「續命也許趙某無能，但添壽却非難事，經脈五腑，各有專司，通經調脈，護其腑臟，活上一百多年，在趙某眼中相信可以辦得到。」

蕭寒月呆了一呆，說道：「大夫，這麼說來……」

「蕭公子，我只是爲人醫病，那必須病人的生機未絕，如若他經脈枯槁，生機全失，我也是無能爲力，所以，趙某的病人，也有很多是無藥可救。」

「大夫，如是未雨綢繆，早作調護呢？」

「那就上干天機了，蕭公子，咱們還是談談你的病情吧！」

「是是！大夫請問，寒月當盡情奉告。」

趙百年雙目盯注在蕭寒月臉上瞧了一陣，道：「就脈象而論，你五腑完好，經脈未枯，但奇怪八脈之內，却有一股活躍之氣，奔騰不馴，大盈若虧，蕭公子，你服過什麼奇異的藥物沒有？」

蕭寒月搖搖頭道：「沒有，寒月出身貧寒，幼年喪父，十二歲即帮人牧牛，以助生計，母子們相依渡日，那有餘錢購買奇異藥物。」

趙百年道：「蕭公子，我看你似乎是讀過不少的書？」

蕭寒月笑道：「讀過了不少書則不敢說，家母出身詩書門第，寒月從母讀書，倒也讀完了四書、五經。」

「令堂是一位才女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才女二字，家母應是當之無愧，她不但通曉詩書，而且擅畫能琴，針綉女紅，無一不精，寒月家中最値錢的，就是一具七弦古琴……」

說至此處，倏然停住，趙百年也未再追問，話題一轉，道：「蕭公子，你好像說過，你得此病，只有三個多月？」

「是的。」

「怎麼罹得此病？」

蕭寒月苦笑一下，說道：「在下好像岔了氣……」

「走火入魔，蕭公子，你會練氣？」

「是的，寒月輕率燥進，練氣岔入奇經，落此下塲，這也是自作自受……」

趙百年連連點頭，道：「氣岔奇經，非關病情，我雖然精研病理經穴，却未習過練氣之



術，但是個中道理，應該相同，蕭公子今日見我用銀針過穴之法，救一孕婦，保他們母子平安。」

「大夫一針救二命，不愧神醫之譽，寒月苦苦思索，却想不出大夫下針之處，和那孕婦的病情何關？」

趙百年道：「蕭公子也懂針穴部位？」

蕭寒月道：「在下不懂針穴，但因學習練氣之術，對脈穴部位，倒是知道一些。」

趙百年頷首微笑，道：「關於那孕婦的事，其實說穿了，也不足爲奇，那孕婦腹中之子，早已成形，已經過了生產的時間，一手脫出胎盤，竟然抓住了那孕婦的心栓，那孕婦心悸氣閉，我那一針扎在了胎兒的手上，刺激他五指鬆動，孕婦自然得救，胎兒也可以順利生產了。」

蕭寒月道：「果然是高明得很，孕婦的病情固然是匪夷所思，但大夫判斷病情的能力，非常人能及了。」

「此種病例，萬難見一，但心於脈象，息息相關，善診脈象的人，不難查出病因……」

趙百年傲然一笑，接道：「趙某雖然不敢自比秦越人，洞查五腑，着手回春，但自信診脈判病之能，很有心得，如論病情之雜，蕭公子的病情，尤過那孕婦十倍。」

「噢，大夫的意思是……」

趙百年說道：「嚴格說起來，你不是有病，氣岔奇經，自成怪症，我雖診你脈象，竟無法斷論病情，你經內瘀氣，尚未凝固成形，堵死經脈，就趙某醫術所知論斷，應該有救，不過……」

「大夫，儘管下藥，寒月死中求生，能否醫好，早已不放心上了。」

「不用藥，我要用銀針通穴之法，引出你瘀集於奇經之氣，但生死之機各佔一半，要不要醫，你要自作主張了。」

「縱是九死一生，寒月也要一試，何況，還有五成生機？大夫，請用針吧！」

趙百年微微一笑，道：「好！你脫下上衣，伏在榻上。」

蕭寒月褪盡衣衫，赤裸上身，伏在榻上。

趙福送上銀盤針盒，趙百年一口氣在蕭寒月的後背上刺下七枚銀針。

七針分刺在不同的穴位上。

趙百年對自己的技藝，似是很滿意，看着刺在蕭寒月背上的銀針，笑道：「七針渡穴的手法，我也第一次施用，這七針使你十二經脈和奇經八脈中滯止的眞氣，交滙流通，我落針之處，都是你經穴的交觸之點，我相信縱然是華佗重生，扁鵲還魂，他們用針的手法，料也不過如此罷了。」

蕭寒月道：「老前輩手法高明，在下已經有着凝氣流動的感覺。」

趙百年臉上泛起一股驚喜之色，道：「好，告訴我詳細的情形……」

蕭寒月還未及開口，忽覺香風拂動，一個身着翠綠衫裙的少女，跳跳蹦蹦的衝了進來，嬌聲叫道：「爹，都快子夜了，你怎麼還不休

息……」

忽見一個陌生男子，脫光了上身，伏在床上，不禁一呆，俏麗的雙頰之上，飛起了兩朵羞紅，正要轉身退出，却聽趙百年哈哈一笑，道：「幽蘭，還記得爹給你說過的，七針通脈的針法嗎？」

趙幽蘭點點頭，道：「女兒記得！」

趙百年道：「這種下針之法是針灸之術中最難的針法，七針交錯，勾通了他全身的經脈，認住針穴，不得有絲毫的差錯，每一個落針之點，都是經脈交滙之處，爹指給妳看……」

轉頭看去，只見蕭寒月已拉了一幅被單把上身蓋上。

趙百年一皺眉頭，揭去蕭寒月身上的被單，指着落針的穴位，講給趙幽蘭聽。

他苦嗜醫術，忽視了男女之間的禮方，趙幽蘭雖然在聽，但臉上羞紅一直未退，好不容易等到趙百年講完，立刻轉身逃了出去。

望着趙幽蘭消失的背影微微一笑，趙百年向蕭寒月望去，笑道：「蕭公子，我這個女兒，頗有天份，已得我幾分眞傳，我倒希望她盡得我醫術上研究心得，免得重蹈古人覆轍，像華佗、扁鵲一般，醫術隨人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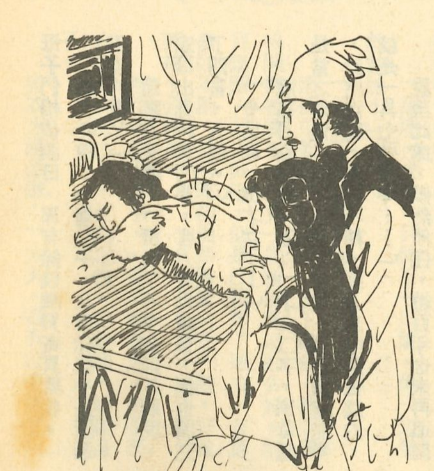
「是是，趙先生虎父龍女，趙姑娘必能承繼你的絕世醫術。」

蕭寒月雖在口中答話，但臉却埋在臂彎之中。

趙百年暗暗點頭一笑，拔出蕭寒月背上的銀針，道：「蕭公子請好好在此休息，我明天再來看你。」

× × ×

蕭寒月在趙府中留了三天，這三天對他變動太大了，不但滯止在奇經八脈中的眞氣，開始疏散，而且每次打坐運氣，眞氣能立刻通達四肢百骸，完全進入了另外一重境界，臉上的病容也一掃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紅潤的臉色。趙百年醫務太忙，知道蕭寒月病好之後，就沒有再來看過他。



蕭寒月搜遍全身，只找出三兩銀子，想想這幾日在趙府中寄住食宿，三兩銀子，實在無法拿得出手，一走了之，又覺不妥，只好硬着頭皮，去見趙百年。但趙百年的病人太多，每時每刻都在忙於醫務，蕭寒月在診療室中佇立一個時辰之久，都等不到一個和趙百年講話的機會，趙百年一直在低頭工作，看也沒有看蕭寒月一眼。

回到雅室，又是掌燈的時分，案上已經擺好了飯菜，六個菜，四葷二素，和平常不同的是，竟然多了一壺老酒。

蕭寒月食宿都在同一間雅室之中，每到開飯之時，都由趙福送上飯菜，每餐的菜飯，都很豐盛，但還是第一次有酒。

第二件奇怪的事情是，蕭寒月發現了床上放了一套新衣服。

趙福緩步行了進來，道：「蕭先生，酒菜快冷了，請早些用吧！」

「趙福，這是爲什麼？我只是一個求醫的病人……」

「是趙大夫的吩咐，這壺酒是很好的桂花露，是趙大夫親自處方釀造的，除了他自用之外，從不用它欵待客人，你是第一位受桂花露欵待的客人。」

「趙福，你沒有弄錯吧！我不是客人，我只是一個求醫的病人。」

「不會錯的，蕭先生，那幾套新做的衣服，也是趙大夫吩咐連夜趕工做成的。」

蕭寒月苦笑，道：「對一個病人，爲什麼要如此的優厚，我……」

「蕭先生，先請用飯吧，等一會，趙大夫會來看你，有什麼疑問，當面問問趙大夫吧，你請用飯，我不打攪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自斟了一杯酒。

琥珀色的美酒，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直撲鼻中。

看到這樣的美酒，就算是不會喝酒的人，也會引起喝一杯的慾望，蕭寒月擧杯喝了一口，但忍不住立刻把一杯全喝下去。

芬芳留齒，醇香透心，蕭寒月從來沒有喝過這樣的好酒，美酒佳餚，色香可口，不覺之間，竟把一壺酒喝得的點滴不剩。

酒味香醇，但酒力却很强，喝完一壺酒，蕭寒月感到有了七分醉意。這時，趙百年緩步行了進來。酒醉三分醒，何況蕭寒月還沒醉倒，看到了趙百年，立刻站起身子，他的舌頭有點僵直的感覺，但說話還是很清楚。「大夫，我只有三兩銀子，我知道，這不夠……」

「坐，坐……」趙百年微笑着在左側一張木椅上坐下，接道：「我說過，你是帮我的忙，你的病情，使我有機會求證出七針滙穴通脈的道理，這使我的醫術，有更進一步成就。」

「那樣重要嗎？」

「是的，蕭公子，有很多飽讀醫書的大夫，加上他們行醫的經驗，對診斷病情也有獨到之處，他們雖然診斷出病情，却沒有治療的手段方法，下藥輕不驅病，重恐傷身，如談到針灸的手法，那就要胆大心細，針砭病結，才能立竿見影，如能針藥互合，則更具妙用了。」



蕭寒月道：「大夫，寒月的病，是不是已經好了？」

「你本來就沒有病，滯止的眞氣，一開始流動，就完全好了。」

「我也該告辭了，關於醫藥費用，寒月會想辦法儘早送來。」

他說走就走，抱拳一個長揖，向外行去。

趙百年沒有勸阻，他看得出，這個年輕人雖然很窮，但却風骨稜立，不是輕易接受別人帮助的人。

一陣香風暗送，趙幽蘭緩步行了進來，道：「爹，他走了？」

「是！我不能留他，因爲他一定會拒絕，也許，我們的方法錯了。」

嫣然一笑，趙幽蘭緩緩說道：「爹，一定要他嗎？」

趙百年長長吁一口氣，道：「醫道之學，深奧博大，學的人，除了熟能生巧之外，天份亦極重要，天份高的人，才能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醫術之進步，必需要天才不斷的投入，才能有很大的收穫，蕭寒月是個天才……」



「爹，您才見他幾次，又怎麼能斷言他是天才？」

趙百年笑一笑，道：「爹看過的病人，不下數萬之衆，對一個人的相貌和智慧，自然是有獨到的評鑑，這是一種心得，經驗……」

趙幽蘭理一下鬢邊飄浮的散髮，道：「爹，難道，他比我還要强麼？爹不是一直誇獎我，是您的鳳女，可以承繼你的衣鉢。」

趙百年微微一笑，道：「蘭兒，爹沒有騙妳，對醫學上的認識，妳確有過人的天份，不過，妳終歸是個女孩子，有很多事情，不太方便，縱然身負絕世醫術，但却很難發揮，蘭兒，妳絕不能像爹一樣，開一間藥房，懸壺濟世吧！」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爹，爲什麼女孩子總是這麼吃虧，男人能做的事，女孩子却不能做，我心裏實在是不太服氣。」

趙百年聽見趙幽蘭這樣說，他心裏不由笑一笑，道：「蘭兒，不用生氣了，妳雖是女兒之身，但妳的才慧胆識，不讓鬚眉，不管妳能不能爲人診病，濟世活人，爹也會把這一身醫術，傳授給妳。」

趙幽蘭緩緩行近父親，偎入趙百年的懷中，道：「爹，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拍拍愛女的秀肩，趙百年點點頭道：「我知道，我有你這麼的一個女兒，承歡膝下，爹還會有什麼不滿足的，不許胡思亂想。」

趙幽蘭只有十七歲，她生下來那一年，趙百年已經成名，家境富裕，單是照顧她的，就有一個奶媽兩個丫頭，但趙幽蘭並沒有富家小姐那種驕橫之氣，她非常好學，對人也很和氣，也許是受到了父親的感染，對醫學之道，特別喜愛，十三歲能由畫圖中記下了百草形像，十五歲能辨認七百三十六種藥物，入口知味，能夠分辨眞假，十六歲能和趙百年討論醫學上的疑難雜症，並習針灸，下刀之術，甚得趙百年的眞傳，父女二人，可算得氣味相投。

趙小姐雖喜醫術，人却生的十分漂亮，容色俏麗，討人喜愛，如果說她有缺點，那就是生性較爲活潑，缺少了那份大家閨秀的莊重。

趙百年和愛女，清茶一杯，縱論醫道，一談兩個時辰，兩人之間，除了父女的天性之外，還有着相知的友誼。

趙大夫學養豐富，胸羅萬有，對醫學之道更有獨專，但趙幽蘭，才慧過人，靈巧尖銳，常常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醫學困擾，以作刁難父親，父女之間，也常有爭辯，趙幽蘭雖然不能帮父親解惑破疑，但由於她的尖銳爭論，常能啓發趙百年靈感，突破醫術上的窘境。

現在，趙幽蘭却對父親提出了另一個尖銳的問題。

她依着父親身側坐下，道：「別想蕭寒月的事了，也許他不喜醫道……」

趙百年笑笑，道：「他如肯學醫，我相信十年之內，他可以得到我的眞傳，但更重要的是，我想研究他，奇經八脈中那股凝聚之氣，是如何練成的？」



趙幽蘭笑一笑，道：「那是一種武功，練氣術，如果知道竅門，練成並非難事，女兒倒想到了一種……」

他望着靈慧過人的女兒，拂髯一笑，道：「說下去，你想到什麼？」

「是爹最不喜歡談的事情。」

趙百年一皺眉頭，道：「延年續命術？」

「女兒想的更深一層，是長生不老術。」

「這……」趙百年呆了一呆，道：「蘭兒，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藥醫不死病……」

「爹！藥能醫病，爲什麼不能延壽，能延壽，爲什麼不能長生？」

趙百年沉吟了一陣，道：「幽蘭，醫病如修屋，只是補漏，談到長生，那必需要改造一個人全身的機能，使它新生，這不是藥物的力量可能辦到的。」

「以爹醫術的修爲，能不能爲人延壽？」

趙百年雙目凝注在愛女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延壽續命之藥，只是激發他生命中的潛能，使一個人多活一年半載，爹也許能夠辦到，超逾此限，就非爹的醫術和藥物所能了。」

「爹，你用七針滙穴，能勾通人身十二經脈，如再補以藥物，能不能培養出一個人的新生機能？」

「這個，爹從來都沒有想過，所以，遇上了生機全絕的病人，爹就要他們準備後事。」

「我知道，爹是不願逆天而行？」

「這……蘭兒，七針滙穴，勾通了人身十二經脈，在醫學上，確是一個創擧，這對治療病情上，有很大的帮助，但却無法帮助一個人長生不老。」

趙幽蘭微微一笑，道：「華佗能破背腹，湔腸胃，據說，還能動腦部手術，扁鵲能洞察人五腑中的病結，爹比他們的醫術如何？」

趙百年拂髯笑道：「爹不敢比前輩先賢，但如談到醫術上的成就，爹雖不及兩位前輩古人，但亦相差不遠矣！」

「爹，如果一個人的內腑無疾，經脈骨骼無傷，是不是可以長生下去呢？」

趙百年搖搖頭，道：「那也不能，人的腑臟、經脈、機能，縱然無病無傷，但會逐漸衰退，有些人無疾而終，是謂老死，所以，世上沒有永遠長生的人……」

「爹，如果以你老人家的醫術，從中補助呢？」

「這個，爹無法斷言。」

趙幽蘭道：「長生也許不能，但活上三兩百歲，以爹的精湛醫術，大概可以辦到了？」

趙百年微微一笑，道：「蘭兒，妳一直把話題繞在長生之術上面，可有什麼原因？」

「女兒近讀丹道之學，心中存疑很多，想請爹指點一二。」

趙百年沉吟了一陣，道：「讓一個人老化的機能，全部能夠新生，或有困難，但使其中部份更新，當可有望，但茲體事大，讓我仔細想想，天下藥物，有那些可以調配出這種助長人身機能的藥力。」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和南宮望、玉嬌嬌在江湖上明爭暗鬥，鳳棲梧功成身退，將失傳的九陽眞經送還少林寺，用誅仙劍刻在藏經閣的石碑上，只刻了一部份留念，防止壞人覆摹，果然不出所料，南宮望偷進少林寺，殺死慧安僧剝下面皮，易容喬裝寺僧，將九陽眞經覆摹而去，繼而第二步行動假冒飛鳥帮的人，來到蒙古沙漠，向蒙古人大肆屠殺，嫁禍於鳳棲梧，而鳳棲梧因追捕鐵虎來到蒙古，又見屍橫遍野，見「飛鳥帮」的人追逐一名蒙古公主，本來戰爭巳經結束，不應該向蒙古人大屠殺，出於義擧，毅然拯救公主向安全地帶亡魂洞而去，鐵虎在前引路……

亡魂洞避難

鐵虎回頭一看，計上心頭，以長槍支地，飛躍向前，一躍逾十丈。

隨後追來那些飛鳥帮弟子不由傻了臉，爲首的却也並不太笨，也以槍桿點地，探索前去，當然又慢上了很多。

鐵虎飛躍不停，很快追上鳳棲梧二人，第一句便是：「公主受驚了。」

喀麗絲搖頭道：「不要緊。」

鐵虎道：「我是忘了請公主小心，若是往這邊去得防備浮沙。」

喀麗絲道：「我也聽說這附近有浮沙，想不到這麼危險，幸好這位……」他目光轉向鳳棲梧，失笑。「對不起，我忘了請教……」

鳳棲梧心念一轉。「小姓吳，吳風——」

穴下有洞天

鐵虎立即問：「你是漢人！」

「我是。」鳳棲梧這倒沒否認。

鐵虎冷冷道：「漢人不住殘殺蒙古人，你這個漢人却來帮忙我們？」

鳳棲梧道：「漢人有好有壞，蒙古人相信也不會例外。」

鐵虎道：「說得好，你又是怎會跑到這裏來？」

鳳棲梧道：「我走遍天下，跑到這兒沒有什麼奇怪。」

鐵虎道：「本來的確沒有，可是這正當飛鳥帮殘殺我們族人的時候……」

鳳棲梧道：「飛鳥帮俠譽滿天下，我看這件事可能有蹺蹊。」

鐵虎立立喝問道：「你偏帮飛鳥帮說話，與飛鳥帮到底是什麼關係。」

鳳棲梧道：「我若是與那些追殺你們的人有關係，也不會與他們發生衝突。」

喀麗絲插口道：「他是眞的存心救我，看在浮沙中他也不肯一個人開溜便知道了。」

鳳棲梧道：「不管怎樣，我絕不是他們那種人，也絕不會做出他們那種事。」

鐵虎上下打量了鳳棲梧一遍，道：「看你的樣子也不像太壞的人！」

鳳棲梧道：「你也不像。」

鐵虎再打量鳳棲梧一遍。「想不到你的武功這樣好，輕功練到你這個地步的人只怕不多。」

鳳棲梧道：「幸好我的輕功還不錯，否則你氣力雖然大，能够將長槍擲到這麽遠，我們要脫出那一片浮沙只怕也甚成問題！」

鐵虎大笑道：「你到底還是承認沒有我這一身氣力，你的輕功再好也沒有用的了。」

鳳棲梧點頭。「氣力好像你這樣充沛的，這麽多年來我只見過一個。」

「是那一個？」鐵虎追問。

鳳棲梧是省起了金鵬，但話到了嘴邊又嚥回去，金鵬在飛鳥帮的名氣也很大，這時候是絕不適宜提出來的。

鐵虎瞪着他。「到底那一個？」

鳳棲梧道：「說你也不認識，但我會安排讓你們一見。」

「一較高下，」鐵虎一伸胳膊。「別的我不敢說，比氣力從來沒有人是我的對手。」

喀麗絲亦道：「這是事實，他是我們族人中氣力最大的一個。」

鐵虎道：「到底是不是，其實我也不敢肯定，你們漢人也有說什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鳳棲梧微笑。「事實如此，但有很多人不好名，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鐵虎道：「正如你？」一頓又道：「我可是從來沒有聽過有你這個人。」

鳳棲梧說道：「能够淡薄名利的人不多。」

喀麗絲又插口道：「鐵虎也是的，他完全不受名利，甚至連官也不肯做。」

鐵虎失笑道：「做官若不是那麽拘束，我是會考慮的。」

鳳棲梧道：「要別人守規矩，做官的本身又怎能不守。」

鐵虎道：「我就是懂得這個道理才不要做官，這現在說來當然那是廢話。」

喀麗絲道：「我們退出中原不等於亡國，我們的國土原是這遙遠的關外。」

鐵虎突然一聲歎息道：「就是遙遠的關外也並非樂土。」

喀麗絲接問道：「那件事到底是怎樣了？」

鐵虎道：「朱元璋巳立下字據不再傷害我們族人，可是這個人一些信用也沒有，而且顯然爲了對付我，動用了飛鳥帮的人！」

喀麗絲低聲歎息。「難道他就不怕我們將字據公諸天下？」

鐵虎道：「若是不怕也不會這樣做，他是要在我重回中原之前將字據奪回，我應該留在中原，那現在就是不能夠阻止，也可以再進去將他的頭砍下來。」

喀麗絲道：「暴力並不是解決的辦法，那只有引起漢人對我們更大的仇恨。」

鐵虎沉吟道：「現在若是讓漢人知道他們的皇帝曾做過這種出爾反爾的事情，要殺朱元璋應該是可以的了。」

喀麗絲搖頭。「你還是不明白。」

鐵虎道：「不是不明白，只是朱元璋這樣做實在太過份，要報復就找我鐵虎就是。」

喀麗絲又搖頭道：「你難道不是代表我們所有的族人去做這件事。」

鐵虎怔在那裏，鳳棲梧終於插口道：「皇帝出爾反爾，是不對，但鐵虎兄這樣做，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鐵虎反問道：「難道你還有更好的辦法。」

鳳棲梧道：「沒有，但我會好好的想想。」

鐵虎上下打量了鳳棲梧一遍。「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鳳棲梧反問：「鐵兄這樣做對本身又有什麼好處？」

「沒有，但我是蒙古人。」

鳳棲梧笑笑。「我只知道漢人是人，蒙古人也是人。」

鐵虎又是一怔，突然笑起來。「說得好，我交你這個朋友。」隨即伸出右手。

鳳棲梧亦將手伸出，緊握着鐵虎的手，鐵虎一面搖擺着鳳棲梧的手，一面道：「連飛鳥帮鳳棲梧也是那種不問是非黑白，只知道功名利祿的人，我對你們中原武林的人本已很失望的了，現在總算認識到一個你這樣還知道有所謂人性的。」

鳳棲梧不由苦笑，他已經考慮說出眞正身份的了。喀麗絲接道：「那個鳳棲梧的事我也曾聽說過不少，甚至曾經考慮去找他一見，怎知道是一個那樣的人。」

鳳棲梧微喟道：「飛鳥帮的事也許有些……」

鐵虎道：「你也許不清楚，那些絕無疑問是飛鳥帮的人，打鬥中我也問過，絕不會錯的。」

喀麗絲亦道：「對於他們的行動，鳳棲梧怎會不知道，那就是不同意也巳是默許。」

鳳棲梧道：「這件事我一定會查個清楚明白。」

鐵虎喀麗絲顯然都沒有發現鳳棲梧這句話是另有意思，喀麗絲還道：「他們人多勢衆，又是皇帝命令，就是查出來，你能夠怎樣？」

鳳棲梧道：「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規矩，除非那些根本不是江湖人，否則——」

鐵虎道：「若是皇帝有命令，甚麽江湖規矩相信也不管用，難道他們敢冒抄家滅族的危險？」

鳳棲梧無言歎息。喀麗絲回頭看一眼，道：「他們繞道追來了。」

鐵虎目光一轉握拳道：「若非公主在，我便拚了命也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鳳棲梧道：「就是公主不在，你也不能夠這樣拚命，對整個大局來說並沒有什麼影響。」

鐵虎一怔道：「對，以大事爲重。」

鳳棲梧道：「目前我們還是避開他們，以後怎樣，以後再作打算。」

鐵虎目光轉回，道：「也好，亡魂洞幸好就在那邊，片刻便到。」

鳳棲梧循指望去。「進入那個亡魂洞，我們便安全的了？」

鐵虎抓抓頭道：「我也不清楚，這個亡魂洞一直以來沒有人敢進入。」

「爲什麼？」鳳棲梧詫異地問。

鐵虎道：「洞前那一片浮沙是一個原因，而進去的人從來沒有一個能出來，傳說是亡魂作祟。」

鳳棲梧道：「你是不相信亡魂？」

「我看你也一樣不相信，」鐵虎打了一個哈哈。「其中是必有什麼險阻，這一片沙漠到處平坦，惟一可以藏人的除了那兒沒有其他的了。」

鳳棲梧點頭。「那我們無妨冒一下險，說不定由我們解開這亡魂洞的秘密。」

喀麗絲看着他們，歎了一口氣。「你們其實是爲我冒險。」

鳳棲梧道：「也一樣是爲了我們。」

喀麗絲道：「若非我的武功不好，輕功又不好，你們又何須進入亡魂洞，而不是爲了照顧我，你們也隨便便可以殺出他們的包圍。」

鳳棲梧回頭一看，道：「我一路走來所見，他們的人數應該在數萬之內，我們並沒有萬人敵的本領，也未必逃得過他們的追擊。」

鐵虎亦明白鳳棲梧的心意，道：「我雖然叫鐵虎，可不是鐵打的。」

喀麗絲再看着他，笑笑道：「我若是再說什麼，便變得嚕囌的了。」

鳳棲梧道：「我們這樣說說走走，已經被他們追近很多，進亡魂洞時間是多一些的好。」

語聲甫落，喀麗絲便放開身形，疾向前掠去，鐵虎打了一個「哈哈」，身形亦放開。

鳳棲梧當然不會慢，他一面向前掠，心情一面在轉動，到現在，他仍然想不透到底是什麼人冒充飛鳥帮的弟子屠殺蒙古人。

那些冒充的飛鳥帮弟子顯然都有幾下子，武功也很雜，正如他們飛鳥帮一樣，並非完全屬於某一個門派的人，那一個門派也有些，而相互切磋之下，武功都變得複雜起來。

但指使他們的人，鳳棲梧却已經能夠肯定一定是朱元璋，也除了朱元璋，其他人並沒有屠殺蒙古人的必要。

朱元璋這種所爲是否因爲飛鳥帮拒絕了由他支配，存心破壞飛鳥帮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形象？

鳳棲梧不知道這樣做對朱元璋有什麼好處，却絕不以爲朱元璋不會這樣做。

他雖然看不透這個人，但從朱元璋統一天下之後仍然繼續屠殺蒙古人已可以看出一二。

眞正的身份是否應該繼續隱藏下去，鐵虎喀麗絲知道之後又有什麼反應，鳳棲梧一樣不知道。

× × ×

沙漠中只有那一座石山，遠遠看來那只像一堆亂石，沒有生物，連草也沒有一根。

那看來簡直就像是人力堆成，但要堆出那樣的一座石山，要耗費多少人力？堆起來又有什麼作用，又誰會做這種傻事？

亡魂洞也就在那座石山之上，不太高，也不太闊，洞中不停傳出一陣陣怪聲。

那種怪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令人聽來爲之毛骨悚然。

喀麗絲不由打了一個寒噤，驚問：「這到底是什麼聲音？」

鐵虎道：「風吹過石縫發出來的，我懷疑是經過刻意安排，並非天然。」

鳳棲梧目光及處，道：「驟看起來雖然沒有規則，但細看之下，那些透風的洞大小都顯然相近，聽那種聲音亦是高低有序。」

鐵虎道：「我老早便已有意揭破其中秘密，只是細想之下既沒有意思，也沒有必要破壞族人的傳統信仰。」

鳳棲梧道：「你無意功名，但你們的族人有危難的時候都是奮身而出，可見你還是關心着他們，俠骨柔腸……」

鐵虎道：「我只知道我是蒙古人。」

喀麗絲歎息道：「若是每一個蒙古人都像你這樣，又何至今日？」

鐵虎目注鳳棲梧，道：「蒙古人的進侵中原我也從來不同意，也許我這個人胸無大志，我始終認爲蒙古人應該留在蒙古的地方。」

喀麗絲苦笑。「大部份我們的族人却不是這樣想，而定居中原之後，也大都變得懶惰起來，相反漢人都日漸強大，終於把我們趕出了關外。」

鐵虎仰首道：「朱元璋這也應該滿足的了，又何必趕盡殺絕？」

喀麗絲却回頭望去，道：「他們追到來了。」

鐵虎鳳棲梧早已留意，也當然聽到那漫天的喊殺之聲。鳳棲梧接道：「我們進去。」

鐵虎雙手打了一個奇怪的手勢，口誦道：「今日進洞，迫不得已……」

跟着說幾句鳳棲梧雖然聽不懂，但從他的語氣與及那份虔誠的表情，亦猜測得到那可能是一些禱告的語句。

喀麗絲隨亦口誦着同樣的語句。

鐵虎跟着舉步往前走，喀麗絲鳳棲梧左右跟上，後面的喊殺聲越來越近了。

越入，那種怪聲便越恐怖，也越尖銳，風也逐漸大起來，大而冷，到底是感覺還是事實，他們一時間也分不出來，但風是由洞內吹出來則可以肯定。」

鐵虎走着說道：「這風令我有一種感覺。」

鳳棲梧道：「洞是對穿的？」

「不錯，否則風不會由洞內吹出來。」鐵虎極目前望。「這個洞當然非常長，否則風不會這樣強勁。」

這時候夜幕已開始垂下，洞內當然一片黑暗，轉一個彎，目光銳利如鐵虎鳳棲梧亦感到有些兒吃力。

那些飛鳥帮的弟子這時候亦已紛紛湧到，都留在洞外，爲首的那個探頭一看，嘟喃道：「這又是什麼鬼地方？」

飛鳥帮弟子中到底有一個知道的，應道：「據說這個叫做亡魂洞，是蒙古人供奉亡靈的地方。」

「果然是鬼地方。」爲首的打了一個寒噤。「我們怎樣，要不要追進去。」

旁邊一個看來是他的心腹的道：「敵暗我明，這個洞又沒有多闊，我們就這樣衝進去，不難傷亡慘重。」

爲首的道：「老辦法，我們用火將他們迫出來。」

他手下的一個隨即將一支松節火把燃着，那個心腹又道：「這附近連枯樹也沒有一棵，我們要用火唯一的辦法就是燃燒多餘的衣服。」

爲首的立即搖頭。「不成，沙漠地方你也不是不知道到了晚上便非常寒冷，怎能够燒掉衣服？就是燒也是必要時拿來取暖。」

那個心腹連忙道：「屬下也是這意思，而且這個山洞有風從裏頭吹出來，一用火，當災的不難是我們。」

「有道理，那我們怎樣。」

「守在這裏等他們出來，他們身上應該沒有帶着多少吃的。那怕他們不出來受死？」

「只怕這個洞另有出路。」爲首的眉頭大皺。

「那也沒辦法。」那個心腹無可奈何的。

爲首的嘟喃着道：「那雖然是公主，殺不殺對我們也沒有多大分別。」

「她身旁那兩個男的只怕有一個就是那個什麼鐵虎。」

「沒有人能够證明是的。」爲首的歎一口氣。「但不管怎樣，我們也都要留到明天的了。」

「這個時候要經過那一片浮沙未免危險一些，天亮才動身安全得多。」

爲首的那個四顧，道：「我們先找一個避風的地方，留十來個弟兄守着洞口便是。」

聽他的口氣是有些後悔追到這兒來。

× × ×

鳳棲梧終於亮起了一個火摺子。

在他們的面前是一條甬道，不太長，風仍然一陣陣吹來，鳳棲梧以手掌擋在火摺子前，火摺子才沒有給吹滅。

走盡甬道，轉彎有一扇形如門戶的石屏風，半掩着，只有半尺的一條縫。

鐵虎走近去，探手將石屏風推開，那剎那鳳棲梧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急呼道：「別亂動——」

語聲未巳，門前突然落下一塊石壁，他們後面丈許亦落下了一塊。

鐵虎急忙鬆手，那面石屏風移回原位，與之同時，他們脚下的地面突然分開。

每一樣都是這樣突然，鳳棲梧方要用壁虎功貼上旁邊牆壁，一眼却瞥見喀麗絲往下沉去，急忙飛身搶救，與鐵虎左右同時拉住了喀麗絲的臂膀，三人亦一齊往下墮去。

那是一個深長而筆直的洞穴，風從下面湧上來，非常強勁，因而形成了一股阻力，三人下墮的身形亦不覺緩下來。

鳳棲梧伸手觸到了洞壁，大呼道：「我們按着洞壁，慢慢下去。」

鐵虎道：「我也按到洞壁了。」

也就是這樣，他們停停下下的繼續往下墮，喀麗絲在他們當中當然安全得多。

這樣又下墮了差不多十丈，他們脚下終於接觸到東西，在他們的感覺，那應該是一張網。

鳳棲梧探手一摸，道：「是網？」

鐵虎應道：「應該是的。」轉問：「公主怎樣了？」

喀麗絲道：「我沒事，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鐵虎道：「若是我知道便好了。」

鳳棲梧探手取出另一個火摺子燃着，一看果然是置身一張大繩網中，那些網眼蜘蛛塵封，但繩子看來仍然很堅韌，也不知是用什麼材料織成。

繩網是懸在圓形的牆壁上，牆壁是用大石塊砌成，從下望上去，望不見頂，也不知有多深。

要建成一條這樣的圓洞談何容易，鳳棲梧鐵虎不由都看呆了眼睛。

鐵虎看着突然問：「你知道這個圓洞是怎樣建成的。」

鳳棲梧搖頭。「我只知道建築這個圓洞的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

鐵虎讚歎道：「的確是天才，你叫我就是想光了頭顱也想不出。」

鳳棲梧道：「想得出也做不到，我實在奇怪這個圓洞有什麼用處？」

鐵虎道：「我却是已知道爲什麼進入亡魂洞的人全都沒了踪影。」

鳳棲梧道：「任何人看見那面石屏風擋路都難免伸手去將之推開，一推之下機關便發動，要想不掉下來，談何容易。」

喀麗絲搖頭道：「以你們的武功，若不是爲了照顧我，未必會掉下來。」

鳳棲梧微笑道：「還是掉下來的好，天知道那之上還有什麼機關埋伏。」

鐵虎亦道：「而且也不知道這下面原來是這樣子，大開眼界。」

喀麗絲道：「掉下來容易，要爬上去可就困難了。」

鐵虎道：「這也是爲什麼沒有人能够離開的原因，但我們要爬上去還是有辦法的。」

鳳棲梧道：「我們都是好像沒有意思爬上去。」

鐵虎往繩網一望，應道：「當然了，設計這個繩網的人當然是要跌下來的人能够活下來，爲什麼他要這樣做？這已經令我們大感興趣的了。」

鳳棲梧目光亦落下，道：「繩網下的確一具枯骨死屍也沒有，也是說一定另有通路。」

鐵虎道：「這兩丈不到的距離當然也難不到我們。」

鳳棲梧點頭一笑，從繩網的一角滾下，探手仍然抓住了一個網眼，鐵虎喀麗絲也是這樣，然後三個齊聲：「下去——」同時鬆手躍下。

地面鋪滿了細砂，軟軟的，就是輕功怎樣精的人只要小心一點頭也不會摔傷。

他們脚步才踏實，一陣軋軋聲便傳來，三人循聲望去，便看見一扇暗門緩緩打開，一蓬金色的光芒便透進。

那扇暗門無疑也設計得頗爲巧妙，在打開之前完全將燈光隔絕。

燈的形狀古拙而怪異，以金黃色的琉

璃造成，却給人一種黃金的感覺，高高懸掛在頂壁下，照亮了門後的一座石屏風。

在那面石屏風之上寫滿了奇奇怪怪的字，鳳棲梧目光落在石屏風之上，嘟喃道：「這果然是人爲的。」

鐵虎道：「這是我們的文字，你看得懂麽？」

鳳棲梧道：「不太多。」接誦道：「能够進入亡魂洞的都是胆識非凡的人。」

喀麗絲接道：「與我也有一定的緣份，在這個洞之內我有解决不來的難題，如果能够帮助我解開，我固然可以安息，你也一定能够找到出路，我並無害人之心，但生死有命，要看進來的人的造化。」

鐵虎笑罵道：「這是個瘋子，弄這些埋伏陷阱，還要看掉下來的人的造化，生生死死跟他一些關係也沒有的。」

鳳棲梧道：「一個能弄出這種陷阱的人的難題，可以想像困難到什麽地步。」

鐵虎道：「既然來到了這裏，總要問一個清楚明白。」

鳳棲梧道：「我在懷疑這個人是否還健在。」

鐵虎道：「燈不是還亮着？」

鳳棲梧說道：「你沒有留意燈座上有一條小管子，將一種油狀的東西滴進燈座內。」

鐵虎這才在意，嘟喃道：「好小子，細心到這樣，你不說我也不會留意到。」

鳳棲梧接道：「還有這面石屏風的字，顯然是硬刻出來的，看筆鋒極有可能是手指。」

鐵虎道：「也是說這個人的內功非常好，但與他的生死有什麽關係？」

鳳棲梧道：「屏風接近地面的一截巳長了青苔，這種青苔要長到這樣，大概要二三十年了。」

鐵虎又上下打量了鳳棲梧一遍。「你這個小子懂得的倒不少。」

鳳棲梧道：「這種青苔還有止血生肌的作用，我們走江湖的又怎會不在意？」

鐵虎「哦」的一聲。「這個我可是不懂，人說中原武林每多能人異士，果然不錯。」

鳳棲梧道：「認識藥物並不怎樣有趣，若非走江湖有此需要我也不會在意。」

鐵虎嘟喃道：「中原武林能人輩出却也是事實，我其實是很想跟你們交朋友，可是你們當中那些是好人，那些是壞人我可是完全分不出。」

鳳棲梧道：「種族的不同也是一個原因，能够看破這界限的人並不多。」

鐵虎搖頭道：「我其實並不在乎，只是經過這一次飛鳥帮的事，不免又失望一些，連象徵正義的飛鳥帮的人也難以信賴，還有什麽人值得信賴？」

鳳棲梧歎息道：「有些事在未能够肯定之前還是不要太武斷。」

鐵虎看着他道：「你總是替飛鳥帮說話，老弟，你跟他們到底是什麽關係？」

鳳棲梧目光與鐵虎接觸，沉吟不語。

鐵虎接着說道：「你若是一片眞誠交我這個朋友，便應該說老實話，以你的江湖經驗。應該知道沒有什麽秘密是不會被揭破的。」

鳳棲梧點頭道：「我與你走在江湖上，這根本就不是秘密。」

「換句話，在江湖上你非獨人緣廣，名氣也很大的了。」鐵虎盯着鳳棲梧。

「我其實就是飛鳥帮的帮主。」鳳棲梧終於說出了本來身份。

「鳳棲梧——」鐵虎驚呼失聲，喀麗絲亦不由怔在那裏，吃驚的望着鳳棲梧。

鐵虎的手不覺握在刀柄上，但隨即又鬆開，鳳棲梧一聲歎息。「那些屠殺你們族人的都不是飛鳥帮的人。」

鐵虎盯着鳳棲梧。「那你到這裏來的目的——」

鳳棲梧道：「是要追回那份手諭，我們在禁宮內其實巳交過手的了。」

鐵虎恍然道：「那個人就是你啊。」

鳳棲梧道：「當時黑暗之內，你看不到我，之前我却是看到你。」

鐵虎冷笑道：「難怪——朱元璋一面叫你追回手諭，一面派你的人屠殺我們的族人……」

鳳棲梧搖頭。「那些若是飛鳥帮的人絕不會不認識我，甚至完全聽不懂飛鳥帮的暗號。」

鐵虎只是盯着鳳棲梧，喀麗斯道：「我雖然見識少又沒有多少江湖經驗，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是眞心眞意的帮助我們。」

鐵虎點頭道：「我看出他的誠意，可是那些飛鳥帮的人又是那兒來的？難道朱元璋連他也騙過了。」

喀麗絲道：「有何奇怪？這一來對他並沒有影响，相反，鳳棲梧與你若因此而變成仇敵，他更加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鐵虎道：「你若是不知道有人假冒飛鳥帮殘殺我們族人的事，當然一定會阻止我對朱元璋採取任何的報復行動。」

鳳棲梧正色道：「我就是知道，也一樣會阻止。」

鐵虎冷笑道：「你不是一個俠客，好打不平，鋤強扶弱？」

鳳棲梧道：「這與我是否俠客，並無關係。」一頓沉聲接道：「天下方定，皇帝若是有什麽不利，難保會再起動亂，生靈塗炭。」

鐵虎「哦」一聲，道：「這若是眞話，你這個人倒不是一個普通的江湖人。」

鳳棲梧接道：「至於你們方面，朝廷不難採取更強烈的報復行動。」

鐵虎淡然說道：「現在巳經够強烈的了。」

鳳棲梧歎息道：「我到來的時候巳經不可收拾，否則也許有辦法制止得來。」

鐵虎道：「朱元璋既然瞞着你，你若是插手制止，那些飛鳥帮的弟子，說不定連你也殺掉。」

鳳棲梧道：「好像這種局面我巳不是第一次遇上，總有辦法應付的。」

鐵虎道：「你無疑是個人才，可惜你是漢人，否則我們一定會成爲好朋友。」

鳳棲梧歎息道：「就是因爲種族的成見，再加上某些有野心的人推波助瀾，才會有戰禍。」

鐵虎道：「爲政的大部份都有一定的野心，人性也本就殘忍，我們這些在下面的亦難免被牽動，這個道理我是懂的。」

鳳棲梧道：「要一個人沒有野心不是一件容易事，做官的無日不勾心鬥角，野心自難免重一些。」

鐵虎道：「所以我們就是怎樣交情也好，除非有生之年兩族都平安無事，否則難免有衝突的一天。」

喀麗絲詫異地問：「你不是無意功名，無意爲朝廷做事？」

鐵虎歎息道：「眼看族人這樣被欺凌，我又怎能够袖手旁觀？」

喀麗絲輕歎一聲，鐵虎目光回到鳳棲梧面上。「我們的族人稱霸中原的時候亦難免對漢人諸般欺凌，所以才有你們這些英雄豪傑的出現，這說來無疑有些可笑，亦未嘗是可悲。」

鳳棲梧看着鐵虎，道：「將來怎樣是將來的事，我們還是先解决目前的難題，再作打算。」

鐵虎目光轉向那面石屏風，道：「這左右都可以繞進去，能够不動這面石屏風，總是令人有一種比較安全的感覺。」

說着他第一個繞過去，鳳棲梧從另一邊，喀麗絲很自然的跟在他後面。

石屏風後面又是甬道，但人工的痕跡巳非常明顯，數丈之後一扇石門。

鐵虎快步走到石門前，雙手一推將石門推開，隨即護在胸前。

鳳棲梧只恐有失，急步掠前去，然後他們都怔在那裏，爲眼前的景物驚呆。

那之外赫然是一個山谷，萬花錦綉，還有許多鹿在走着，谷當中却是一個有如草菇的石台。

一座奇怪的石屋子建在石台上，門前一道石階經過如茵的綠草，接連一道飛橋，再接石階，直抵鳳棲梧他們脚下。

飛橋下流水環繞，水如千絲萬縷從石縫中漏下來，聚成了一個小湖，那座奇怪的石屋子其實就在小湖中心。小湖的周圍壁立如削，也不知有多高，望上去一片漆黑，也不知能否看見天日。

周圍石壁上都嵌着那種油燈，不太亮，却足以照亮周圍的環境。

鳳棲梧看着一聲歎息。「好一處人間仙境。」

鐵虎嘟喃道：「我還以爲巳經掉進了十八層地獄。」

鳳棲梧仰首道：「陽光是必仍能够照到這裏，否則花草樹木不會這樣茂盛。」

喀麗絲左顧右盼，道：「我就是不知道有這個地方，這一帶可是沙漠。」

鳳棲梧道：「沙漠中既然有綠洲，有這種地方亦不足爲怪，但經營這個地方的人，絕無疑問巳花了很大的心血，才能够弄成這樣。」

鐵虎道：「這只怕不是一個人所能够做得來。」

鳳棲梧道：「一個人的能力到底有限，但這個地方相信也用不着改動太多。」

鐵虎突然大笑，說道：「我早該進來亡魂洞一看究竟的，天知道這裏有這般境界。」

鳳棲梧看一看他，說道：「你不用這樣大聲說話的，這地方若是有人在，早就出來了。」

鐵虎道：「那些人那裏去了？這地方有這麽多可以吃的，難道餓得死他們？」

鳳棲梧道：「要清楚還是不容易？」隨即擧步走前。

鐵虎讓喀麗絲先走，自己押後。

×　×　×

來到了石屋子前，仍然沒有什麽發現，石屋子內也沒有任何反應。

鳳棲梧領先繞着石屋子走了一圈，更加覺得奇怪，那間屋子赫然有七個進口。

屋子與他們來路相反的方向亦有一條石徑連接飛橋，再接那邊的一個山洞。

那個山洞一片漆黑，也不知道有多深遠，喀麗絲看在眼內，脫口問道：「那個山洞會不會是出路？」

鳳棲梧道：「就是出路，相信也不容易走出去，否則有誰會離開這個地方不想再進來？」

鐵虎大笑道：「我也是這樣想，若是我們找到這裏，一定會住在這兒。」

鳳棲梧微笑道：「若是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俗務，也會考慮。」

鐵虎搖頭道：「你能够習慣沙漠的氣候環境巳經不容易，何況這種沒有人到的地方？」

鳳棲梧道：「這也是不錯，要我放棄所有的朋友，巳經不是一件容易事。」

鐵虎道：「我朋友沒有你的多，最近又傷亡好一些，剩下來的巳不到十個，但我仍然很希望能够與他們聚在一起，痛痛快快的大吃大喝一頓。」

鳳棲梧道：「人除非完全絕望，或者必須要藏起來做某些修爲，否則是很難一個人躲起來。」

鐵虎無言點頭，喀麗絲插口再問：「我們要不要到那邊山洞看看？」

鳳棲梧道：「這座石屋子我們還沒有看見呢？」

喀麗絲輕笑道：「我倒是忘了，只顧看那邊，這座石屋子其實也很奇怪。」

鳳棲梧道：「進口是多了一些，有七個之多。」

喀麗絲道：「我就是不明白，要這麽多進口幹什麽？」

鳳棲梧沒有回答，往身旁一個進口走了進去。

每一個進口都有一面石屏風擋着，繞過石屏風，是一座小石室，沒有什麽陳設，只是一張石床，一方石枕。

對床是一面石門，鳳棲梧細看了一會才伸手將石門推開，另一隻空着的手巳準備隨時將刀拔出來應付突然而來的襲擊。

他是聽到有些聲音，鐵虎也聽到，雙眉輕蹙，也是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麽聲音。門一開他們立時清楚．那只是一隻蝙蝠在飛舞，隨即向他們這邊飛撲過來。

鳳棲梧偏身讓開，鐵虎手一托一送，那隻蝙蝠飛得更高更快，飛出石屏風外。

喀麗絲亦是不由自主的一偏身，詫異道：「我以爲你們會殺死那隻蝙蝠的。」

鳳棲梧道：「也許這個地方的生物太可貴。」

鐵虎道：「怎麽你不說你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殺伐的人？」

鳳棲梧道：「我的刀巳差不多要出鞘的了，那聲音聽來實在太像一個人在飛來撲去。」

鐵虎道：「我也有這種感覺，而且還以爲那是一個瘋子，我殺過瘋子。」最後一句他的語氣特別重。（未完‧三）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一）

名門遭暗殺

天才濛濛亮，杭州城內街巷上仍然未有行人。但東交巷口却閃進一個中年黑衣人。

黑衣人臉上死氣沉沉，戴着一頂員外帽，兩道眼光如同兩柄無形的長劍般，令人不敢迫視，幸而此時巷內尚未有人。

他便是名震江湖十多年的職業殺手蝙蝠！

這十多年來，與蝙蝠一齊崛起江湖的殺手，不是已失手被殺，便是悄然引退，只有蝙蝠例外！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一直沒有人能躲過他的殺害！

清脆的銅鈴聲傳來，晨風也送來一陣異味，蝙蝠雙脚一頓，突然飛起躍上一棟平房的屋頂。

他剛藏好身形，一輛糞車已推了進來，倒糞車的老漢使勁地搖着銅鈴。巷子內的房舍紛紛把門打開，一隻隻大小形式不一的馬桶，全放在門外，空氣中立即充滿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

蝙蝠却似毫無所覺，佝僂着背，在屋脊後前進，由這一棟躍至另一棟，終於停了下來。

對面是棟半新不舊的磚屋，不大不小，顯得甚是平凡，大門口站着一個小丫頭，正在等待糞車的到來。

這小丫頭雖然生得有幾分姿色，但並不是蝙蝠的對象，他的對象是她的主人「錢塘鐵劍」闞明亮！

蝙蝠大會師

「錢塘鐵劍」的爲人，與那棟磚屋一樣樸實，但絕不平凡！

這幾年來，他的名頭已蓋過錢塘附近的任何一位武林高手！

武功高，心懷俠義，是闞明亮的特點，也是使他聲名大躁的原因。

是不是因爲樹大招風才使人因妒生恨，而僱請蝙蝠把他殺掉？這一點連蝙蝠也不知道！

蝙蝠是由烏鴉訓練成材的，只知道聽命於他，他每一次殺人，都是由烏鴉指示的！

蝙蝠與烏鴉自然都是只是一個代號，不過烏鴉對蝙蝠的一切瞭如指掌，但蝙蝠對烏鴉却毫無所知，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蝙蝠要爲烏鴉殺十二個人，然後他才可以獲得自由。

蝙蝠殺人自然有代價，但代價並不高，因爲大部分酬金都讓烏鴉吞掉，蝙蝠是烏鴉訓練的，生意也是烏鴉接來的，可以說烏鴉是蝙蝠的老闆。

除此之外，他們之間尚有一個秘密的協定，便是蝙蝠需無償地爲烏鴉殺掉三個人，換言之，殺這三個人是沒有任何代價的。

幸而他已殺了兩個這樣的人，只差一個便可完成規定。

這兩個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大人物，第一個是名滿江北的「連珠手」蔣千臂，一手暗器，出神入化，除四川唐門弟子之

外，沒人能望其項背！

不過，他却死在蝙蝠的劍下，只一劍便畢命，快得他連暗器也來不及發出！

這一宗案子，使蝙蝠聲名大盛，也使他更加信心百倍！

第二個的名氣比蔣千臂更响，武功也更高，可是蝙蝠在醉仙樓上，憑一撮痲藥，再加上一柄飛刀，便結束了他燦爛的一生！

這個人便是隱隱然已有江南武林盟主之勢的「黑煞星」白高翅！

白高翅對敵心狠手辣，黑道人物撞在他手中，不死即傷，因此才得到「黑煞星」的外號，可是蝙蝠硬是比他狠，更比他穩！

自此之後，蝙蝠便覺得天下並無不可殺的人，只要你肯運用智慧，精心策劃，加上冷靜、迅速以及武功，便可無往而不利！是否如此，尚未能完全證實，但起碼直至此時，確是如此。

十幾年來，蝙蝠兩個字便是死亡，凶殘以及神秘的代表，沒有人能够躲得過他的致命一擊！

不過，蝙蝠並沒有因此而驕傲輕敵，相反更加小心翼翼，否則他早已不成蝙蝠而成死屍了！

一個人忽視別人的生命，並不等於會忽視自己的生命，蝙蝠自然非常珍視自己的生命，是以一切都小心翼翼。

他要殺「錢塘鐵劍」闞明亮，已提早來了杭州二十天，這二十天他並不是躲在客棧內睡覺，而是辛勤地工作着。

每次殺人，他都得先了解被殺者的一切，包括他的性格，習慣，嗜好，他的家人以及朋友，還有他的武功和特長。

三日之前，他已調查清楚，但還是把計劃反復推敲，直至認爲有九成半以上的把握才行動。

行動的日子，便是今日，六月廿三日，清晨。

現在他便準備執行，三十七日之前，烏鴉頒發給他的第十道殺人命令！

闞明亮生活雖然樸素，但他也有一個缺點，喜歡喝烈酒，尤其是在晚上喝了酒之後，他精神特別振奮，不過第二天早上便有毛病了：咳嗽、喉嚨乾涸以及頭暈。

雖然這三點對他來說都不足以構成患害，但蝙蝠的計劃便利用他這個小缺點。

由於清晨會喉頭乾涸以及咳嗽，因此闞明亮已養成一個習慣，每日清晨都要到天香樓喝茶。喝的是本地出產的龍井茶，而且還有很多朋友陪他一起喝。

不過，蝙蝠又查到一件事，他的朋友都是在天香樓等他的，換而言之，由闞明亮離家到天香樓這一段路，他都「孤家寡人」的。

上述的兩點使蝙蝠把殺人的地點以及時間定下來，而且他還要利用那個倒糞的老漢，整個計劃幾乎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計劃終歸是計劃，實踐起來時，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變化，所以蝙蝠依然不敢大意，耳聽八方，眼看四面，整個人緊張得如同一隻隨時要從樹上撲下吃人的黑豹！

「鈴鈴……」倒糞的老漢使勁地搖動着銅鈴，把車推至闞家門口，空氣更加難聞。

丫頭倒了糞，拿着水，就在門口溝邊洗刷馬桶，然後入屋，可是她並沒有把門帶上。

就在此刻，裏面傳來一陣咳嗽聲，蝙蝠目光一亮，他知道闞明亮要出來了，於是在屋脊後，慢慢向前移動。

咳嗽聲越來越近，終於見到一個國字臉龐，皮膚黝黑，鼻頭微紅的中年漢子走了出來，他便是「錢塘鐵劍」闞明亮！

蝙蝠趁他關門時，自屋後翻了下去，落地之處並非東交巷，而是東交巷的兩棟房子中間的夾道。

夾道甚窄，只容兩個人擦肩而過，此刻自然沒有行人，蝙蝠迅速穿過夾道，來至東交巷口。

恰好糞車停在他跟前，一個中年婦女正把馬桶遞與倒糞的老漢，而闞明亮已走至倒糞老漢的背後。

這一切與他事先的計劃及估計，一模一樣！

蝙蝠目光一閃，快步向糞車邊走去，由於巷子不寬，給糞車一塞，加上兩旁的馬桶，已沒有多大的空間，因此闞明亮只得站在倒糞老漢的背後，先讓蝙蝠通過！

千金難易的良機已至，蝙蝠左掌突然在糞車前端一推，糞車急速地向倒糞的老漢撞去！

只聽「蓬」的一聲，老漢向後便倒，手上的馬桶，也不由自主地向上一拋！

這一切事先雖然沒有預兆，但闞明亮不愧是俠義道上的名人，反應也快，立即伸手抵住老漢的後背！

當老漢向後一退之時，蝙蝠右手一翻，已多了一柄三尺八寸的長劍！

接着右臂暴長，長劍却不是刺向闞明亮，而是刺向倒糞的老漢！

馬桶落地的聲音，把長劍激動空氣的斯斯聲掩蓋，長劍刺入老漢的胸膛！

闞明亮爲老漢身形所擋，看不到一切！說時遲那時快，這刹那，蝙蝠忽然躍高四尺，右脚踹在劍柄上，長劍穿腔而出！

這一腿蘊力千鈞，連人帶劍把老漢踢飛，撞入闞明亮的懷內，劍尖再刺入他的心房！

緊接着，老漢大叫一聲，身子向下一軟，帶動長劍，在闞明亮的胸膛上拖下一道六七寸長的傷口，鮮血立即滴滴答答地淌落在青石板上，發出令人心悸的响聲。

闞明亮掙扎着却未能站直起來，蝙蝠右手一落，抓住劍柄再向下一拉，然後抽起，鮮血狂噴！老漢與闞明亮同時倒下。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也直到此刻，兩旁的娘兒們才發出一道道尖銳的驚叫聲。

驚叫聲未落，蝙蝠已把劍抛下，轉身閃入夾道中。

他迅速地穿過兩條街巷，肯定背後沒有跟梢追踪之人。然後又迅如閃電的把黑袍撕下，抛下員外帽，露出一身雪白的勁裝，再在臉上一抹，現出一張年青的臉龐來。

他如驚弓之鳥般，雙眼向四周一掃，額上忽然爆出一陣冷汗，接着蹲下身子，在牆角下嘔吐起來，嘔得甚是辛苦，幾乎連胆汁也吐了出來。

過了一陣，他才艱辛地直得身來，一

張臉看來甚是英俊，但却青白得嚇人，唇無血色，如歷一場大病般，然後他才慢慢地走出小巷。

十多年前，已是名震江湖的天下第一殺手蝙蝠，竟然如此年青？

殺人無數的蝙蝠，在殺人之後，竟會難過得嘔吐起來？

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這也是「蝙蝠」的秘密！

×　×　×

街上的行人漸多，杭州城也熱鬧起來了，天香樓的座位已坐了七八成。

闞明亮的死訊已經傳至此處，茶客都在議論紛紛，臉上帶着驚悸之色。

蝙蝠也在此刻來至天香樓，臉孔沒變，却換了一襲白紗袍子，沒有劍，手上却多了一柄描金扇，不慌不忙地走上二樓，顯得英俊而又瀟洒！

憑他這份洒脫俊秀的形象，有誰能够相信他是殺人不眨眼的蝙蝠？

蝙蝠找了一個角落坐下，喚了一壺龍井茶，連喝三杯，臉上的神色才似乎恢復了過來。

他來天香樓並非為了塡飽肚子，而是為了覆命，他殺人之後，要來等候烏鴉的證實以及作新行動的指示！

蝙蝠隨意瀏覽一下街景，叫了一碟包子，剛吃了一個，一個店小二忽然叫道：「那一位是許昌來的陸公子？」

蝙蝠頭一抬，道：「在下是由許昌來的，小姓陸，不知小二哥有何指教？」

店小二見他彬彬有禮，走了過來，向他行了一禮，道：「剛才有個老丈來找你，說與你相約於此，只因他臨行有事，不能等了，留下一信，要給陸公子……不過，他要你先說出他的身份，才准小的把信交給你！」

蝙蝠微微一笑，道：「可是在下的未來岳丈否？」

店小二大喜，道：「正是正是！」自懷內揣出一封信，交給蝙蝠。

蝙蝠取出一吊錢打賞小二，然後撕下信封，取出信箋，舉袖遮掩，掀開看信，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字諭陸公子，得悉你生意已做成，欣甚，請即到揚州找洪公子。希望能協助之，切切，不過此單生意不算，鄔字。即日。

蝙蝠眉宇間泛上幾絲怒色，把信揣入懷內，匆匆會帳下樓。

杭州到揚州說遠不遠，說近不近，蝙蝠却不敢怠慢，白日沿海乘馬，晚上乘船，既可休息，又可趕路。

過了幾日，他便到了揚州城了，揚州雖然繁盛，但蝙蝠却不着急，他知道洪公子必會來找他。

他先到揚州城最大的酒樓富貴滿堂吃午飯，可是一至店外，便在牆角處，發現牆上不當眼之處被人用紅粉畫了一隻鳥兒，他便知道洪公子就在上面，覷得沒人留意，把鳥兒抹掉。

富貴滿堂共三層，氣派豪華，揚州多富豪、鹽販，也不在乎這裏的菜貴，經常高朋滿座。

一入門小二便來招呼，蝙蝠道：「在下待先找個朋友！」信步走去，可是人頭湧湧，可眞不好找。

當他踏上二樓時便聽左首有人叫道：「陸兄，小弟經已久候快請過來一敍！」

蝙蝠目光一移，臉上立即堆下笑容，道：「小弟正在找你，來來來，小弟來遲了，等下先自罰三杯！」快步走了過去。

洪公子的年紀似比蝙蝠稍大一點，五官端正，身子結實健壯，顯得英氣勃勃，他含笑引蝙蝠入座。可是當兩人坐下之後，臉上笑容陡然消失。

洪公子臉上有幾分不快之色，道：「是鄔老伯叫你來的麽？」

蝙蝠冷冷地道：「若不是他吩咐的，我來幹什麽？」

「你的生意做得如何？」

「開張大吉，一本萬利。」

洪公子冷哼一聲：「這老不死的，就是看不起我！」

蝙蝠聲音更冷。「你若不怕給他聽見的話，何妨大聲一點！」

洪公子面色立即微微一變，拿眼四處一瞧。蝙蝠道：「找到落脚點沒有？」

「在大榮華客棧！」

蝙蝠淡淡地道：「吃飽便是！」

洪公子揮手招小二過來，點了幾碟小菜。小二哈腰問道：「兩位公子爺要不要酒？」

洪公子雙眼一瞪，道：「公子要自會叫，快去！」

蝙蝠望了他一眼，刷地一聲，打開摺扇輕輕搧着。

不久，酒菜送了上來，兩人低頭吃着，沒人作聲。飯後洪公子付了帳，兩人下樓直趨大榮華客棧。

洪公子早已替蝙蝠開了一間清靜的大屋，跟他的毗連。蝙蝠剛洗了個澡，洪公子便來了，蝙蝠立即把門關上，沉聲道：「老大，你若有話說，我勸你最好輕聲一點！」

洪公子嘿嘿一笑，反問：「你怕我連累了你？」

「不必多言，生意進行得如此？」

洪公子輕笑一聲：「老三，你什麽事都覺得住，這一點，我佩服你！」

蝙蝠淡淡地道：「我只希望能早日振翅高飛！」

洪公子臉色一黯道：「希望如何！」

原來蝙蝠只是一個代號，到他們這一代已是第三代，第一二代的蝙蝠不是死便已是遠離塵世。不過第一代的蝙蝠只有一隻，第二代三隻，到第三代已共有七隻。

洪公子名如燄，蝙蝠實際上叫陸無涯，其他的尚有五個。第三代的蝙蝠以顏色為號，分別是紅、黃、綠、藍、紫、黑、白。

洪如燄入門最早，也是老大，因此他們之間，便稱之為紅蝙蝠，陸無涯則是綠蝙蝠了。洪如燄忽然輕聲問道：「老三，這是你第幾單生意？」

陸無涯淡淡地道：「你忘了規矩？」

洪如燄嘿嘿一笑。「如今只你我兩人，有誰聽見？」

「烏鴉會聽見！」

「我才不信！」

「你最好相信，這樣日子才會好過一點！你莫忘記蝙蝠是見不得人的東西，牠沒有朋友，只能在黑暗中行動。但烏鴉牠雖是凶鳥，却可以在任何時候出現！」

洪如燄不由自主向後望了一眼，聲音更低，問道：「蝙蝠共有七隻，你說烏鴉有幾隻？」

陸無涯聲音仍然十分平淡。「你最好不要想它，更不要想去調查它！」

洪如燄不悅地道：「難怪老四說你完全沒有一絲人味兒！」

陸無涯雙眼一翻，望着頭頂上的橫樑，語氣平淡地道：「他說得不錯，我只是一隻蝙蝠！」

洪如燄目光一亮，道：「目標是『九環飛龍』安顯名。安顯名遊俠四方，居無定所，但七月初二是本城『雙槍』皇甫義的六十壽誕，安顯名是皇甫義的義弟，他必定會來！」

陸無涯點點頭，不置可否，洪如燄看了他一眼，續道：「小弟計劃在他未進皇甫家之前下手！」

「地點何處？」

「當然是在本城！」

陸無涯道：「杭州有四個城門，你怎知他會由那裏入城？」

洪如燄道：「安顯名如今正在他大弟子家裏作客，因為他大弟子的妹妹出閣，由於他弟子家在泰州，因此他必由東城門入城，咱們便在那附近伏擊！」

陸無涯搖搖頭，道：「這只是猜測而已，倉猝應戰難以有十足把握，若讓他的九子飛環出手，就棘手了！」

洪如燄臉現不屑，道：「怕什麽？安顯名這老頭只是暗器厲害而已，武功並不可怕！」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他能享譽數十年，豈是泛泛之輩，千萬不可輕敵！」

洪如燄不悅地道：「我自有道理，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你担心什麽？」

陸無涯淡淡地道：「你須明白，咱們是許勝不許敗，哼，若不是烏鴉派我來助你，我才不理你們用什麽方法！」

洪如燄臉色一變，道：「東城門外有一叢樹林，咱們便在那裏伏擊！」

「如何個伏擊？」陸無涯聲音更冷，「那叢樹林離官道有多遠？」

「貼着官道，所以咱們只要在他經過時，由樹上撲下來，殺他個措手不及，便大功告成了！」

「官道有多寬？」

「一丈有餘！」

陸無涯閉起雙眼，道：「咱們一人守一邊？」

洪如燄附掌道：「正是如此！」

陸無涯冷冷一笑，道：「假如他與朋友同行，憑咱們兩個人兩柄劍，你說有十足把握麽？」

洪如燄一怔，脫口道：「不會吧，泰州城那裏並沒有什麽成名的武林人物！」

「也許路上湊巧碰上，那又如何？」

「不會這般巧吧！」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道：「有一分可能都得仔細推敲！」

洪如燄怒道：「依你說又該怎辦？」

「若是由我策劃，我一定會去泰州城下手，因為他在那裏停留的時間比較長，可以慢慢策劃，其次也可待他參加了壽筵，然後再跟住他，在半路下手！」

洪如燄道：「假如安顯名帶着朋友一齊來，你又準備如何應變？」

洪如燄又是一怔，呆了一呆才道：「假如他有朋友在旁，便依你的計劃待他離開揚州城，然後再覓機下手！」

陸無涯道：「今日是六月廿七日，他會不會在今日來？」

洪如燄道：「按說不會這般早來到，但他是皇甫義的結義兄弟，早點來帮義兄打點一切，也不奇怪！」他見陸無涯不置可否，便道：「現在我便去等他！」

陸無涯道：「我休息一下之後，便去找你！」說罷跳上床，盤膝坐下，調息起來。

他每一次行動之前，都要盡量使自己的體力與精神在巔峯狀態之中！

洪如燄輕哼一聲，覺得他小題大做，開門出去。

×　×　×

洪如燄換了一襲草綠色的勁裝衣服，戴了面具，信步走向東城門。

一路上行人如鯽，也沒人留意他，洪如燄出了東城門，走得更加慢，前頭不遠之處，果然有一叢濃密的小樹林，枝葉茂密，如同一柄巨大的綠色雨傘。

洪如燄走入林內，裝作小解的模樣，看看四周沒有人留意他，雙脚一頓，躍上樹椏，藏身於綠葉之中。

坐了一陣，他輕輕撥開樹枝，便見前頭馳來兩匹快馬，赫然是「九環飛龍」安顯名與他的弟子鍾靈光。

他心頭微現緊張，立即輕輕把長劍抽了出來，心中暗問自己：「安老頭與他的徒弟在一起，該不該動手？」想起他師徒飛環暗器十分厲害，不禁有點猶疑。

可是那兩匹馬，來至附近，速度忽然放慢，洪如燄心頭又是一動，忖道：「我此時若不動手，回去只怕要吃老三的冷笑！嘿嘿，只要我能一舉制住老的，還怕那小的麽？」

心念未了，忽聽鍾靈光道：「師父，徒弟入林解一下手，請您等一等！」

安顯名把馬勒慢，停在樹林之下，笑罵道：「都快入城啦，連這一刻也忍不得麽！」

鍾靈光邊走邊道：「剛才茶喝得太多了！」

洪如燄暗道：「眞是天助我也！」輕輕撥開樹枝向下一望，安顯名正在他脚下附近，心頭大喜，立即飛身撲下！

人未至，長劍已挾風望安顯名的後頸削去！這兩個動作，當眞矯如豹子，疾如星火！

可是他忘記了一件事，安顯名既然以暗器馳名江湖，耳力必是比常人靈敏，洪如燄動作雖然輕靈，但他自樹上跳下，衣褲難免擦及樹葉，發出一道輕微的聲音。

聲音雖輕，但於安顯名來說，經已足够，千鈞一髮之際，立即低頭擰腰一閃！

但洪如燄身為蝙蝠的老大，自有驚人的技藝，這刹那，手臂暴長，劍尖仍在安顯名的左肩劃下一道血槽！

說時遲，那時快！洪如燄的雙脚已落地，欺前一步，長劍急刺過去！

這一招雖無花巧，也不甚好看，但却

是殺人的絕着！

安顯名剛定過神來，洪如錟的長劍已至，急切間，倒退兩步，避過長劍，不料後背碰及樹幹，身形登時一滯！

洪如錟目光一盛，再欺前一步，長劍如毒蛇出洞般，急刺安顯名的胸膛。

就在此刻，安顯名雙手同時一揚，叮叮聲中，金光暴現，九隻帶刺的飛環奔向洪如錟！

洪如錟鋼牙一咬，那一劍依然刺下，「噗！」血光暴現，人如紙張一般，貼地倒下，再向側一滾！

這幾個動作，他使得既狠又絕，九隻飛環全部落空！

可是他高興仍然太早了，安顯名「九環飛龍」之名豈是僥倖得來的！

那九隻飛環雖然落空，但在空中，互相一撞，「錚」的一聲，再向四周射出！

洪如錟在地上見有兩隻飛環一前一後，一上一下，望自己飛來，來不及曲腰彈起，只得再向橫一滾！

不料，那兩隻飛環速度及方位忽然一變，上面那一隻忽然沉下，下面那一隻忽向橫一拐，而後面那一隻速度突然加快，趕過前面那一隻，倏地擊落，「噗」的一聲，擊在洪如錟的後肩上！

洪如錟只覺痛入心痹，異常痛苦，原來安顯名使了巧勁，飛環入肉之後，仍然轉了一圈，環上的尖刺把洪如錟的後肩拖下一道尺餘長，兩寸深的傷口，鮮血立即染紅了衣裳！

洪如錟暗罵一聲，雙臂一撐爬了起來，想不到他那一劍刺偏了一點，安顯名尚未斷氣，正掙扎着，伸手去拾地上的飛環，而鍾靈光聽見聲響，也趕出樹林，手上握着幾隻金光閃閃的飛環！

洪如錟這一驚非同小可，這是他第一次失手，一股不曾試過的失敗滋味塞滿胸間，暗叫一聲：「我命休矣！」

千鈞一髮之際，一柄飛刀如風而至，「噗」的一聲，釘在安顯名的掌背上，接着又有三柄飛向鍾靈光！

洪如錟驚喜地叫道：「老三！」

來的果然正是陸無涯，只聽他喝道：「快閃！」

這刹那，鍾靈光的飛環也出手了，不過他功力不足，只能一手發射三隻，左手三隻取洪如錟，右手三隻飛向陸無涯

陸無涯的飛刀撞下一隻飛環，飛身躍起，越過其他兩隻，長劍出鞘，曲腰折下，手腕一抖，一連挑去射向洪如錟的其中兩隻，第三隻落在洪如錟的臂上，幸而力量已盡，入肉既不深，也不能再轉！

陸無涯喝道：「你解決老的，小的讓我來！」雙脚落地，再度撲起，長劍如風，一口氣刺了七劍！

鍾靈光的鋼刀放在馬鞍上，空手無法抵擋，只得不斷後退，同時喝道：「你們到底是誰？」

陸無涯冷冷地道：「蝙蝠！」話音一落，第七劍已刺入對方的胸膛！

劍入一尺，劍尖已自後背透出，鍾靈光張大了嘴巴，却說不出話來。

陸無涯飛起一脚，把鍾靈光的屍體踢飛，一串鮮血似琥珀珠兒般自劍脊上滴落草地！

陸無涯臉色忽然一變，身上的氣力似已使盡了般，有神無氣地用草抹去劍刃上的血跡！

一陣熱風吹過，帶着一股濃烈的血腥味。陸無涯回過頭來，只見洪如錟揮劍在安顯名的屍體上亂剁，鮮血橫流，衣衫早已失去原本的顏色，如血人一般。

陸無涯怒道：「他已死了，你還在剁什麼？」

洪如錟露出一個殘酷的笑容，左頰上染着一抹鮮血，這刹那間，陸無涯忽然覺得這個與自己一起長大的師兄，如同一頭吃人的野獸，他腸胃一攪，幾乎又想乾嘔起來。

「這老小子害老子受了傷，不多剁他幾下，怎能洩我心頭之恨！」

陸無涯轉過頭去，淡淡地道：「你大可以把他身上的肉一寸寸切下來，恕我不奉陪了！」說着迅速脫下外衣，披上一襲鵝黃色的紗袍，飛身躍上鍾靈光的坐騎。

洪如錟冷冷地道：「等等我！」

「快來！」陸無涯聲音不帶一絲感情，策馬慢行。

洪如錟撕下那襲染血的衣裳，也換上一襲乾淨的袍子，可是他後背傷口極甚，一移動，鮮血又把後衣染紅了。洪如錟咬一咬牙，忍痛躍上安顯名的坐騎，向陸無涯追去。

陸無涯聽得後面馬蹄聲響，便催馬急行。洪如錟心中老大不高興，可是此刻自己身受重傷，已無再戰之力，沒奈何只得拍馬緊跟。

馬上顛簸，牽動傷口，痛得洪如錟直叱牙，目光露出一絲殺機。

馳了一陣，前面路旁又出現一座小樹林，陸無涯拍馬入林，然後躍下等待洪如錟。

洪無錟躍落地，陸無涯伸脚在馬臀上狠狠踢了兩記，馬兒負痛，空鞍向前急馳而去。陸無涯抓住洪如錟的手臂，自另一頭飛去。

到了一座小山崗才停了下來，洪如錟已痛得滿頭大汗。陸無涯撕下他的外袍，，伸指在他傷口附近連點數指，止住血，然後取出傷藥敷上，再撕下衣角，把傷口紮住。

洪如錟噓了一口氣。「老三，你奶奶的，一早便替我準備了傷藥？」

陸無涯淡淡地道：「我身上任何時候都帶着傷藥！難道你不是？」

洪如錟青白的臉龐浮上一絲紅暈，訕訕地道：「以前是的，後來便不帶了！」

陸無涯淡淡地道：「因為從來未曾失過手？告訴你任何事都會有第一次！」

洪如錟恨恨地道：「這是第一次，也是個意外！」

陸無涯喃喃道：「一次意外便足以致命！」

洪如錟冷笑一聲：「你是來示威，還是來協助我？」

陸無涯解下外袍，拋給他，道：「快穿上，此時還不安全，你有話說，可找烏鴉說去！」

洪如錟神態一歛，默默地把袍子披上。陸無涯雙眼望着天空，道：「你莫怪我，因為我只想向烏鴉交差，更想早日脫離

這種生活！」

洪如錟冷笑一聲，你想過平常人的生活？你想不再沾及血腥？」

「是的，這一直是我的願望，就算是一片小雲，他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飄行……總比做蝙蝠好！」

洪如錟道：「我却寧願做蝙蝠，因為牠起碼有生命！」

陸無涯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道：「現在這種生活也算有生命？」

「人難免有分工，而每一個人也該有工作，我們的工作也是一種工作，只是與衆不同而已！」洪如錟臉上現出生命盎然的神采。「我再做一宗生意，便可恢復自由了，但我仍能希望繼續操此業！我很希望能再跟烏鴉合作，當然條件自然與現在不同！」

「殺人也很有趣麽？」

「有趣極了，當長劍刺出，血花迸射之時，我便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歡境，沒有一種事比殺人更加能令我快樂了！」

陸無涯目光暴縮，輕嘆一聲：「我實在想不出你是這樣的一個人！」

洪如錟冷笑一聲。「兄弟們誰不說你心最狠，手最辣，都說你不像是個人，嘿嘿，你別在我臉前假惺惺！」

陸無涯厭惡地道：「你休息够了沒有？走吧！」說着往林深處走去，洪如錟只得跟在他後面。

他倆故意兜了一圈，才自南城門入城，入城後已是華燈初上，陸無涯不敢在街上停留，帶着洪如錟走入客棧，然後各自回房。

陸無涯剛脫下上衣，房門暴響，他吃了一驚，喝問道：「誰？」

「老三，是我，快開門！」

陸無涯認出是洪如錟的聲音，忙把門拉開，只見洪如錟閃了進來，隨即把門關上，自懷內揣出一封信來，道：「烏鴉已有信來了，你看吧！」

陸無涯立即把信箋張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

字諭洪公子及陸公子，久候未至，猜測已出紕漏，幸而終能做成生意，回頭給我詳細報告經過，即日起程，七月初七日，到莫干山劍池之上的紫竹庵把晤，鄔留。即日。

陸無涯看後立即將信燒掉，聳聳肩，道：「時間並不緊迫，明早再起程吧。」

洪如錟欲言又止，陸無涯淡淡地道：「今日的事，我不會告發你。」

洪如錟乾笑一聲：「想不到你還有一絲人味！」開門出去。

陸無涯托上門閂，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道：「我沒有人味麽？」想起下午林中那一幕，他臉色便是一變，只覺滿肚都是酸水。

眼角忽然沁出兩顆晶瑩的淚珠，他任由淚水自腮邊淌下，一直流至脖子上，覺得感到淚水是熱的。

橫樑下一隻小蜘蛛，正在結網，陸無涯見那小蜘蛛不斷來回吐絲結網，蜘蛛網越來越結實，也越來越嚴密，不一刻，網終於結好，尚未待牠休息，一隻燈蛾撲了進去，掙扎不斷，蜘蛛爬前把牠攫住。

陸無涯忖道：「蜘蛛也在殘殺別的動物，牠結網是為了裹腹與居住，我殺人是為了什麽？」不知為何，他忽然覺得自己不像是蜘蛛，而像是踏在網中不斷掙扎的燈蛾！

烏鴉才是蜘蛛，他結網是為了控制蝙蝠為其効力，燈蛾掙不脫蜘蛛網的糾纏，而自己呢？自己能不能掙脫烏鴉的控制？

他望着那已不能再掙扎的燈蛾，心頭一片悲哀。

× × ×

天亮之後，陸無涯叫小二送水入房，盥洗完畢，又吩咐小二送點心進來。

殺人是昨日的事，血腥味已淡然，今日他的胃口奇佳，把幾碟點心全送入肚。

他換過一襲衣袍，然後開門離店，到車行內買了一輛有篷的雙套馬車，再配上兩匹高頭健馬，買了乾飼料，水囊，駕車返回大榮華客棧。

洪如錟傷重未癒，躺在車廂內，陸無涯換過一襲短衣袴，權充車夫，他的駕馭能力極佳，馬車在他的駕駛下，畢直地自南城門出去。

所有的蝙蝠，自小便給烏鴉訓練成一個全材的人物，他們除了學文習武之外，幾乎所有的學問都要涉及，為此，蝙蝠們都認為烏鴉不是一隻，而是一羣，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什麽技藝都精通。

自然，烏鴉訓練蝙蝠也有所選擇，視他們的性格，特長以及興趣，而加以訓練，不過一切殺人的本領和方式，逃走的本領，跟踪的本領，易容術以及一些小玩意的幻術，則所有的人都要學，其次，像騎馬，駕車，泅水，撐船也自然是必修的課程。

馬車自焦山附近過江，到丹徒，在丹徒歇了一夜　再繼續前進。

路上．陸無涯就像是個道地的老實車夫，一言不發，且默默地駕着車，偶爾洪如錟開腔問幾句，他也是唔啊以應，到了後來，連洪如錟索性也不開口了。

由於有九天的時間，路途又不太遠，加上洪如錟傷口未曾合攏，所以陸無涯放緩而馳，到了七月初七日早上，才到莫干山下。

陸無涯把車駛入樹叢中，然後攙着洪如錟上山，烏鴉在信上雖然沒寫明相會的時間，但每次約會都在午時，這已成了慣例。

陸無涯與洪如錟走至半山，便覺滿目翠綠，清風徐吹，暑氣全消，山上綠竹叢生，山泉繞繚，泉水琤琮，如奏仙樂。

竹林之旁，黃色的山菊沿山而生，生機勃勃，陸無涯不禁發出一道歡叫，就連洪如錟也覺精神一振，傷疲盡失。

兩人循着泉聲而行，越走聲音越响，如同雷鳴馬奔，震人耳鼓，轉過山坳，便見一匹白練也似的飛瀑，像自天上傾瀉下來，山風吹過，水珠飛濺，泛起一陣似霧的白烟，至此不但不熱，而且頗有涼爽之感，這便是劍池飛瀑了。

傳說劍池是春秋時代吳國的鑄劍大師干將莫邪夫婦，鑄鍊寶劍之處，而莫干山也因此而得名。

飛瀑直瀉百丈，至下成一水池，便是劍池，飛瀑擊石，聲音轟然，陸無涯大聲叫道：「老大，紫竹庵便在上面，我揹你

上去。」

洪如啖抬頭一望，只見一塊大岩石上，連着一間小小的庵堂，背後全是青竹樹叢，沿途怪石嶙峋，路途極是崎嶇，不過他素來自大，不想在師弟面前失却威嚴，便道：「不必啦。」

陸無涯也不勉強，在前開路，過了幾盞茶工夫，才雙雙躍上那塊大岩石上。

只見上面盤膝坐着兩男一女，男的二十開外，女的十七八歲，神色都甚是冷漠，陸無涯跟他們點點頭，也盤膝坐下，抬頭一望，約莫尚差一刻才至午時。

半晌，一個身穿藍衣的青年問道：「老大，你身形呆滯，敢情是掛了彩。」這人便是老四藍蝙蝠，藍天雲。

洪如啖冷冷地道：「皮外傷而已，不足掛齒。」

白衣少女聲音如冰。「我早知你必有此日。」

「七丫頭，你給我閉咀。」

七丫頭白蝙蝠白若冰冷哼一聲，閉眼養神。

洪如啖問道：「五丫頭及老二怎地還未至？」

老六黑蝙蝠墨有光說道：「時間還未到。」

過了一陣，陸無涯忽然回過頭來，向下望去，只見一個黃衣青年，一個紫衣少女，矯如猿猴地攀了上來。

藍天雲忖道：「烏鴉一直讚老三，說他辦事冷靜仔細，而且武功最高，哼，看來的確不虛，此地聲鳴如雷，老二及五丫頭在五丈之下的脚步聲便能聽見，單只這份耳力，便勝過咱們多多了。」

心念未了，黃蝙蝠黃金盛，五丫頭紫蝙蝠紫玉花已聯袂躍上岩石，兩人略向同門點點頭，便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黃金盛坐在洪如啖之右，紫玉花則坐在藍天雲之右，七個人，一字橫行，盤膝而坐，如七尊石像。

半晌，黃金盛輕聲問道：「兄弟們，大家這趟都順利麽？」他在七人之中，最熱心也最肯關心同門。

藍天雲道：「廢話，不順利還能回來麽？」目光却飄向洪如啖。

黃金盛望了洪如啖一眼，見他閉眼不語，也就不問。

紫玉花忙道：「時候差不多了，烏鴉快來了，別再囉嗦。」

藍天雲道：「你最囉嗦。」

陸無涯雙耳聽不到同門的低語，一顆心却怦怦地跳動起來：「以前烏鴉一直離咱們很遠，無法看清楚他，這次他選擇此處却是一個錯誤，近在咫尺，不怕看不出一絲特徵來。」

岩石雖大，但被紫竹庵佔了三分之一，空地本已小，再讓七個人盤膝坐着，已甚少空隙，不論烏鴉自上躍下，還是自下躍上，都只能落足在他們面前那三尺空隙處！

心念未了，只聽藍天雲輕聲地道：「老三，你說烏鴉會從那裏上來？」

陸無涯尚未答他，洪如啖已低叱道：「噤聲，時間已屆！」

衆人抬頭一望，果然日已至中天，可是不論他們望向山上，還是望向石下，都不見烏鴉的踪影。

一盞茶過去了，二盞茶也過去了，直至過了半頓飯的工夫仍不見烏鴉的踪影。

藍天雲再也忍不住，道：「會不會烏鴉臨時發生了什麽意外，不能來了？」

紫玉花道：「不會吧，他神通廣大，精靈如鬼，怎會發生意外？」

藍天雲道：「以前從未試過這種情況，若非發生意外，那又是什麽原因？」

黃金盛道：「也許路上遇到什麽阻擱，遲來一點也不奇怪！」

洪如啖輕哼一聲：「你們有規矩沒有，奇怪也好不奇怪也好，都給我閉嘴！」

藍天雲張口欲言，終還是忍了下來。

日頭逐漸向西偏移，午時終過，交於未牌，烏鴉仍然踪影不見。

此刻就連洪如啖也有點不耐，喃喃地道：「莫非被老四猜中，他眞的發生了什麽意外，不能來了？」

藍天雲得意洋洋地道：「是麽？我早已說了！」

紫玉花道：「未必！」

藍天雲不悅地道：「五丫頭，若不是他發生了什麽意外，又是什麽原因？」

紫玉花輕哼一聲，抬頭不答。黃金盛道：「你們有帶乾糧沒有？餓不餓！我這裏有幾個饅頭。」

洪如啖怒道：「老二，這是什麽時候，你還顧得吃麽？」

黃金盛怒目而視，道：「任何時候，肚子餓也得吃東西！」

藍天雲道：「別爭，老大，你說咱們該怎辦？是等下去，還是先散？」

洪如啖嘿嘿一笑道：「你敢散？你身上的毒拔清了麽？咱們都下去找一找！」

一語甫畢，忽聽庵內有人道：「我來了，不必找！」

庵內傳出的聲音沙啞，尖銳，語調忽高忽低，短短的六個字，竟然起伏了幾次，如同金屬磨擦聲，聽得七人毛管全是一豎，而又覺得異常耳熟！

藍天雲「啊」地一聲，脫口叫道：「烏鴉！」

衆人身子一抖，一齊端正坐姿，齊聲叫道：「歡迎烏鴉！」

庵內傳出一陣難聽之極的笑聲，笑聲又有點空洞模糊，似在山谷內喊叫一般。

笑聲響了好一陣才戛然而止。「你們以爲我不來了麽？」

七隻蝙蝠全低着頭，不置可否，烏鴉冷笑一聲：「其實我早來了，只不過你們料不到吧，老四你說說，這是爲什麽？」

藍天雲囁嚅地道：「因爲以前你一向在午時屆臨時才出現，所以咱們都以爲你還未來……」

「老三，老六，七丫頭，你們三個都不作聲，是不是早已料到？」

陸無涯與白若冰沉吟了一下，道：「的確有此估計！」

「老六你呢？你爲什麽不答？」

墨有光聲音平淡地道：「我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因爲我只有一個信念，便是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爽約，也不會有意外，所以我完全不担心！」

陸無涯暗中道：「好深沉的城府！」

烏鴉冷哼一聲：「你別拍我的馬屁，

爲何你認爲我不會有意外？」

「因爲我看你這十多年來，每一件事無不安排得妥妥貼貼，計劃無不至善至美，而且神通廣大，若連此也有意外，咱們已經死絕了！」

墨有光說得不帶絲毫諂媚的口氣，可是這却是最大最响的馬屁！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烏鴉嘿嘿一笑，道：「你聰明得很，不過這種馬屁，以後還是少拍爲妙，老夫不吃這一套！」

其詞若有憾焉，其心實則喜之，溢於言表，墨有光豈有不知之理，忙道：「我素來不苟言笑，又豈會拍人馬屁？這是衷心之言，但你若認爲這是馬屁，便當作是馬屁好了！」

黃金盛、紫玉花等人臉上都浮上不屑之色，洪如啖則臉有怒色。

烏鴉輕咳一聲，道：「你們有誰知道，爲何我直至此時才開腔？」

七隻蝙蝠各懷心思，却無人敢答他。

烏鴉冷笑一聲，沉聲道：「我是故意的，要看看你們的性格！」

衆人更加不敢作聲，只聽烏鴉續道：「最沉不住氣的人便是老四！鬧哄哄的似一窩大馬蜂，以你這種性格怎能担重任？我以後也不會把重要的生意交給你！別人的任務都快完成，只有你完成的最少，便是因爲我怕你會失手，所以盡量少派生意給你！」

他頓了一頓，清一清喉嚨，續道：「你做的生意比別人小，我要罰你多做三宗，你服是不服？」

藍天雲臉色慘白，顫聲道：「我，我服！」

陸無涯忍不住送了他一個同情的眼色，也爲自己打算起來。

只聽烏鴉又說道：「你既然服，我也不再怪責你，老二，我也有一件事要提醒你！」

黃金盛臉色一變，忙恭聲道：「請說，我洗耳恭聽！」

「別人的事，以後你少管一些！」

「是，我一定改過。」

「老大，你最魯莽，你要他們跟你下山找我？嘿嘿，天下如此之大，你到那裏找？而且即使老夫站在你臉前，你們也不知道，誰不知老夫可以化身千萬？」

洪如啖額角沁汗，道：「是，以後我會小心！」

「魯莽、說話、暴躁、多管閑事，都是咱們的致命傷！你們一定要記住，因爲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咱們八個人——一個失手，其他人便有危險！

「你們該知道我爲何不斷更換集會的地點，而且不固定日期的原因，便是怕有一人失手，萬一供了出來，對其他來說都極是不利！」

洪如啖等人都恭聲應是。烏鴉訓了一頓，又道：「老二，你這次與五丫頭一起行動，是否扮成一對新婚夫婦？」

黃金盛道：「是的，因爲這樣才可以避免別人的思疑……」

烏鴉怒笑一聲：「蠢材！旣是新婚夫婦，爲何同房而不同床而睡？」

衆人齊是一怔，紫玉花紅着臉說道：「咱們並沒這個規矩……我爲什麽要陪他睡！」

黃金盛則吃驚地問道：「你爲何會知道？」

衆人一聽，心頭都是一跳，齊忖思道：「對呀，老二與五丫頭既然同房而睡，烏鴉又怎會知道他們不是同床？除非他躲在房內！」

想至此，衆人都覺得烏鴉如同魔鬼幽靈，感到不寒而慄，更加凝神而聽。

紫玉花顯然亦想到此點，語氣甚是不快。「你怎能隨便到人家房內！」

烏鴉嘿嘿一笑，道：「丫頭，你別自作多情，老夫已可做你爺爺了，我是在外面看見的！」

黃金盛脫口問道：「外面也看得到？我檢查過，窗上的糊紙沒有破洞！」

陸無涯也是大覺奇怪，與藍天雲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只聽烏鴉哈哈笑道：「那夜有月是不是？你是不是倚着房門，坐着而睡？而門是向東的是不是？」

「門向東，窗子是不是向西？」陸無涯心頭一跳，忖道：「那一定是投影！」

已聽烏鴉道：「傻子，三更過後，月亮西移，月光自窗子射進來，把你的影子投在木門雕花的糊紙上！新婚夫婦，有女的睡在床上，男的坐在門邊過夜的麽？眞是豈有此理，幸而這件事沒被人發覺，事情才不致砸了！」

黃金盛輕聲道：「是五丫頭不讓我上床睡的！」

「大聲一點，老夫近來耳力不好，你再說一遍！」

黃金盛不敢不依，把剛才那句話覆述了一次。烏鴉立即問道：「五丫頭，你爲什麽不讓他上床？難道不知道這是執行任務麽？」

紫玉花頭一抬，道：「我不許臭男人碰我一下！」

黃金盛臉色一變，烏鴉又道：「他沒洗澡麽？莫忘記，你爹爹也是臭男人！我不管你們如何，但在執行任務，做生意的期間，便要求你們不惜一切，做到盡善盡美！」

紫玉花眼現淚花，却拚命不使它流下來。

烏鴉又說道：「老大，你是怎樣掛彩的？」

洪如啖在路上已與陸無涯商量好藉口，當下不慌不忙地道：「我躲在官道左面的樹林內，老三躲在對面，準備兩下裏夾擊，不料他弟子入林解手，那姓安的老不死就停在樹下……」

烏鴉忽然截口道：「以後不許你們在老夫面前說老不死三個字！」

「是是！」洪如啖續道：「這是天賜良機也，我立即自樹上跳了下去，不料那老……安顯名剛好伸手入懷要去掏草紙給他徒弟，所以……」

烏鴉冷冷地道：「所以你跳下去時，他便摸出九子飛環，傷着了你？」

「是的，我刺了他一劍，他九環連飛，不小心讓其中一個扎了一下！」

烏鴉輕哼一聲，問道：「老三，你又如何？」

「我見老大動手，便衝過去，發了三柄飛刀，解決了！」（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鷹飛江南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郭子羽和白髮道姑在酒肆裏互通姓名，原來她是丐帮五丐之一的桃花仙子——柳桃兒，因一時不愼幾爲令狐世家的人傷害，幸郭子羽及時出手阻止，才免於難，她留他一起居停，防止冷泉莊的人尋仇，郭子羽不肯，離開後却被冷泉莊的人約到蛇山圍攻，幸得柳桃兒搶救，回客棧時令狐世家令狐玉龍、玉豹帶領總管葛城等一帮人向柳桃兒找碴，雙方厮殺，令狐世家總管被小婢小雯打傷，郭子羽也打傷了幾人，令狐世家不敵而去，柳桃兒不敢在客棧居留，帶郭子羽回到城郊丐帮的總壇，原來丐帮由帮主帶領全帮的人來武漢，是爲三空藏劍經而來……

郊遊遭暗算　南聖傳武功

郭子羽道：「家父郭鐵鷹從不涉足江湖，傅大俠只怕不會相識。」

金刀丐傅炳龍道：「令尊優遊林泉，老要飯的確無緣識荊，不過當年却有一位飛鷹大俠郭璨，跟老要飯的是道義之交，少俠是否知道這位同宗的前輩？」

郭子羽道：「在下不知道，也未聞家父提及。」

桃花仙子道：「郭少俠正在尋找他的父親，傅大俠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金刀丐傅炳龍道：「老要飯的理當効勞，請問郭少俠，令尊去了甚麼地方？」

郭子羽道：「家父是去東南，預定經福建至廣州與家叔會合。」

金刀丐傅炳龍道：「好，這件事交給老要飯的就是。」

郭子羽道：「多謝傅大俠。」

金刀丐傅炳龍道：「這算不了甚麼，少俠勿須客套。」

桃花仙子道：「武漢羣雄畢集，說不定郭前輩會來湊湊熱鬧，此地的本門弟子，傅兄最好也交待一聲。」

金刀丐傅炳龍道：「好，老要飯的業已酒醉飯飽，帮主，屬下告退。」

沙璞點點頭，待金刀丐傅炳龍退出大殿，他再回顧桃花仙子道：「怎麼啦？小師妹，小雯連行囊都帶來了，是打算住在這兒？」

桃花仙子櫻唇一噘道：「別人不讓我住在黃鶴山，不回來怎麼辦？」

沙璞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是誰？」

桃花仙子道：「除了令孤世家還會有誰？昨晚咱們由漢口到寄宿之處，遇到令孤玉龍玉豹兄弟，帶着總管葛城，及十六名馬刀手攔路尋釁，咱們雖是擊退了他們，但今後——」

沙璞道：「由於令孤四老十分護短，因而養成令孤門下的跋扈專橫，他們早該接受教訓了，如今竟敢欺到咱們的頭上，我非向他們討回公道不可！」

桃花仙子道：「咱們是該討回公道，但也不必急在一時，如果弄得兩敗俱傷，豈不叫別人佔去便宜！」

沙璞略作沉吟道：「好吧，今後妳就暫住總壇，我想令孤世家還沒有胆量到咱們這兒來生事，如若妳必須出去就帶着四嬌一起。」

桃花仙子道：「多謝師兄，郭少俠也要暫住此處，請師兄替他安排個住處。」

沙璞道：「郭少俠是本帮的貴賓，能够屈留此地，是本帮最大的光榮，舒昭，師姑及郭少俠的住處你去安排一下。」

舒昭道：「是。」

郭子羽的房間就在桃花仙子的鄰室，晚餐之後，她邀約郭子羽下棋。

漫漫長日，無所事事，這種日子難過得恨，下幾盤棋打發這無聊的時光，倒也不失爲一個好法子。

只是郭子羽的棋藝頗高，五十手以後，桃花仙子已逐漸陷入困境，每落一子，必須支頤苦思。

對手的棋力較差，郭子羽自然不必花費多少腦力，他的心情很自然的轉移到桃花仙子的身上去了。

這位姑娘風華絕代，嬌艷無比，她偏偏穿上一身寬大的道袍，還長着滿頭銀絲。她爲甚麼會這樣？莫非是紅顏天妒？

一般人滿頭銀絲，年齡必然已經超過五十，但她面如夭桃，指似嫩葱，一個年華老去之人，絕對不能這樣。

再說她的師兄沙璞，只不過三十上下，他還稱她爲小師妹，足以證明她的年齡絕不會大，那麼她這頭蒼蒼白髮就使人難以理解了。

此時桃花仙子忽然抬起頭來，發覺郭子羽正目光灼灼的瞧着她，不由臉色一紅，嬌嗔薄怒的拋給她一記白眼道：「原來你並不老實，那有這麼瞧人的！」

郭子羽趕緊收回目光，吶吶道：「小弟只是……只是……咳……」

桃花仙子撇撇嘴說道：「只是甚麼？說呀，把你心裏的話說出來，我不會怪你的。」

郭子羽道：「這個——小弟只是覺得姐姐不應該有這麼一頭白髮而已。」

桃花仙子目射異光，向郭子羽深深一瞥，然後嫣然一笑道：「兄弟，你認爲姐姐該有怎樣的頭髮？」

郭子羽道：「姐姐國色天香，風華絕代，依小弟看來，應該是髮黑若漆，光可鑒人才對。」

桃花仙子的笑容更深了，而且笑容之中還放射着一股扣人心弦的媚態。

女人的笑原來是迷人的，美人的笑更能使英雄氣短，人君傾國，郭子羽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他如何能够抵禦那動人的誘惑！

棋盤推開了，棋子散落了一地，沒有人管這些，只見那燭影搖紅的燈光之下，有兩條人體在挪移，在湊攏，最後他們終於纏在一起了。

笑聲能迷人，能醉人，但它却比不上另外一種聲音。

那是被人堵着嘴，由鼻孔中發出來的，它雖是輕若浮雲，細如遊絲，却能驚心動魄，使人魂胆皆顫。

現在桃花仙子的臥房之內，正瀰漫着這種扣人心弦的異聲，看來郭子羽是陷入迷魂陣中而無力自拔了。

不過郭子羽畢竟不是常人，他終於懸崖勒馬，在極度危險的邊沿清醒過來。

他推開桃花仙子，由她的懷抱之中一躍而起，同時以萬分歉疚的語氣道：「對不起，姐姐，小弟該死！」

桃花仙子那寬大的道袍已被解開，現出一件紅綾緊身勁裝，當得是鮮艷奪目。

她的臉色比紅綾還美，比塗丹更紅，她斜斜倚靠在床榻之上，星目半睜，媚態撩人。

她沒有整理她的道袍，只是發出一聲輕吁。

「兄弟——」

「甚麼事？姐姐。」

「我不怪你……」

「多謝姐姐，小弟告辭。」

郭子羽像風一般的衝出房門，桃花仙子口齒微張，似乎想說甚麼，直待郭子羽的身影消失，她只是幽幽的嘆了一口氣。

此時另一條人影閃了進來，她是小雯，臉色也是紅紅的，她向桃花仙子瞥了一眼，就低下頭去拾取地上的棋子。

良久……

「小姐……」

「嗯……」

「妳平日眼高於頂，天下的少年英豪都不屑一顧，他……只是一個大孩子……」

「唉……」

「小姐當眞喜愛他？」

「這……咳，也許是一個緣字吧。」

「那就包在小婢身上，我去找他。」

「不，小雯，欲速則不達，這種事是

急不來的，妳只要小心注意一點，別讓他走了。」

「是，小姐。」

郭子羽沒有走，因爲沒有這個必要，並且他需要朋友，而丐帮又是一些值得一交的性情中人。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有些喜歡丐帮了，他絕對不想當乞丐，只是內心之中却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依戀。

這是什麼原因？他講不出來，而且只要想到這些，他多半會耳熱心跳，內心深處還有一絲甜甜的感覺。

翌晨是個艷陽天，風和日麗，碧空如洗，應該是個旅遊的好天氣，也許是昨晚沒有睡好，日上三竿郭子羽還賴在床上。

一陣敲門之聲終於將郭子羽轟了起來，他幾乎還沒有睜開眼皮就揚聲詢問道：

「誰呀？」

「是小雯，公子，太陽晒進被窩了，你還賴在床上？」

「啊，起來了，昨晚睡得遲了一點，當眞失禮得很。」

「這沒有什麼，公子不必介意，咱們小姐在等着你吃早點，小婢替你弄洗臉水去。」

小雯很快就弄來盥洗用具，侍候他洗過臉，然後到桃花仙子的房裏吃早餐。

吃早餐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桃花仙子與郭子羽都無端端的臉兒一紅，神態上也有些不大自在。

也許桃花仙子見的世面較多，很快的就恢復了自然，並嫣然一笑，出聲招呼道：「兄弟，昨晚睡得還好麽？」

郭子羽道：「好，多謝姐姐關懷！」

「那就好了，哦，兄弟，今天的天氣不錯，咱們出去走走你看可好？」

「好的。」

這兩位正主兒的心意獲得溝通，小雯却提出了意見：「小姐，令狐世家只怕還會找碴……」

桃花仙子道：「怕甚麽，難道咱們就該整天躲着？」

小雯道：「不，小婢是說咱們不妨叫四嬌跟着……」

桃花仙子道：「不必。」

早餐後待小雯收拾好了餐具立即出發，他們沿賓陽門向北走，經少湖趨向江邊。他們僱了一艘小船逆流而上，是想去逛逛漢陽，那兒有鸚鵡洲，伯牙湖，琴台，晴川閣等名勝，風景頗爲美麗。

舟行不遠，小雯忽然大聲呼叫道：「船家小心……」

桃花仙子與郭子羽原是促膝談心的，及聽到小雯叱喝，才抬頭向前面瞧去，這一瞥之下，他們的臉色不由同時一變。

敢情是一艘單桅烏篷江船正順流而下，並以快逾奔馬之勢，向他們的小舟迎頭撞來。

武漢一帶江面頗寬，桃花仙子的小舟又是近岸行駛，除非有人故意跟他們過不去，按說是不可能撞上的。

然而，當小雯發覺情況有異，向船家出聲警告之時，兩船的距離已經不過一丈，如非江船與小舟同時閃避，迎頭相撞的命運只怕難以避免。

鷄蛋不會找石頭碰，小舟自然在極力閃避，但以距離過近，來勢太速，仍然轟的一聲撞個正着。

桃花仙子早已瞧出形勢不妙，因而她囑咐郭子羽及小雯道：「咱們上大船，但要小心一點。」

不必桃花仙子囑咐，他們也知道對方來意不善，大船上立着七八名手執長刀的獰惡大漢，全都顯露着一副幸災樂禍的陰險笑容。

當兩船相撞的刹那之間，桃花仙子喝了一聲「跳」，但見人影翻飛，他們三人同時躍起，向那艘江船之上撲去。

對方似乎早就防着這一點，桃花仙子等剛剛拔起空中，十幾隻暗器立即分別向他們襲去。

人在空際防範暗器頗爲不易，好在這般人並不是使用暗器的高手，經過一陣撥打，全被擊落江心，他們也安全的落在艙面之上。

停身艙面不見得當眞安全，因爲船上還有七八名可怕的敵人，果然，他們脚跟還沒有立穩，忽然勁風襲體，七八件兵刃由四週猛烈的攻來。

桃花仙子的彩帶，郭子羽的長劍，以及小雯的兩截棍毫不留情的向敵人反攻過去。

敵人之中只有一個功力較高，他是鷄公山的瓢把子杭堅，那麽他們都是黑道人物了，桃花仙子却有些惑然不解，他們一招震退敵人之後，她想將情形問個明白。

「瓢把子，咱們以往河井不犯，你這是爲了甚麽？」

「這個麽，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在下……嘿嘿，情非得已。」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不過拿人錢財，不一定能够與人消災，瓢把子是否相信？」

「我知道桃花仙子功力絕倫，可惜妳是一隻旱鴨子，」

她的確是一隻旱鴨子，何況長江水勢湍急，就算會一點水，一旦落入江心，也很難獲得生機。

不過桃花仙子身經百戰，這點場面還不致叫她豎起白旗。

杭堅也知道這些，不待桃花仙子答話，他又取出一隻紅色的圓筒。

「嘿嘿……仙子，妳認識這個麽？」

這回桃花仙子當眞害怕了，她不只是面色一變，還身不由己的後退一步。

郭子羽不認識紅色圓筒是甚麽，桃花仙子主婢却猜出它的來歷。

相傳江湖之上有一種極端恐怖的兇器，它的外型就是一個紅色的金屬圓筒，筒內裝有幾百根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是以強力機簧發射，它可以籠罩丈許範圍，射程約莫三丈遠近，針上的劇毒十分奇特，中毒之後在三個時辰之內變爲白痴，任何靈丹妙藥都無法解救，而且它能够擊破護身罡氣，任是何等功力之人都難以倖免。

它名叫「將軍令」，天下只有三具，想不到這位鷄公山的瓢把子，竟會擁有一具令人聞名喪胆的兇器。

現在杭堅的笑聲更得意了，眼中的殺機却更爲強烈，他擺了一下手中的紅色圓筒道：「認出來了麽？我想仙子見多識廣，這種小玩意必然瞞妳不過。」

桃花仙子道：「你待怎樣？」

杭堅道：「這個麽，就要看妳上不上道了，那主兒有兩條路讓妳選擇。」

桃花仙子道：「那兩條路說下去？」

杭堅道：「第一條路是生路，那位主兒中饋猶虛，想討妳作他的妻子，小雯可以跟妳去，姓郭的朋友也只廢除武功，斬掉右臂，生命是可以保存的，至於第二條路麽，我不說妳也應該明白。」

桃花仙子面色數變，但她終忍了下來，道：「瓢把子，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得給咱們一點時間考慮。」

杭堅略作沉吟道：「好吧，可是妳得快一點。」

桃花仙子伸手抓住郭子羽及小雯的手，退到船頭的邊沿，然後悄聲說道：「咱們除了跳江別無選擇，待會咱們分三個方向跳，兄弟向左，小雯向右，現在準備，跳！」

這是痛苦的決定，死中求生，否則他們雖然可以苟且偷生，但生不如死，倒不如闖闖鬼門關碰碰運氣。

當桃花仙子一個跳字出口之際，他們毫不猶疑的向江心跳去，旱鴨子入水固然是吉少凶多，但他們顧忌不了那麽多了。

杭堅絕未想到他們會跳江的，因而神色不由一呆，這一呆雖是十分短暫，他已失去大好的時機了。

他手中的「將軍令」雖是霸道絕倫，只是其中的毒針他不會分配，是以十分珍惜，如今桃花仙子等分三面躍水，已經超出他毒針的範圍之外，這也是他遲疑的原因之一。

現在洪流翻滾，只見到汪洋一片，再加往來的船隻極多，時常阻斷他的視綫，縱使怒氣冲天，却也無可奈何。

× × ×

一片蘆葦，滿湖烟波，在蕭蕭夜風之中，感到無限的悽迷。

離湖濱不遠之處，有一幢孤零零的茅屋，四週幽篁細細，門前蒔花處處，景物倒是不俗。

此時月白風清，約莫三鼓向盡，月光由紙窗透入房間，隱隱約約照着一張木榻。榻上睡着一位面貌英俊的少年，只是面頰慘白，雙眉深鎖，雖然他還在酣睡之中，仍不難瞧出一股痛苦的表情。

他移動了一下身體，竟然發出一聲痛哼，也許他身體之上有甚麽傷痛，被他無意中觸及痛處吧。

這一痛他倒是醒過來了，及流目向四週一瞥，禁不住昇起一臉訝異之色。

這是一個十分陌生的環境，他想不出爲甚麽會睡在這兒，雖然他感到全身乏力，仍想將處境弄個明白。

他正待掀起被子，一股蒼老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道：「不要動，小哥兒，你的傷勢不輕，還得多作調養。」

隨着話聲，進來一位年約六旬，身着土布衣褲的老者，他身後跟着一位年約五十四五，衣着樸素的老婦，他們先向榻上少年投下關切的一瞥，老者才微微一笑道：「你終於醒來了，快躺下，讓老夫瞧瞧你的傷勢。」

榻上的少年原來是郭子羽，現在他記起來了，日間被迫跳江之時，他雖是逃過杭堅的攻擊，仍被一枚暗器擊中右肩，如非僥倖抓到一截木板，他只怕要寃沉江底與波臣爲伍了。

抓到木板並不能保證一定得救，因爲他所中的暗器淬有劇毒，漂流不久便暈了過去，那麽他所以能够身在此地，必然是這對老人所救，因而雙拳一抱道：「晚輩郭子羽，多謝兩位前輩救命之恩。」

老婆婆微微一笑道：「這也是一個緣字，如非老身做了一個怪夢，咱們就不會找到你了。」

郭子羽一怔，道：「前輩做了一個怪夢？」

老婆婆道：「不錯，老身夢見一團烈火墜入江心，才要老頭子駛船出湖去瞧一瞧……」

老者補充說道：「咱們的船隻太小，通常只在梁子湖打魚，昨天老太婆硬逼着老夫出湖，想不到果眞救起小哥兒。」

郭子羽道：「前輩救命之恩，晚輩沒齒難忘，請問前輩尊姓大名？」

老者道：「老夫楊楠，她是我的老伴孟氏，小哥兒是怎樣受傷落水的？」

郭子羽道：「晚輩與丐帮的桃花仙子及婢女小雯，在武昌僱了一條小船，準備到漢陽遊歷，船行沒有多久，一條大船就迎頭撞來……」

孟婆婆啊了一聲道：「江道寬得很，這不是存心找碴？小哥兒，你們就這樣被撞進江裏？」

郭子羽道：「不，咱們躍上了那艘大船……」

他將日前的遭遇作了一番說明，然後嘆息一聲道：「晚輩原以爲江湖上必然多采多姿，估不到竟是如此的可怕！」

楊楠笑笑道：「兩者都有，這就要看各人的志趣及應變的能力了，譬如你携美同遊，不是多采多姿？被迫跳江，那就是江湖的可怕。」

郭子羽道：「前輩，晚輩想不明白，以桃花仙子的一身功力，爲甚麽對那紅色圓筒如此害怕？」

楊楠神色一肅，道：「那是一種歹毒絕倫的暗器，名爲將軍令，它可以擊破護身罡氣，鋼針上的奇毒天下無藥可解，見到它就像見到閻王帖子，桃花仙子焉能不怕？」

郭子羽道：「如此說來晚輩是逃過一刦了，但願她們也能平安。」

孟婆婆道：「吉人自有天相，你不必替他們担心，其實你所中的毒箭，毒力也頗爲強烈，如是射中要害，咱們只怕也救你不得。」

郭子羽道：「兩位前輩恩同再造，晚輩有生之年將永銘心版。」

楊楠道：「咱們沒有望你報答，不要將謝字掛在嘴上，老伴，小哥兒只怕餓了，有沒有甚麽吃的？」

孟婆婆道：「有，我這就去取來。」

待孟婆婆離去之後，楊楠也告辭道：「好好休養，毒力雖已除去，傷勢還須將息，老夫不打擾你了。」

郭子羽在這對老夫婦的悉心照料之下，傷勢逐漸好轉，這天早餐之後，他準備向他們告辭。

「前輩，晚輩想……」

楊楠微微一笑道：「你想走？」

郭子羽道：「是的，晚輩待辦之事尚多……」

楊楠道：「緣到即聚，緣盡則離，你要走老夫也不便留你，不過……」

郭子羽道：「前輩有吩咐請明示。」

楊楠的確有話要說，只是他却扭頭向孟婆婆瞧去，因爲他這位老伴神情凄苦，好像正在被生離死別的痛苦折磨着，郭子羽不明白她何以如此，因而詢問道：「怎麽啦？婆婆。」

楊楠道：「女人就是這樣想不開。」

一般來說，女人的心胸似乎稍窄一點，不過這也要因人而異，古往今來，志節超人的奇女子史不絕書，那麽楊楠的話是以偏概全了。

不管怎樣，孟婆婆想不開是眞的，但郭子羽却不便追問。

楊楠向郭子羽瞥了一眼，然後投目窗外，長長一吁道：「我夫婦……咳，那個孩子，如果還活在世上，應該有你這般年歲了，唉……」

現在郭子羽終於明白了，孟婆婆是瞧到他而思及亡故的兒子，本來嘛，喪子之痛，人所難堪，何況這對夫婦年事巳高，自然會有此種情難自巳的感觸了。

郭子羽畧作沉吟道：「前輩……」

楊楠收回目光，靜靜瞧着他道：「你有話儘管說。」

郭子羽道：「前輩如果不嫌棄，晚輩願意拜在兩位老人家的膝下。」

楊楠夫婦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此話當眞？」

郭子羽立即拜倒下去，道：「孩兒叩見義父義母。」

楊楠哈哈一笑道：「我夫婦生受你了，快起來，孩子。」

孟婆婆一把將郭子羽拉起，臉上老淚縱橫，情緒顯得頗爲激動。良久，她抹乾淚水道：「老頭子，快拿見面禮來，輕了我可不依。」

楊楠道：「好好，羽兒，你學的是些什麽武功？使出來讓義父瞧瞧。」

這就怪了，孟婆婆要他拿見面禮出來，他爲甚麽扯到武功上去了。

這的確有點古怪，不過郭子羽却知道楊楠絕對不是因爲吝嗇見面禮，才顧左右而言他，他所以如此，必然另番有用意。

於是他將本門的武功逐一演練，他想，至少義父他們可以改正他的缺點。

楊楠瞧過之後點點頭道：「你的根基紮得很好，在一般江湖來說，可以算得上一位高手了，只是如果要出人頭地，還得加以苦練。」

郭子羽道：「多謝義父指敎。」

楊楠摘下二條三尺長短的樹枝，將其中之一交給郭子羽，道：「你用樹枝當劍，咱們過幾招玩玩。」

孟婆婆道：「羽兒，你義父是南聖的傳人，你可不要跟他客氣！」

郭子羽聞言一怔，暗忖：「當今武林並沒有甚麽南聖北聖，莫非……」

楊楠面色一正道：「羽兒，對敵過招，切忌分心，否則必將招致無可彌補的悲慘後果，接招。」

郭子羽的心頭剛剛一懍，一綫勁風巳經射到他喉結重穴，如果是當眞搏殺，只這一招他就栽在這裏了。

楊楠收回樹枝，微微一笑道：「不要顧慮，羽兒，按照你郭氏的劍法全力進攻，快。」

郭子羽知道不施展「天都九歸劍法」，必然不是他義父的對手，他雖無爭勝之心，却也不願輸得太過慘敗，於是，在一聲輕叱之後，手中的樹枝隨即吐了出去。

這雖然只是一條樹枝，但在「心中有劍」的境界之下，仍然劍氣縱橫，具有無堅不摧之勢，只是他招出一半竟然神色一呆，這招郭氏最具威力的劍法，也因之半途而廢。

這是爲了甚麽？難道是怕傷了他的義父？

不，是因爲他的玄機大穴之上，正點着一條枝頭。

天都九歸劍法威力極端強大，它却無法阻擋楊楠後發先至的隨手一擊，現在郭子羽的玄機重穴在楊楠的枝頭之下，他的劍招如何還能使得下去。

郭子羽丟掉樹枝道：「義父功力通玄，孩兒差得太遠了。」

楊楠微微一笑道：「想不想學？」

郭子羽說道：「我想學，只怕時間不夠。」

楊楠道：「你是要到武漢找你爹？」

郭子羽道：「是的。」

楊楠道：「武漢的好戲正在上演，短時間還不會收塲，這樣吧，咱們以十日爲期，先給你打好一點基礎，然後咱們一道去武漢，邊辦事，邊練功，這樣就不必担心時間不夠了。」

郭子羽道：「這樣勞動義父，叫孩兒如何安心。」

孟婆婆說道：「這不關你的事，咱們早就不想待在這兒了，你義父如果就這麽樣帶着一身武學到土裏去，他是不會甘心的。」

孟婆婆既然這樣講，郭子羽就無話可說了，於是他就定下心來，將全部精神投入武學之中。

楊楠是三百年前南聖楊楷的一脈，可惜他既沒有獲得「三空藏劍經」，更由於世事滄桑，及經過若干天災人禍，連祖傳的武功也多有缺失。

南聖的武功主要的分爲三類，一是四禪識柱玄功，一是天龍四倒槍法，一是飛星迸雷手，這三類無一不是曠古絕今的性命交修之學，但自楊楠的高祖一代起，四禪識柱玄功就只能練到二禪了。

雖然如此，放眼天下，除了獲得「三空藏劍經」之人可以說不作第二人想，郭子羽因禍得福，居然能夠習得南聖一脈的眞傳，豈不是一項異數。

孟婆婆也不是常人，她更錦上添花，敎給郭子羽「六度無相法掌」，並贈給他一顆「菩提寶珠」。

六度無相掌法不下於南聖絕學飛星迸雷手，菩提珠是佛門異寶，它能帮助練武之人增強功力，並能治療百毒，及預期報警，是一顆靈異無比的寶珠。

經過十天的苦練，郭子羽的武功巳有極大的進步，於是他們駕着一葉扁舟，逕向武漢駛去。

逆水行舟原本不能太快，爲了郭子羽練習武功，他們也不求快速，待到達武漢，巳是三天後的一個傍晚時候了。

小船是靠在武昌鮎魚套附近，這是爲了便於到丐帮尋找桃花仙子，當郭子羽準備離船之際，楊楠由船艙裏取出一隻帶着皮套的短槍道：「羽兒，這柄槍義父巳經用不着了，你就留着吧。」

郭子羽接過皮套抽出一瞧，但見光芒耀眼，是一隻十分美麗的鐵槍。

槍分三截，抽出來全長九尺，是以地極鋼母所造，任何寶刀寶劍，都不能動它分毫，槍柄以數十粒寶珠鑲成一條飛龍，奮鬣飛爪，形狀神肖以極。

這是一柄武林罕見的神兵，而且價値連城，因而郭子羽吶吶道：「義父，這太貴重了，孩兒不敢領受。」

楊楠笑笑道：「別傻，羽兒，東西無論怎樣名貴，總要有人去用，如果明珠藏櫝，光芒盡失，那還有甚麽意思，義父巳經數十年不用兵刄，留着它等於是一件廢物，不要跟義父客氣，拿去吧。」

孟婆婆道：「但義父說的對，你就不要推辭了，時間巳經不早，你快去吧。」

郭子羽推辭不得，只好揹好天龍神槍，雙拳一抱，轉身躍上江岸，逕向丐帮的臨時總壇奔去

距破廟約莫一箭之地，兩名丐帮弟子忽然由樹後轉出，道：「朋友請止步。」

這兩名丐帮弟子，郭子羽曾經跟他們見過幾次面，雖然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但也不能算是陌生，因而抱拳一禮道：「在下郭子羽，是來找桃花仙子柳姑娘。」

丐帮之一道：「柳護法巳經離開此地了。」

郭子羽道：「哦，那麽在下求見貴帮主，請你代爲通報一下。」

丐帮弟子道：「帮主不在總壇，朋友可以走了。」

這兩人面色陰沉，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分明彼此並不陌生，他們却故作不識。這是爲了甚麽？郭子羽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怎樣，別人旣不歡迎，他總不能賴在這裏，只得轉身快快離去。

對桃花仙子，他有一份感情，自己刦後餘生，不能不對同難者寄予一份關注，再說丐帮弟子遍天下，他曾經請託他們尋找老父，求見沙帮主，是爲了詢問一個究竟。

看來希望成爲泡影，只好自己慢慢的尋找了。

回到舟中，孟婆婆發覺他神情有異，因而詢問道：「怎麽啦？羽兒，沒有找到人？」

郭子羽道：「桃花仙子及沙帮主都不在，還沒到丐帮總壇就被擋駕了。」

楊楠道：「這不要緊，大家都在江湖，日後總會見面的。」

郭子羽道：「義父說的是。」

翌晨他們爺兒三個，就開始到各處遊歷，一幌十天，郭子羽尋父交了白卷，連兄弟姐妹也沒有遇到一個。

武漢太大也太繁榮了，在這種地方找人，無異於大海撈針。

這天是一個陰沉沉的天氣，郭子羽意興闌珊的嘆口氣道：「義父，我爹只怕沒有來武漢，孩兒想到東南去瞧瞧。」

楊楠道：「不，如果你爹是爲了三空藏劍經而投身江湖，他定會來武漢的。」

郭子羽道：「爲甚麽？義父。」

楊楠道：「獲得三空藏劍經的人潛伏在武漢，在江湖上人人皆知，你爹怎會不來？咱們沒有找到他，是因爲你爹很少行走江湖，認識他的人不會太多，再說咱們這幾天雖然找了不少地方，但沒有找到的地方還是很多，不要灰心，從今天開始，咱們換個方式。」

孟婆婆道：「換甚麽方式？你可不能把羽兒帶壞了！」

楊楠哈哈一笑道：「放心吧，老婆子，不該去的地方咱們不會去的，不過爲了行動方便，妳就不必去了。」

孟婆婆哼了一聲道：「我去就會碍着你了？哼，你分明在打歪主意，不行，我非去不可。」

楊楠道：「瞧妳這副小心眼！我巳經七老八十了，妳還信我不過？」

孟婆婆道：「這就難說了，有很多人假裝正經，到頭來還是晚節不保！」

她雖是這般說法，並沒有堅持要去，只是囑咐郭子羽道：「羽兒，就這幾天的觀察，武漢三鎭正籠罩在一種密雲不雨，大風暴降臨的前夕，你們爺兒兩個人單勢孤，要多加一份小心！」

郭子羽道：「是，義母。」

於是，楊楠義父子兩個略作結束，逕行渡江前往漢口。

大三元是漢口有名的酒樓之一，平日就車水馬龍，生涯鼎盛，現在來了許多一擲千金的江湖豪客，熱鬧自然更勝於平日了。

此時距午餐時間還有一個多時辰，大三元酒樓巳經上了八成座，再晚一點只怕就沒有立身之處了。

楊楠在靠近樓門不遠之處找了一張食桌，向店小二要來酒菜，爺兒兩個慢慢的飲食起來。

他們飲食剛罷，樓下忽然傳來叱喝之聲，郭子羽聞聲一怔道：「義父，下面好像是熟人，待孩子下去瞧瞧。」

楊楠道：「好，你先去，我會了賬就來。」

郭子羽匆匆奔到樓下，果然瞧見他的三哥子鉉及小妹子琴正被四名大漢圍攻，對方四人他認識一個，是令狐世家的長公子令狐玉龍。

郭子羽立即大喝一聲：「住手」，同時穿過瞧熱鬧的人羣，向郭子鉉的身前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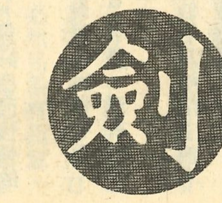
兄弟異地重逢，原是一件可喜之事，但以時地不宜，郭子羽只向他打了一下招呼，立即轉身對令狐玉龍抱拳一禮道：「令狐公子，久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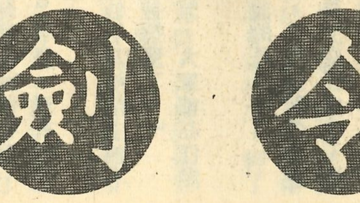
令狐玉龍冷哼一聲道：「大江淹不死你，閣下的命倒是長得很，怎麽，你想架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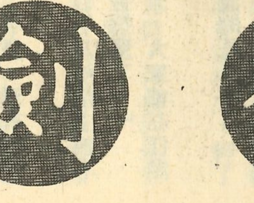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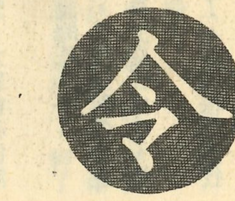
郭子羽道：「這麽說來收買杭堅攔江行兇的人就是你令狐玉龍了，很好，此地不够寬敞，咱們換一個地方吧。」

（未完・四）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金劍令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松山莊大獲全勝，筵席散後，道乾道人夤夜乘機溜走，霍從雲事先通知公孫乾防範，由任東平、柳飛燕等人巡邏截擊，道乾道人以「天羅劍法」掩護，衆俠用「五雲劍法」使他手忙腳亂，遍體劍傷，被公孫乾用魁星筆點了穴道，才將他擒獲，第二天霍從雲、丁劍南、柳飛燕才起程去芳村，找到了薛慕蘭，她將迷仙岩谷主的信交給霍從雲，信內說他師傅應聘担任副總護法職務，字諭霍從雲同門三人前去報到，就任護法等語。霍從雲對薛慕蘭曉以大義，她亦願意棄邪歸正。霍從雲、丁劍南趕去五雲門助戰。柳飛燕、薛慕蘭此時見小老頭走來……

無中生有傳假令

返身走入，薛慕蘭迎着道：「柳妹妹，他人呢？」

柳飛燕道：「等我追出去，已經不見了。」

薛慕蘭道：「他這套舞蹈，好像是很高深的武學。」

柳飛燕道：「薛姐姐也看出來了？」

薛慕蘭道：「是妳跟着他舞蹈的時候，他用傳音入密和我說的，他說『離開迷仙岩，只有這套舞蹈可以保命，你要看仔細了』，他好像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柳飛燕道：……你看會了嗎？」

薛慕蘭道：「記住了一點，還有許多地方不大清楚。」

柳飛燕道：「可惜他事先沒有和我們說清楚，我只勉強記住了手勢，步法就記不全了。」

薛慕蘭道：「我也只記住了一些手勢……啊，妳看，他在地上留下了腳印！」

柳飛燕經她一說，急忙朝地上看去，薛慕蘭說得不錯，堂屋中間一片黃泥地上

是處求非說眞言

，清清晰晰印着二十八個腳印，不覺喜道：「這位老人家大概料到我們只能記住手勢，記不住步法，所以把步法的腳印留了下來。」

薛慕蘭道：「現在想來，他說的每一句話，好像都含有深意……」

她說到這裏，一張粉臉驀地紅了起來，柳飛燕經她一說，不覺也酡紅了臉。

小老頭最先在門口說的，看來這家人家的老公出門去了，後來又說娥皇女英嫁給一個丈夫，這些話，兩位姑娘再一細想，怎不臉紅？

柳飛燕岔道：「這位老人家既然留下腳印，我們就一同練吧！」

薛慕蘭點點頭，她們兩人武功都有相當根底，小老頭舞蹈的手勢，差不多都已記住，有些變化，柳飛燕忘了的，薛慕蘭還記得，薛慕蘭記不清的，柳飛燕已經練會，可以互相交換心得。

至於腳步，兩人雖然記不得許多，但也各自都記得了一點，又有地上留下的腳

印可以互相參證，自然很快就分出每一步的先後次序來了。

就這樣，兩位姑娘也手舞足蹈的足足練了大半天工夫，才算練會。練會，當然並不是練熟，要把它練熟，那就得勤加練習，下一番工夫，才能運用自如。

現在已經午牌時光了，柳飛燕把小老頭留在地上的腳印掃平了，說道：「薛姐姐，我們可以回去了。」

薛慕蘭臉上一紅，遲疑的說道：「我……我……」

柳飛燕笑道：「薛姐姐，妳還猶豫什麽呢？妳是大師兄介紹去的，大師兄已經和萬盟主說過了，大家都會歡迎妳的。」

薛慕蘭紅着臉點點頭。

柳飛燕道：「就是因爲妳離開迷仙岩，這位老人家才會傳我們『娥英舞步』，其實小妹還是叨了妳的光呢！」

薛慕蘭聽她說出「娥英舞步」，臉上更是紅得厲害，啐道：「這是他隨口胡謅的，那是什麽……『娥英舞』？該說是『醉仙舞』才對！」

柳飛燕啊了一聲道：「薛姐姐，妳說得不錯，這位老人家不是說人家都叫他酒仙嗎，『醉仙舞』，對，我們以後就叫『醉仙舞』好了。」

薛慕蘭忽然好似想起了什麽，偏頭問道：「柳妹妹，方才我看他好像是訛詐銀子的，兩次攔阻妳，妳却答應得很爽快，妳好像早就知道他不會騙我們的，妳怎麽知道的呢？」

柳飛燕道：「妳沒聽他說土地公？」

薛慕蘭問：「土地公是什麽人？」

柳飛燕道：「我想自然就是他了，這有一段故事……」

她就把如何認識丁劍南，後來丁劍南忽然無故失踪，自己和大師兄二師兄三人在土地廟歇足，有人在自己耳邊說話，自稱土地公，要自己喬裝少年書生，到杏花樓去，以及後來果然被江南分壇擄去，差幸土地公給自己一顆解藥，才沒被迷失神志，一直說到夜襲萬松山莊爲止，源源本本說了一遍。

薛慕蘭說道：「所以他一提土地公，妹子就相信他了，不知他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他不是自稱酒仙嗎？」柳飛燕道：「好啦，午牌已經過了，我們該走啦！」

× × ×

「婺源無處無青山」，這句諺語，可以證明婺源縣境內到處都是青山，景色極爲幽美。

在婺源城的東南首，安徽、江西交界處，有一個小鎭集，叫做店埠，依山臨溪，茂林修竹之間，疏疏落落的有十來戶山居人家。

再往南，有一座將軍廟，一共只有兩進廟宇，平日香火不盛，既非名山古刹，自然更沒有遊客。

廟裏只住了一個苦修的老和尚，苦修者，生活十分清苦之謂也。

但三天前，忽然來了兩位體面的老紳士，還帶着四名家丁，說是遊山來的，出手大方，要老和尚騰出幾間清淨房舍。

將軍廟後進原有幾間僧房，可是長遠以來沒有人住，當然更沒有現成的被褥。

但這二位老紳士既然挑選在這裏落脚，有錢就好辦事，三間房舍經四名家丁打掃乾淨，一應用具陸續從山下去添置來。

老和尚難得遇上這麽慷慨大方的大施主，自然歡迎之不暇，自己就搬到前殿一間小屋裏去住，把後進整個讓了出來。

第二天中午，廟前來了一個穿八卦道袍的老道人，剛跨進廟門，就有一名家丁急步趕往裏面通報。

接着那二位老紳士一起迎了出來，陪同老道人進入後進。第二進大殿，本來是個佛堂，如今已佈置成爲簡單的客室，二位老紳士把老道人讓進客室分賓主落坐。

老道人打了個稽首，說道：「貧道接獲齊老施主、施掌門人的通知，專程趕來，不知二位老施主有何見教？」

那姓齊的老者呵呵一笑，說道：「兄弟和施掌門人把封掌門人請來，自然有極重要的事情要和封掌門人商討了，兄弟兩人，還邀請了敝門徐掌門人和白鶴門吳掌門人，他們二位，今天如果不能趕來，大概明天也一定可以趕來的了。」

原來這姓齊的老者叫做齊文靖，還是形意門掌門人徐子常的師叔。另一個姓施的則是武功門的掌門人施一夔。

他們正是奉迷仙岩谷主之命，會合江南各大門派，進剿五雲門的二位主持人。因這裏接近懷玉山，但已在懷玉山的範圍以外，不易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廟，所以選定在這裏作爲連絡地點。

至於這個穿八卦道袍的老道人．却是八卦門掌門人封清風。

迷仙岩發動夜襲萬松山莊，要齊文靖、施一夔把江南武林幾個門派的掌門人調集到這裏來，正是釜底抽薪，孤立萬松山莊的計謀。

封清風聽得不禁一呆，說道：「事情有這麽嚴重嗎？」

齊文靖微微一笑，伸手從大袖中取出一個檀木錦盒，打了開來，含笑道「封掌門，這是什麽？」

封清風目光一注，神情肅然的道：「盟主的金劍令……」

原來檀木盒中放着的正是代表武林盟主的金劍！就在此時，突見一名家丁急匆匆走入，躬身道：「形意門徐掌門人，白鶴門吳掌門人來了。」

齊文靖、施一夔、封清風三人堪堪站起，徐子常和吳綏之兩人已經走近石階。

徐子常拱拱手：「弟子見過師叔。」

吳綏之也拱手道：「齊道長和施掌門人見召，在下在路上正好遇上徐掌門人，結伴同來，沒想到封掌門人也在這裏。」

齊文靖含笑道：「掌門人和吳掌門人同來，那是最好不過，快請裏面坐。」

徐子常、吳綏之走入客廳，大家落坐之後。徐子常欠身道：「師叔已有多年不曾出山，此次和施掌門人聯名見召，必有事故，弟子願聞其詳。」

齊文靖呵呵一笑：「掌門人就是不問老夫也要說了，方才正和封掌門人談及此事，吳掌門人和掌門人可說來得正好。」

他又把放在几上的檀木錦盒打開來。

徐子常、吳綏之目光一注，忍不住同聲道：「武林金劍！」

齊文靖讓兩人看過金劍，然後收起錦盒，徐徐說道：「不錯，老夫和施掌門人奉萬盟主密令，携同金劍令，聯名邀約封掌門人、吳掌門人和掌門人三位前來，共議大事，這是一件十分機密之事，所以選擇了這裏，作爲連絡地點……」

吳綏之道：「此事如此機密，想必十分重要了？」

「那當然！」齊文靖一手摸着他白髯子，徐徐說道：「此事關係整個江南武林的安危……」

他口氣一頓，朝三人說道：「五個月前，萬松山莊遭人夜襲，你們大都已有風聞了？經萬盟主明查暗訪了幾個月，才知道那次夜襲，是一個叫做五雲門的江南分壇所發動，他們志在横掃江南武林，然後依次消滅江湖各大門派……」

徐子常聽得一楞，說道：「五雲門，江南幾時有這麽一個門派？」

齊文靖含笑道：「這是一個有野心的秘密門派，行蹤自然十分隱秘，但萬盟主已經查出他們的巢穴所在，要老夫和施掌門人會合大家，乘其爲禍未烈，羽毛未豐之時，把他一鼓蕩平，也可消敉一場武林殺刦。」

徐子常問道：「師叔知道他們老巢在那裏嗎？」

齊文靖壓低聲音說道：「就在懷玉山中。」

徐子常又道：「懷玉山周廣三百餘里，師叔可知他們的確實地點？」

齊文靖道：「確實地點，老夫也不詳細，但再等一二天，萬盟主會派人前來嚮導。」

吳綏之又問道：「就是咱們這幾個人嗎？」

齊文靖道：「人手是以咱們這幾個人爲主，萬盟主自己若是不來，也會派人前來協助。」

封清風稽首道：「一切由老施主作主，貧道等人悉聽調度就是了。」

齊文靖呵呵一笑，說道：「不敢、不敢，老夫只是傳達萬盟主的金令，至於如何進行，咱們不妨等人手到齊了，再作磋商。」

事情就這樣作了決定。齊文靖吩咐家丁，給三位掌門人安頓了住處。廟中只有一個老和尚，當然辦不了素齋，幾位掌門人一日三餐，也都由家丁們自己做的。

晚飯之後，徐子常跨進師叔住的房間。齊文靖抬目問道：「掌門人有事嗎？」

徐子常道：「弟子正有一事想請教師叔。」

「哦！」齊文靖一手捋鬚，說道：「掌門人要問什麽？」

徐子常道：「師叔一向精研藥草，弟子去歲在天台山一處深澗上，發現了一件奇事……」

齊文靖說道：「掌門人發現了什麽奇事？」

徐子常道：「弟子看到一隻小猴子採到一枚色呈紫紅的果實，就興高彩烈的咬着就吃，牠只咬了兩口，正好母猴趕來，看到小猴子在咬着那枚果實吃，劈面就把果實奪了過去，丟入山澗，弟子覺得奇怪，就隱伏不動……」

齊文靖笑道：「母猴不讓小猴吃的，一定是那果實有毒了。」

徐子常道：「師叔說得極是，那小猴雖然只吃了兩口，但轉眼工夫，就全身發抖，四肢抽搐，翻着白眼，顯然中了毒無疑，母猴立即抱起小猴，一路飛掠而去，弟子不知母猴要去做什麽，一時好奇，就一路跟了下去……」

齊文靖道：「母猴可能去找解毒藥草了。」

徐子常續道：「這樣差不多奔行了十來里路，那母猴登上一處石崖，崖上有一叢草花，牠把小猴鼻子湊近花上聞了一回，小猴居然漸漸醒來，好像已經痊癒了，弟子心知這叢花草，定是解毒藥物無疑，但苦於不知它究是何種藥草，竟有如此靈異，當時就採了兩朶，準備要向師叔請教，但過了些時候，花朶枯萎，剩下了許多粉末，弟子一直帶在身邊，請師叔過目，不知是不是認得出來？」說完，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紙包來，雙手遞上。

齊文靖接到手中，說道：「解毒不用口服，只要聞上一聞，就能解去劇毒，這會是什麽藥草……」

當下小心翼翼的打開紙包，裏面果然只有一小撮色呈淺紅的粉末，他湊着鼻子聞了聞，敢情依然聞不出來，就用手指沾了一點粉末放在舌尖上細細的辨別味道。

徐子常道：「師叔，這粉末可能有毒，你還是聞的好。」

一個精研藥草的人，聽到這種粉末能解奇毒，自然如獲至寶，非找出答案來不可。

齊文靖果然又依言把紙包湊近鼻子，仔細的聞了一回，忽然口中「咦」了一聲，「哈啾！」打出一個噴嚏！

徐子常知道已經可以了，這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師叔不可出聲。」

齊文靖看着他道：「這是金不換花粉，善解天下奇毒，乃是最稀見的藥草，可惜給老夫一個噴嚏吹散了。」

徐子常忙以「傳音入密」說道：「這包花粉，就是爲師叔你老人家準備的，只要你老人家清醒就好了。」

齊文靖看他以「傳音入密」和自己說話，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夫清醒得很。」

徐子常一楞，說道：「師叔帮助迷仙岩，難道以爲是對的嗎？」

齊文靖愕然道：「老夫傳達萬盟主金劍令，這有什麽不對？」

徐子常心中暗感驚異，忖道：「難道師叔沒被迷仙岩迷失神志嗎？」一面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師叔仔細想想看，你聞了花粉之後，和方才可有什麽不同之處嗎？」

齊文靖唔了一聲，點頭道：「果然有些不同，現在頭腦清爽得很，方才似乎頭腦昏沉，有好些事情，如同夢境……」

徐子常道：「這是師叔方才開了金不換花粉已解去了迷失的心神之故。」

齊文靖目露驚異之色，目光直注，問道：「老夫被迷失了心神，是什麽人？」

徐子常道：「師叔聲稱奉萬盟主之命，持了金劍令前來這裏，聯合江南各大門派圍剿五雲門，不知這金箭令是什麽人交給師叔的？」

齊文靖道：「是谷主親手交給老夫的……」說到這裏，矍然道：「哦，你說這金劍令是假的？」

徐子常道：「金劍令代表武林盟主，豈會假手外人轉交師叔？迷仙岩假冒金劍令，居心叵測，弟子和吳掌門人，封掌門人都是剛從萬松山莊來的……」

「迷仙岩？」齊文靖一怔，問道：「迷仙岩是什麽地方？」

徐子常道：「師叔和施掌門人就是從迷仙岩來的。」

齊文靖點了點頭，說道：「你再說下去。」

徐子常就把迷仙岩谷主，即是昔年魔教公主，此次爲了他們計劃夜襲萬松山莊，才要師叔和施掌門人以金劍令把江南幾個門派的掌門人調來此地，一是釜底抽薪，減少萬松山莊的助力，二是驅使江南幾個門派和五雲門拚個生死存亡。迷仙岩可以隔山看虎鬥，坐收漁人之利，以及自己三人奉盟主之命，携同金不換花粉前來，詳細說了一遍。

齊文靖歎息一聲道：「想不到這魔女心思竟有如此毒辣，老夫二十年來一直優遊林下，不問世事，不知是什麽時候把老夫迷失神志的了。」

徐子常道：「師叔清醒了就好。」

齊文靖道：「現在咱們該怎麽辦？萬盟主可有指示嗎？」

徐子常道：「師叔只要仍和往常一樣，不可露了形迹。」

齊文靖道：「施掌門人呢？」

徐子常道：「施掌門人自有吳、封二位掌門人負責，大概今晚也可以把他救醒過來。」

×　×　×

第三天中午，于嬤嬤率同公孫龍、查家榮和十二名劍手也趕到了。

于嬤嬤一脚跨進大廳，就呷呷尖笑道：「齊長老，(齊文靖是形意門碩果僅存的長老，她稱呼他長老，並不是因爲他有迷仙岩長老的稱呼) 諸位掌門人，都先到了，老婆子奉命趕來，是給諸位作响導來的。」

齊文靖頷首道：「于嬤嬤知道五雲門在那裏嗎？」

于嬤嬤尖笑道：「老婆子若是不知道，盟主還會派老婆子來嗎？」

齊文靖點頭道：「如此就好，只不知于嬤嬤打算何時動身？」

于嬤嬤道：「齊長老和諸位掌門人想必已用過午餐了，那就這時候動身，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她雖是和大家商量口氣，但却沒待幾位掌門人發言，接着說道：「從這裏動身，旁晚稍過，就可以趕到懷玉山下，再走上七八里山路，兩更不到，就可以趕到五雲門了，咱們要一舉撲滅五雲門，自然夜裏趕到他們總壇最好，這叫做出其不意，乘其不備。」說到這裏，破竹似的喉嚨又呷呷尖笑起來。

齊文靖點頭道：「于嬤嬤說得極是，諸位道兄如果沒有意見，咱們就此時動身好了。」

施一夔道：「于嬤嬤是嚮導，她既然

說這時候動身，趕到五雲門差不多已快要二更天了，那就這時候動身的好。」

齊文靖站起身道：「好，咱們這就走！于嬤嬤請。」

于嬤嬤道：「老婆子那就不和諸位客氣了。」她洒開大脚，當前領路，齊文靖，施一夔等五人隨着她走出廟門，四名家丁也一齊跟着走出。

廟門外分兩行站着十二名一色青衣勁裝的劍士。由公孫龍、查家榮領頭，挺胸肅立，看到于嬤嬤走出，一齊躬身爲禮。

于嬤嬤一揮手道：「走，咱們上懷玉山去。」

公孫龍、查家榮答應一聲，立即各自率同六名劍士分作兩行首先上路，于嬤嬤意氣飛揚的跟在他們後面就走。

齊文靖和四位掌門人則跟在于嬤嬤的身後，另外還有隨同齊、施二人而來的四名家丁，（他們當然是迷仙岩的劍士了）魚貫出發。

那老和尚等衆人出了廟門，就匆匆捧着一隻灰色信鴿，走到大天井中，雙手一送，信鴿就撲撲幾聲，箭一般沖霄直上，瞬息不見。

× × ×

一行人果然在旁晚時分，趕到懷玉山北麓，用過乾糧，就繼續上路。天黑以後山徑愈走愈見崎嶇，先前還有盤曲鳥道，入山愈深，到後來連似有若無的小徑都沒有了。好在一行人身手全都不弱，走在巉岩峭壁上，個個都似履平地。

二更光景，他們已從「五雲門」（兩山夾峙的石門）來至「五雲宮」。（五雲宮並不是五雲門眞正的總壇）。

于嬤嬤脚下一停，手指五雲宮，說道：「諸位掌門人，這五雲宮就是五雲門的總壇了。」

齊文靖等人沒來過五雲門，當然並不知道，這就朝施一夔等人拱拱手道：「諸位道兄，咱們奉盟主之命，持同金劍令而來，自然要堂堂正正的叫五雲門主出來，面數其罪，勒令他解散五雲門，束手就縛，隨同咱們出去，聽候盟主處置，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封清風道：「齊老施主說得極是，咱們奉盟主之命，聲討五雲門，自然要堂堂正正的和五雲門主相見，面斥其非了。」

齊文靖一抬手道：「你們上去敲門，要五雲門主出來迎接。」

跟在他身後四個家丁打扮的漢子中，有人答應一聲，立即趨步走出，跨上石階，舉手重重的叩了三下銅環。

過沒多久，只見兩扇朱紅大門緩緩開啓，走出一名年輕的青衣道姑，左手中指掛着拂塵，朝那個家丁看了一眼，問道：「深更半夜，管家的跑來敲門，有什麽事嗎？」

那家丁道：「你快去禀報五雲門主，就說江南各大門派掌門人來了，要他快些出來迎接。」

年輕道姑直到此時才發現宮前一片石砌平台上果然站着許多人影，口中啊了一聲，忙道：「好，管家請他們稍候，我這就進去通報。」說完，迅快的退後一步，闔上了大門。

大家站在五雲宮前面，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依然不見動靜。

齊文靖不耐的道：「五雲門主架子不小啊！」

于嬤嬤呷呷尖笑道：「徐掌門人性急什麽？到了這裏，還怕見不到門主嗎？」

正說之間，只見兩扇朱漆大門緩緩開啓，走出四名手持六角紗燈的青衣道姑，她們看去不過十七八歲，一個個眉目如畫，體態妖嬈，跨出大門，就分兩邊站停下來。

接當走出來的也是一個青衣道姑，看去已經三十出頭，雖然生得柳眉鳳眼，但臉色焦黃蒼白，眼角眉梢已見皺紋，手持一支黑木爲柄的馬尾拂塵，緩步走落石階，朝衆人打了一個稽首，說道：「貧道清月，方才據報，今晚惠臨敝觀的竟是江南各大門派掌門人，眞是不勝榮寵之至，家師已在觀中恭候，特命貧道前來恭迓諸位鶴駕，請到裏面奉茶。」

原來她正是方如蘋的二師姐，奉命主持五雲宮的。

齊文靖回身朝四位掌門人拱拱手道：「五雲門主既在裏面，咱們就進去吧！」

清月抬手道：「諸位掌門人請。」

齊文靖道：「不用客氣，你只管在前領路。」

清月又打了個稽首，才轉身走在前面領路。

齊文靖等人隨着她進入五雲宮大門，越過第一進大殿，來至第二進，迎面一排三間，中間一間射出明亮的燈光，看去像是一座大廳。

清月領着一行人來至廳前，只見從廳內走出一個儒生打扮的老者，連連拱手道：「諸位掌門人賁臨，快請廳上奉茶。」

齊文靖不知他是什麽人？只拱了拱手，就舉步跨上石階，那儒生老者抬手肅客，陪同齊文靖等人進入大廳。

齊文靖舉目看去，只見廳上一張高錦椅前站立着一個雲髻高峨，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婦人，蛾眉淡掃，膚色白皙，雙目烱烱有神，這時朝衆人襝衽爲禮，說道：「賤妾聽說江南武林各大門派掌門人賁臨寒山，深感榮寵，賤妾有失迎迓，還請諸位道長多多恕罪，快請上坐。」

齊文靖暗暗一怔，沒想到五雲門主竟是一個婦道人家，一面連忙拱手還禮道：「這位大概就是五雲門主了，齊某久仰得很。」

那儒生打扮老者連忙一指齊文靖，說道：「這位是形意門碩果僅存的名宿齊長老文靖。」

接着給施一夔，徐子常，吳綏之，封清風等人一一引介，只是沒介紹于嬤嬤。

五雲門主也連說「久仰」，一面抬手道：「諸位道長請坐。」

衆人落坐之後，兩名青衣使女給大家送上香茗。

徐子常趁這段時間，以「傳音入密」朝五雲門主說道：「敝師叔齊文靖和武功門施掌門人，原是奉迷仙岩谷主之命，以假金劍令召集江南武林同道，企圖不利貴門，在下和八卦門封道長，白鶴門吳道長奉萬盟主之命。應召而來，因敝師叔和施掌門人被迷仙岩迷失神志，經在下中途給他們解去了迷失神志之藥，現在神志已經

恢復清明，當然不會再替迷仙岩爲虎作倀，目前只有給咱們作嚮導的于嬤嬤，乃是迷仙岩谷主的心腹，另外隨她同來的公孫龍，查家榮，是谷主門下弟子，他們所率領的十二名劍士，亦是久經訓練，身手看來不弱，門主只要把于嬤嬤等三人制住，即可無事了。」

五雲門主朝他含笑微微頷了一下首，却並無表示。

就在此時，突聽那儒生打扮的老者口中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朗朗說道：「兩位是何方朋友，既然到了五雲宮，怎不請下來喝杯水茶？豈不讓江湖同道笑五雲門不懂禮數嗎？」

這話聽得齊文靖等幾人方自一怔，自己身後，還有人綴了下來，大家居然一無所覺。

就在此時，只聽大天井上發出一聲嘹亮的笑聲，說道：「看來貧道和大師兩人，當眞逃不過公孫先生法眼！」

話聲中，大天井上已飄落兩道人影。

假扮公孫龍的方如蘋聽得心頭暗暗一怔，忖道：「自己只當公孫先生精於易容，這麽看來，他也是一位武功十分高明的能人了！」（公孫先生就是儒生打扮的老者。）

飄落天井的是一道一僧。老道人頭椎白玉簪，身穿紫紅道袍，生得貌相清癯，童顏鶴髮，肩頭揹一柄古劍，手持白玉拂塵，望去仙風道骨，直是圖畫中人。

那老和尚個子高大，濃眉如帚，雙目如鈴，身穿一件黃布僧袍，手拄禪杖，凜若金剛！

這兩人，一個赫然是仙女廟老觀主通玄道長，一個是少林寺怒金剛澄通大師。

這兩人堪堪飄身落地，接着又是一陣撲撲輕响，飛落六道人影，那是一道、五僧。道人是手握降魔杵的瘦靈官靈玄，五個僧人，則是一式手持禪杖的老和尚。（他們正是和澄通一起追踪夜闖少林寺偷走大檀旃丸追到揚州，先後失踪的澄果，澄清，澄善，澄幻，澄覺。）

五雲門主口齒微動，以「傳音入密」朝于嬤嬤說道：「你們不可露了形迹！」（前文已有交代，于嬤嬤是逢姑婆改扮的，方如蘋改扮了公孫龍，畢纖雲改扮了查家榮，她們都是公孫先生易的容，連聲音都改變了。）

接着又以「傳音入密」朝齊文靖道：「齊道長，目前迷仙岩的人後援趕來，諸位道長最好莫要露了形迹，被他們看出來了。」

齊文靖心中暗道：「她要自己等人莫要露了形迹，那是仍要自己裝作神志受迷，難道她沒有自己幾人相助，能夠應付得下來？」

當下只得朝她暗暗點了下頭，一面又以「傳音入密」通知了施一夔等人。

公孫先生（儒無打扮老者）舉步走出大廳，拱拱手道：「敝門主請道長、大師入廳奉茶。」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抬手道：「大師請。」口中說着，已經舉步走在前面，一面朝公孫先生拱拱手，笑道：「三十年不見，貧道想不到却會在這裏和公孫先生見面。」

公孫先生淡淡一笑說道：「兄弟隱居懷玉山，確實已有三十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了。」

他陪同通玄道長，澄通大師等人進入大廳。

五雲門主站起身道：「公孫先生原來和這位道長乃是素識，那就煩勞公孫先生給賤妾引見了。」

公孫先生微微一笑道：「這位是揚州仙女廟的觀主通玄道長，揚州士紳，莫不稱他老神仙，但江湖上却從無一人知道，但若說出他三十年前的名號來，江湖上人只怕會大吃一驚……」

通玄道長大笑道：「貧道現在是通玄，何必再說過去之事？」

齊文靖等人看着通玄道長，竟無一人認得此人，每人心中都暗暗奇怪，不知他三十年前究竟是何人？

五雲門主道：「這位道長在三十年前一定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了？」

「哈哈！」公孫先生朗笑一聲，忽然正容道：「道兄如果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安份守己，做你仙女廟的觀主，不再行走江湖，助紂爲虐，兄弟就不會再提你三十年前的名號了。但今晚夜闖五雲門，依然和迷仙岩互通一氣，還怕人提你三十年前的名號嗎？」

說到這裏，朝五雲門主拱拱手道：「他就是三十年前魔教副總護法純陰子。」

他說出純陰子三字，聽得齊文靖和四位掌門人心頭不期一震！

據說純陰子練成一身旁門陰功，在當時魔教之中，名列三大高手，他居然搖身一變，當起仙女廟的觀主來了。

通玄道長目中射出兩道森寒光芒，哼道：「公孫無忌，貧道三十年前立下誓言，凡是有人再叫出我昔年名號之人，非死不可，你犯了貧道的忌諱，不能怪貧道出手無情了。」陡然一掌，朝公孫先生凌空拍去。

公孫先生趕忙身形一閃，避了開去。

通玄道長掌勢出手，正待追擊過去，突覺身後似有一縷勁風朝「靈台穴」襲來，因此在公孫先生閃開的同時，也身形疾閃，回頭喝道：「什麽人偷襲貧道？」

「哈哈！」廳外响起一聲震耳洪笑，接着有人說道：「霍某只是要道兄適可而止而已！」隨着話聲，走進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紫臉濃眉的漢子正是名動江湖的崆峒飛龍霍從雲，跟在他身後的是一個藍衫少年生得玉面朱唇，風儀瀟洒，乃是丁劍南。

通玄道長一呆，接着朗笑一聲，稽首道：「原來是霍大俠，哈哈，什麽風把霍大俠也吹來了？」

霍從雲道：「霍某是追隨道兄身後來的。」

他回答得很含糊。

這時丁劍南却一直走到五雲門主面前，恭敬的行了一禮，說道：「弟子叩見師叔。」

五雲門主含笑道：「劍南，你怎麽也來了？」

丁劍南躬身道：「弟子聽到魔敎匪徒邀集江南武林人士，要夜襲五雲門，特地夤夜趕來，聽候師叔差遣。」

五雲門主問道：「你是和霍大俠一起來的？」

丁劍南道：「不，方才弟子發現有人潛入五雲宮，弟子悄悄跟了進來，並非和霍大俠一路的。」

這話自然是霍從雲要交代他這麽說的了。

但話聲一落，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霍大哥是奉萬盟主之命趕來的。」

五雲門主輕哦了一聲，朝霍從雲檢衽一禮，說道：「霍大俠光臨寒山，賤妾有失迎迓，快請上坐。」

霍從雲抱抱拳道：「門主好說。」他也不和衆人招呼，就大模大樣的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五雲門主目光一動，徐徐說道：「諸位賫夜光臨寒山，想必有什麽見教了？賤妾這就洗耳恭聆。」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道：「貧道是遵奉武林金劍之令來的，這傳武林金劍之人，乃是形意門的齊長老，因此還是請齊長老來說明的好。」

齊文靖站起身道：「兄弟奉萬盟主之命，携同武林金劍，會合江南武林同道，乃是因爲傳聞五雲門崛起江南，陰謀倡亂，準備逐個併吞江南各大門派，進而消滅少林，武當，獨霸江湖，稱尊武林，等到勢成燎原，就不可收拾，爲此特要兄弟前來主持，如今幾位掌門人都在這裏，貴門主最好隨兄弟等人同去見萬盟主，解釋清楚，否則只怕會對貴門不利……」

五雲門主望着他微微一笑，說道：「齊長老口口聲聲說是奉萬盟主之命，還携同武林金劍前來，怎不把代表武林盟主的金劍請出來，先讓賤妾瞧瞧呢？」

齊文靖點點頭道：「門主就是不說，兄弟自然也要取出武林金劍來，請門主過目的了。」話聲一落，伸手一招，跟着他同來的四名家丁中，立時有一人手捧錦盒，送到齊文靖面前。

齊文靖雙手接過，等那家丁退下之後，就隨手打開錦盒蓋子，然後起身送到五雲門主面前，說道：「門主請看。」

五雲門主也站了起來，雙手接過錦盒，只看了一眼，就往几上一放，回頭道：「清月。」

清月躬身道：「弟子在。」

五雲門主道：「妳去把咱們接到的武林金劍取來。」

五雲門也有武林金劍！

清月答應一聽，轉身急步往外行去，不多一回，她返身走入，手中拿着一個不到一尺長的青布包，送到五雲門主面前。

五雲門主伸手接過，就很快的打了開來。青布包中赫然也是一支八寸長的金劍，雕刻精細，一望而知是武林盟主的信物武林金劍！

五雲門主伸手從錦盒中取起金劍，一手拿一支，用兩個指頭撮着劍尖，並在一起，朝大家展示着，說道：「齊長老，諸位掌門人請看，這兩支金劍令，可有絲毫不同之處嗎？」

兩支劍並排放在一起，看去長短、大小、色澤、雕刻、鑲嵌、幾乎一模一樣，絲毫無異。

齊文靖問道：「門主這支金劍是那裏來的？」

「問得好！」五雲門主目光一抬，含笑道：「賤妾這支金劍令，是半年以前有人傳達萬盟主的命令，要敝門江南分壇限期撤出江南時送來的，但這人沒把金劍令收回去，據賤妾所知，武林盟主的金劍令只有一支，怎麽會送來了不收回去的呢？後來經賤妾調查，這脅迫敝門江南分壇撤出江南的，不是萬盟主，而是迷仙岩手下的人……」說到這裏，忽然面容一正，說道：「據賤妾所知，有人持了金劍令殺死了淮揚派的滕傳信，結果這金劍令也不是萬盟主傳出來的，乃是迷仙岩嫁禍之計，企圖由此引起江南幾個門派自相殘殺。」

她口氣略頓，接着又說道：「據賤妾所知，齊長老和施掌門人是從迷仙岩來的，這支金劍令自然也是迷仙岩谷主交給齊長老的了，怎麽能說是萬盟主傳下來的金劍令呢？既非萬盟主傳下來的金劍令，要賤妾解散五雲門，自然也是迷仙岩主的意思了，賤妾自然也用不着聽金劍令的命令了。」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道：「門主可曾聽到齊長老方才說過的一句話嗎？」

五雲門主道：「道長說的是指那一句話呢？」

通玄道長道：「方才齊長老說過，如果門主不服從盟主的金劍令，只怕會對貴門不利！」

五雲門主道「賤妾如果不服從這支金劍令，你們就要仗着人多勢衆，向敝門下手了？如果要動手，迷仙岩來的人，就可以向敝門挑戰，用不着假借萬盟主之名，持着金劍令來做幌子了。」

「且慢！」八卦門封清風站起身道：「門主指齊長老持來這支金劍令出於迷仙岩主，乃是僞造之物，貧道等人是奉金劍令之召來的，如今最重要的是先把這支金劍令的眞假弄清楚了。」

吳紱之接口道：「封道長說得極是，咱們是奉金劍令之召而來，如今武林金劍既然有了兩支，而且又一模一樣，眞假難分，兄弟覺得確有先行澄清孰眞孰假之必要。」

通玄道長呵呵一笑道：「封，吳二位掌門人，乃是一門之主，在江湖上享譽多年，盛名久著，怎麽連這點小事，都分不出來嗎？」

封清風道：「道兄分得清武林金劍的眞假來嗎？」

通玄道長又是一聲大笑，說道：「眞假早已分得很清楚了，封掌門是眞不懂，還是故意如此說的？」

封清風道：「貧道倒要聽聽道兄的高見。」

通玄道長道：「五雲門主這支金劍令，乃是半年以前，有人持令要她所屬江南分壇撤出江南，但傳令之人，並未把金劍令收回，可見這支金劍令，自然是倣製的假金劍令，已無疑問，至於齊長老奉萬盟主之命，調集江南各大門派，聲討五雲門，傳出來的金劍，自然是眞的了。」

「哈哈！」一直沒有開口的崆峒飛龍霍從雲忽然大笑一聲道：「據霍某所知，齊長老數天前從迷仙岩出發，並未見過萬盟主，這支金劍，怎麽會是眞的呢？如果

五雲門主將這支金劍令，交給一位掌門人，要他去召集江南各大門派，也說是奉萬盟主之命，去聲討迷仙岩的，你能說它是假的嗎？」

通玄道長道：「霍大俠怎知齊長老不是奉萬盟主之命來的呢？」

「哈哈！問得好。」霍從雲大笑一聲道：「因爲霍某剛從萬松山莊來，而且還是奉萬盟主之命趕來的。」

通玄道長道：「這麽說，霍大俠也帶來了金劍令了？」

霍從雲微微一笑道：「正是。」

隨着話聲霍地站起，右手朝左袖一探，摸出一支金色小劍來，擧劍說道：「霍某臨行之時，萬盟主鄭重把金劍交到霍某手中，言道：『迷仙岩谷主，實乃昔年魔教公主，此次迷仙岩派人大擧夜襲萬松山莊，却假傳金劍令，邀集江南幾個門派的掌門人前去懷玉山聲討五雲門，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來可以使萬松山莊減少外援，二來驅使江南各大門派和五雲門作戰，鬥個兩敗俱傷，迷仙岩就可坐收漁人之利，霍老哥持這支金劍令趕去五雲門，第一、要江南各大門派的幾位掌門人切勿上了迷仙岩的當，第二，把迷仙岩的爪牙，給兄弟一體拿下，如有違抗金劍令者，一律格殺勿論。』霍某奉命趕來，就是執行萬盟主金劍令的了。」

他手中的金劍令，和五雲門主手中拿着的兩支，大小形式，也是一模一樣，但只要看他說得如此認眞，那就一定是眞的了。

通玄道長沒想到霍從雲也會帶來金劍令，他對霍從雲雖然心存顧忌，但以今晚的形勢而論，就算封清風、吳紱之，徐子常三人站到他一邊去，自己這邊還是佔了極大優勢，不覺冷冷一笑道：「誰是迷仙岩的爪牙？」

公孫無忌笑道：「迷仙岩的爪牙，除了你純陰子，還會有誰？」

通玄道長目光一冷，沉哼道：「公孫無忌，你給我小心些！」

公孫無忌大笑道：「兄弟不用小心，應該小心的該是道兄，你沒聽霍大俠方才說過，要把迷仙岩爪牙一體拿下嗎？誰敢意圖頑抗，就格殺勿論。」

通玄道長只是朝他沉哼一聲，目注霍從雲道：「霍大俠，你以爲貧道眞的怕了你嗎？不錯，貧道是奉迷仙岩谷主之命來的，但今晚乃是對付五雲門來的，你總該知道，五雲門崛起江湖，設立江南分壇，夜襲萬松山莊，可見五雲門和萬松山莊，同樣是敵非友，你霍大俠既然奉命而來，你可以用金劍令把八卦，白鶴、形意三位掌門人帶走，咱們依然河水不犯井水，不知霍大俠意下如何？如果你霍大俠橫要出頭擋攔，你不妨看看今晚形勢，就算加上你霍大俠，只怕也無能爲力，識時務者爲俊傑，霍大俠不妨考慮考慮貧道說的話，庶可免傷和氣。」

他這話軟中帶硬，以他想來，也確實如此，但減少一個霍從雲，至少可以減少一個勁敵。

五雲門主微微一笑道：「霍大俠，通玄道長自以爲足可對付得了五雲門，那就不妨讓他試試，霍大俠又何妨暫時置身事外？」

霍從雲大笑道：「門主好意，霍某心領，霍某持萬盟主金劍令而來，要拿的是迷仙岩爪牙，依霍某算來，如今只有一個人了，那就是這位自稱通玄道長的純陰子了。」

通玄道長聽得勃然大怒，厲聲道：「很好！」他左手拂塵一揮，沉喝道：「霍從雲，既然你要插手擋橫，那就大家到廳外去見個眞章。」

霍從雲朝他笑了笑道：「道兄難道還看不出來嗎，霍某說過，迷仙岩爪牙，算起來巳經只有你一個了，還用得着到廳外去動手嗎？把你道兄拿下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通玄道長聽得一怔，迷仙岩來的人只有自己一個了？這話他當然不信，回頭看去，澄通大師和自己並肩站在一起，稍後是澄果、澄善、澄清、澄幻、澄覺五位少林長老和師弟瘦靈官靈玄。最稍後則是于嬷嬷、公孫龍、查家榮等人，還有坐在左首的齊文靖，施一夔是迷仙岩的長老。論實力，已經遠勝過五雲門主和霍從雲了。

這原是他回頭目光一動的事，不覺大笑一聲道：「霍大俠如何看出只有貧道一個人了？」

霍從雲道：「道兄之意，是要五雲門主和霍某一起到大天井上去較量較量對不？道兄難道還想走出大廳去嗎？」

通玄道長又是一怔，哼道：「貧道如何走不出去？」

他究是成了精的老江湖，霍從雲先說只有他一個人了，又說他走不出大廳，他心中難免生疑，心想：「看來自己還是先退出大廳去的好。」心念一動，就轉身往外行去。

突聽于嬷嬷喝道：「通玄道長，老婆子是奉谷主之命督戰來的，既然他們要在廳上動手，咱們就在廳上動手，不用出去了。」

通玄道長在魔教中身份雖高，但于嬷嬷乃是谷主的心腹，她說奉命督戰而來，自然不假，他不得不賣她的帳，這就呵呵一笑道：「好吧！」左手拂塵朝前一揮，說道：「那就一起和貧道上吧！」

他這拂塵一揮，原是指揮被迷失心神和他同來的澄通大師等六人的暗號，那知拂塵揮起，澄通大師等六人站立如故，恍如不見，身子一動也未動，連師弟瘦靈官也只作不聞，一時之間，不覺心頭猛然一愣，暗道：「澄通大師等人乃是少林寺澄字輩的長老，一身武功極高，怎會被人無聲無息不知不覺中就制住了？」

他那裏知道假扮公孫龍的方如蘋，練成佛門無上神功「達摩洗髓經」。這六位少林長老一身武功縱然極高，但練的總是少林功夫，少林武學出自達摩祖師，同是佛門武學，「洗髓經」中的神功，遠勝過他們所學，因此方如蘋在他們身後發指，六位少林長老均會在毫無抗拒，不知不覺中被制住了穴道。

霍從雲大笑一聲道：「純陰子，現在不是只有你一個人了嗎？你還不束手就縛更待何時？」揚手一指朝他迎面點去，「穿雲指」嘶然有聲，一縷勁風激射過去。

（未完・廿七）

奇俠司馬洛故事

死亡牌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在一個高貴的俱樂部和一個叫莎菲的女郞和四個男子在一間房內賭「沙蟹」，另外還有一個騙子加入一起賭博，結果女郎大輸，其中兩個男的要搜查那個贏了錢的騙子，搜出出千的撲克，將他贏的錢大家平均分了，不去報警，那兩個男的說將那騙子押走，囘來再賭。司馬洛覺得有點不對，追出去看看，見那兩個男的已轉囘來說，被那騙子走脫了，司馬洛不以爲意，賭罷在莎菲家裏留宿，第二天一早周探長來查問他們關於那騙子被殺之事，他們據實作答，探長懷疑他們六人都不是善男信女……

尋仇兇殺　綫索杳然

莎菲嘆一口氣：「你猜得對，而且你也講得對，有時，他眞的是像一個褓姆似的，因此，我有時也覺得眞討厭！不過，這也沒有關係的，這件事又不是我們幹的，我們亦沒有牽連，我爸爸不會怪我們，當然亦是不會怪你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我總是覺得，這件事是有古怪的。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發生了這種事情，」莎菲說，「當然是人人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的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莎菲對他的了解還不充份，並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她也並不知道，司馬洛這種感覺是並非因爲心理作用而起的，這是一種預感，好像那些原始的動物一樣，可以預感到危機的逼近。這種預感，通常在事後都證明沒有錯誤。不過司馬洛却是很難對她解釋清楚的。除非她知道他這個人的歷史，不然她也未必會相信。

「讓我們忘記了這件情吧！」莎菲說，「計劃一下今天晚上有一些什麼節目。打牌不好了，既然我是輸定的。」

司馬洛苦笑：「有你這個褓姆在着，似乎什麼事情都不大有情趣了。你也知道的，老是有一種受到監視的感覺。」

莎菲的脚還是在他的大腿上撩撥着：「這都是你的錯！」

「這是我的錯？」司馬洛瞪着她，「保鑣是你爸爸請回來的呀！」

「誰叫你的眼睛這麼利呢？」莎菲說，「換了是別人，就祇會以爲他是汽車司機吧了。但是你却連人家穿什麼內衣褲都看得出來似的。」

「好吧，算是我的錯，不過，不論有什麼節目，我也是得回家一趟的，」司馬洛說，「我要回家換衣服。這衣服是昨天的。」

「我跟你一起回去。」莎菲說。

司馬洛笑起來：「怕我逃掉了嗎？」

「正是，」莎菲說，「也許你不明白我這個人會把一個男人抓得很緊的！」

司馬洛有點恐懼地看着她：「呃——例如抓得多緊呢？」

「當然我是不會逼他娶我的，」莎菲說，「而當他對我厭倦時我也會知道，我也會放心了。」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你應該知道，我並沒有厭倦你呀！」

「但是我懷疑你可能是怕了我！」莎菲說，「因此我担心你會逃掉了！」

司馬洛苦笑。這一點倒是猜得對的。因爲一結識了她就發生了這件事情，就使他對她略有了恐懼感了。不過他祇是担心，却並沒有對她逃避的打算。當然，這一點也是她所不明白的。他亦是很難解釋清楚。所以他祇好說：「很好，那我們就走吧。」

莎菲挽着他的手臂：「而且我也想參觀一下你的家是什麼樣子的呀！」

「這一次，」司馬洛說，「我猜你的保鑣，是會開着你的車子跟在我們的後面了。」

「我看這也是難免的了，」莎菲說，「他經過了這一次的事件之後一定對我很不放心了。他是有責任保護我的！」

× × ×

司馬洛所住的地方是一個相當豪華的住宅區的一座住宅大廈。這是他居住的地方的其中之一處。他這個人的另一個習慣就是不喜歡長時間停留在一個地方，所以常常在全世界到處跑。他在好些地方空置着一座住宅，假如在那裏沒有住宅，他就會租一個地方，暫時住幾個月。這是他在沒有一件什麼特別的工作要做的時候。假如他是正在做一件事情，不能夠肯定他會在那個地方逗留多久的話，他通常就會住進酒店。現在他並不是在做一件什麼事情，他祇是要到這個地方來玩幾個月吧了。這個地方就是他租下來的。他付了半年的租錢。他很可能不會在這裏住上半年那麼久，但是租一間屋子則是通常不會租得少過半年時間的。他帶領莎菲在屋中參觀了一遍，莎菲點着頭：「很不錯，老實講，我還是寧可住在這樣一個地方了。我的家實在太大，大得使人心慌。這裏地方比較小，一個人居住正好，而且又有鄰居。我對這種住宅祇有一個不滿意的地方，那就是，浴室總是太小了，不過，你這裏却沒有這樣的缺點！」

司馬洛點頭微笑，並沒有忘記她對入浴是有特殊的興趣的。事實上，他自己也認爲這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可以幫助一個人鬆弛下來，所以他也不會租一間浴室窄小的住宅。

「你換你的衣服吧。」莎菲說，「我用一用洗手間。」

洗手間當然是與浴室連在一起的，她進入洗手間，亦等於是進入浴室了。她就把自己關在浴室裏。

司馬洛在自己的房間裏換下了昨天的衣服，穿上了一套新鮮的，等了一陣，還是沒有等到莎菲出來，就過去敲敲門，說：「喂，你不是在裏面睡着了吧？」

「不是，」莎菲在裏面回答說，「不過我還不能出來，門是沒有鎖的，你進來好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實在也不是要用洗手間。我是可以等一等的。」

「不，」莎菲說，「你進來吧！」

司馬洛祇好推開浴室的門，然後就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她。因爲她這時已經是躺在浴缸裏了。她倒是老實不客氣的，她正在洗澡，而水面上滿佈着泡沫。

她又說：「我受不住誘惑，我把你的泡泡浴水用了半瓶，但我相信你不會介意的。」

「我不介意的，」司馬洛說，「不過你什麼時候才洗好呢？我還以爲我們要出去！」

「我們不出去了，」她說，「我留在這裏行了。你下水來吧！來吧！」

「但是，」司馬洛說，「我們今天不是已經洗過澡了嗎？」

「多洗一次澡有什麼要緊，」莎菲說，「尤其是我又知道，你洗澡特別令我洗得舒服，來呀，脫衣服吧。」

「哦，洗澡，」司馬洛苦笑着聳聳肩，「但是，我們洗澡也不能夠洗那麼久呀。難道今天晚上，我們的節目就是洗澡而已？」

「我們今天晚上是已經定了有節目的，」莎菲說，「不過你忘記了吧了。」

「哦，是嗎？」司馬洛迷惘地看着她，「我們已經定了節目？我倒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你送我回家之前跟我講過什麼，你忘記了嗎？」

「這個嗎？」司馬洛一隻手指放到咀唇間，輕輕地舐着，「我們談過很多的事情。」

「你說我們睡醒了之後你教我玩牌，」莎菲說，「這就是一個可以維持很長時間的節目了，而且也用不着到外面去。」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微笑。

司馬洛轉身回到睡房裏去，當他再回來的時候，他已經把衣服都脫去了。

他也踏入了浴缸之中，身體埋到那泡沫堆的裏面。這些肥皂泡沫，並不單是肥皂造成的，要是單單用肥皂，那就用許多塊肥皂都造不成這樣多的泡沫了。這是需要把另一瓶泡沫液倒進洗澡的水中才行的。司馬洛就是有這些設備在這裏，而她就是已經用了。

他們在這些泡沫裏洗澡，果然是別有情趣的。尤其是莎菲。莎菲是特別喜歡洗澡的，而司馬洛爲她洗背脊的技術又是那麼好。

後來，他們用清水把那些泡沫洗乾淨了，又進入睡房中。他們自然又是瘋狂了好一番！不過由於他們還是剛剛起床不久，所以他們還不需要睡覺，祇是休息一下就是了。

後來她用脚尖揩着她的腿子，說：「你說教我打牌的事情怎樣了？」

「來吧。」司馬洛說。

「你這裏有紙牌？」莎菲問道。

「幾副是有的，」司馬洛說，「不過每玩兩副就換一次却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們也是不需要這樣的，既然我們大家都這樣熟。」

「你究竟會不會出騙術？」莎菲問。

「我當然會，」司馬洛說，「不過我却是從來都不用的。」

「那你又怎麼會呢？」莎菲問。

「因爲是技術和運氣輸錢給人家的話我沒有所謂，」司馬洛說，「但是給人家騙掉了錢，我就不高興了。你知不知道，以前許多有錢人家子弟都是請名師回來教他們騙術的。」

「那麼有錢還要騙人家的錢？」

「不是要騙人家的錢，而不想給人家騙，」司馬洛說，「你不明白嗎？要自己懂得騙，才能够看出人家是怎樣騙自己的。他們有錢，正是大目標，更加須防仁不仁了。」

「我也是一個大目標，你教我好了。」莎菲說。

「這個不行，」司馬洛搖頭，「責任我負不起，還是叫你爸爸找人教你吧！」

「唉，你這人眞麻煩，」莎菲說，「早知道我告訴你我沒有爸爸就好了。」

「你連這步都還沒有學好，就要學那

個？」司馬洛說，「先打好基礎吧。」

他把紙牌拿來了，洗了一遍，好像玩紙牌似的，看得莎菲眼睛也呆了。那個洗牌服務員那一套，他也是會的。莎菲尖叫道：「我怎可以贏你？」

「這一套並不難，」司馬洛說，「這不過是花招吧了。你也是可以學的。」

「那你先教我這個好了，」莎菲說，「賭錢輸贏還不要緊，能够這樣表演一下，讓人家羨慕，那倒是很好玩的！」

「恐怕這個你是可以學然而不會精了，」司馬洛說，「因爲你是一個女人，女人通常是甚少會有這樣的耐性的。這件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耐性去練習。」

「你別小看我，」莎菲說，「你教我好了，快點！」她執住他手臂猛搖着他。

司馬洛祇好教了她基本的動作，叫她有空的時候多練習，然後他就與她對賭起來。兩個人對賭撲克，好像很乏味，但是實在却是需要很高度的技術的，技術不好的那一個，就是非要輸不可了。

沒有錯，這果然是一個相當好的節目，可以讓他們化去不少時間。他們身上並沒有那麼多現錢，所以當現錢用完了的時候，他們就應用籌碼。那是說，當莎菲的現錢輸完了，她就要用籌碼來代替了。屋子裏可以吃的東西也有不少，他們肚子餓了就可以取食，因此他們這一賭就賭了一個通宵。

「我不賭了！」莎菲終於把牌摔下，吮着咀唇。

司馬洛格格地笑着，看看手邊的一張紙。因爲連司馬洛家中的籌碼都不够用。她的籌碼也輸完了之後，就要在一張紙上記數了。

「你輸了給我一百萬零九千六百元，」司馬洛說，「零頭不要算了，就算一百萬好了！」

「我寫一張支票給你！」莎菲說。她去找她的手袋。

司馬洛一手把她捉住，拖進懷中說：「別傻吧，難道我眞要拿你的錢嗎？」

「但我是輸給你的！」莎菲說。

「我們不過是玩吧了，」司馬洛說，「假如你的老頭子知道我帶你到這裏來，贏了你一百萬，那還得了？」

「他給我用的錢是沒有規定我怎樣用的，」莎菲說，「怕什麼呢？」

「我不想要，」司馬洛說，「就當是我送給你的一件禮物好了，也當是我給你的一個教訓。你賭得太大了。賭大錢的人之中有許多高手，你是賭不過他們的。雖然你有的是錢，這樣也是不值得的。」

「好吧，好吧，」莎菲說，「以後我不賭好了。這樣輸足了一整晚，我對於賭也沒有什麼興趣了！」她打了一個呵欠。

「這樣好一點。」司馬洛說。

「你究竟是不是出騙術騙我的？」莎菲問，「沒有理由我一直輸到不停呀！」

「對你，我還不需要這樣，」司馬洛說，「要騙的話，我騙給你看看好了！」

「來呀，來呀！」莎菲又興奮地說。現在，她又感興趣起來了，又把摔了的牌抓起。

司馬洛跟她再賭了二十遍，不便每一遍都贏她，而且是僅贏的，還說得出她每一次拿的是什麼底牌。完全準確的。

「你這是怎麼弄的？」莎菲說，「我們身上連一件衣服也沒有，你又不能够把牌藏在衣袖裏面，淸淸楚楚看着的呀！」

「把牌藏在衣袖裏是比較低的手法了，」司馬洛說，「我現在不過是在牌上做手脚。當我洗牌派牌的時候，我知道每一張牌是在什麼地方的。到你派牌的時候，我就認牌。我用指甲在每張牌的邊緣做下了記號，每一張都不同部份的。」

他拿起幾張牌，一張一張讓他看，莎菲却是仍然看不到什麼。這也是需要經過特別訓練的眼睛才看得淸楚的。這也是一種方法，是要同一副牌用許多次的時候才用得着的，假如常常換牌用的話，那麼就是在牌上做了記號，也是多此一擧的了。

司馬洛向她解釋過了好幾種騙術的使用法。莎菲簡直聽得目瞪口呆。在此之前，她眞的不知道有這樣的可能性，不過說出來她又覺得是相當簡單的。

她說：「老天，這樣，我還有贏錢的可能性嗎？就像遍地都是陷阱似的。」

「所以說，」司馬洛說，「你還是不賭最好了。」

「不賭就不賭吧。」莎菲說。她嘆口氣，躺在司馬洛的懷中，「好了，我們還是睡覺吧！」她又打了一個呵欠。

司馬洛說道：「你那位褓姆又如何呢？今天晚上，我恐怕他是不會那麼放心的了！」

「是的，」她說，「他可能通宵在門外等我，但是你用不着替他担心；我就從來不替他担心的！」

「但是人家也要睡覺的呀！」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莎菲說，「照我所知，似乎他這個人是可以一整個月都不睡覺的！」

「這眞是一個特別的人，」司馬洛微笑，「我也知道有些人是這樣的。也許你爸爸肯請的人，亦不會是等閒人物了。」

「別那麼關心別人吧，」莎菲說，「關心我好了，我最需要別人的關心，就是因爲我爸爸不關心我！」

「他還算不關心你！」司馬洛說，「他不是替你請了保鑣，又給你這許多錢用嗎？」

「這不算是關心，」莎菲說，「他的人都常常不見。他假如是眞關心我，那他就應該早教會我怎樣不輸錢給人家了。」

司馬洛微笑：「也許他是怕你不輸錢給人家的時候就乘機去贏人家的錢。那時才是眞的闖禍呢！」

他們就在司馬洛那張也相當大的床上睡了。司馬洛發覺莎菲也是很欣賞一張大床的，因爲她睡着的時候有一種滾來滾去的習慣，橫七八豎的，正如昨夜一樣，假如他的床不是還够大的話，那麼他們就根本兩個人都睡不着的了。

司馬洛就是這樣陪了莎菲一個星期，莎菲果然一直沒有再賭過，而他們也並不是沒有其他的節目。他們可以去旅行，游泳。到遊樂場，去看電影以及上夜總會。都是司馬洛想出來的節目，而莎菲都很欣賞。

事情有了進一步變化的那天晚上，莎

菲正在說：「你知道嗎，司馬洛，你給了我這一生最快樂的幾天時光，這是眞的。我之所以常常去賭錢，就是因爲我不知道那些地方是好玩的，我還以爲那祇是孩子去的地方。」

「那些不一定是好玩的地方，」司馬洛說，「一個人去就不好玩了，兩個人去就情調完全不同。」

莎菲想了一想：「唔，這倒是眞的。不過很可惜，我這個人又是不容易找別一個好的伴的。」

「不要要求太高，」司馬洛說，「尤其是一個女人。要求太高，就很難得到快樂。」

「你以爲我是想的嗎？」莎菲說，「一個人生成這樣就是這樣的了。」

這時他們是在司馬洛的家裏，因爲莎菲總是喜歡他的家多一點。她說因爲沒有大得使人那麼心慌。而此時電話響起來了。司馬洛拿起聽筒，那邊的聲音說：「我是阿其，那個探長又來了！」阿其就是莎菲那個保鑣。司馬洛也不是一個愛擺架子的人，阿其是一個好保鑣，他對司馬洛沒有敵意，而祇是盡他的本份去做工作，因此司馬洛與他也相處得相當好了。尤其因爲阿其是一個好保鑣。司馬洛與那些庸手反而是不容易相處得好的。因此他已經知道這個保鑣叫阿其，亦是以阿其的名字稱呼。由於他們相處得不錯，阿其對司馬洛也有相當高的估計，司馬洛與莎菲一起，他漸漸比較可以放心，因此司馬洛猜阿其近來也沒有那麼睡眠不足了。不過阿其雖然放心，仍然是一個好保鑣，並未因爲他認爲對司馬洛可以放心就可以鬆懈下來。他仍發揮着一個好保鑣的作用。

司馬洛說：「他來幹什麼呢？」

「我不知道，」阿其說，「他又沒有對我講，我不過是通知你一聲，讓你有心理上的準備吧了！」

阿其大概是在樓下的管理處之類的地方打電話上來的，因此司馬洛也並沒有多少時間，司馬洛剛剛放下電話，門鈴就響起來了。

「有誰來找你呢？」莎菲詫異地問。

「那探長大人又來了。」司馬洛說。

「哦，」莎菲說，「他？他又來幹什麼呢？不過不要緊，我們現在穿着衣服，就讓他進來好了。」

司馬洛走過去開門，果然來者就是周坤探長。探長說：「對不起打攪你們。我可以進來一陣嗎？」

「假如我說不行，」司馬洛說，「也許你還是要進來的。不過我也沒有什麼理由不讓你進來的。請進來吧。」他把門打開了。

莎菲是不大客氣的，她問道：「你跑到這裏來幹什麼？」

司馬洛是客氣得多了。他說：「你要喝點什麼嗎？」

「不必了，」探長說，「我是到這裏來辦公事的。」

「怎麼了？」莎菲說，「那件案還沒有破嗎？」

司馬洛還是替周坤探長斟來了一杯茶。周坤探長說：「你講的是哪一件案子？哦，上次那件，死了那個騙子的一件嗎？還沒有破案，毫無頭緒。」

司馬洛以奇異的眼光看着他：「你是爲了公事來找我的，但又不是爲了上次那件案子，那麼是爲了什麼呢？難道又發生了另一件案子嗎？」

「唔——最近你們到一些什麼地方去呢？」周坤探長問。

「一一數淸楚就比較難了，」司馬洛說，「不過多數都是去玩吧了。我們可以說是一雙比較無聊的男女，除了玩之外就沒有什麼好做的了，爲什麼呢？」

「唔——」探長皺起眉頭說，「你們有碰到過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你是指什麼呢？」司馬洛問。

周坤探長也沒有說什麼，祇是沉默着，就像認爲他們是應該明白他的意思似的。司馬洛說：「不論你所指的是什麼，總之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起碼不會是值得你感興趣的特別事情。」

「你不要讓我們猜謎語好嗎？」莎菲說，「假如你認爲我們是有嫌疑的，那你就把我們抓起來好了，要不然的話，你就爽快一點。」

「阿球死了。」周坤探長說。

「誰是阿球？」司馬洛問。

「你們最近沒有到俱樂部去玩牌。」

「阿球？」莎菲忽然尖叫起來，「就是在俱樂部裏發牌的那個阿球嗎？」

「對了，」周探長說，「就是他。」

「老天！」莎菲震驚地掩臉。

周坤探長慢慢地呷了一口茶。由於莎非是一個女人，聽到這種消息，總是會有一些近乎竭斯底里的表現，他要等她平靜下來了之後再說下去。

司馬洛擁着莎非，讓她得到一些安全感。莎非當然不會懷疑探長是騙她的，因此知道這是眞話。她終於把手拿開了，呻吟地說：「眞想不到！我認識他那麼久，雖然不是很熟，不過好好的一個人——」

司馬洛冷靜得多的。他問道：「怎樣死的呢？」

「假如是病死的，」周坤探長說，「那就不關我事了？這當然是兇殺案了！」

「有人殺了他？」莎非問，「誰？」

「我這個探長似乎眞無能，又是一點綫索都沒有的。」周坤嘆一口氣。

「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幸而用不着你們去認屍，」周坤探長說，「跟上次那一個一模一樣！」

「老天！」莎非又叫起來，這一次死的是一個她所認識的人，她的情緒當然是受到更大的影響了。「但是爲什麼呢？阿球這個人很良善，他又沒有敵人！」

「他沒有敵人嗎？」周坤探長問。

「我也不淸楚，」莎非說，「我對他的私生活——我祇是在俱樂部裏與他有接觸吧了。不過他這個人一向都很和氣又從來不開罪人，也沒有人說他不好的——」

「認識他的人也都是這樣說的，」周坤探長也說，「他沒有敵人，因爲自己是負責派牌的，他自己更不賭錢，不欠債，又沒有與黑社會來往，祇是安安份份——」

他聳聳肩。

「你究竟想我們帮你一些什麼呢？」司馬洛還是提出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我祇是想得到一些綫索，」周坤探

長說，「為什麼有人要殺死他呢？」

「這個我可幫不了什麼，」司馬洛說，「這個人我祇不過是見過一次吧了。」

「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莎菲說，「我與他的交情不過是如此吧了。不過我眞的不明白。那個騙子還有可說的，也許他騙過什麼人，太過份了，人家向他尋仇，但是阿球就不像有什麼人會跟他這樣深仇大恨的。」

「也許不是仇恨，」周坤探長說，「他在死之前是被逼供過的，我可以告訴你，逼他的人手段很狠，即使他有什麼不想說的，他在死前應該也都說了出來！」

「逼供？」司馬洛皺着眉頭問。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知道，」周坤探長說，「你們有什麼秘密不想人家知道的呢？」

「當然沒有，」莎菲說，「不過即使有，又與阿球有什麼關係呢？」

「那天晚上你們打牌，是阿球替你們派牌的呀。」周坤探長又說道。

「這個跟打牌的事有關？」莎菲問。

「動手的顯然是相同的人，」周坤探長說，「手法是一樣的，祇不過還加上逼供。」

「假如我有什麼秘密，」莎菲說，「阿球也不會知道的，他知道我的事情大概跟我知道他的事情差不多一樣多吧了。」

周坤探長用兩手揉眼睛，打一個呵欠：「頭痛死了，整天跑來跑去。總之，我祇是來通知你們一聲吧了。現在我要走了！」他站起來，走向門口。

司馬洛與莎菲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洛站起來說：「唏，你等一等，別走！」

周坤探長轉過來看着他。司馬洛說：「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到什麼地方去？」周坤探長與莎菲差不多一齊問道。

司馬洛則是回答探長。他說：「我想對這件事情知道得清楚一點吧了。」

「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了嗎？」周坤探長說道。

「我想知詳細的資料。」司馬洛說。

「老實說，」周探長說，「我根本沒有什麼資料，現在我還在找尋資料呢。」

「我不想到殮房去，」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是想看看照片，你總有屍體的照片的吧？」

「你瘋了！」莎菲在旁邊叫道。

司馬洛則暫時沒有睬她，祇是看着周坤探長。周坤探長則用手指擦擦鼻子的旁邊，表示懷疑。他說：「為什麼你要看呢？」

「我祇是想知道吧了。」司馬洛說。

「唔——情形是這樣的，」周坤探長說，「並不是我專制，而是這是規矩的問題。我們當警探的就是有這個苦處。當我們問你們問題，或者要求你們合作的時候，你們就必須回答我們的問題，以及跟我們合作，然而當你們問我們一個問題，或者要求我與你們合作的時候，我們却是用不着合作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這是規矩。不過這規矩你是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的。假如你不執行，我看亦不會有人怪你的。」

「這個——倒是眞的，」周坤探長說，「但是，為什麼你要知道呢？」

「我也說不出來，」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想知道得詳細一點。」

「唔——」周坤探長還是沉吟着在考慮，「本來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又不是機密的東西，看了也沒有什麼所謂。不過，這並不是很好看的東西。」

「這一點你已經對我講過了。」司馬洛說。

「好吧，」探長說，「你要看，我帶你去看好了。」

「我也要去。」莎菲說。

「不行！」探長這一次却是代替司馬洛回答她了。

「為什麼他可以看我不可以看？」莎菲不服氣地說道。

「就是不大方便，」探長說，「女人最好就是不要管這種事情，而且那亦是不適宜女人看的東西。」

「但你不能够就這樣丟下我的，」莎菲說，「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你不可以回家嗎？」探長說，「司馬洛先生應該不會花太久時間的，他看完了之後就可以回來跟你見面了。」

雖然莎菲還是想提出反對，但是司馬洛倒是不需要她反對了。司話洛說：「這樣好了，你跟我們一起去，但是不要騷擾我們，你在外面等我不就行了嗎？」

莎菲呶着嘴，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她說：「不過，我還是不明白究竟你要去幹什麼。」

「我也是不明白，」司馬洛說，「所以我現在也是不能够告訴你的。」

「好吧，好吧，」莎菲說，「我們走吧，起碼這也總算是一項新鮮的節目。」

於是他們一起到警局去，由阿其開車，跟隨着探長的車子，司馬洛與阿其之間的感情不錯，既然他不喜歡擺架子，而又是阿其通知他的，所以他也把探長告訴他的事情告訴了阿其。阿其想了一會兒之後說：「也許你去看看是好的！」

「為什麼呢？」莎菲詫異地看着阿其，質問道。

阿其聳聳肩，沒有回答。也許他正如司馬洛一樣，無法清楚地解釋得出來。這祇是一種感覺，他也是覺得應該注意這件事情。他是莎菲的父親請回來的人，正如司馬洛所講，担任這件工作的，必然是一個好手。他對這些古靈精怪的人一定是也有相當豐富的經驗的。這樣，他也就會因為經驗豐富而有所感覺了。

「你們兩個男人欺負我！」莎菲說。

兩個男人也祇是微笑而不做聲。

他們到了警局，探長周坤讓莎菲與她的保鏢阿其在一間房間裏等候着，而他自己則是與司馬洛一起進入他的寫字間裏。

他的確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讓司馬洛研究的。那個出騙術的賭徒，連身份都還沒有查出來，既然連名字也沒有，那根本就沒有辦法推測他是為什麼被殺，或者懷疑可能是什麼人把他殺死的。

關於那個派牌的阿球的資料呢，就比較詳盡了。阿球是一個很規矩的人，也是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他會遭受到如此的殘酷的待遇的。

不過照片則是有。死者的屍體的照片是有存案紀錄的。用不着到殮房去看。

那個賭徒的確是死得很慘的，不論他做過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似乎也不應受到這樣的待遇。阿球則是更加了，因為他還是受到了一番逼供之後才受到同樣的待遇的。

「你有什麼看法呢？」司馬洛問道。

周坤探長聳聳肩：「連綫索都沒有，有什麼看法可言呢？這令我很頭痛。」

「表面上看來，」司馬洛說，「這兩件事情是同一個人所做的，死法一樣。」

「表面上看來？」周坤看着他。

司馬洛翻着死因報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賭徒是幾個人打死的。但是阿球却是由一個人打死的，驗屍報告上雖然沒有這樣講，不過我認為情形是這樣的。」

「你究竟是什麼人？」周坤探長問。

「你不是說我不是善男信女嗎？」司馬洛說。

「我相信你對我已經作過詳細的調查了。」

「是的。」探長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這個賭徒並沒有經過逼供，」司馬洛說，「也許是仇殺。阿球則是受到了逼供，這就已經使情形不同了。殺死阿球的人祇是要使阿球死得與這個賭徒的情形相同吧了。」

「你是說，」周坤探長道，「這兩件事並不是同一個人或同一帮人所為了。」

「看情形不像，」司馬洛說道，「殺死阿球這個人，手段更加厲害，爽快而熟練。」

「但是為什麼呢？」探長問。

「我就是想問為什麼，」司馬洛說，「阿球知道一些什麼秘密，值得人家逼供呢？」

「這就是沒有理由的。」探長說。

「也許殺死阿球的人認為阿球知道這個賭徒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死去的，」司馬洛說，「那個賭徒不是見過阿球嗎？阿球也知道事情發生之前以及之後的事。」

「你是說，」周坤探長說，「殺死阿球這個人乃是那個賭徒的朋友，而現在他乃是來替這個賭徒找尋兇手復仇的嗎？」

「很有這個可能，」司馬洛說，「他把阿球的死弄成與那個賭徒一樣，這簡直是一個警告了。」

「但是阿球不可能告訴他什麼的。」

「阿球可以告訴他當晚與那個賭徒對賭是什麼人。」司馬洛說。

周坤探長還是孤疑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又說：「阿球也可以告訴他在出事之前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你們比阿球知道得更多呀，」周坤探長說，「阿球留在俱樂部裏，而你們幾個人到停車場，放走了這個賭徒之後才出事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猜現在這個殺阿球的兇手也知道這一點了。」

「似乎他要問，應該問你們，」探長說，「你們是最後看見那個賭徒的人，你們當然是會比阿球更清楚的。」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問呢？」司馬洛說，「也許他還沒有來問吧了。」

「老天！」周坤探長說，「假如——假如這個人——」

「他既然已經殺死了阿球，」司馬洛說，「那麼他以後可能也是再問一個就再殺一個了，這顯然是一個心狠手辣到極點的人！」

「老天！」周坤探長說，「你們不能够不——你們——認為眞是會這樣嗎？」

現在周坤探長顯然也是變得慌亂起來了。

「我就是害怕有這個可能性，」司馬洛說，「所以我才要到這裏看一看的。現在看過了之後，這個可能性似乎是會更高了！」

「這——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周坤探長說道。

「我告訴你我是在開玩笑嗎？」司馬洛問。

「那麼，」周坤探長說，「你是要求我的保護嗎？」

「別的人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你最好別管我了。你不要介紹我認識每一個你派來保護我的人，這反而使我無法拿得定主意，不知道來人究竟是來找我麻煩還是在保護我的，至於莎菲，她有一個很好的保鏢，她很可能也不需要額外的保護，不過我會跟她的保鏢談談的，假如他認為需要，他會告訴你！」

探長不安地玩弄着桌上的文件，說道：「那麼其他的人呢？我也應該通知他們嗎？」

「你是探長，」司馬洛說道，「這是你的工作，最好由你自已來決定，不要問我！」

探長無可奈何地苦笑着聳聳肩：「假如查得出這個賭徒的身份的話，事情也許會好辦一點。那樣，我們起碼可以知道他有一些什麼朋友，也許還可以藉此而查出，或者起碼猜出要殺死他的人是誰！」

「這未必是不可能查出來的，」司馬洛說，「祇要你繼續努力就行了。」

「假如我查出來，」周坤探長小心而愼重地說，「我一定會通知你的，我相信，也許你可以帮我們這個忙。」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不是一定，這種事情是很難講的。好了，現在我也得走了，不然，逗留得太久，小姐是會生氣的。」

他離開了探長的寫字間，到隣房去接莎菲，莎菲果然是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她一面走一面說：「為什麼你要管這種閒事？你究竟又查出了一些什麼呢？」

「祇是好奇心吧了，」司馬洛聳聳肩，「不過，探長是說得對的，那些照片——呃！眞難看了！」

阿其瞥了司馬洛一眼，也許阿其也猜到司馬洛是看到了一些東西的，也許正是司馬洛預期要看的東西，但是司馬洛並不準備告訴莎菲。

× × ×

在司馬洛走了之後，周坤探長雖然明顯地是已經很疲倦了，然而司馬洛所講的話，或者應該說，司馬洛所提供的意見，引起了他新的興趣，他又把那些資料拿起來，細細閱讀一遍。不過，他以前看不出什麼端倪，現在也是一樣。

他終於拿起電話，打了好幾次出去。

他也是有他的聯絡的，就是國際警察，他已經把這個賭徒的指紋發到各地去查根問底了，由於他這裏沒有此人的紀錄，一個人假如是沒有犯罪紀錄的話，警方要把他的身份查出來，通常就會比較困難了。而有些人甚至連眞正的身份證明的文件都沒有，那就是向人口登記局之類的方面去調查，也是不會查得出什麼來的，這個賭徒似乎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底細並沒有人知道，從長途電話中，周坤探長知道各方面的調查都沒有結果，祇不過那些人還是想多拖一些時間，希望會有奇跡出現吧了。

終於，周坤探長也放下了電話，疲累地靠在椅子上，閉上了眼睛，考慮着。他是考慮着好不好與其餘那幾個參加牌局的人談談。

那些人是也許歡迎他的通知的，由於司馬洛所講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司馬洛這個懷疑也可能會被人認爲是杞人憂天，神經衰弱，多餘之至的。

周坤探長不能够肯定好不好跟這些人再談談，他是已經見過了那幾個人的，由於他既然通知了司馬洛，當然亦是會通知了那些其他的人。不過那些其他的人則並沒有如司馬洛那樣的反應，他們祇是忙於否認阿球死是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的。

周坤探長就在椅子上睡着了。

× × ×

司馬洛在花園裏與阿其一起散步。

司馬洛說：「你用不着睡覺的嗎？」

阿其聳聳肩：「這工作並不好做，不過待遇高，受不起金錢的誘惑，小姐已經睡着了嗎？」

「當然已經睡了，」司馬洛苦笑着，「不然她也不會放我出來了。」

「你似乎有些事情要跟我談的。」阿其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就是關於阿球死亡的事情。」他很坦白，也不浪費時間，簡單而詳細地把他與探長談話的經過說了出來，也把他的懷疑說了出來。

阿其小心地沒有做聲。

「你認爲我這個懷疑是多餘的嗎？」司馬洛問道。

「不，」阿其說，「這跟我的想法也是相同的，當然我身爲保鏢，也是非要多跑一點不可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認爲需要探長派人來保護你嗎？」

「我看不需要了，」阿其說，「正如你所講的，人多手脚亂，祇要是有本領的，一兩個就已經够了。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本領的人。」

「多謝你。」司馬洛微笑道。

「假如我們兩個人合作的話，」阿其說，「我相信也不會太值得担心的。」

「不錯，」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就是想得到你的合作，所以才跟你談的。」

「很好，」阿其說，「我們合作。」

「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司馬洛說，「我們不知道這個死去了的人是什麼人。探長也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情反而是警探未必查得出來的。譬如，你的老板也許有可能有綫路查出來吧？」阿其問。

「你是叫我問他嗎？」

「我相信你也已經跟他聯絡過，報告了這件事情了，」司馬洛說，「再問一次，也沒有什麼所謂吧？」

「這倒是眞的。」阿其無可奈何地說，「不過我們連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司馬洛說：「有他的照片，報上也刋登過出來了，假如他是有什麼朋友來替他復仇的話，他這朋友應該也祇是看了照片而知道的吧了，不需要認得名字。既然如此，應該也可能有別人看了照片就知道是誰的。」

「我跟老板談談好了。」阿其說，「我不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我會告訴他我的看法好了。」

司馬洛慢慢地在花園裏行走着，阿其跟在他的旁邊。司馬洛又不是回到屋裏去，祇是在那裏走來走去，慢慢地，但是又不出聲。

阿其這個人是有他的感應的。他說：「你好像還有一些更重要的說話要跟我講的。」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不知道你肯不肯講。」

阿其聳聳肩：「你講出來看看吧。」

司馬洛說：「有一點很重要的地方，似乎連探長都忽略了，就是你。他沒有向你問話。」

「沒有。」阿其搖搖頭說。

「但是，」司馬洛說，「那個賭徒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呢？」

阿其沉默了一下，然後說：「我是替小姐守着車子，等着送她回家，不過後來她要坐你的車子，我就先開車回家了。」

「你怎麼知道她要坐我的車子，因而能够先開車回家呢？」司馬洛又問道。

「是她在牌局未終之前就打電話下來給我的，」阿其說，「我在車房中。她去洗手間，就可以乘機打個電話給我。」

司馬洛吃吃笑：「看來她是相當有把握，認爲我會送她回家的。」

「一個女人請一個男人送她回家，」阿其說道，「這通常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而你就放棄保護她而先回去了？」司馬洛說，「你對我那麼放心嗎？」

「你下來排解那件事情，」阿其說，「我覺得你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

「問題就是在這裏了，」司馬洛說，「其實你是從頭到尾，對那件事情看見得最多的人。我去看過俱樂部的車房的情形了，你不是一個習慣打瞌睡的人，因此我們下來之前的情形你看見，我們走了之後的情形你是也看見的。你見得最多了。」

「沒有錯。」阿其說。

「爲什麼你不出聲呢？」司馬洛問，「爲什麼你沒有把這個情形講出來呢？」

「沒有什麼可講的，」阿其說，「因爲我並沒有看見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究竟看見什麼呢？」司馬洛問。

「跟你們所講的一樣，」阿其說，「我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惹麻煩呢？」

「在事前事後你看見什麼呢？」司馬洛問。

「事前來往的人不少，」阿其說，「事後來往的人亦是不少的。這是一間俱樂部，而不是住宅，有些人我認得，有些人我不認得。這是很難講的，並不是在那裏出入的人就是有嫌疑的人，假如是有出入過的人就有嫌疑的話，那就很多人都有嫌疑了。」

「我們都沒有看見的事情就是那兩個人打那個賭徒時的情形。他們說打了一拳之後就給他走脫了，這祇是他們說的吧了。我們並沒有看見。但是你看見的，是不是？」

「是的，」阿其說，「情形正如他們所講的，他們的確並沒有說謊。」

「那麼事後呢？」司馬洛問。

「事後你們上去了，」阿其說，「就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了。」

「你是比我們見得多的，」司馬洛說，「事後的事情，也祇是你看見而已。」

「你不明白，」阿其說，「那個賭徒在你們下來排解之前已經走掉了，你們回到上面去了之後，他當然是已經走得更遠了。」

「但是他的屍體却是放在離開俱樂部不遠的地方的，」司馬洛說，「難道你沒有聽到什麼嗎？」

「我的責任是保護小姐，」阿其說，「我並不關心這個我並不認識的人！」

「這個——」司馬洛說，「這個賭徒的被殺，不會是一件沒有計劃的事情，應該在他下來之前就已經有人在等着他的了呀！」

「也許吧，」阿其說，「但是這個我就沒有注意到了。我祇是注意那些與小姐有關的人而已。」

司馬洛沉吟着沒有做聲。

阿其說：「難道你是不相信我嗎？你認爲我對你有所隱瞞？」

「不，不，」司馬洛說，「不是這樣，不是這樣的，我祇是跟你討論吧了！」

「我已經把我所知的全都告訴你了，」阿其說，「至於我的老板那個方面，我是會跟你講講的，看看他有什麼反應，我再回覆你好了。」

「很好。」司馬洛又回到屋裏去了。

現在，他與莎菲一起過的時間，是一點都不輕鬆了，是他那種奇怪的感覺在作祟着，使他無法安心。莎菲當然沒有這種感覺，她對她的老頭子有信心，對她這個保鏢有信心，尤其是司馬洛又沒有把他的懷疑告訴她。

莎菲睡得很熟，但是司馬洛則是沒有什麼意思睡覺。他正不斷地動着腦筋。他亦有一種感覺，覺得阿其似乎是有一些事情並沒有告訴他的。

後來，他又走出廳中，却看見阿其正站在那黑暗的廳中。他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阿其？」

本來他是沒有權這樣問阿其的，因爲阿其是莎菲的保鏢，實在也可以算得是主人的身份，他是客人，阿其反而是比他更有權在屋中到處走的。不過他就是覺得需要這樣問。

「我剛剛打了一個電話。」阿其說。

阿其這也並不是說謊的，司馬洛隱約記得在他出來之前，電話的確是「叮」一聲響過。事實上他有一小半是給這一聲引出來的。

「噢。」司馬洛說。

阿其實在也不需要向司馬洛解釋他是打一個什麼電話的，不過阿其却並不打算隱瞞什麼。他說：「我剛剛跟老板通過長途電話。」

「噢，」司馬洛說道，「有什麼結果嗎？」

「他對這件事情很重視，」阿其說，「他會調查一下！」

本來，阿其這樣說，也是相當虛幻的，可以說是官樣文章，不過，他下一句話却是比較實在的。他說：「老板認爲假如可能的話，最好你也留在小姐的身邊，他對你有相當高的評價。」

「他認識我嗎？」司馬洛詫異地問。

「見面是沒有見過的，」阿其說，「不過你的名字則是許多人都聽過了。老板認爲，你是一個很可靠的人。」

「噢，那眞多謝了。」司馬洛說。

阿其轉身走出去了，似乎他不願意再多講什麼，祇留下司馬洛在那裏發呆着。司馬洛走過去爲自己斟了一杯酒，在沙發上坐下來，細細品嚐着。

他對莎菲這個父親也是聞名已久的，假如他們在一起談談也不錯，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見了面又似乎不大好意思的，因爲司馬洛是與這個人的女兒睡覺。雖然莎菲是已經成年了，還是情形相當尷尬的。

至於這個神秘而死去的賭徒，司馬洛是也有另一個方法也許可能查出他的來歷的。這就是與他的老朋友莫先生聯絡。莫先生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案組織的主持人，他所有的資料，許多就是警方也沒有的，而國際警察亦一樣沒有。假如他打一個長途電話給莫先生，那麼莫先生也許能給他一些相當有價值的資料。到底，他與莫先生合作過許多次，彼此之間有着十分良好的交情，莫先生是不會吝嗇這一點點免費的情報的。而且事實上，莫先生對這種事情亦一定會甚感興趣，由於莫先生的工作，就是跟這種事情有關的。

不過，再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則又未必是如此。因爲他祇是有這種奇怪的預感而已，到底事情還是未曾眞正發生的。假如根本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那麼他豈不是白費心機了？於是司馬洛決定還是先等一等好些。

他淺淺地呷着那杯酒。雖然他睡不着，但是酒却是能够催睡的。他在不知不覺間也睡着了。後來還是莎菲把他推醒的。

莎菲帶着惺忪的睡眼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哦——」司馬洛有點尷尬，「剛才睡不着，出來走走反而在這裏睡着了。」

「那你回到房裏睡好不好？」她嬌嬈地問道。

「當然好！」司馬洛說着，扶着她回到房間裏。

她撲在他的身上，撒嬌而埋怨地說道：「你，怎麼了，你不高興跟我睡在一起嗎？」

「不是呀！」司馬洛微笑：「不過，你自己說是你有這種判斷力的，我是不是

不想跟你在一起，你自己一定也判斷得很清楚，用不着我來自辯了。」

「我知道你還不是厭了，」莎菲說：「你祇不過是很多心事，究竟你在想什麼，担心什麼呢？」

「你也知道的。」司馬洛聳聳肩。

「我認爲你是顧慮太多了。」莎菲說：「來吧，你最好還是休息一下，精神太緊張，對人沒有什麼好處。」

這也許是眞的。事情又還沒有發生，實在有什麼好担心的呢？於是司馬洛就在她的身邊睡着了。

周坤探長已經過了詳細的考慮，也作了最後的決定，就是分別通知另外幾個參與牌局的人他所有的懷疑。但是正如他所害怕的，也正如司馬洛所懷疑的，那些人都認爲這是多餘的。探長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

這些人都相信自己的勢力。打人嗎，祇有他們自己打人與欺負人家吧了，別人會來打他們？殺他們？誰吃了豹子胆才敢這樣做！

但是他們似乎想錯了，而周坤探長與司馬洛的懷疑則對了。第一個遭殃的人就是郭先生。

郭先生的嗜好是賭紙牌。他仍然是隔天晚上就到俱樂部去。雖然莎菲沒有再去了，他們也不在意，他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位相當好的牌脚的。不過莎菲這種牌脚則是另有好處。

那天晚上，郭先生就哈哈笑着說：「很難再找到一個像莎菲這樣的必輸的輸家了！」

「但你也不是必贏她的呀！」另一人說。

「那是另一件事，」郭先生說：「有了一個必輸的在這裏，我輸的機會不是起碼減少了嗎？好了，我也得走了。」

「你今天晚上沒有替身。」那人又笑道：「怪不得你要輸了，哈哈！」

「今天不够精神。」郭先生說：「睡眠不足，因爲白天事情多，改天養足精神，再來跟你們算帳！」

郭先生的確是因爲今天白天事忙，所以不够精神通宵達旦地支持，而現在，他就是要回家去休息一下的。

他離開了俱樂部，到樓下的車房去取回了他的車子，自己開着車子回家去了。

他並沒有司馬洛那種不祥的預感，而有的却是過份強烈的自信，他的自信使他並不提防。但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就不能不相信了。

他的車子正在黑暗的路面行駛着的時候，有另一部車子越過了他，向前面駛去了。郭先生不覺得這車子有什麼特別，他看不見的事情就是，那部車子裏有人從車窗中丟出一些東西，分散在路面上。這些東西就是尖長的三角釘，這些三角釘是有能力將厚厚的車輪刺穿的，而車中人把這些三角釘丟出來的目的也正是如此。郭先生的車子一駛到那一段散滿了三角釘的路面，他的四隻車輪全部給刺破了，而整部車子亦已沒有辦法走動了。

他起先當然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此祇是覺得他的車輪破掉了，實在是運氣太壞。當他從車上下來的時候，他才看見那些滿佈地上的三角釘。他大聲咒罵起來。他這個人的咀巴習慣了很粗的，一罵就是吐出一連串的粗言汚語，他還是沒有想到這是什麼目的，也許是有人在惡作劇？

但他的車子現在總之是不能够行走的了。

他小心在那些三角釘之中行走着的時候，後面又有一部車子來了。郭先生連忙揮動着雙手，勸止這部車子繼續前進，那部車子停下來，開車的人伸出頭來問道：「什麼事情？」

「我的車輪給刺破了。」郭先生說。

「哦。」那人顯得有點不耐煩：「假如是順路的話，那我就送你一程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郭先生說：「這裏的路面上，你把燈開亮了看看。」

那人把車頭燈通開亮了，向路面看清楚，果然看見那路面上滿佈着三角釘子。

郭先生說：「假如我不是及時把你的車子止住的話，你的車子也就不動了。」

「老天！」那人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我看是有人在惡作劇吧了。」郭先生說：「媽的眞討厭，你也得把這些三角釘都清除了才能經過的，我們也一起拾起來吧！」

「用不着了。」那人機靈地揮揮手，「我的車子的行李廂裏有一隻掃帚，祇要掃掉就行，這可以省却很多時間！」

那人的車子後面果然放着一隻用一束稻草束成的掃帚，大概本是用以掃車子內部的垃圾的，他就取起來，很容易就把那些三角釘都掃到路邊去了。

由於郭先生救了這個人的車子，郭先生就認爲他是有權乘這人的車子一程了。那人顯然亦是認爲如此，他把郭先生載走了，郭先生行前自然是把自己的車子也鎖好了。

車子行駛了一段路，本來那人是答應把郭先生載回家去的，但是他却忽然在半路上停車。「怎麼了？」郭先生說：「不是你的車子也壞了吧？」

「不是。」那人說着，手中忽然出現了一把手槍，槍咀指着郭先生。

郭先生此時候混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知道情形是很不妙了，他吶吶着說：「你——你這是幹什麼？」

他雖然是當過警探的，但是面對着一把手槍，也是沒有辦法的，而且由於他是當過警探的，他就更明白這件事情是多麼危險，在這樣窄小的空間之內，用不着什麼眼界，祇要一開槍，就能够命中了。而且他亦沒有足够的空位去閃避的。他在那幾份一秒鐘之內也醒悟到他可能乃是中了奸人之計了。前頭的人撒下釘子使他的車子走不動，後面來一部車子，自然會使他自動求載，因此也根本就不必把他請上車子了。現在他似乎是死定了。

「下車吧，朋友！」那人命令道。

「但——」郭先生說：「你究竟想幹什麼？」他一面閃閃眼睛望外面，外面是一座荒涼的樹林，他給押進了樹林裏的話，那眞是任人魚肉，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了。尤其是這個時間，就是平時交通繁忙的公路，亦是不會有多少車子經過的。

（未完・二）

刀山地獄

・本文承自第42頁・

江雷湧勃然大怒，說：「你不告而娶，於理不合，娶了妖女爲妻，更加不合，現時我只有一句，你必須立刻決定，如果你想留下來，把她忘個乾淨，否則，立刻滾出去，一生不准再入家門。」

江中原長嘆一聲，說：「好，我立刻滾出去！」

他忍住傷勢，尚未痊癒的痛苦，眞的倒地一滾再滾，滾了七滾，便即滾到江家的戶外。

他剛剛掙扎着站起來，聽到老父在背後大肆咆哮，喝令家丁不准上前扶持，任由他死在外邊，他沉住氣，向前移動脚步，途中碰上了「春水發」，懇求春水發瞞住各人，收容他在柴房，入黑之後，偷偷的把他運走，再又把他送到南山客那邊。

果然不出所料，天宮燕眞的留在南山客身邊。他在南山客包庇之下，休養旬日，身心俱已復元，問她有何打算。

天宮燕很冷靜的說：「我已經下山，不打算回去了，此行非把紅衣武士趕盡殺絕不可，我有一條妙計，希望你依照我的吩咐去做，我認爲接近吉光刀影那帮人，才有機會把他們殲滅，吉光刀影的孫女吉光秀子，十分艷麗，你向她挑逗，入贅爲夫，便可獲得對方的虛實，每隔一個月，告知南山客，時機成熟，便可一舉進攻，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

江中原說：「天宮燕，我只是愛你一個，此事係十分勉強的，況且我還有兩種顧慮，首先，我向吉光秀子挑逗，未必成功，再其次，那天我跟血武士交手，他們必然記得我，從中作梗。」

天宮燕說：「你一百個放心，我有勾魂奪魄的妙藥，只要你在她進來的一刹那，把藥粉彈在她的秀髮之上，她就被你迷住。至於血武士，分區執法，中原這邊的血武士跟京都的血武士不同帮派，他們未必進京，那天他們只是向我偷襲，且又失手，怎會把你擺在心上？照情形看，他們只是有機可乘，向我襲擊，並非上峯的命令，更加不會跟你作對。」

天宮燕言之有理，江中原只好依計行事。

射出最後的一枝金箭

不知不覺，渡過了三個寒暑，江中原果然迷住了吉光秀子，以江家望族的聲譽入贅吉光刀影的家內，很快就得到吉光刀影的信任，掌握大權了，吉光的兩個兒子早巳戰死，沒有男孫，當然是十分溺愛秀子了，秀子很愛丈夫，他當然得到吉光刀影寵信的，因此之故，好幾次南山客奉命催促他佈局殺絕吉光一家，他總是遲遲不肯實行，最後，天宮燕冒險單身走到京都找他，逼他依計行事，他才幹出最後的一擊，趁住血武士夜間在「洪都」集會之際，由她率領三百個絕望武士出擊，先殺血武士，再殺吉光刀影一家。

天宮燕以爲他沒有變心，那晚她大舉出擊，沒有看見他，巳感到不妙，趁住血武士混戰之際，她拋開絕望武士，提劍闖入吉光府，見人就殺，跟着縱火，到了後進，她瞥眼看見江中原跟吉光秀子聚在一起，既然傷心，同時怒火攻心，站着向他怒目而視喝問：「江中原，認得我嗎？」

江中原說：「天宮燕，我當然認得你，立刻可以回到你的身邊，只要你答應我一個請求好了，請你不要殺吉光刀影以及吉光秀子。」

她更加忿恨，大聲說：「一個男人不能够同時愛兩個女人，如果你不想我殺她，請你殺我！」

吉光刀影聞聲走出來，把一枝金箭放在他前面，說：「只有一枝箭，你必須決定，用它射死這個地方三個人當中的一個，如果你認爲天魔教可信，不要殺天宮燕，反之，你不想一生投入異教，那就殺了她！」

在這一瞬間，江中原如夢方覺，懂得邪正之分，他咬一咬牙，抓起了金箭，脫手飛射出去，剛剛射中了天宮燕的心窩，鮮血如泉噴出。

天宮燕向他望了一眼，顫聲說：「江中原，想不到你是如此狠心的！」

江中原走近她，說：「我並非狠心，只是懂得邪正之分而巳，我說過跟你同時死去，乃係最快樂的一件事，你看吧！」

說完，他從她身上拔出金箭，往自己胸部當中使勁插進去。

天宮燕含情默默的望住他，說：「這樣也好！」

兩個有情人合葬在妖女島的火山口之內，那個地方就是「刀山地獄」！」（完）

「科學怪異」故事

布魯斯·文
可飛·圖

科學怪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十三號領着十一個怪人駕船追踪被穆達土王擄獲的馬維珍，來到婆羅洲的一個河口，找到穆達和他部下厮殺，穆達乘機又溜走。十三號征服了穆達的部下，由巴隆達作响導，直追到獵頭族的本部，仍不見穆達和馬維珍。原來穆達被馬維珍推落河裏，他的部下尼納卡將她收藏在屋子裏，和巴隆達商量謊說馬維珍走入森林，派人將十三號騙入森林，另將馬維珍帶到一處偏僻地方想將她殺掉，幸她走脫，遇到山上的猿人，此時十三號也及時趕到和三隻巨猿厮打，馬松帶領馮漢、李勝到來，馮漢先將馬維珍救走，不理會十三號，將功勞據爲己有……

捨命救嬌娃　贏得美人歸

那被擰斷頸骨的巨猿發出一聲撕肝裂胆的尖叫，蒲蘭的敵人由三減成二了。他們還在繼續拚搏，邊打邊走，越走越遠，離開了空地，又闖進林子裏去了。蒲蘭揮動巨拳，一左一右，將兩隻巨猿擊敗，但牠們以更瘋狂的反撲又向他衝過來，蒲蘭也受了傷，受傷的傷口流下不少血，失血使他的力氣減弱了。但是，那兩隻巨猿也受了重傷，蒲蘭已經慢慢能駕御牠們，他們三個都越戰越弱，這時，蒲蘭突然一失足，摔倒在地上，頭碰在一株樹根上，他失去了知覺，完全沒有辦法對付那兩隻兇殘的巨猿了！

巨猿已一躍而起，跳過來想消除掉牠們的死敵，突然響起了一聲槍聲，那是李勝一槍射殺十號，這槍聲是那麽響，野生的巨猿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可怕的聲音，聲音就在離牠們很近的地方傳來，使牠們心中充滿了恐懼，牠們一瞬間忘却了剛才的搏鬥，連忙跳着逃進森林，把蒲蘭不省人事地留在那兒。

如果李勝再走多幾步，他就會發現那躺在地上的人了，可惜他沒有走那幾步，就離開了空地，返回長屋去。

當蒲蘭醒過來的時候，已是黃昏，他渾身酸疼，而且衰弱無力，頭疼得很厲害。他心裏想這準是要死了，一個傷得那麽重的人又怎麽能活轉過來呢？但他終於掙扎着站了起來，在小溪旁，首先用清冽的溪水解除口渴，然後洗滌傷口，在夜色降臨時，他躺在河坡的草地上睡了過去。

第二天他醒來時，感到精神恢復過來，傷口也不那麽痛了。他那完美強健的身體有很強的復甦力，堅強的精神早已起了效應，使他奇跡一般變了形，重又變成一個孔武有力的巨人了！當他在林中覓食時，突然碰見了三號和十二號，那兩個怪人一見他就逃走，不過他的叫喚聲，使他們回復了信心，回轉來了。蒲蘭仔細看看他們，只見他們也渾身都是傷痕，他問清楚後，才知道他們也同他一樣，曾同巨猿搏鬥過。

十二號哀聲地喊叫：「甚至連野獸也厭惡我們，我們怎麽辦好呢？」

蒲蘭回答道：「我告訴過你，別去惹那些野獸。」

十二號說道：「但人類也一樣憎恨我們！」

三號立即建議道：「那麽我們自己過日子好了。」

十二號反駁道：「我們互相仇恨，在這世界上沒有我們生存的地方，沒有同伴，我們只不過是些沒靈魂的東西罷了。」

「住口！」蒲蘭叫起來：「我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我是個人，在我心裏也有着一個任何人都會有的美好而純潔的靈魂。」

在他心目中，浮現出那飄着金色長髮的美麗臉孔。

但是那些沒有腦子的怪人不能明白，只是搖搖頭，又再去找東西吃，不再談下去，把這話題完全忘掉了。

等他們三個人吃飽後，兩個怪人躺在地上想睡覺，蒲蘭又再成爲他們的首領，不讓他們睡，強迫他們一塊去尋找那個突然神秘失蹤掉的姑娘，他剛要從巨猿手中把她奪過來，却忽然不知去向了。

十二號和三號肯定野獸並沒有再次把她抓走，因爲他們看見牠們聽見槍聲逃進森林去。

蒲蘭沒有聽見槍聲，是他暈倒後槍才響的，但他從十二號的形容描寫，確定那一定是槍聲，他相信那一定是那姑娘的朋友來救他，那麽她現在在他們保護下安全了。

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尋找她，因爲那槍聲也有可能是一個獵頭族土著發出的，他見過有些土著也擁有火槍。他首先關心的是那姑娘的安全，這正顯示出他俠義爲懷的性格，固然他渴望能看見她，他心中首先想到的是爲她效力。

現在他深信自己走錯了方向，由於他並沒有在森林中生活的經驗，他選擇了一個新的方向，越來越往北走，離馬維珍現在居住的長屋越來越遠了。

儘管熱浪迫人，他還是催促着那兩個同伴繼續向前進，到後來他們全都累得走不動了，在天色暗下來了，來到河邊，用野果塡了肚子，就躺下來睡覺！

天已相當黑，蒲蘭突然聽見一種聲音，有什麽東西從河上游向他們迫近來。他躺在那兒悄悄地傾聽，聽出那是人耳語的聲音。他認出那是獵頭族土著講的語言，但他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麽。

這時，他看見有十來個獵頭族戰士，從月色中冒了出來，他們扛着一個巨大的箱子，來到離蒲蘭只有幾步距離的地方，把大箱子放下，開始用矛和砍刀在鬆軟的泥土上挖一個地洞，然後把大箱子放進洞裏，蓋上泥土和枯草落葉，把那挖過的地打掃一番，不讓人看出痕迹，挖出來的剩下，都扔進河裏去了。

當一切攪妥後，其中一個戰士在一株樹上砍了幾個刀痕，就匆匆在沉默中經過蒲蘭身邊，沿着大河順流而下了。

蒲蘭不明白他們在幹什麽，爲什麽把一個大箱子埋在地裏，他心裏充滿了疑惑，目送着那羣獵頭族戰士像鬼影般在河上消失掉。

馮漢在與馬維珍談話之後，散步到河邊，當他站在河岸邊，忽然看見一隻小艇從上游駛下來，他看出艇上有兩個土著，他們那種鬼鬼祟祟划近來的模樣，引起了他的疑心，他趕快躲在一艘大船的暗影裏，這大船正泊在他站立的河岸附近。

當這兩個土著駛近泊岸處，其中一個發出一種低聲的信號，立即從長屋裏走出一個人來。

那從長屋走出來的人問道：「誰這麽晚來呢？你們要什麽？」

船上的一個人回答道：「我們剛接到消息說穆達王爺還活着，他今晚就睡在你們長屋裏，這可是眞的嗎？」

「是的，」岸上的人回答：「你們要找穆達王爺幹什麽？」

小船上的人回答道：「我們是他隊伍的人，我們有消息要告訴他，請你告訴他說，這重要消息我們一定要立即親口對他講。」

岸上的土著不再回答，跑回長屋去。

馮漢心想，到底有什麽重要消息要告訴穆達呢？於是他呆在原處不動，隱蔽在船影後邊，過了不久，那上了年紀的馬來土王走到河邊來，問船上的人是誰，當他們把名字報上，他才放下心來。

他們說：「尼納卡把帶着王爺財寶回王爺屬地去的巴隆達謀殺掉了，那些財寶是尼納卡謀害王爺後搶走的，但被巴隆達奪了回去，現在尼納卡謀殺了巴隆達之後，動身穿過森林走到河口去，巴隆達的伯父帶了幾個人正跟踪他，他派我們順流而下設法找你，王爺，他求你帶很多人去，戰勝尼納卡，懲治他。」

穆達想了一會，然後說道：「趕快回去告訴巴隆達的伯父，就說我會盡快召集戰士，趕快懲治尼納卡，我在這兒還有一份財寶，這是我一定不能失去的，我安排好了就會動身，當我懲治了尼納卡後，還要巴隆達的伯父跟我一起回來，協助我拿走這兒的財寶，還有，要記住告訴巴隆達的伯父，一刻也不要把目光從財寶那兒挪開，要緊緊盯着它！」

穆達說完後，匆匆跑回長屋去了。

小船上的人把船調轉頭來，再次向上游划去，馮漢沿着森林邊緣靠着河邊的小路奔去，緊跟着那小艇，到了他認爲講話長屋也不會聽得見時，就喊停那小艇，那兩個土著大吃一驚，把槳停住。

有一個問：「你是誰？要幹嗎？」

「我就是那大箱子的主人。」馮漢答道：「如果你們帶我趕在穆達前邊到巴隆達的伯父那兒去，你們每人會得到一枝良好的來福槍，是白人製造的，還有足夠你們用一年的彈藥，我只要你們帶我靠近追趕尼納卡的隊伍，那麽，你們就可以放下我，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們幹過什麽，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你們說怎麽樣？」

那兩個土著低聲商量了一陣，最後把艇靠近河岸。

「你除了來福槍外另外給我們每個人一條銅項鍊，好嗎？」

馮漢猶豫了一下，他深知這些土著的品性，如果太容易答應他們要求，他們會勒索得更多的。

「只給來福槍和彈藥，」他最後說：「除非你們保持沉默不讓巴隆達的伯父或穆達王爺知道我在什麽地方的話，我就給你們每人加一條項鍊。」

小艇泊到岸邊。

「上艇來吧。」艇上的人說。

馮漢跨上小艇，他身邊只帶一枝自動手槍，却隻身深入獵頭族人國土的心臟地帶，要向穆達爭奪財寶，他的這兩個嚮導也是海盜式的野蠻的獵頭族戰士，他却想從這些人手中把那傳說中的財寶偷出來！

馮漢儘管是十惡不赦的壞蛋，但不能不承認，他却是個胆大包天的男子漢，他隻身深入蠻域，是基於認爲可以用賄賂那些巴隆達伯父手下的土著，能在穆達趕到之前，宣稱這些財寶是歸他所有，若是這樣做不成，也要打聽清楚財寶收藏的準確地點，以便回去帶多些人馬來再爭奪，他深知這樣做十分冒險，但因財迷心竅，他也不把危險當作一回事了！

那兩個獵頭族人划了將近三個小時的船，一路上默不作聲，到後來才在那黑暗河流的岸邊靠岸，他們把小船拖上岸去，藏進矮樹叢下。跟着，他們就動身，沿着一條小徑，穿進茂密的森林裏去，他們走了好幾里路，繞過了追踪的隊伍，到達離尼納卡停留的地點不到半里處，設法不讓巴隆達伯父的人發現他們。

就在這黑夜的死寂中，尼納卡和他的隊伍已從追踪者的鼻尖下，悄悄地爬行，帶了那個大箱子，溜走了。

說來也是偶然極了，尼納卡他們走到河邊，剛巧就是馮漢和兩個土著蹲伏的地方，尼納卡他們停住脚步，把箱子埋在樹下，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所以，不只是蒲蘭看到了埋藏大箱子，馮漢當時也在附近呢！

當尼納卡逃掉，消失在河流那邊之後，蒲蘭躺在那兒，對剛才所見的怪事，百思不得其解。

他在想，爲甚麽那些人要在森林裏掘這麽一個洞，把他曾在馬松敎授實驗室裏常見到的箱子埋藏起來呢？他認爲應該把埋藏的地點記住，有朝一日，遇見那個老人，他就可以把馬松敎授帶去把箱子起出來了。

他就那樣半睡半醒躺在那兒，在瞌睡中他突然被附近叢林的一種鬼鬼祟祟的沙沙聲吸引住，令他大吃一驚的是，竟看到馮漢從樹叢中爬出來，走在月色下，過了一陣，兩個獵頭族人也跟着走出來了。

那三個人站在月光下，低聲交談着，反覆指着那埋藏大箱子的地點。

蒲蘭對他們談些什麽，一點也聽不懂，但他認爲顯而易見是馮漢在催促那兩個獵頭族人去做什麽，但兩人却支支吾吾。

突然，馮漢也沒有事先發出警告，就拔槍發難，一轉身就開槍，一槍一個轟倒了那兩個土著，兩個人倒了下來，硝烟的氣息慢慢傳到蒲蘭的鼻子，那白種人已轉身逃進森林裏不見了。

馮漢是有他的打算的，他發現說服不了那兩個土著，因此，就採取了另一手段，以使大箱子埋藏的地點成爲一個秘密，不讓穆達和巴隆達的伯父知道，因爲他根本就不是一個講道義的人，所以先行拔槍偷襲，將那兩個土著槍殺掉。

現在馮漢最主要的興趣，已不再是大箱子埋藏的地點，而是如何逃避獵頭族人的報復，回到長屋去，而且必須在人們還未發現他突然溜走之前再次在長屋露面。

到了長屋，他就可能組織起一班土著，出發進森林去，等穆達和巴隆達的伯父都放棄追踪大箱子踪跡之後，把箱子掘出來，據爲己有，他認爲自己這次從長屋溜出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因爲他知道他離開長屋只有兩個人，而這兩個人早已成了槍底亡魂，倒在埋藏財寶的地方了。

且說穆達聽到那兩個土著帶來的消息後，趕快回到長屋，把那土著部族的族長叫醒，說明必須立即準備兩船人出發，穆達王爺是個土皇帝，他經常帶着他那羣土匪般的獵頭戰士，來往於河流上下，如果他要求什麽，不能加以滿足，就會對這村落進行報復。

故此當穆達向族長提出要求，族長內心雖然對他又恨又怕，但却不敢加以拒絕，只是一味拖延，穆達於是威脅說如果不滿足他要求，就將全村人殺死，將長屋夷爲平地。

穆達王爺這時心急如焚，他同那兩個土著在河邊一談完話，就急於要奪回那箱子財寶，同時，他也要懲辦尼納卡，一想到自己落後時的狼狽相，他就咬牙切齒，心裏想着要將這叛徒千刀萬剮方能洩恨，這使他心靈充滿了野蠻的狂喜。

現在，要是他能再次把那姑娘抱到手就好了！爲什麽不可能呢？那長屋只有一個生病的老人，中國老頭李勝和馮漢是會阻止他的，說不定應覷準機會，等他們睡着時下手，準能成功！

於是，他將這突然在邪惡的心頭冒起的惡念，告訴了那族長，他說：「只要三個手執砍刀的人，就可以輕而易舉結果掉那老人，他的助手和那個中國人——李勝，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將那妞兒弄到手，帶着她走了。」

族長聽了這話，大吃一驚，他對這個主意表示反對，拒絕參與這種謀殺活動，他知道謀殺一隊白種人，會有什麽後果，他不想闖禍，使自己和部族受到白種人報復，白種人會爲白種人流的每一滴血，用軍艦大炮進行可怕的掃蕩的。

穆達土王被迫妥協，就只好滿足族長，答應協助綁架那姑娘，他說服族長，令族長相信那姑娘原是屬於他所有的，只是被那老人和馮漢從他那兒偷走掉，所以，奪回來是合情合理的。

馬維珍當晚與三個獵頭族婦女睡在一個房間裏，族長派了兩個戰士，去執行綁架任務，這兩個男人在黑暗中像貓一樣爬進房間去，走到其中一個熟睡的女人身邊，小心翼翼地把她叫醒。

其中一個說：「那白人姑娘在那兒？穆達王爺派我們來抓她，告訴她，她的父親病得很沉重，要立即見她，記住別提到穆達王爺的名字，否則她不肯出來的。」

悄悄細語聲吵醒了馬維珍，她躺在那兒感到奇怪，爲甚麽三更半夜還有人在談話呢？她傾聽了一下，發現其中一個談話的人是男的，這使她感到驚訝，她記得睡時這屋裏是沒有男人的！這時，她聽到有

人向她走過來，過一會兒，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叫她，但她聽不懂土話，弄不清那女人要跟她講些什麽，雖說這幾天來，她被迫同土著一起生活，支離破碎地聽懂了幾個土語的名詞，但要聽出一句話的意思，是根本不可能的。「爸爸」、「病」、「來」這麽幾個簡單的詞語，她終於聽出來了，反覆聽了幾遍，大致上也猜出了這個意思。

一想到這幾個詞語可能是說她父親病重，要她去見他，她就不再猶豫，立即跳起來，跟隨那女人走出屋子去。

她根本不知道在門外埋伏着兩個獵頭族戰士，一步跨出門口，就立即被那兩個男人從兩邊撲過來，十分粗野地將她抓住，他們一人一邊，一個抓住她的右手，掩住了她的嘴，不讓她叫喊，另一個抓住她左臂，一手摟住她的腰，她連掙扎的份兒也沒有，就被他們拉扯到長廊的盡頭，走下了木梯，一會兒後，她已被載上了一艘船，立即駛進河裏去。

馬維珍自從被人從猿人那兒救出來後，她一直以爲是馮漢救她的，到長屋以來，穆達王爺一直躲起來，避免碰見她，穆達知道若是被她看見，定會認出他就是那個從「伊法卡」號把她擄走的人。

馬維珍被那兩條壯漢抛下船，突然聽見她所憎恨的人的講話聲，她吃驚得呆住了，她發現那個淫邪的馬來土王就坐在自己身邊，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竟又再次落進他的魔掌之中，她知道這次是不可能再像以前那麽輕易逃脫，不可能會被饒過的了，她垂下頭，對前途感到絕望。

在飛快駛走的小船上，馬維珍把憤怒埋在心頭，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完全無能爲力，感到悲慘極了。

這時，迎面而來的是一隻小船，船上有一個人影，但小船在黑暗中有兩艘戰船擦身而過，喊叫它停住，但是小船沒有理會她，一下子就消失在黑暗中。

穆達帶着他的人馬，就在馮漢和兩個土著上岸的地方，泊了岸，立即經小路走進森林去，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那兩個土著口中所提的地點，巴隆達的伯父帶了一羣人正在那兒搜索，原來他們被不久前那兩聲槍響嚇了一跳，正在四處搜索，找尋槍響的原因。

他們害怕穆達的增援未到而碰上了尼納卡的人，因而感到憂心忡忡，這時他們剛發現那兩個派出作信差的戰士的屍體，頓時爲之驚奇不已！

他們把那兩個屍體翻過來檢查，發現其中一個已經死掉，另一個雖然還有口氣，但亦已快要斷氣了，他只來得及講出那長屋那個白人漢子出賣，却來不及講出他倒下地點，就是埋藏大箱子的地方，就已斷了氣，倒在同伴的屍首旁了。

蒲蘭一直在觀察這一切奇怪的演變，最初他差點想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追踪馮漢，但他最後決定還是留下來，等天亮再說，他也想知道爲甚麽人們把箱子埋在樹下，而圍繞着這箱子發生這一切戲劇性的事件，馮漢和尼納卡都匆匆逃走，這使他相信一定還有好戲在後頭的。

這時，三號和十二號還在睡覺，甚至馮漢那兩響槍聲，也沒有把他們驚醒。

在馮漢走後，蒲蘭也在那兒打了一陣瞌睡，但很快就被巴隆達的伯父一行人到來驚醒了，現在他睜大雙眼，警覺地躺在那兒，看見又來了第二隊人馬，爲首的是穆達王爺。

蒲蘭對這兩伙人並不眞正感到興趣，等着看他們要幹什麽，但突然他看見兩個獵頭族戰士押着一個姑娘，他認出她就是馬維珍，他的心不覺撲通地跳起來。他也認出了土王那邪惡的容貌，立即記起正是他在「伊沙卡」號上把馬維珍綁架走的。

他像一頭豹一樣，小心翼翼地將四肢伏在地上，每一根神經和每一塊肌肉，都像綳緊了似的，興奮得隨時躍躍欲動，他看到前邊有一百五十個野蠻的獵頭族戰士，全都拿着矛和刀，而他唯一的支持者就只有後邊熟睡的那兩個沒有腦袋的生物了，可是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也要將視爲神聖形象的姑娘救出來，她在那勇敢而單純的心中，已成了供奉在神廟中的女神。

他的手抓緊長鞭，前臂的肌肉賁突起來，他深信這次他是去迎接死亡，因爲儘管他十分強大，但面對着一大羣土匪隊伍，那是沒有辦法以一敵百的，他們會輕易地將他砍死，可是他找不到別的路走了，總不能袖手旁觀坐在那兒，眼睜睜地看着那姑娘走向末日的，但他又無法拯救她。

他想了想，用手肘輕輕地推了推十二號。

「別出聲了！」他低聲說：「快跟我來！那姑娘在這兒，我們必須救她，殺死所有男人！」

他也同樣喚醒了毛髮蓬鬆的嚇人的三號。

那兩個怪人醒了過來，翻身爬起，但沒有發出一點兒聲音，當時那羣土著正在圍着馮漢槍殺的兩個人，議論紛紛，根本沒注意到背後的樹叢裏匐伏着三個敵人。

蒲蘭一聲不響站起身來，十二號和三號跟着蒲蘭，三個巨人在濃密的樹影中，慢慢爬向獵頭族人的隊伍後邊。

那兩個押着馬維珍的戰士也放開了她，走到前邊去觀看屍體，馬維珍一個人留在人羣後邊了。

馬維珍心頭突然升起了一股逃生的希望，她看出現在從她到森林之間並沒有獵頭族人，雖然森林裏充滿了未知的危險，在黑暗中會有可怕的野獸，但不管怎樣，大不了是一死，也比落進那馬來土王的魔掌中遭受淫辱爲好。

當她轉過身，正要跨出走向自由的第一步，突然看見在黑暗中悄悄走出三個人來，她的心一下子又跳進深淵裏去了。

那三個人肯定也是穆達土王的人，因爲他們也拿着砍刀作武器，腰間也裹着獵頭族的戰袍，她斷定那必然是詭詐的土王派來斷後的戰士。她逃走的計劃於是被粉碎了。

可是那三個人的個頭是多麽巨大啊！她從來沒有見過土著中有這樣高大魁偉的。現在他們已靜靜地走近她，走在前邊的一個跨上一步，要和她講話，她嚇得往後退縮。

她聽見那人悄悄用英語對她說，這使她十分驚訝。

「別出聲，快跟我來，他們現在沒有

往這邊看，快過來！」

她覺得這講話的聲音很熟，但却想不起是誰。她心裏在覺得，這是屬於她夢中的那個陌生青年的。

她伸出手，一把抓住她的手，一起靜靜地向森林走去，那兩個追踪他的也跟着退出去。

他們才僅僅走了半路，一個守衛的獵頭族人就發現她不見了，他大叫一聲，向伙伴發出警報，跟着，敏銳的眼睛已看到了那四個人的活動。這時，那四個人已拔腿狂奔，向森林跑去。

獵頭族人大叫，紛紛追過來。

蒲蘭一手抓起馬維珍，帶着三號和十二號向前衝去，一陣毒箭向他們吹射過來，洒落在他們四周。穆達王爺立即下令不准吹射毒箭，怕連那姑娘也射死。

他們四個衝向森林的同時，背後追來了一批憤怒嗥叫的獵頭族人，其中一個已追及三號，但立即就倒地死亡，因爲三號如鋼爪似的手指，一捏就擰斷他的脖子。

一把砍刀已砍到了十二號的頭上來，但被十二號拿着的砍刀一揮，把它震得飛到幾丈遠的地方才落下，這時十二號已經掌握了使用砍刀作武器戰鬥的技巧了。他反手一刀，將衝過來的獵頭族戰士從頭頂直砍下去，把腦殼砍成兩半，一直砍到胸口，連胸骨也砍成兩半。

他們邊戰邊逃，一直退進籐蔓糾結的黑暗森林去。兩個怪人心中的怒氣沸騰；蒲蘭走在前邊，使姑娘得到更大的安全。

天不時在葉縫中透進一片月光，使馬維珍能在黑暗中看到這場爭奪她的戰鬥。

有一次當三號打死了一個追上來的敵人，回頭又跟上來時，她看到了他那像鬼一樣可怕的面孔，過了一會，她又看到了十二號醜惡的面貌，她嚇得心胆俱裂了。

難道她才逃出了馬來土王的魔掌，又落進這羣她父親製造出來的沒有心肝，沒有靈魂的怪人手中了？她抬起頭望望那抱着她飛跑的男人，想看清他的樣子，可是在黑暗中，她還沒有機會看到這人的面孔，在見到了十二號和三號之後，她不禁哆嗦地認爲，那救她的也是一個科學怪人。

會不會自己落入了被說成是最危險又最可怖的十三號的手中呢？她一直來都任由那抱着她逃走的男子用手臂摟着他，並不覺害怕，反而有一種安全感，但現在想到可能是被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物抱着，她渾身就起鷄皮疙瘩。

那大漢現在將她抱得更緊，鬆出右手，因爲敵人對十二號和三號迫得越來越緊，雖然月光常常露面，但她却不可能看到他的面孔。

過了一會，她被蒲蘭一把拋起，背在背上，這樣她只能看到背後那兩個邊打邊走的怪人，無法看到背着她逃走的男子面孔了，她對自己的命運不禁悲哀，就算這三個人能成功地把她從獵頭族人那兒搶走，那她也得面對不可知的噩運，而如果獵頭族人再次把她捉回去，她又必遭已兩次落入他的魔掌的馬來土王的淫辱。

這時，獵頭族人已追得更近了，突然，馬維珍看到，就在她眼前，一支長矛刺進了三號的心胸，三號痛得嗥叫着，用手抓住那穿過胸口的矛頭，發狂地歪扭着他那畸形的身軀，向前跌跌撞撞地跑了十來步，然後倒地不起，兩個獵頭族戰士已一躍而上，撲到他身上，揮動砍刀，再一會，馬維珍已看到三號那醜陋的頭，已被砍下，高高地被跳着叫着的野蠻人擧在手中，揮來舞去了。

那背着她的人這時被迫回過身來，擊退那羣追擊十二號的敵人。那威力無窮的長鞭呼呼作響，辟辟啪啪地抽向那羣獵頭族戰士，長鞭在蒲蘭那被太陽晒成古銅色的皮膚下肌肉鼓起的大力神一樣的手上使用時，的確是一件很可怕的武器，很多敵人被這無情的長鞭擊倒。

馬維珍看得出背着她的人，並不是個身體畸形的怪物，而是肌肉十分豐滿有力，但她不敢設想他的面孔會是怎麽一個樣子。

那兩個人打了多久，馬維珍像失去了判斷力，猜不透有多久時間，她只聽見長鞭抽響，敵人叫痛，她不知道這邊打邊走的結局會如何，反正她知道的只有一點，不論哪一方得勝，她也只不過是一個戰利品罷了。

現在跑過的地方變得更開闊，也更崎嶇了，這場戰鬥似乎已從森林一直打到了山區，前邊是一個山地，森林已變得不那麽稠密，而路却更難走，都是岩石。

他們剛走進一道峽谷，十二號中了刀，在幾柄揮舞的砍刀下倒了下來。

獵頭族戰士又掀起了一陣歡呼，馬維珍又看見他們砍下了十二號的頭，高高擧起，這血淋淋的場面，實在目不忍睹，雖然怪人十分醜陋，但獵頭族人那種血腥的野蠻的行徑，實在使她毛骨悚然。她不知道背着她的那人還能堅持多久，不過她相信用不了多久，也會成爲獵頭族人的刀下亡魂的。也許，會當着她的面，把背着她的人砍成碎塊，這將是獵頭族人的高潮的壓軸戲吧？

由於獵頭族戰士顧着砍殺十二號，爭奪他的頭，這使蒲蘭稍爲贏得了一點時間，搶前了五十碼。

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了一道陡峭的岩壁，前邊已無去路。這陡壁只有一隻豹才能躍得上去，往右，是一個斜坡，有一條很窄的小路，可以通上峽谷的一邊，蒲蘭也不考慮那麽多，立即從小路跑上去，這小道沿着峭壁，十分危險，經過一段窄道，他終於走上了峽谷的頂端。

在這地方，他回轉身來，等待追上來的敵人。

這地點的確險要，可以一夫當關，一個人可以擋住一支軍隊的。蒲蘭立即就看出這地利，他將那姑娘放落地面，把她安置在岩壁後，然後迎擊那羣沿着窄道追上來的敵人。

在他脚邊有着一大堆岩石，都是從岩壁碎落下來的，他立即想到，可以利用這些岩石來投擲敵人，必然會像飛彈一樣，有一些岩石十分巨大，重達二三十磅，有些更重達五十磅。蒲蘭擧起一塊巨石，用力擧到頭上，然後擲向那羣攀登上來的敵人。

這轟擊來得那麽突然，一下子就將十多個獵頭族戰士打得跌下山去，跌得頭破血流，斷手斷脚。

一個接一個飛彈從天而降，把慘叫着的敵人打得暈頭轉向！

獵頭族人經不起飛彈的轟擊，紛紛逃下峽谷去，從峽谷退到彈雨之外，一種迷信的恐懼使他們驚呆住了，誰能想到這麽重的大石會從上面飛下來呢？有人低聲說：這可能是那可怖的蒲蘭幹的怪事，是想把人引進山裏去，然後召來所有妖魔鬼怪把他們毀掉。

有一陣子，蒲蘭站在那兒，望着那羣奔逃退却的獵頭族人，嘴邊露出一絲笑意，這時，赤道的黎明突然到來，他回過頭去面對那留在岩石後的姑娘。

當馬維珍看見黎明的陽光照亮了那年輕巨人英俊的面孔，她不禁快樂地輕叫一聲，整個人緊張的情緒全部放鬆下來，因爲她生怕看到的是一副她父親製造的醜惡面孔，現在知道是誰，她感到快慰極了。

她熱情地快嘴快舌地說：「感謝上帝，感謝上帝，原來你是一個人，我還以爲我是落在那沒有靈魂的邪惡的怪物十三號的魔爪裏了呢。」

蒲蘭臉上的微笑立刻失掉，在他那俊美的臉上顯出了一種痛苦的，無助的和悲哀的表情，馬維珍看出了這種變化，她百思不得其解，但她怎麽會想得到這創傷是她的話造成呢？

× × ×

有好一陣，他們兩個站在那兒默默無言，蒲蘭因屈辱而感到痛苦，但他知道遲早那姑娘都會認出他的眞相身份，這痛苦是無法避的，但馬維珍却在想，爲什麽這年輕人臉上突然會出現這悲傷的表情，爲什麽他沉默不言？

這時，還是馬維珍首先打破這種沉默，她說：「你是誰？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到底是誰？」

他想了想，低聲說：「我是蒲蘭。」

「蒲蘭！」那姑娘反覆地說：「蒲蘭！你爲什麽改了這個土著的名字？我猜你如果不是英國人就一定是個美國人，你的眞實姓名是什麽？」

「我的姓名就是蒲蘭。」他固執堅持道。

「那麽，讓我謝謝你吧，蒲蘭先生，」她說：「你能不辭勞苦救助我這麽一個孤單無助的陌生女子，我眞不知道怎樣感激你才好。」

他微笑了，說道：「就叫我蒲蘭好了，在這蠻方叢林裏，你用不着叫什麽先生小姐那一套的，維珍。」

那姑娘聽了他叫她維珍，頓時臉紅起來，她完全沒料到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你怎麽知道我的名字的？」她問。

蒲蘭看出，他若是越解釋就會越陷越深，正是才擺脫了一個窘境，又碰上了新的難題。所以，他决定爲了避免在未來再被問上這種難堪的話題，還是把話直說的好。

他說：「我一直就住在島上，就住在你父親的營地附近，我很熟悉你的，當然，只是見過你，過去並沒同你交談過。」

馬維珍問道：「你在那兒住了多久了，我們還以爲那島是沒有人居住的呢。」

「我一生都住在那兒。」蒲蘭答的是實話。

「那就奇怪了，」她覺得有趣，「我沒法明白，爲什麽那些怪物肯追隨你，還服從你的命令呢？」

蒲蘭摸了摸掛在腰邊的長鞭，說道：「馮漢教他們服從這東西。」

「你用那鞭子抽他們嗎？」馬維珍驚恐地叫起來。

「這是唯一的辦法，」蒲蘭道：「他們差不多是沒有腦子的，他們什麽也不明白，因爲他們無法理解道理。」

馬維珍打了個寒顫。她問道：「現在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呢？」

「他們全都死了，」他悲哀地回答：「他們是些可憐的怪物，雖然面目可憎，但却可憐，他們沒有人愛，也沒有愛過人，但他們却爲了把他們造成這般可怕的生物的那個人的女兒，獻出他們的生命。」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馬維珍叫起來。

「我是說，他們爲了找尋你，與你的敵人戰鬥，結果全都犧牲了。他們是沒有靈魂的生物，不過他們也熱愛他們卑微的生命的，爲了你，他們都勇敢地死掉了，維珍，你要知道，這是你父親造成他們的悲劇處境的，你還欠下他們情呢。」

馬維珍喃喃地說：「可憐的東西，不過他們死比生好，因爲沒有腦子和靈魂，他們一生也不會得到幸福的，我父親對他們犯了不可原諒的大錯，但他並不是有意的，他當時是神智不清，以爲自己科學上有了奇妙的發現，却竟然走火入魔，如果說他對不起他們，那他連自己的女兒也差點害死掉呢。」

「我不明白你這話了。」蒲蘭說。

馬維珍嘆了口氣道：「你有所不知道，我父親打算將我嫁給他的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就是那個叫十三號的，唉，這麽可怕的事，連想起來也叫人心驚胆跳呢。不過，現在他們全都死了，萬事大吉，不必再担憂了。」

「爲什麽你這樣恨他們呢？」蒲蘭問道：「是因爲他們醜惡難看，還是由於他們沒有靈魂呢？」

「兩者都有吧，不論是那一樣事實，他們都已使人憎惡，」馬維珍回答：「不過，沒有靈魂這一點，使他們變得完全不可能同人類相處，一個人肉體上殘缺不全，尚可以令人不在意，但假若他是道德敗壞的，那就一定使到他同人類的交際完全斷絕了。」

「你認爲你可以看得出他們沒有靈魂嗎？肉體殘缺是可以看得出的，難道缺少了靈魂也會在外表上可以看出來嗎？」蒲蘭問。

「我肯定能看得出，」馬維珍道：「我一看沒有靈魂的生物，就準能識別出來的。」

儘管蒲蘭心裏十分悲苦，但他也忍不住露出一絲笑意，很顯明，如果不是根本無法看透靈魂，那麽他就該是個有靈魂的人。

「你怎樣去認出一個人是否有靈魂？」他問。

馬維珍迅速地望了他一眼，說道：「你這是跟我開玩笑吧。」

「不，完全不是，」他答道：「我只

是好奇想知道靈魂是怎樣表現出來罷了，我曾見過人殺人，就像野獸一樣兇狠，自相殘殺，我也看過人對待他權力範圍下的人十分殘酷，但他們都是有靈魂的人，我還曾看到過十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為了去救一個姑娘，卻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而馬維珍的父親卻是個有靈魂的人，他們全都相信他曾錯待他們，很對不起他們。那麼我又怎麼能知道人有靈魂，是否會閃耀出不朽的火花，我又怎麼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靈魂呢？」

馬維珍微笑起來道：「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靈魂嗎？我告訴你吧，你很勇敢，你很珍惜榮譽，你很講道義，那已足夠使人深信你有靈魂的，而且你的外表不同樣表現出你的內在嗎？你正是人類中最高尚的一類人。」

「維珍，我希望你永遠也不要改變你對我的看法。」蒲蘭說。

他知道，在她未來得知眞相時，一定會大為震驚，而他面臨的，卻是無盡的悲哀，一旦他們返回她父親那兒，那姑娘就一定會知道他的眞面目，他不親口說明，那她尙能原諒他的，但當她知道他也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後，他的一生將是十分悲苦可憐，就跟那十二個已死去的同類是一樣，他將會羨慕他們能早早死掉，不必去担負這痛苦的重荷，不過，目前她還不知道眞相，他還可以跟他待在一起。他考慮到即將來臨的未來，突然想到，如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馬松教授或馮漢，則馬維珍就根本不必知道他是不是人類了，這念頭一滋生出來，就以極大的誘惑，使他想起把馬維珍帶進森林去，永遠不讓人看見她，為什麼不可以呢？難道他不是在別的人都救不了她時曾救了她嗎？說公道話，她不該屬於他嗎？

難道他對馬松或馮漢有什麼義務要盡，他沒有欠教授什麼的，他不是早已救過他的命嗎？而且他曾三次救維珍，他會對她非常好的，他在她身邊，能使她更幸福，而且比起那些人能強上千倍地保護她。

他沉默無言地望着那初升的太陽，視綫越過下邊的叢林，整個人都想呆了，而馬維珍像着了迷一般，望着他那堅強而尊貴的面孔，心中感到無限的仰慕，他的體魄是那麼完美，世界上難道有比他更美好的男子嗎？

假如馬維珍能猜出他內心現在在想些什麼，將會引起怎麼樣的情緒呢？最後，還是她打破這令人困擾的沉默，問道：「你能找出路回到我父親現在住着的長屋去嗎？」

蒲蘭被這麼一問，嚇了一跳，他抬起頭來，心中不禁感到悲感，他是必須面對這事的，不過他沒想到這麼快就得面對現實，若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訴她將會怎樣，他以為她會答應的，可能不會反對他的計劃。

他問道：「你眞的這麼急着回去？」

「當然焦急啦，你為什麼要這樣問我呢？我確是想回去啊。」她回答道：「我父親一日不知道我安全無恙，他是不會安心的，相信他焦慮得半瘋半癲了，可是，你問這個問題，問得眞奇怪啊！」她仍然沒有懷疑到他的動機。

他不正面答她的問題，但卻繼續問道：「假如我們找不到路到那長屋去呢？」

「噢，別這麼說，那太可怕了，」馬維珍叫起來：「那將是多麼恐怖的事啊，在這個可怕的森林裏，我會嚇死的。」

馬維珍這番話，令他意識到她的心態，於是他不再出聲了，這時在他心胸中展開了一場最激烈的交戰，這是一場人性的掙扎。一想到將永遠失去她，他就痛苦得發狂，把她送回她父親和馮漢手中，那就意味着她一去不復返了，那是毫無疑問的，他們會立即指出他並不是人類。

不過，令他更感到痛苦的是，不只會永遠失去她，還一定會備受她責罵的痛苦，這是無法忍受的。就在他心靈正緊張搏鬥的當兒，他在正確與錯誤之間飄來蕩去，一個令他灼心的問題，現在又悄悄地爬進他的心裏，那就是他生命的問題：他到底有沒有靈魂？

他知道，決定馬維珍何去何從的命運，正有賴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他完全不自覺地得出一個結論，他必須做一個好人，一個正直的人，這看不見摸不着的意識，指導他的一切言行。他同時理解到，惡行只會是一個卑微和毫無價值的靈魂才會做出來的行為。甚至可以說，只有沒有靈魂的人才會為惡。

他明白，他將憎恨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這是他得出的唯一結論。他渴望得到她的敬重，這使他作出了最後的決斷，這決斷正是他與生俱來的眞正俠義的品性，他希望馬維珍幸福，至於他自己要付出多少代價，也在所不惜。

當他沉默地站在那兒思想的時候，馬維珍一直仔細地觀察着他。她不知道在那鎮定自若的面孔後邊正進行着無情的搏鬥，但她理解到他正在考慮着一個關係她命運的大問題。

最後她忍不住問道：「你怎樣了？」

「我們首先得吃飽肚子，」他用一種實事求是的語調回答：「然後，我們就出發去找你的父親吧。維珍，如果能找得到他，我一定會把你交還給他的。」

「我知道你會的，」她只簡單地說了那麼一句：「不過，我不知道我和父親該怎樣報答你才好了，你知道嗎？」

「知道的。」他眼中突然閃過一團火辣辣的光芒，這使馬維珍不敢追問下去，她是多麼想知道他會怎樣解釋這問題，要求她怎樣報答他。她看到了他的目光，事實上她不知道該生氣、該害怕，還是該感激了，她這時已在那目光中看到了眞情。

蒲蘭若其無事地叫她跟着他去找尋食物，這才避免了突然降臨到他們身上的那種尷尬之情。他們坐在一棵倒下的樹桿上，吃着他收集來的果實。

他們在談話時，兩人的目光往往會碰到一起，但馬維珍一看到蒲蘭眼中那種毫不掩飾的崇拜愛慕的神色，立即就把目光避開。

在過去，也有很多人用讚美的目光來看她的，因為她實在長得太美了，但是她從來也沒有發覺過有人用這麼純潔、勇敢和老實的目光來看她的。但在蒲蘭的目光

中，絕沒有一點兒邪惡和色情，也沒有一點兒貪婪和詭詐，正因此，她更不敢面對它們了。

當時她心裏在想：「他的目光是那麼純正，從這雙眼裏，正顯出一個多麼美好的靈魂啊！當他抱着我的身體，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有着完全的保證，這是一種令人舒暢的安全感吧？」

而蒲蘭也在想：「假如我眞的有一個靈魂該多好呢，我將可以常常伴在她身旁，經常保護她，令她獲得幸福。」

當他們兩人吃飽後，又再動身出發去尋找大河了。由於無知，他們反而產生了盲目的自信心，他們穿過糾結的藤蔓，到處找尋小溪，相信小溪一定流進大河，沿着小溪定然可以去河邊，那就能找到她父親住着的長屋了。

他們一直向前走，在路上，蒲蘭經常抱着她躍過難行的石壁，越過乾枯的溪澗，到了正午，他們仍看不見大河的踪影，他們兩個對森林都是缺乏眞正的知識的，根本分辨不出該向什麼方向走。

到了黃昏，馬維珍深信他們在林莽中迷路了。蒲蘭也沒有不懂裝懂，自以為懂路，他也只是安慰說，最終一定能走到河邊的。馬維珍並不知道他內心是希望這迷路永遠持續下去，不過他確實是盡了最大怒力去找通往大河的路的。

最後，夜色來臨，馬維珍這時嚇壞了，但她盡力掩飾不讓蒲蘭看出她心裏的驚惶，她知道，他們迷路並不是他的過錯。

叢林裏夜間傳來各種各樣的怪聲，這使她心胆顫驚，跟着下起一陣雨，這時她的苦杯是注滿了。

蒲蘭搭了一個很粗陋的掩體，讓她躲進去，使她可以躺在那用樹葉架起的避雨棚架下，他脫下自己身上唯一的衣物，也就是從獵頭族戰士身上剝下來的戰袍，披在她身上。

馬維珍好幾個鐘頭仍緊張得闔不上眼睛，雖然她的身體已經疲勞不堪，但她神經卻十分緊張，久久不能入睡。有多次她覺得蒲蘭已把她拋棄在這森林裏，剩下她孤單一個，但當她一叫他的名字，他立即就在樹棚子附近回答她。她想，他一定是在附近也搭了個棚子，但一想到他可能睡着，她又害怕得要死。她也知道蒲蘭同樣需要休息，甚至比她更疲倦，所以她不敢再叫醒他。

其實，她根本不知道，蒲蘭整夜都站在附近，守衛着他最愛的女人，他自己赤身露體任由冷雨寒風吹打，以防有蠻人或野獸從黑暗中爬出來，他一夜也不敢睡，怕睡着了她會被蠻人或野獸傷害。

第二天，他們又再出發，夜裏又這樣過夜，這樣一晚又一晚，都跟第一晚一樣，現在蒲蘭要抵擋住睡眠，已經是一種痛苦的折磨了。馬維珍看見他沉重的眼皮和憔悴的面，只看出部份的眞相。

她雖然設法強迫他作必要的休息，但卻沒有猜出他已經四日四夜沒睡過一覺。

最後，大自然無情地把最可怕的恐怖現實擺在她的面前了。儘管蒲蘭身軀健壯雄偉，他也畢竟只是個人，不是鐵打鋼鑄的，在寒冷和潮濕的夜裏，他熬盡了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終於倒了下來，由於長期沒有睡覺和缺乏食物，使他的身體衰弱了。

在最近的兩天裏，他只能找到很少一點果實，但他把這一點食物也讓給姑娘吃，只告訴她，他為她在收集果實時已經吃飽了。

在第五個早晨，當馬維珍醒來時，發現蒲蘭倒在她樹葉棚子外的濕地上，赤裸着身體，翻來滾去，發着高燒。

她看見他那有力的身軀已變成悲慘軟弱，一摸他的額頭，覺得燙手，她這個文明社會嬌生慣養的姑娘也不再顧那麼多了，儘管她知道她的保護者已不能再保護她，但在她年輕的少女的心中，森林的恐怖立即消失，她不再是個軟弱的戰戰兢兢的教授女兒，一變而成一隻母獅，守望着和保護着她病倒了的伴侶。

這時，她不再推理什麼，她看着他燒得發紅的臉頰和滾燙的身子，已看出了某些純粹是男性肉體更多的東西，這使她分析出所以會病倒的原因。看到他完全無能為力，任由她擺佈，這使她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感情，忍不住俯過身去，最初先吻他的額頭，跟着吻他的嘴唇。她喃喃自語道：「你的愛是多麼高貴而無私啊！你甚至設法掩飾着它，好使我目前的處境好受些。現在可能已經太遲了。我太遲才認識到我愛你，我一直都在愛你。唉，蒲蘭，我的蒲蘭，命運對我們是多麼殘酷啊！它允許我們互相找到，卻讓我們死在一起！」

她吻着他，呼喚着他，可是他却不省人事，高燒使他神智不清，她的眼淚滴落在他滾燙的臉頰上。

×　×　×

另一方面，馬松教授這時帶同馮漢和李勝，搜尋馬維珍的下落，他們找她，先後已經有一個禮拜了，他們從長屋的土著那兒得不到什麼帮助，那些土著怕帮忙了白人去追蹤穆達，穆達將來會對他們進行冷血的報復。

他們三個在森林裏找尋了很久，還沿着河流上下沿岸搜索，馮漢謀殺掉的兩個土著的族人，也在附近對他們虎視眈眈，想找機會進行報復，獵取他們三個人的人頭。

不過，他們害怕白人的槍枝，故此不敢公然進攻，但在夜裏，他們三個不是返回長屋，就是守衛森嚴，也不易進攻。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三個仍在繼續進行無望的搜尋，却不知道敵人正跟在他們的脚後，在一步步迫近。

馮漢仍然在找尋機會，收買土著，希望藉着某些友好的土著協助，起出那個箱子，但到目前為止，却沒有人肯協助他，即使他願意分很多戰利品給他們，他們不敢陪同他一起去。

講實話，馮漢只是為了那大箱子財寶，才肯繼續去尋找馬維珍的，他總是設法把這搜索帶引到那埋藏大箱子的地點附近，因為他害怕尼納卡會在他之前回來起出那箱子，而他經常在這一帶活動，有助於嚇阻他。

在這禮拜裏，他們會有三四晚回到長屋過夜，希望土著會接到任何有關馬維珍的消息。那些土著，他們自然有辦法互通消息的。

至於蒲蘭，他們已經有兩天躺在地上，燒得昏昏沉沉，而馬維珍，雖然不慣露宿之苦，却在用愛的溫柔在守着他，不停照料他，就像一個年輕的母親對待自己初生的孩子一般無微不至。

蒲蘭在高燒中不斷地說着胡話，大部份是語無倫次，她聽不懂是什麼意思的，不過馬維珍有時却聽出她自己的名字，是同一些讚美崇拜的話連在一起的。這天，蒲蘭又再次在迷夢中經歷那不久前發生的血戰，渡過難受的黑夜，守望着他由衷喜愛的馬維珍睡覺。

在蒲蘭的囈語中，馬維珍才初次知道他那一切自我犧牲的經歷。

有一件事，令她最困惑不解，那是蒲蘭在囈語中經常不由自主地講着一個名字和一個數目，那是「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

她根本無法知道「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是什麼意思，也聽不出別的話可以提供它的意義的綫索，後來，因他翻來覆去這樣亂講，她也就不再理它了。

馬維珍已經放棄蒲蘭康復的希望了，他此時已病得那麼衰弱無力，高燒突然退去，馬維珍明白這可能是蒲蘭死亡的開始了。

這是第七天早上發生的事情，她悲哀地坐在他身邊守望着他，突然，她發現他已睜開雙眼，目光彷彿帶着一種記憶起什麼的表情，他一直在望着她的臉。

她溫柔地握着他的手，對於這一舉動，他非常衰弱地對她微微一笑。

「蒲蘭，你是好轉了，」她說：「你曾經病得很重，不過現在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她自己也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但講講也是給自己打氣，懷着一絲希望。

「對，」蒲蘭說：「我會好起來的，我這樣病了多長時間了？」

「已兩天了。」她回答。

「那你一個人在這森林裏照顧了我兩天嗎？」他難以置信地問。

她低聲地說：「就是一生一世，我也還不清欠你的情呢？」

他長時間地望着她的雙眼，充滿着渴望之情。「我希望這就是一生一世吧？」他說。

最初她還不很理解他的意思，但看到他眼中那種疲累和絕望的表情，令她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叫起來：「啊，蒲蘭，你別這樣說，爲什麼你想死呢？」

他笑笑地道：「爲什麼我竟希望自己死掉呢？維珍，因爲我愛你啊，也因爲當你一旦知道我是什麼人時，你會憎恨我和詛咒我的。」

而就在這時，林叢中突傳來了人聲，她轉過頭來，準備迎接可怕的敵人，她第一眼便看到來的是馮漢，在他後邊緊跟着的是她的父親和李勝。

蒲蘭同時也看見他們，當馬維珍跑向她父親的時候，他硬撐着虛弱的身子站了起來，馮漢是第一個看到這年輕的巨漢的，他大叫一聲，向蒲蘭撲去，一邊跑一邊拔出手槍。

「你是野獸，」他叫着：「我們最後終於把你抓到啦！」

馬維珍聽了他這叫喊，回過頭來，她發出一聲恐怖和警告的驚叫，轉身向蒲蘭跑回來，馬松教授跟在她後邊。

教授命令道：「馮漢，開槍射殺這怪物，別讓他逃掉。」

蒲蘭挺起腰，站直身子，雖然他仍虛弱得有點搖幌，但面對那瘋了似地向他撲來的滿臉邪惡的馮漢，仍像一座巨塔一樣兀然不動。

他很鎮定地說：「開槍吧，我已視死如歸了。」

在這同時，馮漢扣動了槍機，蒲蘭的頭往後一仰，搖幌了一下，一轉身，便倒向地下。這時馬維珍已搶上前來，雙手把他摟住。

馮漢衝過來，一把將馬維珍推開，舉起槍，把槍口對準了蒲蘭的太陽穴，就在這一刹那工夫，黃皮膚的中國人李勝已撲過來，在他還未扣動機槍之前，一拳將他打得倒退了十幾步，並將他的手槍繳掉。

馬維珍哭叫着，撲倒在她所愛的人的身上，馬松教授匆匆趕上來，要把她拉開，要她離開那個他曾一度想把她嫁給他的沒有靈魂的怪物。

馬維珍突然轉過頭來，面對着她父親與馮漢，大聲叫道：「你們是謀殺犯！懦怯的謀殺犯！他發燒病弱，精疲力盡不能與你們搏鬥，你們就乘人之危想把一個最高尚的人殺死！你們很可恥！」

「噓！噓！噓！」馬松教授叫起來：「孩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話，那東西是個怪物，他是一個沒有靈魂合成的怪人啊！」

馬維珍聽了這話，迅速望向她的父親，她覺得這話像對她摑了一記耳光。

「什麼？他是誰？」她低聲問道。

這回却輪到馮漢回答。他說：「他不是人類，他是你父親瘋狂實驗的一個創造品，一個沒靈魂的化學科學合成人……」

「他在瘋了的時候就是打算把你嫁給他，毀掉你一生的幸福，你不知道嗎！」馮漢輕蔑地望了一眼那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蒲蘭，指着他說：「維珍，他就是十三號！」

馬維珍哀痛地輕輕呻吟一聲，向那年輕的巨人轉過身去，她向前跨上一步，令她父親恐怖得叫起來地跪下來，用手捧起了蒲蘭的頭，在他臉上印上無數的親吻。

「維珍！」馬教授叫起來，「孩子，你瘋了嗎？」

「我並沒有瘋，」她痛苦地說：「我還沒有瘋呢，我愛他，不管他是人還是怪物，對我全一樣，因爲我愛他！」

她父親轉身走開，把臉埋在雙手裏。

「天啊！」他喃喃自言：「這是對我的罪過多麼可怕的懲罰啊！」

李勝這時跪在蒲蘭旁邊，拉起他的手把脈，又用耳朵貼在他的胸口聽聽他的心臟。

這慈祥的中國老者說：「珍姐兒，不要哭，他並沒有死呢。」

他從衣兜裏拿出一個小瓶，倒了一些棕色的藥末放進蒲蘭的嘴裏，又說：「珍姐兒，他並不是怪人，他是一個跟你一樣的人，我老頭知道。」

馬維珍惑然地望了李勝一眼，叫道：

「勝伯，他不會死嗎？他還能活轉來嗎？只要你能救活他，我什麼也不在乎了。」

「他會活的，只得了些皮外傷，就是那麼回事。」

「爲什麼你說他不是怪物？這是什麼意思！」馮漢大聲喝問。

李勝也大聲喝回去：「你等一等，你他媽的蠢貨，我還可以講更多給你聽，但你等我先給他包紮好，別打擾我！」

馮漢氣得臉都發青了，他向李勝走前去，但馬松教授把他攔住，說道：「馮漢，別亂來，也許我們採取的行動太過倉促了……」

「當然我不知道李勝是什麼意思，但我要弄清楚，他一貫來對我們忠心耿耿，考慮問題總是深思熟慮的，也許他有他的道理。」

馮漢仍咆哮不停，但已退後了幾步。

李勝灌了一點水進蒲蘭的嘴裏，然後向馬松教授要白蘭地。幾滴烈酒喝下去後，蒲蘭的眼皮動了。過了一會，他睜開雙眼，望望周圍的人。

他首先看到的是馬維珍，她的臉充滿着愛與同情。

他問：「他們還沒有告訴你嗎？」

她說：「他們講了，但這並沒有區別，蒲蘭，你已給了我講這話的權利，我現在要再說一遍，當着他們所有人再說一遍，我愛你，愛你一生一世，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對你的愛是不變的。」

他的臉上閃過了一陣幸福的光輝，但立即就像它出現那麼快地消失掉了。

他悲傷說：「不，維珍，這是不行的，這是辦不到的，我不是人類，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怪物，你不可能同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結成伴侶的，你還是跟你父親走吧，很快你就會把我忘掉。」

「永遠不會的，蒲蘭！」馬維珍堅決的叫道。

蒲蘭正要開口去勸說她，這時那中國老者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蒲蘭，你別出聲，你等我講完了再說吧，我告訴你，你並不是馬松教授製造的，不錯，馬松教授製造了十二個合成怪人，但全都是畸形的怪物，他沒有辦法製造出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物。我是在海崖外的一艘小船中發現你的，你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而且不會講話，可能是遇到什麼險着，失去了記憶。我曾在實驗室外聽到馬松對馮漢談及十三號，他要製造一個怪人，把珍姐兒嫁給他……

「我知馬松是十分錯誤的，他只能製造怪物，珍姐兒一向來對我這老頭十分好，我怎麼忍心讓她一生的幸福被毀掉呢。我從牆縫偷偷望進去，看到十三號在缸子裏正在生長。所以，我在夜裏把你從海邊帶到我的茅舍去，把你藏起來，等所有人都睡覺之後，然後把你偷偷帶進實驗室去，踢翻了缸子，把你留在那兒。第二天一早，馬松歡呼大叫，跳上跳下：『嘩！十三號這麼快就成功，不過沒有問題，他很好，是個完美的人，嘩！』

「不管怎麼說，蒲蘭，你比誰都更配得上珍姐兒！」他用這麼一句話作結論。

「你說謊，你這個黃皮魔鬼！」馮漢怒叫起來。

那睿智的老人以狡猾的眼睛笑咪咪地望着怒火中燒的馮漢。

「我說謊？」他冷笑道：「也許在你向我打聽布屠倫的財富時，我說謊，但穆達王爺却打亂了你的計劃，因爲當時你正把珍姐兒騙上船上，我李勝雖然老了，腦子可並不糊塗，這一切我全知道。你却告訴馬松說是十三號搶走了珍姐兒，你說謊，你自己也知道是在說謊，十三號從野猿中救出珍姐兒，你却說是你救她，你才說謊呢！」

「住口！」馮漢威脅地喝道。

「我要說，誰也制止不了我的，你可以騙得到馬松，但你騙不了我，你在長屋與那狡猾的穆達王爺暗中商量，你想把財寶全部奪走，我可一直在暗中盯着你，而且……」

「住口！」馮漢惱羞成怒吼叫起來：「住口！你這黃色毒蛇在放毒，你不住口我就送一顆子彈給你吃。」

「好啦！你們兩個不要再爭啦！」馬松教授以威嚴的聲調說：「既然有人指控，那我就不能置之不理。李勝，你能不能證實這些事嗎？」

他轉過身問那中國老者。

「我已經從布屠倫那印度水手口中探知一切，布屠倫把馮漢和他合謀的事全告訴了他。我還可以叫長屋裏的族長作證，他知道很多，是穆達王爺對他說的，馬松，這全是眞的。」

「那麼，關於這個人，我是指這個怪物的事，你講的也是實話嗎？他不是實驗室裏製造出來的一個怪人嗎？」

「不是的，馬松，你製造不出像蒲蘭那樣好的小伙子，你自己也心知肚明，你製造了一號、二號……一直到十二號，全部是失敗之作，馬松，你該知道，你壓根兒製造不出一個蒲蘭的。」

在李勝揭露一切的時候，蒲蘭坐起身來，雙眼盯着那中國老者，在他那憔悴而且染滿血汚的臉上，露出一片惘惑的神情。這就像他在潛意識中正在設法掙扎，有一種生動的記憶在浮動，但却又把握不住，那正是他生命的奇怪之謎的關鍵所在。

馬維珍跪在他旁邊，一隻小手緊緊拉着他的手，希望與幸福已取代了她臉上的悲哀。她撕下了裙邊，爲蒲蘭包紮額角的傷痕，止住出血。馬松教授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看着她晒得黝黑的手，無限溫柔地包紮的每個小動作。

過去幾分鐘發生的事情，李勝的大胆揭露，使馬松震動得啞口無言，對他來說，要他相信李勝所講的實話，和相信眼前這年輕小伙子並不是他創造出來的怪人，是極其困難，幾乎辦不到的；不過在他心底裏，他却希望能證實這一切都是眞的，因爲他已看出他女兒是以那麼一種愛在愛着這年輕人，那是沒有任何障碍或人爲法律的束縛以及社會習俗可以阻攔得了的。

李勝對馮漢的指責，就如對馬松教授加上一擊，但却使他記憶起過去發生的種種事情，每一樣都使他領悟出馮漢的不忠誠與殘暴，他在想，爲什麼過去竟這樣盲目，連一點也不懷疑馮漢在作怪。

馬維珍終於替蒲蘭把傷口包紮好止了

血。蒲蘭雖然軟弱無力，也還能站立起來，馬維珍在一邊扶住他，李勝在另一邊支撐着他。馬教授走到他們三人跟前去。他說：「我不知道李勝講的是怎麽囘事，如果你不是十三號，那麽你是誰？你是從那兒來的？這看來十分奇怪，事實上幾乎說不可能的。不過，如果你講解清楚你是誰，我樂於……唉……樂於考慮……呃……允許你向我女兒求婚的。」

蒲蘭囘答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我一直認爲自己就是十三號，一直到剛才李勝講出眞相，我才迷迷糊糊記得自己像是曾在一艘小船上，在大海裏飄流了好多天，再往後就什麽也記不起來了。我並不想硬迫你女兒嫁給我，等我弄清楚自己身世，證實我的過去是清白的，擺在她面前也不會感到恥辱，我才敢向她求婚。」

「你不能這樣做啊，」馬維珍叫起來：「你愛我，我也愛你，即使我父親仍把你當作是個沒有靈魂的怪人時，就打算把我嫁給你的，而現在你已經證實是人類，而且是個文明人，他却猶豫了，我可決不猶豫，我早說過，這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不管你是什麽我都一樣愛你。你曾告訴過我，你愛我，你已經表現了一種崇高的、高尚的、自我犧牲的愛，這一切是任何一個女孩子都夢寐以求的，我對作蒲蘭的妻子感到心滿意足，如果你不會因爲我父親那麽殘酷地錯待他，而以娶我爲妻感到滿意的話，那我還有何求呢？」

蒲蘭伸出手臂，摟住她的肩頭，把她擁抱過去，她已經以她的忠誠與愛情，使他感到欣慰萬分，他另一隻手伸出來，同教授握手。

「教授，」蒲蘭說：「從李勝所講的話中，從把我同你實驗室製造出來的可憐生物加以比較的事實中，不是可以看得出我並不是一個怪人嗎？有朝一日我定會記憶起我的過去，直到我能證實我的過去，我才敢向維珍求婚，這是爲了避免造成她的痛苦，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的過去是否會造成婚姻的障碍，在目前，讓我們作朋友好了，教授，因爲我們兩個有着一個共同的意願，就是希望你女兒能够得到幸福。」

教授拉住蒲蘭的手，懷疑和憂慮的神色已從他臉上消失。他說：「我眞想不到你是個這樣高尚的人，如果過去我有什麽對不起你，傷害了你，請你原諒我吧。」

蒲蘭只是把手握得更緊作答。

教授道：「現在讓我們囘長屋去吧，馮漢，我要跟你私下談談。」他轉過身去找馮漢，但馮漢早已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他到哪兒去？」教授叫起來，問李勝。

李勝說：「馮漢早就溜走了，他聽到一切，就悄悄逃掉了。」

×　×　×

這個小小的隊伍在森林裏慢慢前行，不到一里路，就走到河邊，令馬維珍無限驚訝的是，原來她和蒲蘭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的大河，就只差那麽一里路了。再走一段不遠的路，他們就囘到了長屋。

「想想看，這幾天來，我們原來只離你們這麽近，甚至大喊一聲就可以聽得見，却一直沒有機會碰上。」馬維珍感慨萬千地說：「到底是什麽一種奇怪的命運，使你們今天來找到我們呢？」

馬松教授說：「我們已差不多絕望了，直到今天李勝向我建議到這邊尋找，我們才向這邊來的，你可以想像得出我們多麽驚奇了，維珍，才只走了一里路，就發現你了。」

一到長屋，還未走上長廊，馬松教授就打聽馮漢在不在，他得到的消息是，馮漢已帶了幾個獵頭族戰士離開了長屋，說是去「探險搜索」。他對族長解釋說，那白種姑娘已經尋獲，正要囘到長屋來。族長還進一步解釋，他已盡力阻止馮漢匆匆走掉，因爲馮漢要去的地方是兩個族人被殺死的地方，那兒是非常危險的，但馮漢不聽。

正當他們在討論馮漢行蹤的當兒，有一個土著走上長廊，驚叫着向河流指出。大家立卽向那方向一望，只見一艘白色的汽艇，正駛近來。在汽艇上是一些美國水兵，在船尾有兩個穿着美國海軍制服的軍官。

×　×　×

當汽艇泊岸時，長屋裏的人，包括白種人和土著，全都集合在岸邊去會他們。最初，那兩個海軍軍官謹慎地保持一定距離，担心部族會有敵意，但當他們看見人羣裏也有白種人，就下令上岸，過了一會，其中一個軍官踏上河岸來了。他說：「我是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旗艦『新墨西哥』號的梅上尉，我想有幸能拜會馬松教授嗎？」

馬松點點頭說：「我很高興能接受訪問，梅上尉，我就是馬松。」

梅上尉道：「教授，我們曾到過你的小島，根據促匆離去的迹像和幾個土著的屍首，我担心你是遇害了呢。」

「不錯，在離開小島前，曾發生了慘酷的事件。」馬松承認直說。

「因找不到你的屍首，我們估計你是逃離了小島，故我們沿着婆羅洲海岸巡航，向各地的土著打聽消息，最後發現有一個土著曾聽說一種謠傳，說曾有一隊白種人深入內地去找尋一個被海盜掠走的姑娘。我們沿河而上，越走越深信是找到眞正綫索了，因爲一路上都有土著說曾見過你們的隊伍，不過他們講的話使人眞假難分，似是把眞實與神話混合，他們說有一羣非常可怕的怪物，由一個高大的白人率領着，這不是十分古怪嗎？」

「這是幼稚的想像吧了，」教授說：「不過，我敬愛的上尉，爲什麽你要訪問我的小島呢？」

那軍官在囘答之前，猶豫了片刻，他的目光向圍起來的人羣望了又望，像是在找尋什麽人。最後他說：「好吧，教授先生，坦白地說，我們在新加坡打聽出你的一個人員，是我們以前的一個海軍軍官，我們已經追尋了他很多年，我們是到你的島上去逮捕這個人的，他就是馮漢。」

當他知道馮漢剛剛逃走，上尉表示決心立卽追蹤；教授害怕再次毫無保護地留在這婆羅洲蠻荒心臟地帶，他整隊人立卽被接上汽艇去了。

汽艇逆流而上，航行了幾里，就遇到了一個幾小時前陪同馮漢離去的土著，這

獵頭族戰士正坐在一艘泊在岸邊的戰船旁抽烟，查問他時，他解釋說馮漢和一隊土著已經走進森林，他是留下來守衛戰船的。他還說他能帶路去找到馮漢。

馬松教授和李勝陪同一個軍官和十多個水兵上岸，由那土著帶領去追捕馮漢。馬維珍和蒲蘭留在艇上，因爲蒲蘭身體還太弱，不適於到森林中去行軍。

那支隊伍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已追蹤到馮漢和他的一羣土著的足跡了。他們走近了那個地點，忽然聽見血腥的搏殺和怪叫聲。過了一會，馮漢的隊伍全面崩潰，敗退出來了。

這羣敗軍一看見白人的隊伍，就停下來喘氣，指着他們逃來的方向，緊張地用土話在說着什麽。

隊伍在這些敗軍指引下，憂心忡忡地向前進發，可是當他們到達那地點時，那羣造成土著驚逃的敗退的人，早已逃去無蹤了，毫無疑問，他們訓練有素的耳朵已聽出了有敵人迫近。

搜索者看到這種景象，已足以說明了他們想知道的一切，在地上掘開了一個大洞，泥土部份掩蓋着一個大箱子，橫躺在這箱子上是馮漢沒有腦袋的屍體。

梅上尉帶着探問的目光，轉過頭來看看馬松教授。

「正是他。」馬教授說。

「但那箱子呢？」梅上尉問。

李勝插嘴道：「它是馬松教授的財寶，馮漢一直以來都在設法偷走它。」

「財寶？」教授突然叫起來：「爲了這，布屠倫獻出了生命，穆達土王爲了佔有它，拚命作戰，殺人如麻，可憐被誤導的馮漢，也爲它而死亡，永遠把頭留在獵頭族人長屋的棚架上風乾萎縮，這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怪事。」

梅上尉說：「可是，馬松教授，有人爲了這些東西或更多的黃金，就這麽作賤自己。」

「黃金？」馬教授道：「爲什麽你這樣說？那只是一箱子生物學和優生學的書籍罷了。」

「天啊！」梅上尉叫起來：「想不到馮漢這個美國出了名的詐騙犯和冒險家，竟落得這麽一個下塲。走吧，我們囘汽艇去，我的人會搬那箱子的。」

「不！」教授搖搖頭：「就讓它永埋此地吧，它裏面的東西已造成了悲劇，使人犯罪，使人受苦，就讓它永埋在荒野之中，求上帝保祐別讓人找到它，我將永遠把它忘掉。」

當然，別人是不容易理解他話中的深意的，只有李勝贊同地點點頭。

馮漢死後第二天早上，「新墨西哥」號已離開了婆羅洲的海岸。蒲蘭和維珍站在這美國海軍艦的甲板上，同望着漸漸遠去的婆羅洲的山巒。

「感謝上蒼，」維珍感情灼熱地說：「我們永遠離開這可怕的地方了。」

「不過，如果不是在婆羅洲，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你呢。」蒲蘭道。

「蒲蘭，話不能這麽說，」馬維珍低聲地說：「那我們還是會在其他地方相遇的，因爲我們都是爲另一個而生出來的，地上沒有一種力量能使我們分離，就是你不到婆羅洲來，我肯定你也會結識我，因爲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簡直是瘋話，維珍，我盡了努力，仍然囘憶不起我的過去，親愛的，你有想到我可能是個逃犯，就像馮漢一樣，是逃避正義的法律才到達這荒蠻的嗎？維珍，一想到我失憶了的過去種種可怕的可能性，這就使我心驚肉跳了。」

「不，蒲蘭，你絕不可能是個罪犯，不過有一個可能性，却眞正使我十分担憂，一想到它，我就感到害怕，它就是……」說到這兒，她便把聲音壓得低低，活像怕說出那最害怕的事情：「它就是你可能另有所愛，那……那甚至可能你已早結了婚的。」

蒲蘭聽了這話，正要哈哈大笑，想說服她不必有此顧慮，但一想到這種可能性的份量和重要性，就笑不出來。他覺得自己也像是已經結了婚的成熟的男人，他明白，如果不澄清自己的神秘歷史，眞可能會成爲他倆婚姻的障碍呢。

「我這恐懼不是沒有根據的，」維珍繼續說：「在過去幾天，我還沒有機會問你，當你在森林發高燒說糊話時，曾不斷地叫着一個女人的名字，跟着是一個號碼，這到底是怎麽囘事？唉，你不停地叫『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也許她：……」

但維珍沒能把話講下去，蒲蘭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愉快地大叫起來：「好啦，好啦，親愛的，一切都沒事了，一切我現在都囘憶起來啦，你已經給了我記憶的綫索……

「彼利茜拉九百九十九號，你道是什麽？女人的名字嗎？哈，不！那是我父親的地址：倫敦彼利茜拉大街九百九十九號門牌。」

「哦？」馬維珍愕然瞪大雙眼望着蒲蘭。

「我原來的名字叫唐生，我是小唐生・哀帕爾，你肯定聽過我父親的名字，自從他合併全英國國內市際交通各公司之後，他便成爲全國知名的工業鉅子。還有，我還沒有結婚，不過，假如這艘可憐的舊軍艦能够到達新加坡的話，那我就要結婚了。」

「噢，蒲蘭，」馬維珍叫起來：「你到底爲什麽會流落到我們那恐怖的小島上去呢？」

「親愛的，我是爲尋你而去的，」他答道：「說起話長了，吃完晚餐我一定將能囘憶起的一切全告訴你，現在簡單地說吧，我是在火車站驚鴻一瞥見到了你後，一直追趕你，爲了愛情，我跑了半個世界呢。我乘我父親的遊艇追到新加坡，然後到處找你，却不知你們到了哪個島，後來有土著告訴了我們，我們一船五人出發到你們的島去，我最後只記得這些了，李勝只找到我一個人在一艘小船上，而且失去了記憶。」

維珍嘆息一聲，挨近他的胸膛。

維珍說道：「你可能眞是偉大的唐生・哀帕爾的獨生子，你也曾經是沒有靈魂的十三號，不過對於我來說，你永遠是蒲蘭，因爲使我懂得愛的是蒲蘭，啊，我的蒲蘭！」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來到神魔谷中，但女魔却逃走了，忽接俞小萍的傳書，要夏振華毀掉神魔谷，並告知女魔另一巢穴在南海之濱……夏振華按照俞小萍所說，連連揮掌向怪石劈去，亂石向谷中滾去，而神魔谷谷口也被亂石所封閉……夏振華奔往梅嶺關途中，忽聞打鬥聲，忙奔前查看，原來是俞小萍遭江湖五惡等人圍攻，夏振華忙出手相助，並把墨竹君的奪魄魔劍截斷……夏振華從道童口中知道西華寺老道結交江湖敗類，欲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於是與老道展開激鬥，老道服輸，還聲言從此棄惡從善，夏振華不虞有詐隨他入林……

老道施詭計　炸毀西華寺

老道身法奇快，左飄右閃，雖有一陣陣花香，但這翠竹蒼松，却顯得十分陰沉，有如鬼域。

夏振華望着西華道人的身體，目不斜視，脚尖微微離地，迅速前奔，他因不諳此中玄奧。所幸他心思單純，稟賦奇高，故不爲外物所染。

西華道人見他能緊跟而出，面上抹過一片驚容，但這老道，並未說出，右手一指：「小英雄，請登臨這西華山頂峯，敝觀尚可待客。」

夏振華滿以爲這老道一片熱忱，尤其欲以君子之度，來感化這個棄惡從善之人，也就不疑有他，當下拾級而上，兩個道童疾奔而出，並立在石階之上。

「師父，一切已安排妥當。」那個道裝漢子朗聲說出，但面上驚疑、恐懼，兼而有之。

「這裏的設置，當着天下第一劍之面全部毀掉。」老道說得聲色俱厲，面上無半分血色。

兩人祇是從咽喉間，漫應了一聲，疾向兩側讓開。

夏振華並未計較，也微一擺手，就在他剛步上山巔時，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那翠竹林中，立時燃起熊熊烈火。

這石級上，也發出轟隆之聲，剎那間，天崩地裂之響，此起彼落，一座西華山，全在暴響之中。

西華寺也連聲巨響，撲通倒場，那石級更立時向下陷落，夏振華的身體在那硝烟瀰漫中，逐漸淹沒。

夏振華萬未料到，這個人面獸心的西華道人，竟是個口蜜腹劍的東西，他們竟以一座西華山來對付自己一人，當那西華寺倒場之頃，山脚下，也同時出現幾條黑影。

夏振華被那烟塵一薰，人也跟着向下陷落。如果他能從寺外祇隨意一閃，或施展出意會神功，就可以脫出危險範圍之外，但此際則臨在孤立之山巔，故石山一崩，他那個身體，也就跟着下瀉，有若流星一般。

上面倒下的巨石，更如飛蝗，西華道人早有準備，當那巨響連天，他們則預爲避過。

幾聲怪笑，震滿在夜空中：「小輩，你下輩子再去妄稱天下第一劍吧！」

山脚下也傳來了陣陣怪笑：「道長！這小賊武功高絕，鬼計百出，不妨再將後山的火藥點着。」

連聲怪笑過去，果然又是一連串巨響，灰沙蔽目，星月無光，這矗立在雲際的西華山，竟硬被炸毀。

沒有人發現夏振華的影子，但山下那幾條黑影以及那怪笑之聲，却因西華山崩裂之勢過猛，不及閃避，都被亂石壓死，連西華道人的兩個徒弟也未倖免。

西華道人一直守到天色黎明，因爲再沒有看見夏振華的影子，雖然放下一顆心，但這西華山的勝跡，却從此毀去，自己經營數十年的西華寺，也毀於一旦。

尤其當他發覺兩個徒弟，也被亂石擊斃時，更是傷心欲淚。

不過他從山脚巡行一週後，那山脚下所躺着的，却有十數具屍體，有江湖五惡的下手，還有一個形態變易的中年漢子。

西華道人心頭掠過一層寒氣，連聲暗道：「好險！好險！」

因爲這些人都是江湖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却無聲無息地死於此間。

這賊道，總欲找到那個白衣少年的屍體，因爲他藉此去稱譽江湖，他可以說「天下第一劍」是死在他的手下。但他失望了，他從晨至暮，從場陷之處，從亂石堆中，都沒有發現任何痕跡，不過，他滿有信心，那少年總逃不過這一場厄運。

西華山的佈置也與黑森林佈置相同，但其他各樣機關，證明非黑森林可以望其項背。

故當西華山震塌之際，他們總以爲除掉天下第一劍，爲其心中毒患已解，即可高枕無憂。

這時日正中天，西華山已是面目全非，那蒼松翠竹，成了殘枝敗葉，挺秀的山岩已不復見，巍峨的道觀祇剩下殘垣斷壁，連那一座佔地五六里之西華山，也已成爲亂石之堆。

西華道人沉思良久，此地再無立足之地，他必須去江湖中，共爭雄長一番。

一時間，豪氣大壯，他將以除去天下第一劍的武功，見信于江湖英雄人物中。

心中一喜，朗朗之笑容又起，那種頹喪之氣頓消，心中暗忖道：「我必須趕到梅嶺關去瞧瞧。」

他再無任何留戀，說走就走，除了一柄古色斑斑長劍之外，別無長物，但他對這西華山仍回顧良久，始行離去。

當那一日夕陽西下時，他走到梅嶺關，但家家戶戶，都已關門閉戶，路上更無一個行人。

西華道人心頭也頓覺微懍，當然他也想到，在一場龍爭虎鬥之後，他更要利用各派各人的矛盾，再掀起一場拚搏。

他自己欲執武林牛耳，自然非常困難，但當他略施小計，彼此幾番拚搏之後，傷亡自所難免，故他此番趕來，決未想到自己要參加正面衝突。

他知道鬥智與鬥力的妙用，更理解英雄與時勢的關係，所謂役于人，而不役于人的道理。

這個魔頭，不愧爲一代梟雄，他並不憑血氣之勇，當他被夏振華彈倒作琴聲所制時，立即改容相向，甚至與其羣魔脫離。故騙得夏振華不僅相信他是眞正悔改，更贈藥療傷，他却欲藉西華山之佈置，報一己之仇。

其實當初他並不知夏振華對武林影響之大，只知道欲報其私忿而已。

待江湖五惡高手趕來，他才發覺了事態的嚴重，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斬草除根，免貽後患。此時，他趕到梅嶺關來，當然以蓋世英雄姿勢出現，因爲在他的想像中，天下第一劍，將同西華山一併歸於毀滅。

雖然他覺得有幾分孤單，但一種英雄自滿的慾望，使得這個在西華山修爲數十年的老道，竟抹煞了人類本能的良知。

甚至欲與羣魔爲伍，爲害武林，爲害人類社會，竟毫不自覺。

一片獰笑從西華道人的老臉上幌過，竟朝着那金鐵交鳴之處緩步而來。

連聲巨喝，一片呼嘯，和着連聲慘呼，震得四野皆爲之驚動，甚至這宇宙也幾將毀滅。

西華道人心頭雖爲之一緊，但他以主宰武林者的姿態出現，故步履十分安閑，嘴角也噙着笑意。

幾聲銳嘯，幾縷劍風，任是西華道人如何沉着，心中也一陣亂跳，因爲這銳嘯中，顯然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

故不自覺地想去見識一下那種龍爭虎鬥的場面，或者更可憑自己機智，作一番更轟轟烈烈的事。他準備了一套惑亂視聽的話，也準備當着天下英雄，如何眩耀一下自己的驚世絕技，一面走，心中在不住地盤算，也不免有幾分緊張。

當他發現一個白色勁裝的身影時，幾疑自己的眼睛昏花，立即加快脚步，任是這魔頭如何鎭定，也不禁楞在當地。

因爲地上躺下了十數具屍體，江湖五惡的一尊子，似也受了重傷，那個千毒上人，或因受傷致死，他那嘴角上的血，一直未曾止住。

這面少林寺的百慧大師，舞着一條少林鎭山之寶，歷代相傳的生鐵禪杖，口中發着聽不清楚的囈語，因爲少林寺門下，死傷了五六人。

崆峒觀主坐在地上調息，顯已內腑受傷。崑崙子正與翠蓮觀主相搏，兩個高手，功力悉敵，一時難分高下。

武當掌門和峨嵋上人，似與墨竹君拚了個平手，彼此都欲藉遊鬥，以俾調元養息，好再來一次拚搏。

只有那個黑衣少女滿面血汚，一柄劍上下揮舞着。

當西華道人奔到之際，一點白影也堪堪走在前面，凌空下擊之勢，翠蓮觀主、墨竹君同被震退。

那個黑衣少女則一聲嬌呼，撲倒在地，不知她是受傷還是因消耗過度。

一陣朗朗之聲也震蕩在空際：「天下第一劍，你來得正好，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崆峒觀主似因夏振華的驟然而至，連傷勢也陡然而癒。

夏振華一躍而前，先將黑衣少女扶起，道：「俞姑娘，你是否受傷？」

當他看清俞小萍滿面血汚時，幾乎驚叫失聲。因爲俞小萍臉上，不僅滿面是血，一隻眼珠也流在臉上，狀極怕人。

崆峒觀主也趨身過來，道：「天下第一劍，俞姑娘交給我，雖然她失去一目，但她的武功，却將更爲增長。」他微微一頓又道：「天下第一劍，這裏需要你去對付，這些魔頭不除後患無窮。」

夏振華目露厲芒掃了全場一眼，當他看到西華道人時冷冷地喝道：「賊道！這一場浩刦全由你而起，這一回再也饒你不得。」

武林各派掌門，正不知夏振華是何所指，因爲江湖五惡會多人在此，還有墨竹君、千毒上人、翠蓮觀主這一大批魔頭。

夏振華似乎從各人臉色中，發現其懷

疑之色，又向西華道人喝道：「賊道！西華山之毀，只是顯露了你的惡跡醜態，但能奈天下第一劍何？」

他說時，目露晶光，好似兩道烈焰，鋼牙咬得吱吱作響，又繼續罵道：「賊道！你以為我未曾發覺你的詭計，不過我雖然欲以上天好生之德，來度你這狠心狗肺之人，故贈藥療傷，原欲挽回這一場血雨腥風……」

他掃過躺在地上的屍體一眼又道：「我之所以敢隨賊道上山，若無制敵之法，豈不束手待斃？但你却得意忘形，甚至反以為天下第一劍也已毀在的鬼計中……」他說時，故意朗朗一聲長笑，又聽得一陣瑲啷啷、嘯天龍吟之聲。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已在握中。

西華道人似為夏振華的壯志雄風所懾，但他實在懷疑這少年人，如何離開西華寺的崩裂之中。

當下吶吶地問道：「你……你！究竟是人，還……是鬼？」

他的話，引起衆多武林高手的一陣哄笑。但是西華道人則面色死灰，廻步旋身：「哼！人不與鬼鬥，貧道實不欲再造殺孽……」

他邊說邊向場外縱走，夏振華左臂微抬，五指微彈，數點彩雲飛洒而出。

但因相距太遠，只是將賊道的後衣撕破一塊。墨竹君也一躍而起輕喝道：「老道士！我們一塊兒走。」

這時一尊子立起身來，道：「小輩，你少猖狂，今天算我們一時大意又被你乘機計算。」

他掃了地上的屍體以及那血漬斑斑的黃土一眼，又道：「這梅嶺關之恨，我們總得要償還。小輩！你的嵩山之約，還是去與不去！」

夏振華正欲回答，少林寺的百慧大師，却朗聲說道：「天下第一劍，對付這批魔頭，不必再講求這些虛儀。他們一日不除，社會一日不寧。」

夏振華面露凝霜，朗聲說道：「大師所云確為至理格言，但我天下第一劍，豈可失信於鼠輩？」

百慧大師滿面通紅，其餘四位掌門都不禁點頭贊賞。

夏振華又望着一尊子冷喝道：「哼！嵩山之上，我要當着天下英雄，鬥你們江湖五惡的連手。我更要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將你們這些……」

他的話尚未說完，那個嘴角一直湧着鮮血的千毒上人也竟挺身而起，一道血箭直向夏振華和五位掌門身上射到。

一股腥臭之味令人作嘔，難聞之極，夏振華右掌一起，流雲掌力立時泛出一面罡牆，硬將那血箭擋了回去。就是如此，五位掌門也幾乎撲倒，因為老魔將眞毒吐出，欲藉此擊殺衆人，以報仇雪恨。

翠蓮觀主抖着那根拂塵，望着天上的殘月，道：「千毒老人，既然一尊子等有約在先，我們的新仇舊恨，也可以一併去算了。」

說完，遞過一顆藥丸過去。「你快服用這藥安住心神，免得流血太多。」看不出翠蓮觀主竟也生出慈心。

千毒上人一連向後邁退數大步，微一納氣道：「新仇舊恨，我總得找這小賊來償還。」

夏振華又向峨嵋、武當、崑崙、少林諸掌門道：「諸位老前輩，都已聽到魔頭們的奸謀，應該如何準備，諒不必在下細說，但務必約束門下，嚴防魔頭們的滲入，尤其神魔谷中的飛花聖手，以色盜技，更應戒備。」

他宛似一代帝王，面對臣民，殷殷吩咐。那幾位武林中傑出人物，一派之主的掌門無不面色沉凝，垂首受教。

夏振華又向着一尊子冷喝道：「今日既然五惡未聚，你們連手羣鬥也無法遂行，天下第一劍決不強人所難。八月中秋之夜當趕到嵩山，但你們必須即刻離此！」他說得臉上無半絲笑容，聲音錚錚鏘鏘，有似金鐵交鳴之聲。

這些首一首二的魔頭雖然面上露出殺氣，但却無一人說出話來。刹那間，就走得乾乾淨淨。

峨嵋上人低低地一聲嘆喟：「縱虎容易捉虎難，天下第一劍，你太過仁慈，豈知這些魔頭們，怎會體貼你的心腸？」

而俞小萍，則在極度痛苦中，一躍而起，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誰要你將那些魔頭們放走的，我的仇，必需找你來報。」

說完，果眞一劍刺到，夏振華心頭一懔，忙斜身讓過。俞小萍似是氣極，劍走輕靈，人同燕剪，一劍連上一劍，劍劍刺向要害。

夏振華一急，左手一抬，一縷指風直指俞小萍昏穴之上，全身一麻跌倒在地。

夏振華探手在她背上一拍，又塞入一顆藥丸在俞小萍口中。

「俞姑娘！這些魔頭總有一日給你報仇雪恨。祇是這些魔頭們為害社會，個人的恩怨較之社會千萬人的仇恨，正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俞姑娘！你在這次損失一目，但並未減去你半分美色。尤其崆峒觀主為你療傷時，更將本門氣功代為輸出，故你的武功却因禍而得福。」

他似想起另一件大事一般，又道：「俞姑娘！八月十五日，如果你能趕去嵩山，我一定使你如願以償。」說完，在俞小萍背上一拍，人即霍地拔起，白影一幌，人即失去踪跡。

他來去匆匆，沒有人問他的行踪，因為他對幾個掌門人的行止，都說得十分清楚。

俞小萍終于「哇」地一聲哭出，武當掌門人上前勸慰道：「俞姑娘，下天第一劍所言極為有理。幸願能忍小忿、就大謀，除惡而不能盡，後果將不堪收拾。」

崆峒觀主也朗聲說道：「俞姑娘這一點小挫折，或將成就你特殊功業，報仇之事，自可達到。」

俞小萍微一檢衽，顫聲說道：「諸位前輩厚意，俞小萍感激莫名，我深信天下第一劍必能清掃妖氣，我個人的私仇却不算什麼，不過我的一隻眼睛我總得向一尊子索還。」她凄凉地一笑道：「好罷！我現在就趕往亡魂谷去。」

語落人起，黑影幌過，這俏麗的影子

，立即失去。

峨嵋上人不禁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顫聲說道：「唉……上天也太好捉弄人了，這孩子年紀輕輕的，竟失去一目，以後的日子……」

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作了他未盡的話語。

幾個掌門吩咐了門下弟子一些話後，也立即離去，這裏雖有過一場龍爭虎鬥，甚至拚鬥跡象猶存，但人影早已失去。

且說夏振華因不願再刺激俞小萍，他深知一個好强的少女不僅在武功上要出人頭地，容貌上更想勝人一籌。

這個好勝的姑娘自也不能例外，按說，她在武功上誠然有着非常的成就。亡魂谷主以一身絕技傾囊傳授，又得巨無霸從旁相助，使得俞小萍在輕功上得更加精，進入化境。誰也未曾料到，她竟在這梅嶺關被羣魔圍攻，將那明亮如水晶的眸子毀去一隻。

自古紅顏皆薄命，俞小萍以絕色姿容，在失去一目之後，眞不知她在以後的歲月中何以自處。

夏振華設身處地為她着想，就愈覺得難過，他對俞小萍雖無深切情感可言，但兩個人的心扉中，也曾有過一陣漣漪。因為她與那紅色影子，祇是服飾上的差異，人却是完全一樣。

夏振華腦際掠過一幕幕往事，前奔之勢不由一緩，放眼望去，一抹江流有似少女雲帶，一座石橋建造得十分雄偉。夏振華正打量着江流景色，倏聞橋上，有呢喃細語之聲。

夏振華胸襟磊落，有君子胸懷，自不願竊聽別人私語。但此際，已是四更左右，不應再有行人，因之好奇心大起，故凝神諦聽。

因為談話聲十分低微，又有江流激湍，夜風呼號，他雖然練就了天耳神通，仍然是那些斷續之言，不過他斷定，這橋上夜談之人，確是江湖出類拔萃人物。

當下淡淡一笑，並施展着馭風傳言之法，「月夜談心，誠雅士胸懷，江中敍舊，看風聲緊迫。」

一聲朗朗之笑也從橋上飄出：「華兒，何來太遲，我們正等得不耐煩呢……」

夏振華聞言，欣喜若狂，幾乎失聲呼出，身形一躍四丈有餘斜身飄去，正好落在中央。

「師傅，叔叔！你們都在此間！」夏振華朗聲說出。

一股勁風迫到，追風叟早一撲而前，又將夏振華抱了起來。「華兒，還是老哥哥有見地，要我們在此等你。」

夏振華並未掙扎下地，因為他在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面前，仍然還是一個稚齡童子。

「追風兄！快將華兒放下，要被別人看見，還要說天下第一劍是被人抱着長大的，豈不笑話！」知足翁緩慢地說着。

天痴老人面露笑容，一直未曾開口，但一陣陣肉香却飄散在夜空中。逗得夏振華嚥下一口唾沫。

逍遙客也淡笑道：「華兒腹中一定餓了。」這句話，却引起追風叟的食慾來，一面將夏振華放下，一面向盤中抓起半隻鷄來大啃特啃。

夏振華問明師傅近況，才坐下身來，顯然他是長大了，不僅禮儀態度，更有着一代大俠風範。

「華兒，這都是為你準備的，追風叔叔是故意同你搶食。」知足翁朗笑着。

夏振華眞是餓了，更經不起肉香的誘惑，也就不再推辭，吃得好不香甜。

天痴老人一面垂詢近況，一面將江北沿岸的概況說出，最後，天痴老人的聲音略高，道：「在江南地面，江湖五惡、千毒上人、翠蓮觀主、墨竹君等人，雖成野火燎原之勢。但無論黑白兩道，都會嚴加戒備。尤其武林各門大派，相互團結，更有麻衣幪面怪客，縱橫其間，這一制衡作用，使得魔頭們，就不敢為所欲為。

「然而大江以北，却無人過問，據前數日我從徐州南下。在淮陽一帶，那些人不知如何死的，尤其那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慘象，更不忍睹。」

夏振華始終凝神靜聽着。好半晌，才緩緩說道：「師傅！我已與人有約，本月十五日晚上，有人在西湖之濱相候。」

他掃過四遭一眼，顯然他已看出了異響，終於又朗聲說道：「待華兒踐過西湖之約後，即連夜趕赴淮陽，我必須去查過水落石出。」

「天下第一劍，你不必去西湖了。我們担心的西華山之事，已被你先行解決。你盡管安心渡江而去。」他的聲音很低，但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已聽見。

夏振華微微起立，也以馭風傳音之法說道：「老前輩，我師傅天痴老人在此，請來相見。」

「我們後會有期，到時，我還有許多事，要麻煩這位武林聖者……」他說時，已漸去漸遠。

天痴老人雖未見過此人，但覺得其內功精深，也深有知己難逢之感，故露出一副茫然之色。

夏振華低低地說道：「師傅，此人就是當日威震武林的美劍客——巨無霸，滴血傳書之事，就是此人所為。華兒練成金剛不壞身法時，也得巨無霸老前輩相助甚多……」

「這是緣，任何事，勉強不來的，孩子，在滴血傳書之會以後，這一連串神秘之謎，都將揭穿。」

說完，只聽一聲清嘯而出，夜空中，一朵紅雲飛瀉而落。天痴老人左臂一抬，人已端坐其上。淡淡一笑，立即振翅飛去。武林三傑也同時立起，向着贛州城中走去。

夏振華望着他們失去的身影，一時間也是感慨萬千。尤其師傅今晚說話吞吞吐吐，顯然有着心事。這朶武林奇葩，也有着驚人的堅毅之力，幻想着長江以北那幅慘象，立時怒火中燒，當下喃喃地自語道：「我倒要瞧瞧你們，究竟是何許人物，竟如此視人命如草芥，豈不知我腰中劍也可斬你項上人頭。」

他雖然是自言自語，宛如賊人在前，

鋼牙咬得吱吱作響，怒髮根根直豎，星目中更似要噴出火來。萬籟無聲，祇有江流和着夜風，譜成了一支夜的合奏。

夏振華身形霍地拔起，馭風而去，他以意會神功和馭空飛行，兩者併用，故快得令人難以置信。

贛州，已丟在身後了，天色微明時，他已奔出數百里。鄱陽湖在望，他對這裏雖然熟悉，但無暇停身。

第二日晚間，他竟越過了廬山，就在贛、皖、鄂交界之處，大官湖附近，又聽見了一件駭人聽聞的消息。

那些被殺的，多半都是少年男子，有讀書人，也有武術精通的人物。死的人有兩個顯明的特徵，如果不是七孔流血就是血穴深陷半尺有餘，不過死的人却顯得十分怡然自得，毫無痛苦。

夏振華曾經在大官湖和龍官湖停下身來，對那些枉死之人，經過一番偵察。

雖然他發覺許多死者中，顯然是被一種精湛內力精氣，被震得肝腸寸斷，七孔出血而致死。也有血穴深陷，那當然是一種重手法點穴致死。

但此人爲何如此心毒手辣，却十分費解，尤其經過調查的許多死者中，多爲知名之士，或英俊有爲的年青人。

夏振華十分震怒，但死者無法復生，他除在暗中偵察外，却也別無良法。而那殺人者，更如神龍一現，瞬即踪跡杳然。

足足停留了三日，毫無所獲，他深悔其守株以待兔，實難以完成其理想，故一咬牙，又復縱身而走。他先沿長江而上，至東而北，在巢湖附近停了下來。

這一段時間中，他奔走了數千里，惹了一肚子閒氣。此際除覺得疲憊外，實在無精打彩。就一個練武之人而言，雖然連夜奔馳，在他却顯得如此疲憊，倒還是少見。

他也深深地覺出，如果再不恢復精力，一旦遭遇强敵，將無法應付，因而天下第一劍之譽或者從此毀去。此念陡轉，全身也冒過一道寒氣，强振精神，在巢縣的東門，找了一家比較清靜的客棧，住了下來。先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又復用熱水洗澡，才坐在榻上，運氣調息起來。

雖然他的任督二脈已通，但他身上潛存的地極之氣，相與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投輸的罡氣。這幾種迥然不同的氣流，他的身上雖然已漸次合一。但必須因着時日增長，尤其近來因金剛不壞身法完成之後，全身罡氣，皆爲金剛不壞身法所引用，故地極之氣祇有任其橫衝直闖，所幸他的武功絕高，又以天賦資質和稟賦，故尚可尅制。

當一旦疲勞過度時，也就顯出其力不從心，此時，他微微調氣，外面雖被一層罡氣所罩在，內體却十分難受。

好不容易才從生死玄關衝過十二重樓，一口眞元之氣，再度納入丹田，全身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一面從懷中摸出一顆神丹，塞入口中，又復再度運氣行功。刹那間，即物我相忘，萬慮皆失。雖然前後不足一頓飯工夫，却是前後判若兩人，不僅精神全部恢復，體力更是充沛得怕人。他微一提氣，就覺得冉冉上昇，欲飛上雲天一般。由此可見，一個練武之人，決不單憑蠻力，資質和稟賦固爲其成功的根本，休息對于體力，也是十分重要。

夏振華經過一陣休息之後，不僅精神體力均已恢復，耳目也更爲靈敏，雖然夜已闌，人已靜，但却聽出在夜空中，有一種沉重的氣流。

當然這不是普通人的耳目所可辨識，夏振華却清楚地聽見，這沉重氣流中，是一種由人體呼出的喘息之聲。

這武林奇葩在短短時間中，已體會得許多武林大勢，尤其對宇宙中的怪事，川澤中的能人。他自己的武功，誠然已達到了超凡入聖，甚至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他却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就以亡魂谷而論，自己不也是幾乎遺千古之恨。此時他聽出夜空之中，那種沉重的氣流，顯然此人又在精練一種奇絕的武功。

不過他自輕清之氣，上達中天，重濁之氣，下凝爲地而推斷，此人一定以沉重兵器欲駕馭于長空之上。

他的大思慮啓，大智慧開，對任何事物，都是假設，但他的想法，却又無不合乎邏輯。

他的思潮起伏，許多事，又在腦際中一幕幕地展開。他對於未來武林的重責大任，更有一幅藍圖。

故不自覺地他走出臥室，一點殘紅劃長空而逝，嘯聲十分怕人。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莫非那些無頭屍案，就與此事有關。」此念陡轉，一個夥計緩步過來。

這客棧對這位文生公子，巴結得不得了，此時見夏振華起來，還以爲他身上不舒服。

夥計正欲問出，夏振華搖手示意，並疾步向房中退去。夥計殊以爲怪，也忙跟着過去，想一看究竟。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夥計！近來江湖上出現了一批强人，到處都鬧着人命，這巢湖四週，都未能倖免，但不知你有什麼發現？」

店夥對夏振華的朗朗風儀，有若帝王子孫。此時聽他問到地方狀況，更懷疑他是個微服出遊的官吏，當下微一躬身，即將那些被殺害者的狀況，加以說明。

夏振華因聽不出別的原因，那沉重的氣流，那殘紅一幌，都成了他搜尋的對象，故必須予以證實。忙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道：「夥計，這些除作房飯錢之外，餘數賞你。我要出去，或者就此上路，不再回來。」夥計接着塊那碎銀，怕不有十兩，但他那裏敢受。

尤其此時已是深夜，如果這文弱書生一人外出，萬一遇上歹人，豈有命在，那時良心何安。忙微一躬身，道：「客官不必客氣，現在天黑，地面又不平靜，還是等天亮以後再走不遲。」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這個你儘可放心，我身無長物，難道還有別人對我一個窮措大有所圖謀不成？」

夥計見他十分堅決，也不再說，好讓他先走。

却在暗中替他担着無窮心事。因爲夏振華的瀟洒英姿，實在令人喜愛，萬一遭到不幸，豈不是上天對此斯文公子，也未免太過苛刻。

故夏振華出店之後，他一直屹立在門前，口中不停地說着：「客官！如果行走不便，就立刻回來。」

這不僅是銀子的功效，而是人類潛存本性，對於善人的愛護，對惡人的妒恨。以夏振華的善良、仁慈和豪俠之心，還有那如玉樹臨風的英姿，是容易使人發生好感，也容易使人一見而傾心。

且說夏振華出門之後，他記準了殘紅飛去方向，身形倏地拔起，宛似長空飛燕，閃幌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他雖似脫弦疾弩一般，但當他馭氣而飛，緊奔一程之後，這一片沃野，連樹木也少見到。

夏振華這就不能不引以爲怪。因爲以他的速度，以他的耳目銳敏，恐怕無人可以脫出自己聽視覺之外。然而那沉沉氣流再不發現，那點點殘紅，也毫無影子。

「難道我的眼睛出了幻覺不成？」夏振華喃喃地自問着。

但他奔馳的速度却未稍減，終於，一聲慘呼震蕩在夜空中，另一陣有若悠揚樂曲，也劃長空而逝，在這靜夜中，也聽得更遠。

夏振華凝神諦聽，鋼牙一咬，恨恨地暗罵道：「賊魔，如果眞是你如此興風作浪，視人命如草芥，看我天下第一劍，可能饒你。」

此念電閃，人即拔地縱去，好快！他注定那慘呼之處，莫約三數十里，刹那間，就已到達。當他發覺一塊石碑，有「夏閣」兩個篆體字，但刻得很深。

夏振華望着這塊石碑注視良久，但却毫無所獲。終於，又是一聲慘呼震蕩在空際。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如果當着我的面還有人死去，我天下第一劍的金字招牌，也就只好摔破了。」他微一提氣立即奔去，任是這位武林俊彥，一代豪俠，也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因爲這裏死了三個人，一個是七孔出血，兩個緊貼在那樹幹之上，後腦上深深陷入半寸有餘。

夏振華望着這三個還有微熱的屍體，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

狠狠地用手抓着頭，顯然這事使得他一時無法決定，尤其這三具屍體，相距不過百丈左右。

長空中又傳來一聲清響，才將這沉思中的夏振華喚回現實。

「哼！我看你跑到那裏！」語落人起，白影一幌，人如飛燕般瞬即縱走。

就在他縱起之瞬間，跟着又是一聲慘呼，隱隱傳來。

夏振華目露晶光，宛似要噴火一般，冷喝道：「賊魔，若任由你如此下去，社會人類，將……」

跟着又是一聲慘呼，打斷了夏振華的意念，但當他趕到時，又有兩人以同一的手法死於非命。

夏振華親眼目覩這些人的慘死，却未發現元凶主犯，這不僅使他難平這口惡氣，更無法向社會交代。

尤其這次師傅天痴老人差遣自己此來，就是要弄清這一場血腥事故。否則天下第一劍，對天下人的事，也就根本談不上再管了。

他愈想愈氣，愈氣就愈欲迅速查個水落石出。

天色已漸露曙光，他爲着便於行動，也就懶得再去找尋客棧，好在他身上還帶有乾糧。先找到一座密林，坐下休息一回，一面將這些殉難者的致死經過，先加一番設想，又將可能使這種七孔流血之死狀予以分析。

因爲以自己的古瑟琴音「流水行雲」第一曲，就可以使人七孔出血而死。若「駭浪驚濤」第二曲，當可使之肝腸裂斷，但亦不致七孔流血。

況玄武聖篙的瑟琴被一尊子所得，外人根本無法練習。

墨竹君的奪魄魔劍，也可使人失去功力，但被自己毀去，而墨竹君雖較自己先行離開梅嶺關，但他未必有此武功。

神魔谷的以色盜技的女魔——飛花聖手。想到飛花聖手立時百脈賁漲，尤其那些被殺者，都是年富力强，而且相貌俊美的人物。

他這般一經分析也就愈爲接近事實。鋼牙一咬，恨恨地罵道：「賊女魔，如果是你，看我不將你碎屍萬段。」

夏振華在林中調息了一回，紅日已漸昇起，他當然不能整日躱在林中。以遊山水之勝，踏着幽徑，緩緩登上高山。

但却找不出半點跡象，因爲殺人者他那副僞善面目，是不易被人發現的，這眞是如大海撈針一般。然而他並未氣餒，也不放鬆，他從漁家看到過路之人，從鄉村走到城鎮，然而他失望了。不僅只是失望，而且澈底失敗了，因爲死的人不斷增加，兇手却杳如黃鶴。

鄉人對這件事也視同不見，雖然他們也感到生命的威脅，却都似在與生命拚上了。其實，這件事輪到任何人也是無能爲力，何況那些善良的鄉人，在中國的鄉村社會裏，更沒有反抗這種惡勢力的勇氣和能力。

夏振華耗去了三天的時間，從巢縣走到了廬州，然而還是失望了，因爲死亡的數字，仍在繼續增加。

雖然有時只聽到死去一人，但死的情形却始終一般無二，不是七孔出血就是後腦上深陷半寸。這件事使得這位少年俠士，愁思百結，無法解釋。

終於，他下了最大決心，又住進了廬州一家最大的客棧。他以一派貴公子的姿態出現，因爲他發覺那些死者中，都是年輕力壯的少年。

以夏振華的挺挺英姿和那種如臨風玉樹的體態，連他自己也深覺得天下第一劍，才配有此英姿。在他極端失望之餘，他竟以貴公子姿態出現，當然有他的深意存在，也可見他的決心。

一日、二日、三日過去了，他有時偶爾外出，有時借故與店夥閒聊，但都找不出任何跡象。這日晚間他倚窗而立，雖然他悠閒自在，好似賞月遐思，其實他是欲發現，有無殘紅出現。倏地，一縷微風襲到，窗上倏地一響，窗門自動啓開。

夏振華伸手一接，見是一個極爲柔細之物，他沒有立即趕去，因爲他料定如非敵約，就是有高人示警。當他展開那張白紙一看時臉上一熱，牙齒咬得吱吱作響。

原來紙上寫着聊聊數語，字體蒼勁有力，顯然此人功力十分深厚。

殺人者，神龍見首不見尾。

追踪者，等待到何時。

是假、是眞、是幻、是夢？沒人能辨。然而望長風而去……

這沒頭沒尾的話，瘋瘋癲癲，任是夏振華智慧超絕，一時也理解不出。

但他却不放鬆任何一字的意義，他要從字體中，從語句中，來找尋一絲兒蛛絲馬跡。

終於，他從那白紙的反面，又發現了四句詩，使得這少年俠士立時氣豪大振，怒目精光直射。

東風不爲吹愁去，誰識英雄本色來。

西窗無語人何處，錯把杭州作汴淮。

當然這少年俠士知道賊人在犯案之後早已他去，自己依然在此守株待兎，怪不得被人笑話。故立即召來店夥，清算房飯錢之後，連夜離店。

不過他的行動被人發覺，倒也令他驚心，因爲他以天下第一劍自譽，而行動反落在別人掌握中，這就使他十分憤怒，此時他出店之後，猛一提氣，即以意會神功與馭空飛行之術並用。他這種行動，自信武林中無人匹敵，只見白影一幌之間，誰也看不清他的人影。

就在天色未明時，他已縱橫在洪澤湖畔。

夏振華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暗道：「我要如此奔馳大江南北，也不過數日之間，就可走個遍。」此念方轉，驀聞一陣長長的嘆息，在這清晨傳播甚遠。

夏振華面露凝霜，因爲這嘆息之聲，也宛似有一股沉重氣流在，他那裏會放鬆這萬一的機會，故霍地身形拔起，即向湖邊撲去。

這時晨霧初散，陽光初露，湖面上一片波光奇景，宛若彩霞飛舞，萬紫千紅，蔚爲奇觀。蘆葦叢中似傳來聲聲低喝，使得這平靜的湖面，憑添不少殺氣。

「你爲什麼使用這種銀笛，是誰傳授你的武功，說明了我不僅饒你，就是你這次的冒犯……」

「你別不要臉，你以爲我怕你，誰也管不了我，你憑什麼問我，你爲什麼殺人，反說我冒犯你。」

「小賊人，好大胆子，你敢殺人，我決不管你，爲什麼仿照我的手法，將殺人之過，都加諸於我一人身上，哼！你有種，就自己去幹……」

夏振華因爲看不見兩個人的廬山眞面，但兩個殺人的元兇却是他們親口說出。

就在他一愣之間，一聲清嘯，一陣管絃之樂響，一個大紅色身影，飛縱而起，另一個粉紅色披紗，也映日生輝。

兩人結結實實地拚過一掌，彼此都被對方震退。

夏振華這才看清兩個人的本來面目，望着那大紅色衣裙的人，吶吶說道：「原來……是……你……」

另一聲清叱也響在空際：「難道你不認識我了嗎？難道我就該長久困處在荒山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夏振華瞠目結舌，不知所對，但當他的目光掃過那揮動着長紗麗人時，立時汗毛直豎，怒氣塡膺。因爲此人，不僅暴露自己玉肉，而顯出的媚態，更令人作嘔。

夏振華冷冷地喝道：「我不會管你的閒賬，祇是你如此嗜殺，視人命如草芥，我却不能不管。」

他回頭又向那身披薄紗的麗人，「賊婆，神魔谷已被你弄得血腥味猶存，而今，你竟將那血腥之手，伸展到大江以北來了……」

他微微一頓後，又冷喝道：「神魔谷中，我已饒你不死，竟仍不知悔改，反變本加厲……」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一聲脆笑，震蕩在空中，「天下第一劍，我與這個賊婦的賬，尚未算清，你不能多管閑事。好好替我站開，待我打發這賊婆後，再來了清我們那筆舊賬……」她故意一頓後，又脆笑道：「本來我們相約三年之後，在泰山絕塵峯上，再度競技，但我實在不能再忍，故將迎風曲晝夜精練，我必須要將你制服在迎風曲之下。」

她說完，也不理會夏振華，玉笛一抖，立時洒出朵朵金花，一聲管絃之樂的響起，一招「寒梅吐蕊」，直向那揮舞着紅色薄紗的麗人「天靈」、「璇璣」、「巨闕」三大要穴點到，而且快捷無倫。

原來這兩個女人，一個正是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尊子所調教，她曾在絕塵峯上被夏振華劈下峯去，但她却被人救走，但在玉女峯，又爲夏振華所傷。

她曾經精練「迎風三曲」，欲以三年時間，來勝過夏振華。不過她雖然欲報仇雪忿，但她的心靈深處，却存着一個俊秀的影子。她此次故意在大江以北，鬧得天怒人怨，顯然有深意存在。

另一個則是在神魔谷中，苦害丈夫，以色盜技，穢名四播的飛花聖手。

這兩個女人在夏振華心中，都有極深的印象。因爲迎風女雖然成長在魔窟中，但仍有一顆善良的人心，尤其她的心底處，更有一顆不變的心。

但那個神魔谷的女魔。不僅有一雙血腥的手，還有一顆狠毒的心。

夏振華見迎風女向女魔攻到，他心中雖欲親自將這女魔制服，好爲那些枉死之人洩恨。却因迎風女有言在先，她明明說出，待她處置女魔之後，再同自己算賬。

故一時之間，十分狼狽，如果讓她們拚鬥，顯然自己受命於迎風女，如果自己出面干預，女魔必借故溜走。江湖中還不知有多少人將受其害。

夏振華愈瞧愈不是滋味。但他必須立刻澄清一件事。就是剛才聽她們兩人所言，似乎兩人都曾殺人，而且都用同一手法。此念電閃而逝，一聲冷喝道：「住手，我有話先問你們，說明再打不遲。」雖然他輕輕喝出，却震得兩人心頭一震。

這兩個魔女，一個當代有數的魔頭之一，一個是身懷絕技，際遇奇佳的少女。

兩人都是眼高于頂，目空一切。尤其她們在拚鬥之中，更不容許任何一方，稍一歇手。故仍裝做不聞，仍然各顯奇能。

迎風女玉笛飛洒，管絃之樂一响，疾變而爲厲嘯之聲。

女魔的丈許薄紗，成爲她拚鬥的武器，飄飄飛舞，似風擺柳，似亂絮落花，數丈之內，全爲她薄紗銳嘯聲所罩住。

兩人在功力上，勢均力敵，當然兩人都還會有看家本領，蓄而未發。

夏振華見兩人故作不聞，立時怒火中燒，冷喝之聲一出，一縷勁風，也同時飛撲而出。道：「要你們住手還不住手，難道你們是聾子不成！」

兩女雖然怒極，但却硬被那股罡勁將兩人隔開，且迫得兩人一連串後退了數大步。迎風女玉笛一擺，望着夏振華冷喝道：「我再稱你一聲天下第一劍，因爲我們在未拚鬥之前，還不知道誰的武功第一……」她掃過女魔一眼之後，又冷喝道：「你北上的目的，我早就知道，而且也料定你在今日會趕到，哼！老實告訴你，若不是我將女魔纏住，我就不信你能踏破天涯海角，能找得着這位女魔……」

夏振華十分不屑地掃過兩人一眼：「我天下第一劍才不領這個人情，你少向臉上貼金……」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道：「只要你們不死，殺人者償命，我總得找着你們，來爲那些枉死之人報仇。」

「哼！憑你這小子，也敢向老娘叫陣，難道你忘記了神魔谷中之事，那時，我不因一念之仁，就是十個你小子，也早歸離恨之天了。」

女魔也似氣極，故此喝罵着。她此時脆罵之聲，與迎風女相較，誰也看不出她就是數十年前成名的女魔頭。

當然她駐顏有術，尤因她與那些江湖人物交結，許多刺激身體的藥物，在她身上，也起了特殊反應，故反變得特別細嫩，較之荳蔻年華的少女，並無遜色。

夏振華立時雙頰緋紅，但一種受辱的心情使得他必報復這一口惡氣，何況她還是一個女魔。鋼牙一咬，冷喝：「女賊魔，少逞口舌之利，天下第一劍不要你命，也有人要你狗命。現在我問你一句話，這江北地面的殺人案件可都是你的傑作？」

女魔面露凝霜，仰天一陣冷笑，「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難道你也活得不耐煩了，想如此死嗎？」

她那副淫態，令人作嘔，夏振華雖然以一代大俠，又是童身，但在這女魔的面前，也覺心中怦怦然。眞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夏振華終于強提一口眞氣，望了迎風女一眼，道：「女魔殺人，你爲何也如此殺人？」

「她殺人太少，無人注意，我若不殺人，你還不趕來呢！」

迎風女故意一聲脆笑道：「天下第一劍，女魔所殺的，都是武林中的有數人物，或者是書香子弟，我所殺的，却都是江湖中敗類，實在該死的東西。……」

她又掃了女魔一眼，牙齒咬着下唇，終于，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繼續說道：「還有女魔是以色盜技之後，或施展了媚術，再動手格殺。我雖然仿照女魔的殺人手法，但……」顯然下面的話，她羞于出口，故戛然止住。

夏振華望着女魔，冷冷地喝道：「女賊魔，你離開神魔谷時，我曾向你警告，你却竟作罔聞。」他鋼牙一咬，怒髮直豎，「女賊魔！你不是欲以色盜技嗎？我就先毀去你的招牌。」

語落，兩縷勁風，有若奔雷迅電，幾聲脆响，半空中，飄舞着萬縷青絲。

女魔一聲驚叫，幾乎氣絕，但却一擺輕紗，銳嘯之聲起，硬向夏振華頭上、腿上捲到。女魔能以輕紗運罡勁，其內功之精湛，却也誠不可忽視。

夏振華早已有備，身形飄幌間，不退反進，左手五指輕輕彈出，眨眼間，女魔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五道裂痕。這實在令人震驚，連迎風女也直冒寒氣，夏振華雖然未曾將女魔殺死，却比死更難受。

本來一個絕代麗人，滿頭青絲，竟被夏振華的「流雲掌力」挾全身罡勁，竟齊根揮去。又以浮雲指功，並利用巨無霸那日所施展的陰爪神功，將魔女俏臉毀去。

女魔萬未料到面前這個對手，竟是如此鐵石心腸之人，尤其對自己的美色，不僅一無所動，竟能辣手摧花。女魔所有資本，全毀于一旦，兩顆淚珠脫眶而出。

夏振華仍然目露晶光，蓄勢而待，女魔深知已非其敵手，如再強行出頭，惟有徒自受辱。但這毀容之恨又不能不報。一聲嗆啷啷之響，女魔手中一柄古色斑斑劍在握。一聲脆響，那紅色長紗，被斬成兩段。女魔以極快的手法，先將光頭裹住，然後一躍而前，揮劍就刺。

夏振華以一招「萬軍橫掃」之勢，硬將女魔來勢擋住。「女魔頭，我暫不要你命，因爲怕你非迎風女之敵，借故逃走，又去害人，故才略施小懲……」

他淡淡一笑地道：「現在你的本來面目一現，我當然要讓迎風女處置你了……」他的話，說得十分輕鬆，顯然字字如鋼刺扎心，女魔幾乎昏厥。

迎風女心頭也抹過一層寒意，但却一揮玉笛，將聖手飛花的寶劍封住。更叱喝一聲道：「女魔！我母被殺，可是你親手而爲，還是你誘惑我父，逼死她的？」

這實在是晴天霹靂，這女魔居然與一尊子，有着深厚的關係。女魔牙齒咬得吱吱作响，臉上鮮血還在汩汩地流，迎風女的玉笛，則如迅雷奔電，萬點寒星一般點到。女魔退步斜身，一聲冷喝，寶劍立時泛出萬道霞光。刺、撥、挑、斬、劈，一劍連一劍。剎那間，兩人已拚過十數招，但見劍光飛洒，笛影幢幢，人影亂幌，寒氣森森，好不怕人。

迎風女恨極了這個女魔，而女魔也恨極了迎風女，兩人都是以恨爲起點，以恨而拚起命來。

漸漸地，迎風女的笛招已緩慢下來，紅裙飛擺，雖然仍似一隻大蝴蝶，顯已失去那種銳勢。

而女魔則愈戰愈勇，本來的那種脆笑之聲皆變成凄厲哀號，粉紅色薄紗，帶出的陣陣銳嘯，刺耳之極。那柄古色斑斑的寶劍，更是舞個風雨不透。而且一劍連上一劍，劍花朶朶，劍氣漫天，好不駭人。

夏振華幾度欲出手相助，但既無詞可借，又因迎風女素不饒人，如果她不留情面，一頓搶白，那時將無地自容。

就在他遲疑不决之間，迎風女一聲清

嘯，大紅衣裙搖曳生姿，人也跟着拔高丈許，暴退七八尺遠。玉笛一橫，朱唇輕吐，一聲懾人肺腑之笛音，似天樂、似鐘鳴，令人聞之，耳鳴心裂。

聖手飛花這個女魔，當迎風女躍退之際，正施展出一招「迎浪斬蛟」，飛身撲出，驟聞笛音刺耳，心頭一懍，忙納氣而禦。

迎風女淡淡地一笑道：「女魔，我們若這樣硬拚下去，何時才可結局，我現在就吹奏一曲……」

「小賤人，你少逞口舌之利，我如還有十招不取你狗命，也顯不出我的手段，你却借故離開……」她微微一頓後，又冷笑道：「小賤人，慢說聽你一曲，就是三曲、八曲，又豈能奈我何？」

迎風女面色沉凝，「哼！賊魔，你暫少逞口舌之利，我在吹奏迎風曲之前，必須先說明兩件事，免得你死後尚不識如何死法。」

她說時掃了夏振華一眼，繼續說道：「第一，我這隻迎風曲，乃是上古不傳之秘……」

不待她說完，聖手飛花嗤地一聲笑出，「小賤人，你就別自誇自唱了，既稱不傳之秘，你爲何又學會了，豈不是欺人之談？」

夏振華也冷聲接道：「賊魔，你可曾聽說過這隻『迎風曲』，它是因何而得名的？」

聖手飛花老臉一熱，牙齒咬得咯咯作響，望了夏振華一眼，雙目簡直要噴出火來。

迎風女本被女魔諷刺得無言以對，此時聽夏振華爲她解圍，投過感激的一瞥後，又淡笑道：「賊魔，誠如天下第一劍所言，你可曾聽見過這迎風曲之名，哼！我就使你一新耳目，乾脆說明了，好給你死得痛快。」

她一擺手中玉笛道：「就以這玉笛而論，乃當年皇帝軒轅氏勝蚩尤的神物。別看他祇是純玉所琢造，却可斷金裂石，遠避邪毒。」她說時，故意淡淡笑道：「賊魔，你何當不欲以身上毒物傷我，祇因我有神物護身，故無法得逞。」

聖手飛花這女魔全身爲之一慄，她身上確有絕毒藥品，怎也作怪，剛才對敵之間，却始終忘記啓用。任是這女魔再過狂妄，此際也不禁愕然，暗忖道：「難道這賊人身上果因有這神笛，就可尅制一切毒物？」

此念電閃而逝，那迎風女朗笑之聲又已響起：「迎風曲共分三曲，第一曲『弱柳迎風』，可使人神爲之迷，氣爲之斷，第二曲『星移物換』，可使人肝腸寸斷，魂斷巫山，第三曲『似水流年』，任何人當之，七孔出血，仆倒而死……」

她望着夏振華凄涼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我本來想以迎風三曲，來奪取天下第一劍之名，但我今日却必須來鬥這個心毒手辣的人魔。她的內功修養極深，又得萬花之助。我吹奏一二曲，或可使之受傷，或者要拚出最大代價，將以第三曲，來換取賊魔的性命，而我也將會耗盡所有眞氣……」

她說到末了，似有難言之隱，但又不能不故作鎮靜。夏振華淡淡一笑道：「姑娘！你祇管放心，我決不能使你在眞氣外洩之時，有任何人可以傷害你。」

夏振華說得錚錚鏘鏘，面上一絲笑容，雙目晶光畢露。

迎風女似因他的話，增加了無比的勇氣，玉笛一揮，破空銳嘯之聲，震耳欲聾。冷喝之聲亦同時響起：「賊魔，我就要吹奏迎風之曲了。」

語落，一聲清嘯，長空中立時泛起一片怒馬悲鳴之聲，風爲之動，林木爲之搖幌，湖水亦爲之泛起粼粼波光。

夏振華以爲這迎風第一曲，心頭爲之一緊，暗忖道：「這個姑娘年來誠然有驚人進境，如果她用之於正途，對社會對人類都將有莫大貢獻……」

他正在遐思，驀聞連聲冷喝，原來是女魔因這靡靡之音，氣爲之斷，愁緒萬端，幾不可自持，故不自覺地連聲喝出。

迎風女見賊魔連聲喝出，心知一曲無法使女魔屈服，倏地笛音一變，星爲之移，物爲之幌。

剎那間，天昏地黑，目眩神迷，女魔眼前出現了幾十個翠色身影，吹奏着玉笛，且歌且舞。

任是聖手飛花這女魔功力深厚，也無法自持，星目中閃出兩顆淚珠，手中劍搖搖幌幌，幾乎脫手飛出。

夏振華猛提一口罡陽之氣，靜待着兩女這一場拚鬥。但各種不同的意念，不停地幌過腦際，暗道：「如果練成了這種絕世神功，爲社會、爲武林做一點有益的事，如今却僅是爭強鬪狠，拚命賭命的條件，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夏振華這一意念，電閃而逝，迎風女的笛音，也倏地一變。

聖手飛花也從懷中，摸出一個銀色口哨，嗚嗚不停地吹着，立時愁雲慘淡，大地也爲之色變。

迎風女的似水流年第三曲嗚嗚乎如大江之水向東流。浩浩乎如平沙萬里長燕。激昂處，如高山瀑布懸流水，低吟時，却是少婦春閨細語聲。

她一遍一遍地吹奏着，女魔也一遍一遍地應和着，祇是女魔的銀色哨音無韻無聲。

兩人的臉色都變了，由白而青，迎風女的笛音也時高時低，時斷時續，時而如高山流水，時而作細語低吟。

兩聲冷哼，聖手飛花跌倒在地，但口中銀色口哨，却仍未取出。

迎風女也凄涼地一笑，玉笛緩緩垂下，人也跌倒在地。

夏振華一時也愕住了，他深知兩人拚搏後，都可能同歸於盡，但女魔雖然先倒，口中却仍啣着銀色口哨，顯然這中間有陰謀詭詐存在。

夏振華本欲一掌將那女魔擊殺，但他不能如此做。

雖然這女魔確是萬惡不赦之人，他却是頂天立地的君子，尤其要作天下第一劍，更不能如此。

否則傳揚開去，天下第一劍竟也乘人之危，雖然他是欲爲社會除害，却落一個不義之名，故楞楞地站在一邊，始終未曾移動半步。

終於，聖手飛花倏地坐了起來，臉上露着獰笑，一抖手中古劍，人如飛燕驚鴻，直向迎風女射去。

夏振華心頭一慄，也冷喝一聲：「女魔頭！敢爾。」語落，一掌劈去，他是掌隨聲發，有如奔雷迅電。聖手飛花的粉翠色薄紗被劈起丈來高。連整個玉體，都露在外面。女魔也硬被這劈空掌力，劈出二丈之外。夏振華一掠而起，一手將迎風女攬起，又是一掌向聖手飛花劈到。

女魔頭的傷甚重，雖然強提一口眞氣，欲將迎風女置諸死地，不料夏振華怒極出手，任是女魔頭武功再高，也無法相與匹敵。故登時吐出血來，人也幾乎昏了過去，而夏振華的第二掌又凌厲無儔般劈到，女魔大驚失色，那還顧得傷勢，就地一滾，隨着掌風過去，足有五六丈遠。

這本是人類求生的本能，在極端危急中，時常有此意外的舉動。但一經停住，又吐出大口血來，人也立時昏了過去。

夏振華挾着迎風女踏着水面疾馳，雖然他是以踏波飛渡身法，其實却施展了意會神功。故剎那間就去得無影無蹤，這洪澤湖到處都有落脚之處，且蘆葦甚高，任何一處都是翠竹蒼松。

夏振華一登上路，在一處林邊，將迎風女放了下來，一面塞入一顆神丹，一面運氣將她靈台大穴閉住。右手握住迎風女左手脈門，左手緊貼在她藏血穴上。

他這一種救人之舉，不過是其豪俠之心，當時決無任何意念存在，却因爲如此又造出無限風波。

夏振華以神功絕代，他凝功運勁，自是無法拒抗。所幸迎風女，以氣功超絕，否則也無法以笛音傷人於數丈之外。

夏振華全身罡勁有若滾滾江流，湧流不竭，亦如黃河口決，一瀉千里，令人無法收拾。

迎風女奄奄一息之氣，經過這一陣純罡陽之氣的衝激，一口眞氣逼入丹田又復緩緩上升，從十二重樓衝入了生死玄關。

終於，她長長噗出一口氣來，不僅挽回了一條生命，使她的武功也有了非常的進境。她覺得誰可以救她，因爲那種湧流不絕的罡氣，却非普通人的武功可以承受得了。

當下微微運氣，連她自己也驚惶不已，因爲一股氣流冉冉上昇，宛似要飛上雲天一般。這時她已發覺了是什麽一回事，尤其她嗅到了一股男人特有的氣息。心頭不禁微微一慄。忙微睜星目，發覺自己正倚在那個寃家的身邊，自己的左手還被他握住，他那凝神運勁之狀，令人怦怦然。

就在她微微一動，夏振華的目光，不由向下一掃，兩手也同時收起，迎風女更羞得雙頰緋紅，芳心直跳。

夏振華的雙手雖然離開，但却絲絲潛勁依然在迎風女身邊。

「哼！你以爲你眞有什麽了不起，天下第一劍，我們必須鬥鬥。」這聲音好冷，夏振華立時被驚醒過來。

「你別裝聾作傻，你以爲救了我，我就不同你拚命了，老實告訴你我也想稱天下第一劍，就必須將你毀去，否則……」

她的話尚未說完，夏振華朗朗一笑，硬將她未竟之言截斷。

「迎風女！你先調息一下，看看身上可有不適之處。」

他說得十分低沉，但却無半點做作，微微一頓後，又道：「我決不因救過你一次，而欲結好於妳，不過是抵償我兩次錯傷的內疚而已。」

他舉目望着天際的白雲，緩緩地說道：「不過，你這迎風三曲，雖然將聖手飛花傷了，但你也成爲垂死之人，而聖手飛花仍然強提一口眞氣，幾乎將你一劍揮成兩斷。你却祇是坐以待斃而已，哼！就目前你的功力而論，這『迎風三曲』却無法奈我何。」

「哼！你再逞口舌之利，看我先斬了你。」語落人到，紅影幌過，玉笛帶起一片管樂之响，一招「雨打芭蕉」，聲震四野，威勢駭人。

夏振華微笑而立，既未還手亦未閃避，但迎風女的笛招攻到時，說也奇怪，當相距半尺之際就倏地滑落！

迎風女一招撲空，但前撲之勢如受千斤重壓，一股反彈之力直將她彈出五七尺遠。這要她如何肯服，銀牙一咬，笛招橫擺，一招「引鳳招凰」，進而化作「江樓弄笛」兩招平平緩緩地向着夏振華攻到。

高手發招愈是緩慢，愈見威猛，愈是平凡也就愈多變化，毫釐之差，就可致人死命。

夏振華如何不識得此中玄奧，尤其他挾武林奇技於一身，近來更因巨無霸的影響，使他得窺許多邪道上絕技。就以墨竹君的奪魄寶劍而論，完全是反劍道之理而行。夏振華從那次觀摩巨無霸與墨竹神君相搏，他對巨無霸的「陰爪神功」也得入門徑。故與他自己的玄武聖篇上古失傳之學，相互參證，更成了高深莫測，奇絕集於一身。所謂登高眺遠，這朶武林奇葩，自是更能把握此中眞昧。

當迎風女以一招「引鳳招凰」，化作「江樓弄笛」，但這時的迎風女，與兩個時辰以前的她相比，顯然無法以道里計，不論在招式上，有奇佳變化，膂力上，有奇佳而神速的進境。

這不僅是天下第一劍未曾覺出，連迎風女自己雖覺全身輕如飛燕，但她的武功有了什麽變化，一時也無法忖出。不過她的笛招出手後，她自己也不禁引爲驚奇。

但夏振華仍然抱元守一，嶽峙淵停，以不變應萬變。面含微笑不閃不避。

迎風女一覺笛招變化，太過奇特，硬將那江樓弄笛收了回來，迎風女就在一收之勢，竟蹌踉踉連退數大步，幾乎跌倒。

原來迎風女施展這招絕學，本欲給夏振華吃點苦頭，但陡覺笛招變化詭譎，力道奇猛。芳心陡覺一驚，因爲這個俊美的影子，一直佔據了他整個心田，誠然她恨極了夏振華。甚至對天發誓必須要使他當場濺血，或親手使之筋斷骨折才能舒展胸中悶氣。人就是這般奇怪，愈是恨之切也就愛之越深，愛與恨，顯然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誰也不會相信這兩個寃家見面之後，拚過兩次命，兩次都是迎風女失利，但兩個人，心中都種下了深深的愛苗。雖然他們不用言語表達出來，也不用行動代替，只是一瞥之間，那縷縷柔情，竟將兩個倔強的孩子牢牢綑住。（未完・十三）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幽帶關雪羽要闖出七指雪山，但爲鳳七先生發現，並加以攔阻，但關雪羽去意已決，不顧他的阻撓，和盧幽一同闖過一個個陣勢，但在闖「金」陣時，鳳七先生又現身了，雙方發生一場激戰，盧幽出手狠辣，她決計要給鳳七先生一個厲害，爲了要護她的乾兒子的平安出山，不惜和鳳七先生出手，雙方鬥得激烈，盧幽恐怕鳳七先生暗中伺機出手，傷害關雪羽，故喝令關雪羽退開，但關雪羽却要盧幽退開，而自己却挺身而出，要和鳳七先生比個高下，盧幽頗有讚許之意，雙方立即徒手展開激烈的拚鬥……

雪山遇鬼鳳

鳳七先生道：「怪不得你胆敢如此放肆，原來連你們燕家壓箱子底的玩藝兒你都學會了。」

話聲方綴，只聽見關雪羽那邊一聲輕叱，已自騰身掠起，起勢極快，有如飛猿撲崖，帶着一陣子衣袂盪風之聲，關雪羽的一隻右脚脚尖，直向着對方天庭正中穴道上踢了過去。

關雪羽這一脚，又名「點天心」，實中有虛，虛中帶實，詭異莫測。

鳳七先生早已經在等候着他了。

鳳七先生却是以逸待勞，決計一上來就要把他折在手裏，迎合着對方的來勢，鳳七先生的一雙大袖呼嚕嚕的展了出去。

以鳳七先生之功力，加以醞釀了如此之久，雙袖這一揮之力，端的十足驚人。

空中「劈啪！」一聲驟响，兩片袖影，宛若兩朵飛雲，劈頭蓋臉，連頭帶身的直向着關雪羽身上反迎了過去，其勢之急，有如疾雷奔電，簡直間不容緩。

乍看上去，關雪羽整個身子就像似被包裹在鳳七先生展開的袖影之中。

神功拯垂危

當然，厲害之處顯然還不在這裏，就在他盤錯的雙掌裏，十根手指，却認定着關雪羽的兩處腰肋之間插了下來，指尖未及，先有尖銳的十股風力，形同十把無形的劍，尖銳猛厲之極。所幸關雪羽早已防到了對方會有此一手。

隨着鳳七先生揮出的雙袖，關雪羽雙手凌空一分，不待那隻脚踢實了，霍地就空一個滾翻，雙手往下凌空虛按了一下，驀地騰起了三尺上下——這一手「提昇」之功，雖然較諸盧幽不可同日而語，却也頗具形象，施展得恰到好處。

鳳七先生的雙手原本應該是萬無一失，偏偏在對方「提昇」的身法之下，走了空招，十根手指頭雙雙走了空招。

關雪羽雖然是運用恰當，躲過了對方凌厲的雙手，却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只是他第一次運用盧幽所傳授的身法，竟然立刻就顯出了神效，內心不無驚喜，當下把握着這一霎良機，借着前翻之勢，一掌直向着鳳七先生背後拍來。

鳳七先生簡直不能置信，對方這個少

年有這等身手，可眞是「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了。

即以方才那一手空中騰身之功，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分明是輕功極流境界中的「提昇」之術——如以這門功力而論，鳳七先生本人也正在摸索之中，關雪羽竟然能如意施展，豈非透着蹊蹺？

眼前已不容他細思慢想，關雪羽這一掌由於是險中出招，更具有十分威力，鳳七先生驚心之下，更是萬難閃躲。

他因一上來自信過甚，認爲十拿九穩可以將對方制服掌下，却沒有想到事情竟然如此出人意外，一招失手，再回來閃躲對方的這一掌，可就不易了。

千鈞一髮之際，鳳七先生來了一個凌空翻滾，帶着一聲長嘯，長橋掠波般地在空中劃出了一個弧度，直向着側下方落下去。這等身法，眞足以驚人了。

雖然這樣，關雪羽的這一掌却也放不過他。

隨着他的手掌拍處，只聽得「波！」地一聲，鳳七先生那一襲長披之上，留下了一個透明窟窿，大小形狀如手掌模樣。

關雪羽一掌失手，爲免對方的反手報復，右手前引，翩翩如夜蝙掠空，「呼嚕！」應聲中，已閃出了八尺開外，於此同時，鳳七先生的身子也翻了出去，兩條人影，就像是交插空中的一雙大雁，雙雙落向兩個不同地方。

一旁站立的盧幽，雖說是眼不能見，可是場子裏雙方動手的整個過程，幾乎不分巨細的全都落在了他的察覺之中，一霎間，她蒼白的臉上，顯出了笑容。

「青桐！」她喚着鳳七先生的名字，微哂着道：「你也莫小看了我這個義子，他來日的武功造就，當應是在你之上，你可相信？」

以鳳七先生之尊，竟然險些傷在了關雪羽這個後生小輩之手，對他來說，不啻奇耻大辱，這多年以來，他養性功深，喜怒不形於色，越是生氣，外表越見隨和，只是這一霎，却也有些臉上掛不住，微見猙獰，只是看向關雪羽，頻頻冷笑不已。

顯然地，更厲害的出手，正在醞釀之中。

奚落了鳳七先生之後，盧幽又轉向關雪羽冷冷的道：「你那一招凌空騰身的功夫施展得不錯……唉……你原是可以取勝他的，那一招雲龍探掌，只要早一點出手，你就贏了。」

「是麽？」她轉向鳳七先生道：「我看就到此爲止吧，怎麽，你還要繼續再打下去？」

鳳七先生冷森森的笑了笑道，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關雪羽道：「小伙子，好本事，來！把你全身的能耐都施展出來，只要能逃過我十招，就由你下山自去，不然，你的日子可不太好過，你這就放手過來吧！」

說話之間，他早已第二次運施氣機，雙手前探，向外平分而出，拉開了架式，一霎間風聲嗖嗖，地面上落葉蕭蕭，緊接着他脚下已有所移動，向前踏出了兩步。

關雪羽除了放手與對方一拚之外，別無選擇。

當然他知道方才那一招險勝，不足自恃，一旦對方全力以赴，自己還差得遠，只是此刻情勢之演變，已無迂迴圜轉餘地，說不得豁出性命不要，也要硬接下對方這要命十招。

鳳七先生脚下這一切進來，立刻就顯出了凌厲的殺機。

高手對招，殺機四伏。

一股凌厲的氣鋒，首先直向着關雪羽正面逼來。

關雪羽這些日子在暗室練功以來，對於氣機動態的領會，極具心得。

眼前對方這股莫明氣勢，雖是由正面直襲而來，關雪羽却能體會出交接下去第二步的動態。

一霎間，他才感覺出，盧幽苦心孤詣所傳授自己的暗室神功，敢情具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奇妙作用。

大凡一個練武的人，所講究的不外是「血」「氣」之功，一個高深的內家高手，尤其離不開「氣」字一功，武功越高的人，氣勢越足，常常是人未至而氣已先行，盧幽所傳授他的這種「神寶無相神功」，最微妙之處，便是在於由對方所傳出的氣機，探測出對方進一步的出手方位與行動，有了這個認識，便可制敵於先機，防範於未然，實在是前所未見的創新，堪稱高明。

鳳七先生脚下方自切進，關雪羽已感覺出來下一步力道的出處，必將是右側方。是以，就在鳳七先生招式還未經撤出之前，他已先行向左面閃開。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一移動的當兒，鳳七先生已橫身向着他右側方急切過來。

這進身的式子快極了，人還未到之前，先自發出了銳利掌風，這一掌有如劈空之劍，直向關雪羽右面肩臂上直切下來。

數月之前，關雪羽萬萬無能閃躲開這等凌厲奇招，現在，在他參習過「神寶無相奇功」之後，情形便略有不同，由於他的及時身退，鳳七先生這一掌便自走了個空。

雖說這樣，在鳳七先生凌厲的掌力之下，關雪羽身不由己退了三尺開外，差一點坐倒在地。

關雪羽固然吃驚，鳳七先生更爲吃驚。四隻眼睛直直地對看着，雙方都充滿了疑惑，關雪羽雖僥倖的又躲開了一招，却難以盤算，接下來的另一招殺着，鳳七先生迷惑的是，前面這個少年，何以竟會較諸來前有了這麽大的轉變？

他警惕着告誡自己，對於面前的這個小子，可是再也不能心存絲毫大意了。

站立在場外的盧幽，忽然吶吶的喚道：「燕雪……你還好……吧？」

關雪羽應道：「還……好……」

盧幽頻頻點頭道：「好好……你果然大有進步，乾娘總算沒有白疼你一場。」

忽然她轉向鳳七先生道：「他與你到底有何仇恨，你竟然下這個毒手，方才那一掌要是打上了，焉能還會有他的命在？你……」

鳳七先生冷冷含笑道：「盧幽，妳就少跟我玩這一套吧，妳的那點鬼心思還當我不——知——道麽？」

說到最後三字時，一字一吸氣，話聲一頓，驀地閃身而出，再一次已到了關雪

羽身前。

原來盧幽生怕他以重手法待向羽雪出手，是以故意找些話說，可以略分其神擾亂他的運功，不意爲鳳七先生當場識破。

鳳七先生既號「神州鬼鳳」，可知他爲人之狡智，這時身子一經撲近，雙掌同時遞出，一正一反，直向着關雪羽上頂下腹上拍來。

關雪羽頓時覺得身側四週被一層紮實的氣機緊緊束住，待得突破，並非不能，只是那麽一來，行動必將大爲牽掛，無奈之下，祇能集中全力，雙掌同出，用「進步連環掌」式一連擊出了兩掌，却向鳳七先生中盤兩處穴道上擊來。

鳳七先生哼了一聲，暗忖着此子的確不可輕視。

原來關雪羽自忖着難以閃躲，情急之下，乃自興起了與對方同歸於盡的毒招，這種「玉石俱碎」的招法，雖然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不值所取，但是在某一種情況之下，却也有其不變的價値作用。

關雪羽這雙手掌上幾乎是灌注了所有眞力，他當然知道設非如此，便不足以力拒強敵，是以兩掌之上，內力十足，鳳七先生即使能領先擊中對方，也不免會爲對方後來的內忝眞力所中，受傷在所難免。

兩相權衡之下，鳳七先生祇得暫時吞下了這口氣。

他所施展的「正反乾坤掌」式，幾乎已經擊實。却在臨時片刻交睫的當兒，驀地把力道撤了回來，由於氣血逆轉過劇，整個身子不得向後躍起。

帶着凌厲的一聲長嘯，鳳七先生身子野鶴掠空般地拔了起來，足足向後飄出了兩丈開外。

關雪羽救命絕招得手，却不敢逗留在原來地方，身形微幌，向右面撤出了七尺，足尖輕沾，隨即有如走馬觀燈般地疾轉起來。

他們「燕」家成名武林，當然絕非偶然，除了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之外，還有很多鮮爲外人所知的絕活兒，即以眼前這一趟「金燕亂飛」身法而論，便不爲外人所熟知。

當時，鳳七先生却是知道的。

二十年前，他與燕追雲動手較量時，便曾偶然見識過一次，一待他表示出極爲關注時，燕追雲便收起不再顯露，以後雖然歷次較量，燕追雲却一次也未曾再現出過，足見這套身法，在他們燕字門中是如何被珍視了，自然非比尋常。

關雪羽一經走開了這陣「金燕亂飛」，即見場子裏人影婆娑，虎虎生風。

他雖不願把這類燕家絕學輕易示人，但是爲求保身，眼前不得已情況之下，也就說不得了。

隨着一陣子亂步疾踏，現場滿都是他重重疊疊的人影，進進退退，搖搖幌幌，足以令人眼花繚亂，在此千百人影之中，却只有一個是眞的。

盧幽細心傾聽默察，忽然笑道：「好一隻靈巧的燕子，這便是你家金燕身法了，眞正的妙絕！」

接着她嘆了口氣又道：「只可惜我眼睛看不見，要不然該有多好，燕雪，你應該想到，這套身法是可以與我所傳授與你的身法混合施用的。」

她所指的身法，便是於暗室之內所傳授雪羽的「神更寳無相」功夫。關雪羽被她這麽一提，登時心裏雪亮。

鳳七先生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自一開始就緊緊的向對方逼視着，現場人影雖有千百，他的眼光顯然並不爲所亂，始終追踪着最接近雪羽前後十數個人影打轉。

關雪羽之所以疾步行走，一刻也不肯停止，便是在於甩脫對方敏銳的觀察，偏偏鳳七先生不爲所惑，一刻也不肯放鬆。

透過他敏銳的觀察力道，圈子越來越小，已幾乎收縮到了關雪羽本身前後，只是在四五個影子左右打着轉兒，一待他有所認定，便當猝起發難。

關雪羽疾行速走，身法千變萬化，却始終甩不開鳳七先生凌厲的觀察之下，他知道再不出手，一待對方認出了自己眞身，便不妙矣。

忽然，他身子陡地拔空而起。

現場月色裏所顯現的形象，極爲清晰，就像是猝然張開來的摺扇，在這個弧度裏，重疊着二十來條人影，一致作勢，直向着鳳七先生當頭罩落下來。

關雪羽所以提前出手，那是被迫不得已，趁着鳳七先生未能立時看出自己眞身之前猝然出手，自然遠比被認出本身之後再爲出手，要好得多。

二十多條人影，一股腦的直向着鳳七先生身上落下來，後者忽然狂笑一聲，兩隻手掌密如連珠般地直向當空劈了出去。

「呼——呼——呼——」

一連三式快掌，三條人影隨即迎勢而滅。

第四條人影驀地向左面閃開，却也逃不過鳳七先生的快式追踪，「呼——」一掌風之下，亦即消滅。

鳳七先生不禁甚爲震怒。

以他銳敏的觀察之力，想不到竟然也會連番失手，冷叱一聲，雙掌連施之下，「嗤——嗤——」又自劈出了兩掌，兩條人影，又自應勢而滅。

猛可裏一股凌人的勁風，帶着關雪羽碩大無朋的氣勢，泰山壓頂般地當頭罩落下來。

這才是關雪羽眞正的身子。

在這個凌空疾下的勢子裏，他雙掌兩脚四肢齊出，有如飛雲罩頂，直向着鳳七先生全身壓來。

鳳七先生連番失手之下，早已不禁爲對方這個少年人引逗得無名火起。

驀地，他雙掌平托着向上用力一擧，施展出他早已蓄備多時的氣忝之力，眞有石破天驚之勢，兩股內力猝然交接之下，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

關雪羽落下來的快，彈起來的更快，有如旋風一陣，倏地彈了起來，足足彈起了三丈高下。

這一股力道必然是強烈，以致於關雪羽也無能保持住瀟洒的姿態，整個軀體幾乎倒翻了過來，一路歪斜着直向地面上墜落下來。

鳳七先生已有絕對的把握立刻制勝對方，身形猝閃之下，快如電閃星馳般地切了過來。

祇是却有一條人影比他更要快。

像是一道閃電，盧幽搶先了他一步來到了眼前，不要以爲她眼睛不能視物，動作還是眞俐落，身子一經着地，左右雙手同時遞出，發出了兩股勁道。

情急之下，盧幽不得不施展出她早已藏匿了多年的內功眞力。

方才動手，不過是適可而止，這一次動手，可是極具實力的一擊。

隨着盧幽兩隻手掌的同時遞出，發出了兩股前所未見的奇異勁道，所謂「勁道」，那是絕不同於「勁風」的，後者雖是無形，却具其聲，前者却是兩者俱無，也只有敵對者自己心裏有數。

眼前盧幽身子猝然的搶先而入，雙手同出，雖是各發勁道，唯強弱巧妙却大有不同。同樣的出手，對關雪羽與鳳七先生的作用却大相逈異，前者不過是旨在接引，後者却是強勁的敵對攻拒之力。

鳳七先生那麽猛銳的掌上勁風，在猝然與盧幽的無聲勁道一經接觸之下，非但未能使對方受挫，本身却像是遭受到了極大的抗拒，整個身子霍地直向着後方倒了下去。

對鳳七先生來說，簡直是出乎意外的震撼，以他那般功力竟是無能承當着如此勁道，如果勉強接下來，保不住五腹六臟俱將受創，一驚之下，不得不迅速的向後撤離。一式「倒捲黃翎」身法，足足翻出去丈許開外。

於此同時，盧幽的另一隻手上所發出的勁道，已巧妙的把關雪羽身子接住，運勁施力，微微一送，便使得關雪羽身子輕若白鷺般地落向地上，那力道顯然恰到好處，關雪羽原本已歪斜的身子，正好糾正過來，落下來的身勢，看上去自然極了。

絲毫也不帶一些兒牽強。

當然，關雪羽自己心裏却有數得很，設非是盧幽這一手突發的勁道，自己可就難免要出醜了，而且，絕難逃得開鳳七先生猛襲過來的那雷霆一擊。

鳳七先生想不到盧幽竟然有這等功力，更想不到她竟然眞的對自己全力出手，一時爲之愕住，緊接着蒼白的臉上現出了無限殺機。

「好好……這可是怎麽個說法！」

一面說時，整個身子氣得連連發抖，形將站定的身子，忽然之間強大了許多，簡直像個大圓球。

盧幽冷森森的笑道：「怎麽個說話？虧你問得出口，你已經輸了，莫非在後輩跟前，還要賴不成？」

鳳七先生怒聲道：「怎麽……我說的是十招……莫非……」

忽然，他面色一變，才想清了是怎麽回事，頓時爲之一愣，啞口無言。

雙方所約定者，爲十招分勝負，彼此實際上動手，不過才四招而已，倒是破除關雪羽虛幻的身影，鳳七先生竟然連發了六掌，正好湊足了十招之數。

鳳七先生自視極尊，生平尤重信諾，一言九鼎，自不會在關雪羽一個後生小輩面前失信。

聆聽過盧幽的話後，他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自嘆息一聲，轉向關雪羽看了一眼。

「你走吧！」

鳳七先生却把一腔盛怒轉移向盧幽，冷冷的說道：「妳要下山，却要接我三招，可以麽？」

盧幽說道：「我知道你是放不過我的，不要說是三招了，就是三十招我也由你，陸青桐！你就劃出道兒來吧，我接着你的！」

關雪羽的險中逢生，原以爲一場風波平息，却沒有想到竟然轉禍到了盧幽身上，頓時爲之一驚，却是無能阻攔，心中猶自想着，不過祇是三招而已，以他判斷，盧幽功力猶在鳳七先生之上，區區三招，對於雙方在場二人來說，都似無能構成傷害，倒不如站立一旁，靜觀其變的好。

面對着志在必勝的鳳七先生當前，盧幽一派自然，那一雙睜得滾圓的眼睛，也許是早已習慣了，連瞬也不曾瞬一下，祇是向着鳳七先生站立的位置瞪着，夜風裏，只見她那一襲黑色發亮的袍子，有如波浪一般地的潺動着……

鳳七先生也許剛才又嚐到了她的厲害，竟然不敢冒然出手。

嘴角上掛着微微地冷笑，他先自轉向盧幽的右側方，儘管是足下輕飄已極，却亦瞞不過盧幽的感觸——他隨即又掉過了身子，輕換到另一個方向，依然逃不過盧幽的察覺，依然是面對面的對站着。

「青桐……」盧幽語音冰寒的道：「你應該知道我自從眼睛瞎了以後，這幾十年以來，我可沒有拉下了功夫，你剛才也看見了，我已經練成了『神寶無相』功力，你是不容易取勝我的。」

鳳七先生頻頻的冷笑着，由他那雙眼睛裏所泛出的光采可以顯示出他內心的恨惡對方的程度。

「我不會再相信妳所說的，除非我自己試過。」

微微停了一下，他臉上殺機越甚。

忽然，他那個看來張大得一大圓球般地身子，驀地向下一矮，緊接着流星也似的飛了出去。

盧幽身子相對的向後一閃，新月般地的繞了一個弧度，勢子快到了極點。

關雪羽雖是極注意的向場子裏注視，却依然未能看清他們雙方是怎麽接觸的。

星月裏，兩團黑影甫一交接，隨即倏地分開來。

盧幽發出了一聲輕叱，驀地抖出了右手，箕開的五根手指，有如一柄五股鋼叉，疾如閃電般直向着鳳七先生前胸力插過來。

鳳七先生哼了一聲，身子向左一閃。

盧幽緊跟走向右一閃。

這一左一右兩個快閃，看似平常，其實却蘊藏着微妙的上乘身法。

暗影裏，透過關雪羽所見，恰恰是六條幻影，兩兩相對，恰是三雙，猛可裏往正中一擠，却又化而爲一。

關雪羽方自看出，這等交接方式，正是傳說中的「伏象」之術，因而瞭解到其勢態之嚴重，心中大吃一驚，其時三招已到。

交接的雙方，看過去像是透體而過，石火電光般地一閃而開，倏到關雪羽定神看時，彼此已錯開了三丈開外。

凌厲的招法，正是在彼此錯體而過的



一剎那遞出去的，這一招當然凌厲已極，勝負如何，祇從表面上，却是難以窺出。

無論如何，敵對的雙方，都像是已盡全力。

鳳七先生胖大的身子，這一霎間已恢復了原來的形樣，只是上束的髮結，或許是內力的上衝，竟然爲之整個的披散開來，可見得其內力之足猛。

透過他閃爍的一雙眸子，含蓄的目光顯示着無比的驚悸迷惑。

無論如何他的確已嚐到了眼前這個瞎婆婆的厲害，三招已到，不如見好就收。

「見識了。」

說了這句話，一時噤若寒蟬。

盧幽只是靜靜向他這邊張望着。

良久，她才現出了一絲冰冷的笑容，微微點頭道：「我們可以走了吧。」

說了這句話，她再也不等對方的囘答，轉向關雪羽點點頭道：「我們走吧。」

×　×

在一處清澈的湖水旁邊，關雪羽定下了脚步。

天色已明。

橙色的雲，大片的在東邊天際渲染着，以致於湖水也變得絢麗多姿，襯着岸邊的楊柳，此景如畫，人立其邊，便「人在畫圖中」了。

「這是什麼地方了？」

盧幽踏前一步，蒼白的臉上，顯示着一層迷惘。

「我也不清楚——前面是一個湖……」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關雪羽接着說道：「景緻好美……」

「這就是了……」盧幽點點頭道：「竟然到了『七柳湖』麼？你再看看，湖邊可有七棵柳樹？」

關雪羽定眼一瞧，點點頭道：「果然有七棵柳樹。」

盧幽鬆弛的嘆息一聲說：「總算出了七指雪山的地頭，我們不必再担心了。」

一面說，她隨即伸出腿向前側方虛空的踢了一踢，跟着邁前幾步，在一堵山石上坐了下來。

關雪羽頓時覺出來雙腿不勝痲痿，原來這一程疾趕快行，再加上五花八門的陣勢干擾，確實使他們心力交疲，一旦停下步來，立刻就覺出了累來，算計一下時間，敢情足足有四個時辰之久。

「我口渴了……」盧幽說：「你去取水來我喝。」

關雪羽答應趨向湖邊，掬了一捧，待將自飲。

「慢着！」

盧幽一面由頭上摘下來一根碧釵道：「先試試看。」

關雪羽楞了一楞，抛開了手裏的水，過來接在手裏，見是一支碧綠色的玉釵。

「莫非水裏有毒？」

「不可不防！」盧幽道：「雖說是出了七指山雪的山界，但是陸青桐爲人狡智，也不能完全放心，你且把這支玉釵插入湖水，看看變色沒有，如果色澤變粉，便萬萬不可飲用。」

關雪羽應了一聲，立時趨前，如法泡製一番，細看了看，色澤如故，這才放心的自己先喝了一個够，再用一片樹葉，包了一包，送向盧幽面前，後者低頭就着葉包飲用一盡。

「還要麼？」

「够了。」

向着東方即將昇起的微曦，盧幽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吐出去。

映着朝霞，打量着盧幽的臉，關雪羽忽然吃了一驚道：「乾娘——妳莫非不舒服麼？」

盧幽綻出了一縷苦笑，點點頭道：「你莫非還沒有看出來麼？我受傷了！」

關雪羽大吃了一驚：「啊……」

「不要緊……傷的不重……」盧幽含着笑道：「只可惜我出來的匆忙，沒有想到這一切的發生，否則，服下一粒七指雪山的續命丹，也就好了。」

一言提醒了關雪羽，想到了鳳姑娘所贈的那個繡荷包，裏面正有此藥。

當下匆匆取出，倒下兩粒，遞過去道：「乾娘，我這裏有！」

盧幽頗是詫異的接過來，用手揑了揑，又嗅了一下，點頭道：「就是這個……這是金鳳堂視爲拱璧的靈藥，你是怎麼得來的？」

雪羽臉色微微一紅，到底不擅說謊，乃照實道：「是鳳姑娘贈送給我的！」

盧幽取一粒含在嘴裏，把另一粒退還給他道：「一顆就是够了，這個丫頭。」

說着微微閉上眼睛，長長的呻吟一聲，一霎間，蒼白的臉上沁出了一顆顆的汗珠。

「乾娘，這是怎麼囘事，莫非是剛才與陸前輩動手時，妳受的傷？」

盧幽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關雪羽一驚道：「可是當時我竟以爲陸前輩輸了……」

「本來是他輸了。」

沉默了一下，盧幽才又睜開了眼睛，冷冷的道：「我與他總算有過一段……情誼，何忍對他就下重手？只是他却並不留情……若非我即時發覺，還以顏色，哼哼……這條命是否還能保留到現在，可就是未知之數了。

「現在，既然服下了續命丹，以我功力，不過幾天之內，便可復元無事，你不必爲我掛心……倒是……」

她隨即又睜開眼睛，嘆了口氣道：「倒是……此行事出意料，一夕之間，我竟然變成了有家歸不得的孤魂野鬼，爲你添了一份累贅。」

關雪羽道：「乾娘這麼說可就見外了，能有妳老人家與我同行，正是我的福份，只是……眼前我急於往皖北一行，却不能送妳先去青城。」

盧幽一笑道：「不要緊，就且先同你四下走走吧，這裏空氣甚好，你也不要鬆懈了功課，我打坐運功，你只管把我所傳授你的神寶功力運施着，且在彼岸練習一番，半個時辰後我們再上路也還不遲。」

關雪羽方自應了一聲，忽似覺出右側方有細音一响，雖然聲音不大，可是兩個人却都聽見了。

盧幽驀地偏過頭道：「有人來了？」

關雪羽却已發動了身子，驀地騰身而起，一抄數丈，直向着聲音發處的那片地方縱了過去。

（未完）



H.K.N.G